武俠世界
$2.00
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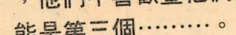
·特別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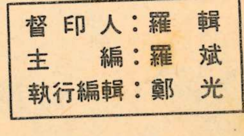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空中大盜** 馮嘉·著



價值千萬的鑽石在航運途中失竊，司馬洛受托查出眞相，找出那些鑽石大盜來，鑽石大盜不但會偸鑽石，還會殺人，他們不喜歡查他們的人活着，以前已死了兩個，司馬洛可能是第三個………。



這條三呎長的大魚在大約在三十呎之外悠閒地游着。



督印人：羅輯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僑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3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　嘉・文
培　新・圖

空中大盜



神秘偷竊　天衣無縫

那部裝甲車隆而重之地行駛在機場上，車頭的司機旁邊坐了一個持着鳥槍的護衛隊，車尾那特設的踏脚處，也站着二個持鳥槍的護衛隊員。這部車子如臨大敵地到達了機場大厦側面的一個門口。

那個門口是寬大的，可以容一部車子駛進，裏面顯然是一座貨倉之類。不過，這也顯然是一座特殊的貨倉，由於這門口也有二個護衛隊看守着的。

車子在門口停了一停，駕車人對守門口的護衛隊出示了一張證件，護衛隊把那證件檢驗了一下，點點頭，便把攔住門口的一條鐵鍊拉開，讓車子開了進去。

車子進入了貨倉的內部，在一片空地的中央停了下來。車尾的門打開了，二個戴了金絲眼鏡，穿着全套西服的人從車上下來。他們是斯文而儒雅的，看他們的樣子，就像是什麼商行的高級職員。事實上，他們也正是二個商行的高級職員。

這二個高級職員到了貨倉中一座櫃枱的前面。坐在櫃枱裏面的二個航空公司貨運部的職員就從貨堆中取出了一隻大約一呎正方的小木箱。

這隻木箱的外面貼滿了花斑斑的封條，封了火漆，蓋了難以勝數印鑑等等。毫無疑問，這是一隻十分之重要的木箱，而箱內所寄運的，也是十分之重要的東西了。那些護衛隊就是用以押運這箱子離開的。

那隻木箱上所註明的收件人是「東方鑽石營業公司」。寄發地點是南非洲。

乘坐裝甲車來的二個人，爲了證明身份，其中一人出示證件，證明他是東方公司的代表，而另一人也出示證件，證明他是官方的驗貨公證人。

四個人一起，在充足的燈光之下驗明了那隻箱子外面的封條火漆是完好無缺，簽了大約二十張文件，然後便把箱子撬開來。

箱蓋撬開了之後，首先看見的是厚厚的泡膠墊料，把墊料掀去了，下面那一層墊料中是有許多鷄蛋般大小的凹進去的窩的。

照這二個人的收貨驗貨經驗，他們知道，這些窩的裏面，應該每一個都是托着一顆用軟紙包裹着的鑽石。但現在，他們却看不見軟紙；每個凹處的裏面，祗是托着一顆石頭。很普通的，毫不值錢的石頭，而不是什麼鑽石！

那二個人慌張地把下面的一層墊料也掀了起來，便看見箱底了。沒有鑽石，什麼都沒有。

四個人都呆若木鷄。

「你們看見的，」那東方公司的代表終於叫道，「鑽石不見了！」

「石頭！」那驗貨見證人用手帕抹着臉上的汗，「鑽石都變成了石頭！」

二個衞護員馬上指出：「我們都看着的，這箱子事前並沒有打開過，封條火漆都是完好的！裏面的鑽石給換掉了的話，就一定是在別處給換掉的了！」

「我知道，」那個驗貨員繼續抹着額上的汗，「這種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也不是祇在這裏發生！」

×　　×　　×

三天之後，在離開機場大約二十哩之外，比機場的地面低了大約二十呎的海底，司馬洛正像一隻水中怪物似的，在那些七彩繽紛的珊瑚礁的中間游泳着。他身上穿一襲黑色的橡膠蛙人衣服，背上二隻深紅色的氧氣筒，深綠色的面罩，與周圍那鮮艷奪目的色彩很不配合。而且，這使他成爲了一件很觸目的龐然巨物。似乎，假如他是在這裏捉魚的話，他遠遠就會把魚都嚇走了。

事實上那些小魚們對這怪物也一直都是遠而避之的。不過，司馬洛並不介意那些小魚，他並不是來這裏捉小魚的。他的目的物是那些大魚。大魚是不會怕他這樣一隻龐然大物的。

他果然找到了一條大魚。那是一條大約三呎長，身子扁平，咀巴尖尖，身上有着淡紫色斑紋的大魚。這就是那種被稱爲「老鼠斑」的魚——一種高價的海鮮。牠之所以是高價的海鮮，主要是因爲牠喜愛離羣獨處，不容易大批捉到，而且，看牠那靈活的眼睛，優美的游姿，就知道牠是也有着相當高超的智力，要用魚餌釣到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條三呎長的大魚在大約在三十呎之外悠閒地游着。

司馬洛向牠游近。牠馬上就察覺到了，於是側着身子，斜起眼睛，刁鑽地打量着司馬洛，估量着這個來者對牠究竟有多大的危險性。

司馬洛繼續前進。

終於，這條魚覺得還是躲起來為妙了。司馬洛手中拿着的那一把大約有兩呎長，粗如人臂的槍使牠有點担心。牠一擺身子，就游進了珊瑚礁中間的一個巖洞裏。

司馬洛的身影滑過水底，到了那洞口，停了下來，估量着當前的環境。他看出那個洞是另有一個出口的。如果他從這邊攻進去，魚會從另一個出口逃出。如果他從那另一個出口攻進去呢，魚又會從這邊的進口逃出來的。

很聰明，但是，這却是在他的意料中的。

一點也不意外。

司馬洛在面罩之下的臉上露出了一個狡猾的微笑。他靜了一陣，就忽然動了。他伸出空着的一隻手，從水底撈起了一塊比拳頭大一點的圓石，向那洞丟進去。同時，另一隻手就扳動了槍機。

那條大魚果然從另一個洞口竄了出來。但這個時候，從槍咀射出去的一張網也剛好到達，散開，把洞口罩住了。那條大魚就剛好撞進了網的中央。

司馬洛把連在槍咀上的一條尼龍索拉回，網邊縮起來了，那條大魚便給裹在網的中央，無路可逃了。而且，網把牠的鰭及尾巴纏住，連游都游不動，牠想拖着這張網逃走也不可能！牠在那裏瘋狂地掙扎着。

司馬洛又微笑了。他就拖着這條尼龍索，向右邊游去。那條魚就連魚帶網，給他拖着走。

大約十分鐘之後，下面的海底已不再是珊瑚礁，而祗是沙了。前頭可以看到一座碼頭的柱子插進水底，給人工放下去的大塊花崗石穩住。

一度梯級從碼頭上伸進水中。

司馬洛游到了梯級，踏上去，冒出了水面，再上二級，到了半樓梯的平台上，坐了下來。

然後，他就把那根尼龍繩拉動，拉到身邊來。那隻網以及網中的魚也跟着給拉過來了。他把網提了起來，那條魚鱗光閃閃地在網中掙扎着。

司馬洛又把網放回了水中，從槍上把尼龍繩解了下來，改為繫在那碼頭的平台上的一根樁柱上。如此，他就可以讓那條魚保持鮮活了。

一把悅耳的聲音在頭上吃吃笑：「你一個人吃得下那麼多嗎？」

司馬洛詫異地轉過身來，看見碼頭上原來已經坐了一個女人。她坐的地方就是碼頭上那隻用以套上船纜去的木臺。這個女人穿着一套新潮的套裝，那是橙色的緞質，長長的燈籠袖，喇叭褲脚。這也即是說，她露出來的身體的部份是不多的。她的臉上露出的部份也不多，由於她的臉上也戴了一副寬大的黑色太陽眼鏡。但，司馬洛馬上就看出，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這是根據她的髮型以及坐的姿態而判斷。一個女人天生麗質祗是一半美麗而已，還要懂得如何「搔首弄姿」，才算得是十全十美的美麗。這個女人顯然是深懂個中三昧的。

司馬洛慢慢地把背上的氧氣筒卸下來，脫下脚鰭，携着它們登上最後一段梯級，到了碼頭的上面，一面回答道：「如果你有興趣，你大可以幫幫我的忙的！」

他一方面看到，碼頭邊的路上停着一部閃閃發亮，腥紅色的野馬跑車。這跑車當然是她開來的了，由於這附近是很僻靜的，要山後面才另有屋子。這碼頭對正的山脚下，就祗有他所住的那間小屋子。

這間屋子的前面則停着他自己的那輛車子。

她也在上下打量着他，現在她笑起來說：「司馬洛先生，你果然是一個強壯而健美的男人，我希望，你也是一樣有眞正本領，不是虛有其表的！」

司馬洛也進一步打量了她一遍，慢慢地微笑：「這樣說，你並非偶然路過，而是認識我的了，但為什麼要計較我有沒有眞本領呢？」

那女人把黑眼鏡脫了下來，讓司馬洛可以看到，她有一張很年輕的臉，臉皮很嫩白，化粧則是着重在眼部。眼部化得很濃，但臉上的其他部份則化得很淡。這使她的眼睛顯得更加勾魂奪魄了。

她那張形狀優美的嘴巴說：「我是來和你談生意的，司馬洛先生！」

「哦，這個，」司馬洛嬉皮笑臉地，「不論你賣的是什麼，我都買！」

「我不是來賣東西，」她說，「我是來買東西的！我是一位顧客！」

「哦，顧客永遠是對的，」司馬洛說，「不過，假如你是來這裏買魚的話，你却錯了，我不是賣海鮮的！」

「我不是買魚，」她說，「我們還是到你的屋子去再談吧！」

「好的！」司馬洛和她一起走向他那間海邊的小屋子。

司馬洛現在是正在這裏渡假避暑，他這個好管閑事的人，有時閑事也會管厭了，而不能不休息一下的。但是，一個如此美麗的女人，却絕對有助於他的鬆弛以及陶冶性情，為了這樣一個美麗女人而復出管一點閑事，他倒也沒所謂。

他們到達了他的屋子，進門，司馬洛忽然就感到有點掃興了，因為，此時他的廳中已經坐了一個人。一個模樣有點像一隻癩蝦蟆的男人。這個男人像蝦蟆的第一點就是他的身裁够胖大，好像一隻蝦蟆的肚子鼓滿了氣的時候，第二點就是他的皮膚，總有四十多歲人了，臉皮上却還是長滿了暗瘡，就像是蝦蟆身上的癩。

使司馬洛最不高興的是，這人正在喝他的酒。這是一瓶朋友所送的罕有二百年陳舊白蘭地，司馬洛自己喝時也是喝一小杯，但是這人却是整瓶拿着喝。司馬洛眞想用魚叉射他一槍了。

「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喝了你的酒，」那人像電視片集裏的一隻怪獸般發出笑聲，「我喜歡喝酒，這是好酒，但，我從來不白喝的！」他從袋裏掏出二張大額鈔票來，放在桌上。以他那一身名貴的打扮，他掏得出這兩張鈔票，實在不算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但這祇是增加了司馬洛的厭惡。錢要

用得恰到好處，才能得人好感的；用不得其法，反而就惹人討厭了。現在這癩蝦蟆就是用得惹人討厭的。

司馬洛因此也出言不遜，轉對那個女人：「這是你的丈夫嗎？」

「不，」那女人連忙否認，「他祇是我的老闆龐恩先生！」這聲明使司馬洛舒服得多了。

「我是經營鑽石的！」龐恩說着，從袋裏掏出一些東西，「嘩啦」一聲撒在桌上。

那是一些灰啞色的顆粒，上面有些小小的黑斑。「但是這祇是一些石頭，並不是鑽石！」司馬洛指出。

「我知道，」龐恩說，「我就是為了這一件事來找你的！」

「是嗎？」司馬洛等着，等他解釋得清楚一點。

「我在南非洲買了一批鑽石，」龐恩說，「價值大約一百萬元！當鑽石運到時，開箱驗貨，已經變成了這東西！」他不屑地一撥那些石頭，「這裏的石頭大約值兩角錢吧！而且這件事不單發生在這裏，也發生在其他地方的分行！」

「我並沒有偷你的鑽石，」司馬洛聳聳肩，「為什麼來找我呢？」

「我不是說你拿了鑽石，」龐恩說，「我是要你替我找到偷鑽石的人，司馬洛，我知道你是幹得來的！」

司馬洛看着他，沉吟搓着下頷。「我不明白你担心什麼，龐恩先生，」他說，「你這鑽石，一定有買保險的！買了保險，失竊了，那不過是保險公司的損失！」

龐恩那蝦蟆肚子好像又大了點。「問題沒有這麼簡單的，司馬洛先生，你看，屢次失竊，保險費就愈來愈加了，加到差不多等於每次寄運鑽石都要失去一部份！而且，失去了貨，沒有現貨充場，對於我的營業來說，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最後一個理由，保險公司的股票，我自己也擁有不少，保險公司賠錢，不也等於是我賠嗎？」拳頭在桌子上一搥，「總之，偷鑽石的人，我非捉到不可！司馬洛，你要多少錢，你開口好了！」

司馬洛很想叫他滾蛋，因為他是沒有權這樣說話的。司馬洛不是一個掛牌執業的私家偵探，他並沒有替任何陌生人工作的習慣，他一向是只替朋友工作的。但是，那個女人在龐恩的身後看着他，那雙化粧得很濃的眼睛裏面有一股奇異的吸引力，也像帶着一種哀求，哀求司馬洛幫忙。

司馬洛聳聳肩：「龐恩先生，你怎會找到我這裏來的？」

「航空公司的介紹，」龐恩說，「這些鑽石一定是在飛機空運途中失去的，我自然對航空公司方面發炮，他們提議找你來辦這件事，上一次，你替他們對付那些刼機份子，幹得有聲有色！他們認為你是位大英雄了！」

「哦！原來如此！」司馬洛也不禁微感飄飄然了。替航空公司對付刼機份子那一次，的確是他有生以來做得最精采的工作之一件，也是最驚險的工作之一件！

「你的成績已經有了證明！」龐恩說，「現在就只等你開價而已！司馬洛，你要多少錢？」

「你要把偷鑽石的人捉到，還要不要取回那些鑽石？」司馬洛問。

「可能的話當然是拿回鑽石好了，不過這希望是渺茫一點的！」

司馬洛沉默着，考慮着這件事。龐恩又呷了一口酒，等着他。龐恩喝一口酒就使司馬洛的心痛一痛，他放下了的那二張鈔票，雖然已超過了那瓶酒的所值，但是事情却不是這樣看法的，那瓶酒，要再買一瓶可不容易。

這個龐恩，很顯然地是個酒色之徒，嘴巴在喝酒，手就不耐煩起來了。他的右手悄悄伸出去，在那女人的屁股上一捏。那女人全身一震，表情陡地變了，看樣子就像要翻臉似的。但結果她却沒有發作，只是走開了，到了廳子的另一邊去，玩弄着司馬洛放在那裏的一批潛水用具。

她拿起了一把射魚槍，拉後槍上的彈簧，在上面裝上了一支魚矛。她的手勢很純熟，因此看得出她是懂得用這東西的。司馬洛對她的欣賞程度又加深了一點。一個愛好戶外活動的女人，她在床上也一定是份外活躍的。

「怎麼樣？」龐恩催促道，「司馬洛，你要多少錢？」

「我要考慮一下！」司馬洛說。

「考慮多久？」龐恩又呷了一口酒。

「兩天吧，」司馬洛說，「我現在是正在渡假，我並沒有興趣工作。」

「錢也沒有興趣賺嗎？」龐恩皺着眉瞪着他。

他這位大老闆，出慣了錢使喚人家，不習慣聽到有人說不肯賺他的錢的。

司馬洛微笑，道：「你留下一個通訊地址吧，當我決定了的時候，我通知你好了！」

龐恩顯得不服氣的，但只好掏出一張名片來，遞給司馬洛。那張名片上是密麻地印滿了銜頭的，像許多有錢人一樣。這張名片顯示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亨。

司馬洛把這張名片放在桌上，而不是把它珍藏起來。這是一種充滿輕蔑的態度，顯然也非龐恩所習慣的。龐恩的臉又加紅了一點！就像他已經喝醉了似的。這使司馬洛的心裏很快意。

這似乎也使那個女人很快意，因為，她在龐恩的背後對他作着一個欣賞的會心微笑。

龐恩再喝了一口酒說：「替我工作對你是很有益處，司馬洛，我的機構大，你一件工作幹得好，以後不愁沒有得幹。」

那個女人似乎也抵受不住龐恩的氣焰逼人了，她插嘴道：「司馬洛先生現在又不是失業，我相信，他是不會很在乎你給他這份工作與否的！」

「你閉上嘴巴行嗎？」龐恩瞪了她一眼。

那個女人聳聳肩，沒有應聲，便又去玩那些射魚槍了。

司馬洛站起身來表示下逐客令：「龐恩先生，我是絕對明白，替你工作，是前途似錦的，我保證我會把這一點也列入考慮之中。」他說着動手把那套橡皮衣脫了下來。

「好吧，」龐恩對那女人扭扭頭，「我們走！」

那個女人把射魚槍放了下來，又看了司馬洛一眼，這一次是從頭到脚地看一遍，而且對她所見到的表示欣賞。可以說，她所見到的，大部份都是「赤裸裸的事實」，由於司馬洛的身上現在是只有一條泳褲了。她可以看到他有着一身結實而不太臃腫的肌肉，那皮膚因為最近經常晒太陽而呈現一片古銅色。

龐恩也是從頭到脚在看司馬洛，但他的心情與那女人當然是兩樣的了。也許，他現在是對司馬洛感到羨慕，希望自己也有像司馬洛這樣一副身段。

然後他便轉身，走向門口。那女人跟着他。這也是舊式男人的一貫作風，男人永遠走在前面，女人只是跟班。

司馬洛在龐恩走出了門口之後，她剛要踏出門去之前把她叫住：「小姐，你似乎忘記了一件事，小姐，我該怎樣稱呼你呢？」

她回頭對他微笑：「我姓杜，你叫我史蒂娜好了！」現代的摩登女性似乎沒有一個不喜歡人稱呼她的英文名字，這個女人也不例外。

「史蒂娜，我有機會再見到你嗎？」司馬洛問。

「這要看你考慮成怎樣了，」史蒂娜說，「如果你替龐恩工作，那我們就是同事！」

她沒有說出來的一句話就是：「同事當然是比較多機會見面的了！」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一點，我也會列入考慮中的！」

外面車中響起了不耐煩的響號聲，史蒂娜匆匆地說：「我得走了，再見！」便走了出去。

司馬洛走到門口，看見她上了那部野馬跑車，車子開動了，絕塵而去。司馬洛看着車子的背影消失了，才回到屋中，動手收拾那套橡皮衣服，一面又喃喃地咒罵起龐恩來。因為龐恩拿走了他那瓶酒。他收拾好了橡皮衣服，拿起龐恩那張名片，看了一遍那些密麻麻的銜頭，然後把那張名片與龐恩留下來的那二張鈔票一起放進抽屜。

× ×

二小時之後，司馬洛又在咒罵龐恩了。這個時候，他已經把那條魚變成了他席上的晚餐，可是他卻沒有酒。當他捉那條魚的時候，他的心中是想着那瓶酒的，現在魚已經有了，卻沒有了酒。

忽然有人在背後說：「你一個人眞吃得下那麼大一條魚嗎？」

司馬洛轉身，難以置信地看見史蒂娜就站在門口。現在她的身上已經不是剛才那一襲衣服了。她現在只穿着一條短無可短的熱褲，和一件乳罩式的胸衣。這一套衣服，和一襲三點式泳衣差不了多少。剛才那套衣服所遮住的，現在大部份露了出來，而露出來的和司馬洛所猜想的差得並不很遠，事實上更勝過他所猜的。她身上的皮膚每一吋都是那麼嫩和白。

她手裏正提着一隻白色的沙灘袋。

司馬洛連忙站起來：「請坐，請坐，希望我不是做夢！」

她走了進來，在桌上把那隻沙灘袋放下，打開來，取出了一瓶酒。

「這當然及不上你失去了的那一瓶，」她說，「不過我相信也不至於太差！」

她取出來的是一瓶名牌的沙樽白蘭地，雖然不是一流的，但是，也算是好東西了。

「現在！」司馬洛說，「我知道你不但有外在美，而且裏面也一樣是那麼可愛的了！你那麼明白男人的心事！」

「我的老闆是個男人，」史蒂娜說，「我的工作就是明白他的心事，許多事情不用他開口我就做！」當司馬洛瞥她一眼，她又連忙補充：「啊，有些事情是卽使他開口，我也不做的，例如上床之類！」

說着時她就老實不客氣，坐了下來，開了那瓶酒，參加了司馬洛的晚餐。

「這樣說，」司馬洛呷着酒，繼續他們剛才的談話路線，「你是那種要舉行婚禮才肯上床的女人了！」

「倒不一定，」史蒂娜微笑，「主要是看對象適合與否。在十九歲之前，我一直立定主意，在結婚之前決不會把自己交給一個男人。但後來我碰到了一個男人，英俊瀟洒，像一位白馬王子，於是我什麼都忘記了，我把一切獻上，唯恐他不接受！」一攤兩手，「這之後，我就放棄了那種想法！」

「謝謝你！」司馬洛微笑。

「我不是來獻給你的！」史蒂娜說，不過，這樣說着的時候，她的臉上卻現出了一個邪氣的微笑。

「那麼說，你是為了工作而來的了！」司馬洛說。

「為公也為私，」史蒂娜說，「龐恩叫我來給你一點鼓勵。他說，你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我的身上，像要把我吞下肚似的，所以，如果我來給你一點誘導——」

司馬洛笑了起來。「你連這個也告訴我，那你不是等於背叛了你的僱主？」

史蒂娜聳聳肩：「所以我說我是為公也為私，我不想騙你！而且，我知道你是反正會接受的！」

「現在你使我想拒絕也不行了！」司馬洛微笑。

史蒂娜又替他斟滿了杯子。他們吃下去，喝下去，史蒂娜開始有點醺醺然了。她把頭上的頭髮放了下來，和司馬洛談着，開始顯得有點語無倫次的，笑時笑得很大聲，有時還哼起小曲來。

後來，她忽然伸手到背後去，解了背上那隻背扣。

司馬洛的眼睛一睜。她站了起來，一聳肩，那件胸衣便跌落下來了。

下面卻並不是赤裸的，下面另有一件差不多大小的衣服，就是一件泳衣。她在那條熱褲上也做了同樣的動作，那條褲子，便也沿着腿子滑了下去了。

熱褲的下面也不是赤裸的。原來她在這一套衣服的下面，還穿着一套三點式泳衣的。她又有點醉意地吃吃笑着：「這海裏有沒有鯊魚？」

「這裏沒有！」司馬洛說，「為什麼呢？」

「既然沒有！」她說，「那麼，我們去游一個泳吧！」

「好主意！」司馬洛也站了起來。

史蒂娜卻一手拿起了那瓶酒，把瓶蓋

旋緊了，說：「我帶這個去！」

「為什麼？」

「酒當然是用來喝的，」史蒂娜說，「難道是用來洗澡的嗎？」

司馬洛不禁失笑起來。這還是他第一次遇到一個游泳時也在喝酒的人。他們走出了屋外，史蒂娜興奮地吃吃笑着：「眞好，好極了！今天晚上有月亮！」

她就這樣跑到碼頭的末端，然後躍進了水中，司馬洛忙跟着。他懷疑她是醉得比他料想中的更嚴重了，他害怕她會就這樣沉了下去。

史蒂娜一隻手拿着酒瓶，一隻手划水，向水中心游去。司馬洛在後面。在月光之下，水是澄澈得難以置信的，當他的頭一低進水面之下時，就可以看到她兩條腿子在作着一開一合的動作。在水中，那皮膚更顯得細膩，而兩腿之間遮着的那一條布是很窄的，太窄了。

司馬洛再一次低頭進水中的時候，忽然覺得有一件東西隨水面在飄過來，連忙下意思地一手撈住，發覺是一塊布料。他怔了一怔，浮出水面，才看清楚那原來是一襲三式點泳衣的上截。

他再沉下去時，果然看見史蒂娜的上身是已經赤裸着的了，尖尖的雙乳在隨水顫盪着。

接着她就站直了，浮在水中，脚在踏着水。司馬洛在她的身邊浮了起來，她已擧起了酒瓶，正在喝酒。

司馬洛把那截泳衣遞給她，說：「你失去了這個！」

史蒂娜又笑了，笑得使他噴出來了一口酒，笑道：「我失去了不止這個，還有一件呢？」

「還有？」司馬洛愕然，忙沉進水中看看。他驀地發覺，她沒有講錯，那下一截的泳衣已經沒有了，代之者是一塊淡黑的陰影，水藻般的柔絲在水中飄揚着。

在清涼的水底，司馬洛也覺得熱起來了。他從水中冒出，在史蒂娜的身邊浮起。史蒂娜把酒瓶遞過來，湊到他的嘴巴上，司馬洛祇好也喝了一口。

這個女人的放縱程度，使得他感到意外。

史蒂娜自己又喝了一口，祇是那瓶酒已給喝光了。她把空瓶子一扔扔到了遠處，然後轉身游動，吃吃笑着說：「來吧，我們回到岸上去！」

司馬洛跟在她的後面，當他沉到水面之下時，他又可以像先前一樣，看到她的腿在作着一開一合的動作，不過現在，那中間則是連那窄窄的布料也沒有了。

司馬洛的身子更熱，連游泳的動作也變得生硬起來了。他來這裏渡假，並沒有帶一個女人來，也沒有遇過一個女人，因此，他是很需要一個女人的。

這一次她游得很快，一直游到沙灘，在淺水的地方站了起來，跑上沙灘上去。司馬洛也跟着上了去。她跑到了沙灘盡頭的那座樹林，消失在樹林的陰影中了，司馬洛也跑到時，看見陰影中的草地上有一團白色的影子，一個白色的大字形。她已經在那草地上躺了下來，手脚都張開着。

司馬洛在那大字形的中間跪了下來。

「不要碰我！」史蒂娜說。

「什麼？」

「你的身上還有衣服，怎可以碰我？我們必須平等！」

「那——那容易極了！」他笑着，就把身上那條泳袂脫了下來。於是現在，他的身上也是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你可以碰我了！」史蒂娜吃吃笑說。

司馬洛碰她。他把手伸到她的身上，摸到她的皮膚已經很熱，而他觸上去時，她就猛的一顫。

司馬洛的嘴唇也湊到了她的胸部，唇和舌輕輕地刺激着那杏色的尖峯，使它們更硬更挺。

她的呼吸愈來愈急促了，而口氣裏充滿了酒味。她的一手緊攬着他的背，另一隻手則搭到了他的大腿後面，沿着腿子摸上去，到了盡頭，有所探索，並且引導她所探索的東西到了一個適合的地方，然後她的身子就挺上去。

於是司馬洛就給包藏住了，給一團熱力所吞沒了。吞沒得很容易，但也並不就是說她不够緊湊。她是很富於彈性，進去時放鬆，等他進去之後又收緊了，收緊到銷魄蝕骨的程度。

司馬洛開始動了，像活塞，也像打樁的機器。

這個女人完全開放地，毫無保留享受着，享受着他的衝擊。

她是一個可愛的對手，完全放棄了矜持。她覺得需要叫喊的時候就大聲叫喊，需要他更用力地衝擊時就把盤骨勇猛地挺前。後來，在尖叫聲中，她担緊了司馬洛的手臂，身子劇烈地抖顫起來。

他再給了她最後的幾下衝刺，然後才慢下來，歸於靜止。他知道這靜止是她所歡迎的。他相信她知道他並未完結的，而且她知道當她需要的時候，他可以再來一次，給她以滿足。單是知道這個，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她在心理上的快感。

她休息了好一會，然後推他的胸膛，要他離開她的身上。他有點詫異：這個女人，難道一次就已經够了。但，她並不是，她祇是要把腿子搭到他的肩上。這一次，他是更加深入了，而她的反應也更加熱烈，接近瘋狂的程度。

司馬洛也和她一起進入了瘋狂之境，積鬱了許多天的熱情，都噴進了她的體內。這之後，他們就這樣躺在那草地上，他還沒有退出來，仍然壓着她，而她對他的壓，也感到是一種享受。

許久許久之後，她才嚶嚀一聲，讚嘆地說：「司馬洛，看來你的本事和我所聽到的一樣的，人們並沒有誇傳！」

「過獎！」司馬洛微笑，「現在，我既已得到了甜頭，那我似乎就非為你們工作不可了！」

「不！」史蒂娜搖着頭，「不要接受這份工作！」

「為什麼？」司馬洛詫異地問着，離開她的身上，坐了起來。

「我是在為你害怕，」史蒂娜說，「太危險了！」

「那些不過是窃賊，又不是殺人兇手！」司馬洛說。

「你知道龐恩為什麼任你開價嗎？」

史蒂娜說，「你以爲他眞是一個慷慨的人？哼！他已經派遣兩個人去查過了。一個是私家偵探，一個是業餘的。那個私家偵探撞車死了，那個業餘的給從河裏撈出來，手脚都用繩子縛住！」

「這也是線索，」司馬洛說，「他們在什麼地方死的？」

史蒂娜說：「不要問，司馬洛你——你不能去！」

司馬洛執住她的兩隻手臂，扶她坐了起身。「聽清楚，史蒂娜，」他說，「我很感激你對我的關心，但，你對我的爲人，還是沒有了解清楚。你首先要了解的一點就是，我是不怕危險的，愈危險我愈歡迎，就像喜歡吃辣的人一樣，也是愈辣愈歡迎！」

史蒂娜皺着眉頭：「但你一個人鬥不過他們的！」

「他們是誰？」司馬洛問。

「他們，」史蒂娜揮揮手，說：「那個偷鑽石的組織，這總不會是一個人做的事吧？」

「也許不會如你所料想的那麼多人，」司馬洛說，「祇要本領好，是用不着人多的！」

「但我不想你給從河裏撈上來！」史蒂娜說。

「我不會給從河裏撈上來的！」司馬洛說，「我又不是第一次幹這種事情，我運氣特別好，總是不會葬身於河底的！」

史蒂娜把頭埋在他的頸彎。「每一個人都有自由。我祇能告訴你這是一件危險的事，但不能制止你去做！你要去做，就去做好了！」

司馬洛微笑：「你還沒有回答我，那兩個人是在什麼地方死的。這一點很重要，他們在那個地方查出了什麼線索！」

史蒂娜長長地嘆息着。「今夜，我們別談這個，今夜，我們做愛吧！」

她的手伸下去，調弄着他，當他有了雄勃的反應之後，她又畧作引導，使他豁然直入，於是他們又合爲了一體，暫時沒有空說話了。

× ×

龐恩的房間在一座二十層大廈的頂樓。樓下的客堂已經等着一批要見他的人，到了頂樓，會客室中又等着一批要見他的人。如果這些人每個人都見遍，恐怕一天給他三十六小時都不够，因此，這二批人之中，多數是會失望的。

他們有些會被分派到二十層樓之中，龐恩的機構的其他部門裏去，謁見那些沒有那麼重要的人員。

但司馬洛是最例外的一個。他用不着等，他一到了頂樓，就給延進了內室，使不少人對他投以羨慕的眼光。

他進去的是一個室內球場般大的辦公室，滿鋪地毡，在這辦公室的一邊，是全玻璃的牆壁，可以俯瞰整座城市以及遠處的海港。龐恩和史蒂娜就坐在玻璃牆前面的沙發上等着他。

几上放了一隻文件夾，夾內大概就是有關此案的資料了。

「坐下來。」龐恩一揮手說。

司馬洛坐了下來，按了沙發扶手上一隻按鈕，就有一部銀色的小車子自動滑到了司馬洛的跟前來。這車子上滿載各式美酒，還有香烟雪茄。龐恩大方地一揮手：「隨便吧！」

史蒂娜坐在龐恩的身邊，面對着司馬洛，態度是冷冷的，就像她忘記了不久以前她曾經和司馬洛睡在一起。

司馬洛斟了一杯酒，再點上了一根雪茄。

「我聽說你已經作了決定，」龐恩討好地說：「你要多少酬勞？」

「上兩次死去了的那兩個人，你付他們多少呢？」司馬洛問道。

龐恩有點尷尬之色。「你的消息似乎很靈通。我付給他們每人兩萬元！」

「但他們死了，」司馬洛說，「証明這是一件危險的工作！」

龐恩揮揮手：「我並沒有和你討價還價，你祇要開口就行了！錢！我是不在乎的！」

「最近那一批失窃鑽石值多少錢呢？」司馬洛問。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龐恩說，「一百萬元。」

「找到了之後我佔一半如何？」

「你這個人胃口倒不小！」龐恩深吸了一口氣，「不過，反正那是已失之物，很好，司馬洛，我答應你！」

「我還有一個問題。」司馬洛說。

「一切問題可以問史蒂娜，」龐恩說，「我派她全權代替我和你的聯絡，你知道，我實在沒有空，你不是常常可以找到我——」

「這是一個要你本人才能回答的問題！」司馬洛打斷他。

龐恩看了他一會，點點頭：「好吧，你問吧！」

「龐恩先生，」司馬洛說，「你是一個有錢人，你失去一百幾十萬元鑽石，你是失得起的，爲什麼像世界末日那麼緊張呢？」

龐恩的臉上忽然化開了一個微笑，幾乎連眼睛也不見了。「問得很好，司馬洛，」他說，「我也是正要說到這一點的。告訴你，錢的數字雖然不大，事情却使我很担心，因爲，這件事一定有內應才能做得出來的！我的機構裏面有內奸！這就使我睡不着了，你把偷鑽石的賊捉到，你就可以替我把內奸也揪出來，這個答案你滿意了嗎？」

「答得很好！」司馬洛點頭。

「如果你對我任何職員有懷疑，用不着客氣，愈查得愈澈底愈好！」龐恩說，「史蒂娜會帶你到人事部去取得每一個人的資料的！」

「這該是後來的事了！」史蒂娜說。

龐恩又按了一個按鈕。

這一次則是出來了另一部小車子，和那隻酒車差不多的。不過，這車上是放着一隻木箱。這隻木箱就是載運鑽石的木箱了，木箱的外面，仍然貼滿了封條及蓋滿了各地海關的記印等等。

龐恩把箱子推到了司馬洛的面前。「這就是我們收到的箱子了，一模一樣！」

司馬洛把那箱子檢驗了一遍，一面說：「我從報紙上也已經看過了關於這件事的報導了。據說完全沒有破綻，是不是？就像鑽石在那裏面自己變成了石頭了。」

「有一點破綻，」龐恩的手指，指着上面的其中一個印鑑，「這個印是假的，這以前的印全是假的！」

那是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海關所蓋的印鑑。

「那麼，事情是在荷蘭發生的了！」司馬洛說。

龐恩點了點頭。「看情形，當箱子運到荷蘭時，有人把這隻裝了石頭的假箱子掉換了眞箱子。這隻假箱子的外面，已經蓋上了以前每一站的蓋印。這之後，箱子繼續經過幾個國家，以後蓋上去的蓋印，則是眞的了！」

「唔，」司馬洛道：「那麼我應該去的地方就是荷蘭了！」

「是的，」龐恩點着頭，「這一次的事情是出在荷蘭，前兩次，我們在那些印鑑上還查不出什麼來，所以無法知道鑽石究竟是哪一站失去的。自從上次出事之後，我們已經和各地的海關當局取得聯絡，印鑑上作了些特別的秘密記號，這些秘密記號，才可以使我們判斷，事情就是出在荷蘭。而且，此外，以前派去的那二個人，其中一個是在荷蘭的，另一個則是在巴黎！」

司馬洛點點頭：「那麼，我到荷蘭去一趟吧！」

史蒂娜帶點幽怨地瞥了他一眼，龐恩則把几上的文件向他一推。「這是以前二個人員的報告，我看不出什麼瞄頭來．不過，對你也許是有用的！」

司洛馬點點頭。

「飛機票的方面，史蒂娜會替你安排，你用不着出一分錢的，」龐恩又說，「現在，我該先付給你多少錢呢？」

「以後再算吧，」司馬洛說，「我還未至於窮到那個程度。」

× ×

史蒂娜哭了。在第一次高潮之後，她就哭了起來。

她緊緊地擁着司馬洛，讓司馬洛壓在她的身上，不讓他離開。她的哭有一半是由於那高度的快樂。

另一半的原因，她開口說出來：「司馬洛，我知道我不能阻止你去，事實上以我的職位，我也不應該阻止你去！但，司馬洛，你得聽我一句話，那就是，不要强來，當情形太凶險的時候你就要退出！我不想你——我想你活着回來！」

司馬洛撫慰着她。「我會很小心的！我答應你我會很小心！而且，我一定會活着回來的！」

她的哭漸漸停止了，後來忽然又笑了起來。司馬洛奇怪地看她：「有什麼好笑的？」

「你一定在笑我傻了，」史蒂娜說：「認識你不過一兩天，講起話來就像你的母親！」

司馬洛聳聳肩：「人總是要有點傻氣才可愛的，我並不喜歡那些十全十美的女人，她們是沒有缺點，使你感到自卑了！」他從她的身上起來，坐了起來，點上了一根香烟，吸了一口之後看看表，說：「唔，我也得走了，趕着回去收拾行李，不然怕趕不上明天一早的飛機！」

他現在是在史蒂娜的家中。

「別忘記打長途電話回來！」史蒂娜也坐了起身，盤膝而坐。

司馬洛微笑着動手穿衣服：「怎會忘記呢？你是我的上司，我當然要向你報告的！」

陸海競逐　擊殺兇徒

司馬洛一到阿姆斯特丹，就知道史蒂娜的話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他一下了飛機就受到了監視。他上了的士，前赴酒店，也有一部車子在後面跟着。

在沒有到達酒店之前，司馬洛有着混身赤裸的感覺，由於他的身上並沒有武器，他是不能帶着武器通過海關，尤其是在刧機頻頻發生的今日，機場是加倍留意旅客之中有沒有人携械的。

但是，一步入了酒店之後，他就放心了。當他報出姓名之後，酒店的掌櫃就笑臉相迎，由於司馬洛是已經定了房間的。「先生的一隻郵包也已經寄到了！」掌櫃說：「一齊送上你的房間好嗎？」

「好的，謝謝你！」司馬洛塡好了註册表，便上樓而去了。到了房間裏，侍者已經把一隻郵包送上來了。司馬洛簽了收，便把那隻郵包打開，急不及待地。

那包裏是幾罐大罐的罐頭水果。司馬洛從身上掏出一把萬能小刀來，拉出其上的罐頭刀，把第一罐罐頭打開。

這隻罐頭外面的招紙標明裝的是蜜餞桃塊，然而裏面露出來的，却是一些給用軟紙包着的東西。

司馬洛把它們取了出來，解開軟紙，原來是一顆一顆的子彈。

他再打開了另一隻罐頭。這裏面則是幾件用包裹起來的零件，除去軟紙，嵌合起來，就是一把手槍了。那些子彈就可以納進這把手槍之中的。這些武器運進來，不必經過海關！

第三隻罐頭裏的也是武器。

另外還有兩罐，司馬洛沒有打開來，祇是把它們存放在衣櫃裏以備不時之需。

現在身上有了武器，他就舒服得多，再沒有那赤裸裸的感覺了。他知道他現在可能已經成爲了一個謀殺的目標。龐恩猜得沒有錯，龐恩的機構裏有內奸，不然，他怎會這麼快就知道他到荷蘭來的呢。

他還想盡量把他的行踪守着秘密，但，他還沒有到達，他們就已經知道了。

司馬洛解決了武器的問題，叫廚房送上一頓午餐，吃完了後，已經是下午了。

他離開了酒店，截了一部的士，吩咐司機把他載到一個地址去。

那是一間祇有四層高的古老屋子，樓梯口一隻剝落的牌子上面寫着的油漆字是：「龐氏珠寶公司」。

這是龐恩在此處的代理店子。本來司馬洛大可以預先打個電報來通知一聲，讓這裏的負責人到機場去接他機的，但司馬洛反對這樣做。他覺得無謂宣傳他的來臨。突然而來，可以使到任何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人爲之措手不及的。

這位代理人，根本就不知道司馬洛來的。

司馬洛上了樓梯，到了頂樓，在那不大清潔的門口外面停下來，伸手按門鈴。門鈴清脆地响，但是沒有人應門。司馬洛皺眉看表。時間還早，不會這樣早就下了班的吧？

公司的職員那裏去了？他知道這個代理處是有着八個成員的，由一位經理祈福領導。

即使祈福不在，總不會其他七個職員也出去了的吧？今天又不是公衆假期。

司馬洛再按了幾次門鈴，就斷定是不會有人開門給他的了，於是他掏出來了一串鎖匙，從其中揀出一條，塞進匙孔中，輕輕一扭，那門就開了。他這一串特製百合匙，要打開一度普通的門，可以說是無往而不利的。

門一打開，司馬洛嗅到了一股死亡的氣味，是很難以筆墨形容的。實在也許不是一陣氣味，而是一種近乎第六感的感覺吧？與死亡接觸的經驗豐富，使他可以嗅到死亡的氣味。

果然，沒有錯，當他一望進寫字間內，他就不但嗅到死亡的氣味，而且可以看見死亡了。

一個男人伏在一張寫字桌的後面，兩手伸出來，擱在桌面上。他的臉是側着。背上插了一把刀子，刀鋒已經完全插了進去，祇留下刀柄還在外面。血流得很多，一直流到地下也有一灘，而且已經半乾了。也許是這血的腥味，使司馬洛猜到了死亡的存在吧。

這個人的頭是光禿的，祇在後腦有半圈白頭髮，是銀白色的。這是種很容易辨認的特徵，司馬洛知道這人就是祈福了。

他馬上把門關回，下了鎖，然後才四面望望。這寫字間是相當寬大的，由於佔據了頂樓的全層，但其中的佈置却相當簡陋。寫字桌一共就祇有四張。而且司馬洛注意到，有兩張的椅子上還封了相當厚的一陣灰塵。這就表示，這二張椅子，是久已沒有人坐過的了。

一間八個人工作的寫字間，祇有四張的桌子，還有兩張椅子是沒有人坐的。司馬洛馬上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這裏的工作並不多，很可能全部的工作人員，就祇有祈福一個人而已。而祈福却向總公司方面拿八個人的薪水。大老闆龐恩，大概永遠沒有空到這樣一間小小的分行來巡視的，因此，他也永不會發現了。不過，祇要工作做得好，龐恩也不會懷疑了。

祈福並不是一個可靠的人。他在薪金上欺騙總公司，那麼，他一樣也可能在更大的方面欺騙總公司的。祈福對鑽石的失竊一定知道一些內幕，很可能，他還是有參與這件鑽石竊案的，不然，他也不會死了，不然，他也許是會對司馬洛有所吐露的。有人不想他對司馬洛有所吐露。

司馬洛以迅速的手法把寫字間裏搜索了一遍。那裏面幾乎完全沒有文件。不錯這寫字間是簡陋的，但是太簡陋了！不會連帳簿也沒有的。

帳簿是給人拿走了的，拿走帳簿，殺了祈福，司馬洛就沒有任何綫索了。

司馬洛在祈福的身上搜索了一遍，搜出了一本小小的記事簿，記事簿上有不少姓名地址電話，而且有一行小字：「如本人有意外，請撥電話通知KL二三四六，以及，如果有人拾到這本小簿子，請送還某某地址，致酬若干。」

司馬洛翻着這本小簿子時，忽然後部有兩頁空白的跌了出來。

司馬洛連忙把它們接住，夾回了原處，這樣一本簿子，當後面有二頁跌出來時，通常就是表示，前面撕走了兩頁。前一半是登記了人名及電話號碼的。這也即是說，有人撕走了簿子上的二頁，以便毀滅其上登記的人名。而，這人又不想有人知道他做了這件事，所以不把簿子整本取走，祇是撕下了有關的二頁。

可惜後面的二頁他並沒有取下來，所以反而露出了破綻來了。

兇手的姓名地址與電話號碼，很可能就是登記在這失去了的兩頁之上的。

司馬洛把小簿子放進了自己的衣袋。然後他拿起電話，打了KL二三四六，也即是「如本人有意外，請撥電話通知」的那個電話號碼。

一個女人的聲音接聽，說：「祈福住宅！」原來那裏是祈福的家，這個女人，很可能就是祈福的太太了。

「對不起，搭錯綫！」司馬洛用英語說。他掛了電話，又拿起來，撥了三個九字，那邊是警局的緊急組接聽，司馬洛祇說了一句「救命！」便把聽筒放下了，但是沒有掛斷，祇是讓它懸在那裏。

「喂！喂！」電話裏有聲音叫。

司馬洛已經出了寫字間的門口，下樓出門而去。

那條僻靜的小街上，暫時是沒有車子經過的，要截一部的士，司馬洛必須轉出大街。

他轉出了大街，走在一條運河旁的大街上，荷蘭是個水鄉，充滿了這種狹小而四通八達的運河。司馬洛走了一段路，有一部車子開來了，不是的士，但是那司機伸出頭來，用英語叫道：「先生，要車子嗎？」

也許這個地方也有白牌車吧，但是，怎麼除了司機之外，還另有一人坐在旁邊的？司馬洛懷疑地搖搖頭，而且一直對這部車子保持着注意。

忽然之間，馬達怒吼，那部車子一彎，車頭就向他直撞過來。司馬洛是祇有一條路好走的，那就是撲進河裏！

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做了一個更好一點的動作，那就是在地上一滾身，滾出了河岸的邊緣之外，讓身子跌下去，但隨即又用手扳住了那邊緣。這樣，他就不必墜進水中了，只是懸在那裏。

車子在頭上吵鬧地煞住，有脚步聲跑到岸邊來。那是坐在司機旁邊的人，他的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他是預算看到司馬洛在水中游泳，就給他補上一槍之類的。

他的眼睛望向水中，却找不到司馬洛，再望向左邊的堤岸邊，才發覺司馬洛是懸在那裏，手中的槍便連忙撲過來，但是已經太遲了。現在的司馬洛是只用一隻手扳着那邊緣的，另一隻手則已從身上摸出了手槍。

那人的槍擺過來，司馬洛的槍已响了二次。

那人的槍不擺過來了。他的眼珠凝住

了，臉上是一副極度驚訝的表情，跟着，他就慢慢地向前仆下來，仆出了堤岸之外，「冬」一聲，跌進了運河裏，濺起了高高的水花。

司馬洛放手，讓自己落下去，落在一艘停在那裏的快艇之中，蹲了下來，手中的槍，仍然朝着上面，等着。餘下的一人並沒有下來。那人是個識時務者，他大概知道，眼前是一個非他所能應付的對手，因此，他沒有下車來繼續執行那暗殺的任務。

司馬洛聽見車子開動了，幾秒鐘之後，看見那部車子飛馳着駛上了一條跨越運河的橋上。

這個地方很僻靜，人們大概是都去了睡午覺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竟然幾乎沒有人發現。

只有一個坐在一艘躉船邊上釣魚的小孩子在目瞪口呆，懷疑自己是看到了一部打鬥電影的一幕。

中了司馬洛二槍的那個打手在水底沒有浮起來。

司馬洛一咬牙，低頭檢驗一下那艘快艇的機掣。並沒有鎖上，一拉打火掣，馬達就發動了。既然沒有人看着，沒有人阻止他，他就不妨借用這一艘快艇了！

於是他解了纜繩，把快艇開動了，直向那橋衝過去。

那部車子已經轉了彎，看不見了，但是司馬洛記得，它是向右轉了的，於是他也向右轉。這個地方是特別的，特別在它的運河水道，幾乎和街道一樣，如果係懂得走捷徑，有時是可以在河裏追截街上的車子的。

而那艘快艇的速度，並不下於一部汽車。

司馬洛向右轉了，又再向左轉回，再向右直前，衝出了另一度橋的橋底。不出他之所料，那部車子，果然就是正駛在這條街上。

司馬洛沿着與街道平衡的運河追上去，快艇的馬達發出着使人心顫的响聲。快艇追到與那車子並頭的時候，那開車的人一側頭，才發現了司馬洛。這件他做夢也想不到發生的事情發生在他的眼前，使他大吃一驚，差點連那軚盤也放掉了。

他連忙回頭張望。但是，這條街很長，前面暫時沒有支路可以讓他轉進去。他只好踏下油門，增加速度。車子一躍而前，開始把快艇抛落在後頭。一部汽車的最高速度，與一艘快艇的最高速度到底是有距離的。

車與船的距離愈來愈遠了。接着，那車子到達了一個轉彎處，向右邊疾轉了過去。

司馬洛扭軚，避過了一艘正在迎面而駛來的躉船，又避過了一艘遊艇，再轉進了一度橋的下面，在那陰暗中走了一段，再出來。

他的運氣仍然繼續，因爲，他又出了一條與公路平衡的河上，而那部車子，也是正沿着這條公路馳行。這也是一條很僻靜的路，經過的車子也是甚少的。那部車，還是可以以高速度逃脫。

不過這一次，司馬洛却不給他以機會了。他一隻手把着軚盤，另一隻手拿着槍，把槍舉了起來，對着車頭的窗口放完了槍中的子彈。

他看着那人的耳朵冒血，頭向後一仰，忽然地就把軚盤放掉了。車子馬上就呈現出不穩的現象，車頭就像拿不定主意似的左搖右擺起來，最後車頭忽然向左一側，就衝上了左邊的路邊，撞到河堤的欄桿上，車頭皺得像錫紙，而欄桿則像火柴般斷掉了，車子飛了出來，投進了河中，濺起着的水花。在車子沉下去了之後的幾秒鐘，司馬洛的快艇也到了。他就在那裏的水面上經過。

他並沒有停。那人是死定了的。而對這人的死，司馬洛也是全無憐惜的。像每一個人一樣，司馬洛對於那些企圖殺死自己的人也是全無好感。這個人死了，雖然是不會讓他得到什麼口供的，但起碼可以給餘下的人一點警告，讓他們知道，這一次來的司馬洛，和以前來的那些私家偵探是不同的。這一次來的司馬洛，是一點都不好惹。也許，他們有了前車之鑑，就會改變方式，不再以暗殺手段對付他了。

司馬洛轉了一個彎，進入了另一條河邊，在河邊一座小碼頭上停了下來，纜索栓好，跳了上去。

他立即截住了一部路過的士，叫司機送他回酒店。

×　×　×

司馬洛等了兩天，一直躲在酒店裏面。第三天，他才再度出動。這一次，他是出現在一間郊區住宅的前面。當他下了車，過去按門鈴時，就有一個身穿黑色喪服，淡粧素抹的中年婦人開門給他。

「你一定是祈福太太了，」司馬洛說，「我是總公司的代表司馬洛，我可以跟你談談嗎？」

祈福太太顯得有點爲難的：「今天是祈福出殯的日子，我有許多事要辦——」

「那麼，我跟着你去好了，」司馬洛說，「反正我也是要參加出殯行列的！」

祈福太太無可不可地聳聳肩：「隨便你吧！」

祈福原來是沒有兒女的，因此辦起喪事來，他的太太就顯得相當孤單了，她似乎很歡迎司馬洛陪同她。老實說，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之下，都希望多一個伴侶的。

很奇怪，祈福顯然身爲一間大公司在當地的代表，可是去參加他的喪禮的人却並不多。場面是十分冷落的。很可能這是由於祈福平時對人沒有什麼義氣，而且，與他來往的也不是正當商人，尤其是，他還是給與他合作的人所殺掉的。

在靈車往墳場的途中，那女人哭了。司馬洛代替她開車。他哀聲地說：「祈福太太，我知道這並不是談這個的時候，但，這事是不能浪費時間的。祈福是被人殺死的！我也希望能找到殺死他的兇手！如果你能够提供一些綫索——」

「我不可能提供什麼綫索，」她用手帕抹着淚，「根本我們許多年來就已經搞得很不愉快！他恨我，我也恨他！我恨不得他死掉！我們連話也好幾個月沒有談過……」又哭不成聲了一陣，「我以爲他死了我會很高興，但現在他死了，我又想有人找到殺死他的兇手！……」

「你猜得到他是爲什麼死的嗎？」司

馬洛問。

祈福太太搖着頭：「我不知道，我說過，我已經許久沒有和他講過話了！我根本不知道他近來在幹些什麼事，就是家裏用的錢，他也是叫銀行撥進我戶口裏！」

司馬洛知道機會是很渺茫的了，但他還是試一試。他掏出搜自祈福身上那本記事簿，遞到那女人的臉前：「你認得這個嗎？」

「不！」那女人瞥了一眼，搖搖頭。

「這是祈福的！」司馬洛說。

那女人馬上一陣緊張了。「你怎麼得到的？」她問。

「是警方借給我的，」司馬洛說謊，他用一隻手把記事簿翻開：「這裏缺了二頁，我猜是與祈福的死有關的人撕去了的，這上面有那些人的姓名地址。你大概不會知道那些人是誰吧？」

那女人搖頭：「我但願我能幫忙，但，我連話也沒有跟祈福說，我怎可能知道他的記事簿裏有什麼？」

司馬洛又嚐試另一個角度。他說：「你說你和祈福搞得不好，會不會是爲了女人！」

「還會有別的原因嗎？」祈福太太辛酸地說。

「那一個女人呢？」

「一個叫羅茜姐的娼婦！」

「羅茜姐是一個妓女？」司馬洛問。

「不，她只是像——」

這樣，司馬洛就知道，這個羅茜姐，一定是一個美麗的女人了。在一個女人的口中，一個美麗的女人是常會被稱爲「娼婦」或者「妖怪」的，反而那些樣貌平凡或者醜怪的，却反而會被稱爲「還好」，「不錯」，大概是由於沒有競爭性，就也沒有了敵意吧？

「他仍然有和這個羅茜姐來往？」司馬洛問。

「當然了，」祈福的太太鄙夷地說，「這樣一張長期飯票，你以爲她會肯放過嗎？」

「那麼，羅茜姐和祈福一定比較接近，」司馬洛說，「說不定羅茜姐能回答我的問題！」

「很可能！」祈福太太不能不承認。

「知道哪裏可以找到羅茜姐嗎？」司馬洛又問。

「不，」祈福太太搖着頭，「但，也許你到妓院裏去試試吧！」

司馬洛在心裏嘆了一口氣。這個女人的態度如此憤怒，當然不單是因爲失去了一張長期飯票而已，必然是因爲，她對她的丈夫，到底是仍然存在着若干深厚的感情的。

他們到了墳場，在冷落的送殯行列的哀默之中，棺柩放進了土內之中。祈福太太又哭出聲來了，司馬洛安慰地扶着她的肩，柔聲地對她說話。但並不是對她安慰，他是說：「這個羅茜姐，如果你再看見她的話，你會認得她嗎？」

「我怎能忘記她？」祈福太太恨恨地說，「就是把她燒成灰，剁成肉漿——」

「那麼，你看看左邊那個女人是不是她？」司馬洛問。

祈福太太的哭聲忽然止住了。慢慢地，她轉過頭望向左後面。她的身子就震了一震。她咬牙切齒地說：「那娼婦，我要——我要——」

「你不要做什麼，」司馬洛拉緊她的肩，「這是你丈夫的葬禮，你最不要做的一件事就是鬧事，你要使你丈夫的葬禮盡量做得莊嚴肅穆，因爲這是最後一件你可以爲他做的事了！」

祈福太太也是在極力企圖自制的，而司馬洛的忠告，使她比較容易自制了。她終於呼出一口氣，喃喃着說：「我但願我能够用我的兩隻手把她扼死！」

司馬洛斜着眼睛瞥着那個女人。那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有一頭金髮，又長又軟的。

雖然她的身上現在是全部穿着黑色，但這樣素的黑色，只會使她更顯得動人。她是那種皮膚奶白色的金髮美人，奶白色的皮膚，在黑色的襯托之下，當然是更加嬌嫩了。她不但美麗，而且還很年輕，司馬洛猜她不會超過二十二歲。一個青春而健康的女郎，她却會有着這樣的身份，這就不免使司馬洛感到意外了。

「如果她和祈福的死有關，」司馬洛安慰地說，「我會替你殺死她的！」

祈福太太恨恨地瞪着那個女人。那個女人却是低着頭，看着墳場的工作人員把墳墓封好。她的神態在悲傷中也帶着安詳。司馬洛不由得對她有了一點好感。不論她是哪一種人，起碼，她是很懂得儀態，很懂得外表上的修飾的。

後來，那座墳墓弄好了，司馬洛輕輕按一下祈福太太的肩，說：「你自己回家吧，很抱歉我不能送你！少傷心一點，我會再來看你！」

「你是要跟那個女人走？」祈福太太問。

她也看見，那個女郎現在正在轉身，向一部墨綠色的小跑車走去。

「是的，」司馬洛說，「她可能提供線索，我不能失去這個機會的！我相信你一定會原諒我！」



司馬洛一隻手把着軚盤，一隻手持槍射向在街道上正飛馳逃亡的汽車前窗。

「我丈夫的撫恤金怎樣了？」祈福太太問。

「什麼撫恤金？」

「他是在公司裏死的呀。」祈福太太說。

「哦，對了，」司馬洛點頭，「這也是我要做的事情之一。一等我證明了祈福是因公事而死的，你就可以拿到撫恤金了！我們會再見面的！」

他匆匆走了。那部綠色跑車正要開動的時候，司馬洛就趕到了。他老實不客氣地拉開車門，坐上了客位上。

那個女人轉過頭來看着他，沒有笑容，也不太憤怒的。她說：「你一定弄錯了，先生，這並不是一部的士！」

「我知道，」司馬洛說，「但這裏找不到的士，你可以載我一程嗎？既然大家都是祈福的朋友！」

「既然你是一個外國人，好吧，」那女郎說，「我們荷蘭人都是好客的！」

「謝謝你。」

她把車子開動了，駛出了墳場，沿着那條冷僻的公路下山而去。司馬洛搭訕着說：「祈福的事眞可惜，不是嗎？我叫司馬洛！」

她沒有回答，也沒有自我介紹，只是問：「我該在哪裏放下你呢？」

「你的家如何？」司馬洛嬉皮笑臉地，「我想和你談談！」

她詫異地瞥了他一眼，就像現在才是第一次看清楚他似的。她也有點笑意了。她說：「在我的印象中，中國人是含蓄的民族，你却似乎有點例外！」

「也許我是冒昧一點！」司馬洛說，「但不是色胆包天的那一種冒昧。你沒有注意到我是跟誰站在一起嗎？」

那女人想了一想，搖搖頭：「對不起，我沒有注意到，我是來這裏送一位朋友的葬，不是來這裏挑選男朋友的，我不注意男人！」

「我是和祈福太太站在一起的，」司馬洛說，「我是總公司派來的代表。我很想知道祈福的死因！」

「這樣你就有權到我家去了嗎？」她問。

「我只是覺得，你可能提供一點線索！」司馬洛說，「羅茜姐！」

司馬洛一提她的名字，就把羅茜姐嚇了一大跳，差點兒把那部車子也駛離了路邊。

「你——怎知道我的名字？」

「是祈福太太向我指出你的！」司馬洛微笑，「她還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不過我都不相信！」

「我——不能幫你什麼忙！」羅茜姐吶吶着，「我——呃——對這件事情根本知道得不多！祈福只是一位私人的朋友！我對他的生意知道得不多！」

「你似乎已經肯定了他是爲了生意上的事情被殺，而不是爲了私人事情被殺的，」司馬洛說，「這可眞奇怪了。這一點，就是連警方也不能肯定呢！」

羅茜姐在把軚上又顯得有了麻煩。她一踏油門，增加速度，把那部車子開得更快，半晌才說：「祈福不是死在他公司的寫字間嗎？」

「為了私怨，也可以到他的寫字間去殺他的！」司馬洛說道。

羅茜妲沉默着，司馬洛又說道：「聽清楚，羅茜妲，我是為了祈福而努力的，難道你不想你的朋友沉寃得雪嗎？既然你說祈福是你的朋友！」

羅茜妲嘆了一口氣，搖搖頭：「我什麼都不想，我不想牽涉進這種事情裏面，你們也最好別把我牽進去！」

「不一定是牽涉的！」司馬洛說，「我又不是叫你去辦案。我只是要你提供一點線索吧了！」

羅茜妲還是搖頭，而且又說：「司馬洛先生，我勸你也還是不要管這件事的好！這是警察的事情，你就留給警察去辦理吧！」

司馬洛苦笑。他怎能對她解釋清楚，他實在是個什麼人？

「這個讓我來決定好了！」司馬洛說，「我相信我會比警察做得更好！」

「那你的信仰顯然是和我完全不同的了！」她說。這個時候，她已經把車子停了下來。說：「對不起，我已經到家了！如果你不要我送你到什麼地方去的話，那你祇好在這裏下車了。」

司馬洛轉頭望望，看見這是一條後街，遠離繁盛的市中心區的。街上很靜，屋後是山野，而每座屋子都隔得很遠，屋前還有一座小小的花園。

「很好的屋子，」司馬洛說，「但你眞的不肯給我一個機會跟你談談？」

「我已經說過了，」羅茜妲說，「我不想牽涉！」

「我祇怕你不想牽涉也已經牽涉了，」司馬洛說，「在墳場那裏的時候，一定有人看見我上了你的車子，很可能有人跟踪着我回來，很可能有人奇怪，你究竟對我說了一些什麼！」

她的藍眼睛閃閃着，好像要噴出火來似的。「你在恐嚇我！」她吭聲道，「我不受嚇的！」但她也不由自主地回頭向後面望望。後面的街上是靜的，沒有車子也沒有行人。

「我不是有心嚇你，」司馬洛說，「剛才的確有一部車子在跟踪着的。如果是跟踪的高手，你就不會那麼容易看見了。現在，你肯談了嗎？」

「不！」羅茜妲仍然是那麼强硬的，「現在請你下車吧！」

「如果你萬一改變主意，你可以打電話到藍閣酒店去找我！」司馬洛說。

「我不會改變主意的！」羅茜妲大聲地叫。

司馬洛下了車，羅茜妲把車子駛進一條小路，到了她的屋子前面停下來。回到了屋中之後，她馬上走到窗前去，打開窗簾！向外面張望了一回。她看見司馬洛終於截了一部的士走了，這之後，就再沒有看見什麼可疑的人或者可疑的車子。因此她終於斷定了，司馬洛不過是在恐嚇她而已。

她把窗簾拉攏了，脫下那一身黑色的衣服，換上了一套嬌艷的粉紅睡衣，在床上躺了下來睡覺。雖然時間還早，她却覺得很累了。不知道為什麼，到墳場去，人是會特別累，相信那些要動手辦喪事的人，是更加難熬了。

她一睡就熟睡，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天黑了。

她打了一個呵欠，揉一揉眼睛，覺得很餓，就從床上起來，走到廚房去，打算做一客三文治。踏入廚房，她很自然地就伸手開燈掣。

忽然，一把男人的聲音說：「不要開燈！」在廚房的一角落裏，一團黑影動了一動。

羅茜妲這一嚇眞是非同小可，差點就暈了過去，她哇的叫了一聲，回身就跑，跑向屋子的前門。她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要衝出門外去。

但是，當她走到門口的時候，她却發覺，大門的前面已給一張桌子堵住了。就是她廳中的那張桌，而四張餐椅，都已堆到了桌面上。如果她要逃出大門，她得把這些桌椅搬開才能把門打開的。

羅茜妲慌亂地又回身就跑，跑回她的睡房裏。可是，她的床上已經坐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咯咯大笑起來。羅茜妲叫得更大聲了，連忙一跳轉身，要逃回房門外去。但是這個時候，房門外却也已經站了一個男人，羅茜妲一衝出去，就和那人撞了個滿懷，她好像撞在一根石柱上一樣！

那人一挺胸，就把她拋回進來。她跌在地上，一時雙腿高舉起來。她的身上，現時是祇有一件半透明的睡袍的，那種短到僅及大腿盡頭的睡袍。而在這睡袍的下面，她既沒有乳罩也沒有內褲。大腿這樣一舉，她就甚麼都露了出來了！好在光線並不强。

她連忙把睡袍拉回下去，遮住自己的身體，並且蜷縮成一球。她又張開了嘴巴要叫喊。

在門口那人把手上的槍伸前，伸到了她的嘴巴前面，獰笑着：「你叫喊，你就連牙齒都沒有了，自然，牙齒的後面也不會有！」

床上的那人說：「實在我們也不一定要用槍，我們祇用肉手也一樣可以把你殺死！」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羅茜妲哭了來起。

「我們祇是想和你談談！」那人說，「我們對你實在是很好的，我們也不打攪你，一直等到你睡醒為止！」

「當然，我們的另一個理由就是等那個司馬洛來這裏，」另一個人說，「我們還以為他會來這裏的！」

「為——為什麼他會來？」羅茜妲茫然。

「你不是和他談得很起勁嗎？」

「我根本不認識他！」羅茜妲說，「我祇是從墳場把他載回來！如果你們是為了他而來的，那你們是找錯對象！他不會來這裏，我也不知道到哪裏可找到他！」

「你是說，你並沒有告訴他什麼了！」床上那個男人說。這是一個很粗壯的金頭髮漢子。

「我沒有告訴他什麼，」羅茜妲吶吶着，「我——也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的！」跟着又補充道。

「你怎會沒有什麼好告訴他的？」那拿槍的人吃吃笑着，「你不是和祈福很熟

的嗎？你是祈福情人，你一定知道——」

「我們祇是朋友！」羅茜妲辯道。

「唔，一位朋友！」那人點着頭，「一位好朋友，好到願意替你付租錢，負担你的生活費，你用不着工作——」

「閉嘴！」羅茜妲大喝，然後又委屈地低下了頭去，「你們不明白！」

「唔！」床上的人吃吃笑，「她叫我們閉嘴，很好，我們閉嘴，你開口好了！我們就正是要你開口，說吧！」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羅茜妲吶吶着。

「你今天到墳場去與司馬洛會面，你一定有什麼告訴他的——」

「沒有！」羅茜妲寃屈地叫了起來，「我不是去見司馬洛——」

「那你在幹什麼？」那人緊逼着問。

「那是葬禮！」羅茜妲理直氣壯地，「一位朋友的葬禮——」

「你並不喜歡這位朋友，他出錢玩弄你的肉體，你沒有理由喜歡他的！而且，他的太太在那裏！」

「你不明白！」羅茜妲叫道。

「好吧，你對我們解釋明白好了，」那人說，「司馬洛問你一些什麼問題！」

羅茜妲詳細地把她與司馬洛交手的經過都老實地說了出來。「我沒有說謊，這是眞的！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的！我不想牽涉！」

「我猜她說的是眞話！」床上那人說，「她眞的不想牽涉，這是典型的女人的作風！」

「但是她說，她不想牽涉！」那拿槍的人又指出，「這證明她是知道不少內幕的！她知道，不過不想說吧了！」

「那麼呢？」

那拿槍的人獰獰地微笑：「我們不能信一個女人！這一分鐘她不肯告訴司馬洛，下一分鐘，她很可能在司馬洛的面前跪下，都說出來了！沒有人知道一個女人會怎樣的！」

「祇有一個方法，可以使她永遠不會改變主意的！」床上那個男人柔聲地說。

「不！」羅茜妲尖叫起來，一跳跳了起身，連她也可以猜得到，這個唯一的方法是什麼方法了。

那拿槍的人又用槍抵住了她的頸，使她不得不再坐下來。「不要叫喊，也不要亂動，」那人以教孩子似的聲調說，「不然，我的手指一動，你的腦袋就沒有了，沒有了腦袋，你就不再美麗了！」

羅茜妲哭得像淚人一樣：「不要！不要，求你們不要！不要殺我！」

「我們給你兩分鐘時間祈禱！」那個拿槍的人顯然是有虐待狂的，他退後兩步，槍仍指着羅茜妲，「你祈了禱，就可以上天堂。離開了這個充滿煩惱的世界，上天堂去，這不是最理想的嗎？許多都求之不得！」

忽然之間，羅茜妲很後悔沒有對司馬洛說什麼了。如果她對司馬洛開了口，現在司馬洛可能還會在這裏，可能司馬洛就會保護她而她也不會遭到這樣的命運了。

「求你吧！」她對那拿槍的人哀求，「你要我幹什麼都行就是不要殺死我！」

那人吃吃笑：「幹什麼都行？幹你和祈福幹的事情行不行？」

「我和他並沒有……求你不要開玩笑吧！」

她在哀求這個拿槍的人，却不知道，要殺她的，却不是這個用槍的人，而是坐在床上的另一人。坐在床上的這個人，現在已經把她的一隻尼龍襪子拿在手中了。他已經把那隻尼龍襪扭成了一條繩子似的，兩頭纏在兩隻手腕上。祇要把這隻襪子向羅茜妲的頭上一套，繞一繞，再一勒，羅茜妲就要完蛋了。

就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在拿槍那人身後的窗外說：「好了，遊戲已經玩完了！把槍放下來！」

一時，房中的三個人都呆如石像。一秒鐘，兩秒鐘……忽然，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那個拿槍的人並沒有依命放下槍，他祇是猛然一轉身，就轉向窗口。

窗口槍聲響了。那人還沒有機會扳機，胸部就中了一槍，胸膛上好像開了一朶血花！他打着轉跌到了床邊，槍也丟在地上了。

而在他轉身的時候，床上那個拿尼龍襪的人則已跳了下床，向房門衝出去。他的同伴跌到床上時，他已到了門口。司馬洛第一槍就是向房門口射去的，却已經射了一個空，那人已經出去了。

司馬洛把窗子托高，好像猴子一般矯捷地跳了進來。他一手撈了那人丟在地上的手槍，就向房門口追出去。

羅茜妲用兩隻手掌捧着自己的臉，不停地尖叫。

司馬洛衝出房門口的時候，聽見不遠之處有玻璃破碎的聲音。他向那聲音的來源追去，發覺是屋後的窗子。窗子的玻璃已經破掉了，顯然是那人破窗衝了出去。

「媽的！」司馬洛喝道，「別跑！」

他把窗子打開了，跳了出去看見那人正在急速地奔跑着，已經跑到相當遠了。司馬洛放了一槍，沒有射中，那人躍過了一個凸起的土崗，落在土崗的後面了。

司馬洛追到了那土崗的頂上，望下去，看見那人已經跑到了一座矮林的旁邊。當司馬洛發出了第二槍的時候，那人已經鑽入了矮林之中。司馬洛不能斷定有沒有射中他，祇是希望射中了他。

他也奮不顧身衝向樹林裏去。目前他起碼可以肯定一點，就是那人的身上並沒有槍。如果有的話，他早就已經拿出來還擊了。

那座矮林是相當密的，也使到司馬洛覺得煩惱了。要在黑暗之中找出一個躲藏在這林中的人，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他却急於找到那人，他希望能從那人的口中問出一些情報來。

他從這邊樹林邊進去，從另一邊樹林邊出來。他發覺樹林的這一邊，是貼着一條公路的，公路上間中也會有汽車經過。公路的地面，是比樹林邊緣的草地低了五六呎的，那是說，在樹林邊緣，可以望到過往的汽車的車頂。

司馬洛就小心地沿着樹林的邊緣前進，注意着前路。他不再進入林中去搜索了。如果換了他是那人，他也一定會到這路邊來企圖截一部車子逃走的。

司馬洛希望他不是已經登車走掉了。

不過這個可能性也不高的，因為那人沒有這麼多時間。

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眼睛注視着前頭，在他左邊是樹林，而右邊，低五六呎的地方就是公路面，間中會有一些車子經過。

接着，一部較大的車子來了。那是一部相當巨大的貨車，貨車的後面，是載着一束一束的乾草的。

這部車子經過了司馬洛的身邊，繼續前進。司馬洛的心中一動。

那部車子把他拋落在後，向前走了，離開司馬洛十呎，二十呎，三十呎，四十呎，五十呎……接着前頭的路邊樹林中就飛出來一個人，飛身撲向車後那些乾草堆上。

司馬洛也在同時放了兩槍。

那人撲到了乾草堆上。司馬洛知道他是已經射中了。

因為那人到了草堆上之後，司馬洛看見他企圖爬起身，但是結果支持不住，又仆了下去。他似乎看見，那黃色的草堆上散開了一灘鮮紅的血。

跟着，那架運乾草的車就已經遠去了，司馬洛再也看不見它了。而他也是沒有辦法追上的。等他找得到一部車子的時候，那部運乾草的車子已經不知到何處去了。司馬洛也沒有企圖去追它。

他只是匆匆向羅茜姐的屋子那邊跑回去。

羅茜姐是還活着的，但是，那個在運乾草車上的人，司馬洛即使找到了他，也未必是一個活口。

司馬洛回到那屋子的時候，也懶得敲門了，他只是從他出來時的那個窗口爬回進去。羅茜姐已經不在房間裏了，她理所當然地不肯伴着一個死屍。但她却是到了一個很古怪的地方，那就是走廊的盡頭。她就蹲在那裏，身子縮成了一團，正在那裏發抖。司馬洛一出現，她又整個跳了起身，差點要叫出來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是我！」

她呆呆地看了司馬洛一會，終於又跳了起身，這一次是向司馬洛直衝了過來。她投進了司馬洛的懷中，大聲哭了起來。

司馬洛擁着她，輕輕地撫着她的肩。一股女性特有的幽香從她的頭髮上升進他的鼻端，使他有點飄飄然之感。他已經看見過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而現在這個很美麗的人，正挨在他的懷中，身上只穿着很小很小的衣服。

「聽着！」當羅茜姐似乎哭個沒完時，司馬洛就把她推開一點，輕輕地擁着她，「告訴我，你有沒有報警？」

羅茜姐搖着頭。「我沒有想到，但電話在那邊——」

「不，我們還是暫時不要報警的好，讓我們先談一談！」他扶着羅茜姐，回到她的睡房門口，看看那個留下來的打手。那人果然是已經死了，就仆在床上，眼睛瞪大着，並沒有流很多血。人死得快時，血是不一定會流得很多的。

羅茜姐給他扶進了廳中，按在椅子上坐了下來，又斟了半杯白蘭地灌她喝下了。那半杯酒使她定了一定神。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羅茜姐問。

「我和你分手的時候已經知道有人在跟踪我們了，」司馬洛說，「我也對你說過的，只是你不相信而已。當我和你分手之後，他們也分出來了一個人跟着我，另外二個人留下來監視着你，我很快就把那跟我的人擺脫了，回來監視着這些監視着你的人。他們一心在監視着你，並不知道我已經回來了。」

「你——」羅茜姐的眼睛睜得大大地凝視着司馬洛，是那種崇拜英雄的凝視，「你一點也不怕他們？」

司馬洛一攤兩手：「我一點也不怕他們，為什麼我要怕他們？」

「你究竟是什麼人？」羅茜姐問。

「我並沒有對你說過謊，」司馬洛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是總公司派來的代表！我想知道祈福是為了什麼死的，我也希望你能幫助我！」

「你——你一直看着的嗎？」羅茜姐問，「為什麼你不早點進來呢？他們……他們想殺我！」一想到這一點，她又流下來了兩顆淚珠，不過好在還沒有哭出來。

「如果我早早進來把他們捉住，」司馬洛說，「那你會以為是我和他們串同來騙你了！現在你看着我殺死了他們一個，你就知道這不是騙局！而且，現在你大概也相信了，他們是不惜殺死你滅口的！」

羅茜姐的嘴緊閉了一下，又說：「那為什麼你不去報警？警察可以幫助你！」

「警察幫不了我什麼忙！」司馬洛說，「事實上，我是來這裏幫警察忙的。就是因為這件事警察辦不妥，所以我才會來。許多大規模的犯罪，都不是警察辦得妥的！」

羅茜姐又呷了一口酒，顯得有點徬徨的。

這一類事情她從未經歷過，現在她真有點不知如何是好了！

「你能幫我嗎？」司馬洛問。

「幫你什麼呢？」

「我的意思是，你對祈福一定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我本人並不認識他，我就是想找到一個和他最接近的人，能夠告訴我關於他的一切的，讓我們坦白一點吧，你知道我也知道，祈福並不是一個好人！」

羅茜姐想了一下，聳聳肩：「我猜我的確是對他知道得最多的人了，但，他不論做一些什麼壞事，我都沒有參加的，他只是喜歡對我講他的心事，他講的時候我就聽！」

「那也不錯了，」司馬洛說，「他對你講的，你對我講就行了！」他看看錶：「但我們不能在這裏講，剩下來的一個，不知道有沒有死掉！如果沒有，那他們很快就會大隊到此來找我們的了！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我們到哪裏去呢？」羅茜姐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我還是初到貴境的，你有什麼主意嗎？一個你可以暫時住下來，他們不會找到你的地方！」

羅茜姐又想了一想。

她後來說：「我們可以到山區去租一座小屋。那裏有些環境很幽靜的小屋，專

門租給人渡假用的！我去過幾次——」

「和祈福一起？」

「不，」羅茜姐搖着頭，幽怨地，「一個人，我不會和他去的！」

「那很好，我們走吧，你去穿點衣服！」司馬洛說。

羅茜姐站起來，這時才記起，身上是只有那件短短薄薄的睡衣的。她連忙用手掩着兩腿交界之處，臉上羞得飛紅。司馬洛微笑：「不要緊，你有一具美麗的身體，這是一件光榮的事，並沒有什麼值得害羞的！」

羅茜姐走進睡房，司馬洛也跟進去，說：「你還是拿衣服出去換吧，你一定不想這傢伙看着你的，雖然他已經死了！」

羅茜姐拿了些衣服出去了，匆匆穿好，再回來，看見司馬洛已用床單把那具屍體裹了起來。

「你在幹什麼？」她吃驚地問。

「我看，」司馬洛說，「如果再用繩子縛一縛，你那部車子，車尾的行李廂是放得下的！」

「不，我們不能帶他一起！」羅茜姐噁心地抗議起來。

「放心好了，」司馬洛微笑，「我並不打算給他坐完全程的！」

十五分鐘之後，在一處僻靜的河邊，司馬洛叫羅茜姐停車，他下車打開行李箱的蓋子，把那屍體搬出來，投進了河中，拍拍兩手：「現在，他的處置問題，可以讓別人去解決了，用不着担心他弄髒你的家！」

車子又開動了，而這一次，羅茜姐沒有那麼緊張了。她不再是挺直地坐在座位上，而是可以靠在靠背上半閉上了眼睛。

「你睡一覺吧，」司馬洛說，「你受了驚，需要休息！」

「不要緊，」羅茜姐微笑，「我並不累，我已經睡了一整天，但你，你殺了他們的人，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你還是担心你自己的安全吧！」司馬洛微笑。

「你一點也不担心嗎？」

「不太担心，」司馬洛搖搖頭，「你看，他們不是警察，如果警察，有人犯法，就非捉到不可，否則就完不了案。他們只是一幫竊賊。有人殺了他們的人，他們自然想復仇。但，復仇不成功時，他們會用另一個方法，那就是逃走！這個對手太犀利了，他們害怕纏下去會更吃虧，他們就寧可逃走了。我猜他們現在已經知道我是一個太犀利的對手了！」

羅茜姐看着他，又是帶着傾慕的眼色。一個會使惡人喪胆的英雄，是值得傾慕的。

義救佳人　勇闖虎穴

「實在，他們是誤會我了，」羅茜姐說，「我和祈福只是朋友，不是情人！」

這是在兩小時之後，他們已經在一間租來的小屋子裏。

那果然是一個好地方，屋子在一座山坡上，草地好像一張厚厚的綠色地毡般伸到遠遠，附近都是牧牛的草原。現在夜更深了，外面是黑暗的，司馬洛相信，如果在白天看，風景一定更美。

羅茜姐已經用屋子的廚房燒來了二客牛排，現在他們正在吃着。

「這倒是很難相信的一件事，」司馬洛說。

「是真的！」羅茜姐說，「我其實對他不感興趣——我是指在男人方面來說。而且，他是不能的，你知道，不能——」

「不能人道？」

「對了，」羅茜姐點頭，臉有點紅，「如果不是這樣，我也不會接受他的接濟了！他對我沒有慾念，他只是喜歡和我說話，他差不多什麼都告訴我！」

這正是司馬洛最感興趣的。如果祈福什麼都告訴她，她就可以像一隻錄音機似的，把她所聽到的都重播出來了。他又打開了那隻記事簿：「想起了這兩頁的人名嗎？」剛才在車上他已經問過一次了。

「這兩頁是接近後部的，不會是太舊的朋友！」司馬洛提示。

「我知道！」羅茜姐點點頭，沉默了下來，當她再開口時，她提的却是另一件事。她說：「司馬洛先生，你相信我和祈福是沒有關係的嗎？」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這和我並沒有什麼關係。」

羅茜姐的頭低了下來，玩弄着叉子，司馬洛繼續吃着，後來，她忽然站了起來：「我要睡覺了！」

「睡之前再想一想好不好？」司馬洛問。他語氣溫和，實在心裏是十分焦急的。這件事不能慢，他已拖了不少時間了。但，羅茜姐是一個女人，有什麼辦法？對付女人是要用另一種手段的。

她進了房中，但沒有關上房門。司馬洛吃過了，就在廳中的沙發上坐下來，吸着烟。這也是他今晚的床了。

這間小屋子只有一房一廳，房間由羅茜姐睡了，司馬洛就只好睡在廳中的沙發上了。他吸着烟，忽然醒起，羅茜姐很可能是生氣了。可不是嗎？她並沒有回答他的最後一句問題。但，她生氣什麼？

他聽見她在裏面更衣的聲音。房門並沒有關上，仍然是半開着，但由於角度關係，他是看不到她的，他只看到她的影子在牆壁上動着。後來，他又聽見她在床上躺了下來的聲音。

她柔聲地說：「司馬洛，我猜我可以信任你，用不着關上房門！」

「你可以信任我的！」司馬洛微笑。

沉默下來了。司馬洛分析着這件事情。他相信祈福一定是這個盜竊鑽石的集團的重要份子，他一定知道得很多，所以他非死不可。不過，他也不會是最重要的份子，否則他就不會給人家殺死了！

偷鑽石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個世界上差不多人人都在偷在搶，不過多數人用的是合法手段而已。只要搶的是錢，就沒有關係。在這一方面，司馬洛自己也不見得就是純潔的。但，這一幫人却有一個教司馬洛不高興的地方，那就是他們似乎不惜濫殺無辜，一出手就是殺人。司馬洛是看不起這種人的。本來，他只是為錢而做這件事，現在，他却有一半是為了正義感了。

原來羅茜姐並沒有很快睡着，她在房

間裏說：「司馬洛，可以替我倒杯酒來嗎？我睡不着！」

「好的！」司馬洛答應着，就過去倒了一杯酒，拿進房間裏，一面說着：「既然睡不着，我們正好談談——」

一到了房間的門口，他就說不下去，人也呆在那裏了！

這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羅茜妲就躺在床上，身上沒有被子，而且也沒有一點衣服。

她那一頭金色的頭髮已經散開在枕頭上。上下的頭髮，都是同樣的金色。很白，很年青，很潤滑的皮膚，優美的線條，再加上優美的姿勢，構成了一幅優美的畫面。

司馬洛體內的血液加速奔騰。她向司馬洛伸出一隻手，說：「謝謝你！」

司馬洛只好走過去，把杯子放進了她的手中。她用手在床邊輕拍一下：「坐下來吧！」

司馬洛坐了下來，一隻手擱在她的腰上，柔聲地說：「你眞美麗！」他已經知道她需要的是什麼，她的暗示很明顯，太明顯了！

「你必須相信我，司馬洛，」她委屈地說，「我和祈福並沒有什麼。」

「卽使有又如何？」司馬洛聳聳肩，「祈福已經死了，你也不屬於誰了！」

接着他就吻她。她的手臂立刻如蛇一般纏住了他的頸子。司馬洛感覺到她的舌頭已經勇敢地從牙齒間鑽了出來，鑽進了他的口腔內，移動着。

這一個吻是長而熱烈的，當四片嘴唇終於分開之後，她嘆了一口氣，嬌聲地說：「你得相信我，司馬洛，我並沒有和祈福做過這種事情！」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我相信你好了！」

「我也一直不好意思和別的男人來往！」羅茜妲幽幽地說，「就像這樣等於對他不忠似的。我也不知道，我是爲了什麼有這種感覺，總之我是有這種感覺！我變得那麼飢餓！」

「飢餓，現在已經過去了！」司馬洛說。

他又開始吻她了，這一次是由她的耳根開始，沿着頸子朝她的身體吻下去。這樣做着時，他可以嗅到一種特異的氣味，那是西方女人所特有的，不過在她身上不太濃，祗是在腋下及其他縫隙的地方較爲觸鼻而已。但這種氣味却也是一種刺激。

他吻到了她的胸部了，他把那尖峯處的暗色部份稍爲用力地吸了起來，使它的外皮緊張着，而他的舌尖就在這緊張的外皮擦着。

她的呼吸馬上急促了起來，喉嚨間也發出了低低的呻吟。她的兩手好像搓揑一團麵粉似地搓着他的頭髮，她簡直是哀求般地呻吟着：「不要停，不要停！」

司馬洛不但沒有停，而且他的手還動了起來。他的手找到了那芳草凄迷的地方——那一片金色的芳草。輕輕地揩過，幾乎連皮也沒有接觸，自然也沒有觸到那早已潤濕的源頭。

這輕輕的碰觸，却是最敏感的碰觸。羅茜妲全身都發顫了起來，顫得簡直就像整個人要散開來了似的。當司馬洛的手這樣繼續輕揩時，她就挺前去，希望他觸得貼一些。但他祗是稍爲讓步了一點，他觸了兩岸，但還是沒有觸中心。

她終於無法忍耐了，腿子一合合了起來，他的手就給捕捉住了，於是她如願以償。那源頭已經發大而突出。而且因他的碰觸而更甚。

她呻吟得像一個臨盆的婦人，身子也一樣扭動得厲害。有時，强烈的痛苦，與强烈的快感，在外表上是分不開來的。

後來，她忽然扭側下身，避開了司馬洛的手，也把他的頭捧了起來，使他停止吸吮。

「不要！」她夢囈般地，「再這樣下去，我可受不住了，我要爆炸了！」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想爆炸，你就爆炸好了！」

「不！我要和你一齊！」她很用力地把司馬洛按了下來，拉他的衣服，幾乎連解鈕子也不耐煩了。很快，他的衣服就完全給脫了下來，棄在地上。然後，她就開始吻他了。很熱情地，瘋狂地吻着。而且不祗吻一個部份，由足尖開始，一直向上吻去，直吻到了他的耳根，然後又往下去，最後還是停留在一個部份，那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份。一陣欲仙欲死的感覺蔓延到他的全身。

她是飢渴的。她吻着，舐着，吸吮着，有時就像要把它完全吞下去了似的。她毫不隱瞞地表示出，這乃是一件她渴望已久的東西。

司馬洛的手一方面也沒有空閒，不斷地在她的身上移動着。事實上，在現時的情況之下，他的手也是無法保持不動的。

後來，他是忍不住了，他不能祗滿足於手在動了。於是他奮力爬了起來，把她按倒。他用膝分開了她的腿。

她是很坦白的，毫沒有東方人的做作。是需要的時候，她就表示需要。當他把她分開時，她就挺前去迎接。

但，雖然已經很濕了，她却是緊窄的。起初，他的前途受到了阻碍，不能完全推進，而她起了一陣微微的，痛苦的痙攣。他立卽放慢了動作，緩緩地，很慢地，溫柔地。

終於，他已經被完全吞沒，這之後就毫無困難了。

她的反應熱烈到無以復加。她的手掌不斷地撫着他的背和肩膊，腿子有時擱在他的腰上把他緊箍，有時又直直地伸進空中。

當她的高潮來臨時，她整個人都挺了起來，好像一度橋一樣，身子扭曲，背後完全離開床，祗有脚和肩是還與床觸着的，而這就是她支持着唯一的體重。而在這個時候，她也發出了一股强大的吸力。

他的熱情就被這股吸力吸出去了，他再也不能自持，就似山洪暴發似的，盡情地噴射。

她承受了最後的一點一滴，然後才慢慢地放平了身子。一時，兩個人都像失去了感覺似的靜在那裏，一動也不動。那一陣事後的甜美，是需要在靜中欣賞的。

好久好久，她才像睡醒一般嚶嚀一聲，兩隻手伸了起來，輕輕地撫着他的背。

「你眞可愛，司馬洛，」她嘆息着，「眞美麗！」

「你也是的！」他說。

他們終於「醒」過來了，在那張床上並肩坐着，談着話。她又說：「你眞可愛！你是那麼溫柔，以前，在當空中小姐的時候，我是遇到過不少條件很好的男人的。你知道，那些機師，他們都有美麗的身體——世界上最健康的人才能當上機師的。但他們却不大懂得溫柔。他們祇是利用了你，然後就跑掉了，有時也碰到一個祇會溫柔，却不能給你滿足的！」

「你以前在幹什麼的時候？」司馬洛忽然坐直了起來，緊張地搖着她。

「在當空中小姐的時候，」羅茜妲說，「我以前是在飛機上工作的！我沒有對你講過嗎？對了，我們還沒有機會談得太多！不過這是眞的，我以前是空中小姐，事實上，我正是在飛機上和祈福認識的。他對我很好，很體貼，簡直像一位父親一樣，我們成爲了好朋友，後來，他就提議我不要再做了。我也實在做得厭了，老是堆起笑臉對着人。於是我便暫時不幹，當然我是不會永遠跟着他的，不過我暫時還沒有對將來計劃！」她低廻地靠在那裏。

司馬洛找出了香烟來，點上了一根，深深地狂吸着。他和羅茜妲的安靜，剛好是相反的。他的腦筋，正在像旋風似地轉動着。

「聽着，羅茜妲，」他終於轉向她，執住她的手臂，把她搖動起來，「羅茜妲！祈福是參加偸鑽石的，鑽石失竊，和航空公司有密切關係，而你是空中小姐！想一想，這幾者之間有沒有什麼關連呢？」

羅茜妲把他的嘴唇間啣着的香烟取了過來，也深深地抽吸着，她終於說：「現在我也記起了，祈福常常對我問及我工作時的事情，你以爲他會不會是另有用意的呢？」

「很可能！」司馬洛說，「他可有叫你替他做過什麼與這方面有關的事嗎？」

「唏！」羅茜妲忽然也坐直了身子，瞪大着眼睛，「你以爲會不會是他在利用我呢？他實在不是喜歡我的，祇是在利用我！」

「也許正是如此！」司馬洛說，「想一想，他有沒有叫你替他做過什麼有關的事？」

「等一等，」羅茜妲忽有所觸地，「那本簿子，好像美珍的名字不在上面！」

「誰是美珍？」司馬洛問着，把那本簿子從衣袋裏找了出來。

羅茜妲拿了過去，急急地翻動着，翻完了那有地址的部份，又從頭再翻一遍，一面喃喃着：「殷美珍……殷美珍……」

「這聽起來是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司馬洛說。

羅茜妲點頭，又翻着那本簿子。她翻完了第一遍，就斷定了。「殷美珍的姓名地址給撕掉了，」她說，「我記得祈福寫了上去的，我親眼看着他寫了上去的！」

「究竟殷美珍是誰呢？」司馬洛問。

「她是一位中國籍的空中小姐，」羅茜妲說，「以前和我是同事的。」

另一位空中小姐，與航空公司有關的。司馬洛知道這一次，他是走對了路了。

「但爲什麼你要提到殷美珍呢？」他問，「爲什麼祈福又要把殷美珍的姓名地址寫下來呢？」

「我不知道！」羅茜妲聳聳肩。

「當時的情形，你詳細一點告訴我吧，」司馬洛說。

羅茜妲皺着眉頭想了一想。「我實在也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祇是偶然提起的。那一次，我偶然提到殷美珍是——是有某種不良嗜好的！」

「吸毒？」

「比吸毒更糟，」羅茜妲說，「她注射海洛英！」

「空中小姐不能有這種嗜好的！」司馬洛說。

「是的，」羅茜妲說，「但不少人都有，我們的工作時間太顚倒了，有些人非要用藥去提神不可！」她嘆了一口氣，「每一種行業，都有每一種行業的困難！」

「爲什麼祈福要抄下殷美珍的地址呢？」司馬洛問。

「他說他想幫助她，他認識戒毒會的人，那些人會靜靜地去找她，靜靜地幫助她，不會影響到她的職業的。他是這樣說的。」

司馬洛想了一會，臉色是沉重的。他終於說：「唔，我相信，他們在記事簿上要取消的，可能正是殷美珍的地址了！」

「但爲什麼？」羅茜妲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你剛才說祈福利用你，」司馬洛說，「他可能正是利用你的！他利用你得到了殷美珍的秘密，我敢以身家性命來和你打賭，他並不是要幫助殷美珍。他是要威脅殷美珍！偸鑽石的事，如果有一位空中小姐合作，就會容易得多的！」

羅茜妲的眼睛睜大了，表示憤怒也表示抱歉。

她說：「我——我沒有想到！我一直不知道祈福偸鑽石，我祇是以爲他做走私生意以及和黑社會人物有點來往吧了！」

「殷美珍住在那裏？」司馬洛問。

「她是一個中國人，住在唐人街！」羅茜妲說着皺起眉頭，「不過我不知道她在不在本地！她也許要上班，那是飛到外地去了。你要去找她嗎？」

「是的，」司馬洛說，「殷美珍可能是一個重要人物！很可能她正是幫助祈福的人。祈福以公開她吸毒的秘密作要脅，如果公開了，殷美珍就會丟掉這份工作，而且很可能找不到另一份同樣的工作了，再加上一點利誘，她幫助他是並不出奇的。但現在，現在不是需要美珍幫助的時候了！現在是滅口的時候！他們能够消滅祈福，當然也不怕消滅美珍！美珍一定能够暴露他們的內幕，所以他們才要撕去她的地址！」

「可憐的美珍！」羅茜妲深吸了一口氣，「我帶你去找她！」

「你還是留在這裏吧，」司馬洛按着她，「這樣安全一點！」

「你不需要睡覺嗎？」羅茜妲問着，溫情地撫着他的胸膛。

「恐怕沒有時間了，」司馬洛苦笑，「現在開車出去，到市區時已經天亮！」

「我有一個主意，」羅茜妲說，「我

開車送你出去吧！你可以在車上睡！我把你送到市區之後再開回來！」

「這倒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微笑。

她輕吻他的乳頭，舌尖揩過，給他帶來一陣消魂的痲癢。她說：「我知道造愛之後，人會睡得更好的！」

「你受得起嗎？」司馬洛笑起來。

「我從沒聽到過女人會受不起的！」她說着，已經在床上躺了下來，腿子張開了。

在柔和的燈光下，金色的芳草已經潤濕了，草叢之間那緊閉着的門是鮮紅的，一度緊緊地閉着，但又很容易張開的門。

她似乎知道他們不應該浪費時間，當他伏下去時，她就用手引導他，然後挺起來，把他完全吞沒了。

他們祇花了三分鐘。三分鐘亡命的劇烈的衝擊，然後快感就像巨浪般把他們淹沒，他們一起痙攣着達到了頂點。

在事後睡覺，果然是睡熟一點的。司馬洛似乎剛剛闔眼，眼皮再張開的時候，車子已經到達了市區。第一綫陽光也已經探出來了。

「我就在我的酒店下車，」司馬洛說，「你回去好了！」

羅茜姐在街口停了車，依戀地看着司馬洛：「你認得路回到我們地方去嗎？」

司馬洛微笑，搓搓她的頭髮。「你放心好了，我會回來找你的！」

她攬住他，在他的嘴唇上熱烈地一吻，然後才放他下了車。司馬洛回到了他那間酒店，掌櫃看看記錄，說：「昨夜有兩個長途電話找你，從C港打來的。一位小姐，沒有留下姓名，但她說你會知道她是誰的，她還說，她正在等着你的報告！」

「哦，她！」司馬洛不禁微笑，那當然就是龐恩的女秘書史蒂娜，也就是他在這件案子裏的頂頭上司了。他答應過史蒂娜他一到就打長途電話回去報告，以後每天晚上打一次的，他來了之後却一直沒有打過電話，她一定心急得要死了！但這是司馬洛的一貫作風，他這個人，最不愛做的事就是打電話。他對掌櫃說：「謝謝你！」便匆匆回到了他的房間裏。

他在房間裏再開了一罐罐頭，取出了一些他那種奇異的武器，又下樓去了，仍然沒有打那個電話。他截了一部的士到唐人街去。

中國籍空中小姐殷美珍住的地方是一幢新建的四層小樓宇。這裏雖然是唐人街，這幢小樓宇，却是完全西化的，沒有守門人，樓下的大門是常關的，如果你找四樓的人，你就按四樓的鈴，四樓的人會通過門鈴旁邊的一隻內綫傳話機和你講話，他們歡迎你，他們就按電掣讓門打開，你就可以進門上樓。

司馬洛就是按了四樓的電掣，殷美珍是住在四樓的。

但是門鈴旁邊，那內綫傳話機却並無任何反應。司馬洛連續按鈴了三分鐘，都是如此。他四面望望。

這是街的幽靜的一段，沒有行人。他的右手從左邊的衣袖裏抽出來了一片膠片，揷進門縫，抵着門鎖的鎖舌，一逼，門就開了。

司馬洛迅速地閃進了門內，又把門關上了，走進那座小小的升降機，升到了四樓。

四樓那度門是漆成白色的，門上還貼了一隻小天使的圖畫。司馬洛自然沒有再按鈴，他還是應用那片膠片。不過這一次，那門鎖却是複雜了一點，膠片似乎不能奏效。司馬洛把膠片收回了，從身取出一串鎖匙，逐條鎖匙向那匙孔中試探着。試到第三條，輕輕一扭，「格搭」一聲，鎖就給他打開了。

他推開門，踏了進去。

一隻手掌「虎」的一聲向他迎頭劈了下來。

司馬洛一心以爲這間屋裏是沒有人在着的，所以對這一下是完全沒有提防了。不過他還是僅可閃過。他的反應動作是十分快捷的，比普通的人要快上了三倍。他及時閃過了，那隻手掌，祇是擦過了司馬洛的肩。但這已經够了。這隻手掌的勁力原來是十分之强大的，司馬洛的肩給這一擦，便整個人向旁邊也仆了開去，推倒了一盞企燈，仆到了一張沙發上。

這一連兩仆，使他仆得有點發暈了。但他的頭腦却並沒有完全發暈。在正常情形之下，他此時是應該快點爬起身來。但是他却沒有這樣做。他的靈活的頭腦告訴他，現在並不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因此他也不能作正常情形之下的反應了。他並不是立即爬起身來，而是迅速地一滾滾向旁邊。

一隻拳頭果然跟着來了，「呼」一聲擦過了他的身邊，擊中了沙發的靠背，「嘩啦」一聲，那靠背便裂了，雖然隔了一塊乳膠，那木的靠背還是裂了，而整張沙發也斜了斜。

司馬洛還沒有機會轉身，就已經一脚向後面踢出去。這也是他的反應快捷的最佳表現。「托！」他的脚踢中了一具身體，有人叫了一聲，踉蹌的脚步聲，那具身體「隆」的一聲撞到了一度門上。這個時候，司馬洛就有機會轉身了。他輕盈而快捷地一跳跳了起來，轉過身去，這才第一眼看到了那個襲擊者。

那是一個中國人，穿着一件長袖的套頭黑色毛衣，灰色的長褲，身裁是矮而橫的，而那件衣服是一件緊身的衣服並不能遮蓋住他那一身虬結隆起的肌肉。他的頭髮很厚很黑，上面塗滿了髮腊，多到就像快要滴下來似的。他的皮膚的顏色也很深，顯然是一個常晒太陽的人。富於搏鬥經驗，也善於相人的司馬洛，這一幌眼間，就已經看出了，這是一個學武的武師。祇有武師是有這樣的身裁的。

那人在門上一撞，呆了一呆，隨即又大叫一聲，一躍而起，向司馬洛直飛過來，身子側着，當他快要到達的時候，他的右脚凌空一踢。

司馬洛却已不在那裏了。司馬洛矯捷地向地上一撲，打了一個滾，再站起來，已經到了那人的身後。那人落地，立定了，司馬洛一拳擊向他的背部。

那人的身手却並不笨鈍，他迅速一轉身，一手便撩開了司馬洛的拳頭，而且順勢扣住了司馬洛的手腕，把司馬洛向他懷中一拖拖進。

他的另一隻拳頭，也乘着司馬洛向他的懷中仆進之際，擊了出去。司馬洛已沒有時間閃避，祇有時間用另一手接住了他的手臂，把他這另一隻拳頭托住。一時，兩人就這樣僵持着，你執着我一隻拳，我也執着你一隻拳頭，各不相讓。

那人的眼睛充滿怒恨地瞪着司馬洛，用力得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然而他却發覺，單憑氣力，他是壓不到司馬洛的。

這樣僵持了幾秒鐘，司馬洛已有點放心了。這人還沒有什麼同黨出來，那麼，似乎很明顯，他是並沒有同黨在這裏的了。但，另一方面，司馬洛却也有焦急到頭皮發癢了起來，這個人很可能就是來殺殷美珍的，他很可能已經把殷美珍殺死了！殷美珍的屍體，是否就是伏在睡房中的地上？

這樣想着時，那個對手忽然大叫一聲，一側身，一隻膝蓋向司馬洛的胯下頂了上去。

司馬洛也一側身，讓這隻膝蓋從他的大腿旁邊擦過了，同時手上用一下陽力，又用一下陰力，那人由於起了一脚，就無法保持重心，司馬洛喝了一聲，那人就給他整個提了起來，飛過他的頭頂，翻了一個跟斗，跌向廳子的另一邊。

這個人很可能在落地的時候是可以站定的，但是可惜廳子太小了，並沒有足够的空位讓他轉竄，他在未能滾轉身之前已經撞到了牆壁上，牆壁把他彈了回來，他就狼狽地仆在地上，差點仆得連門牙也掉了下來。

他憤怒地吼叫着，奮力爬了起身。

司馬洛已不打算浪費時間了，他的手一閃，手槍便出來了。那人正要撲向前，就看見槍咀正正對着他。他凝住了。因爲他知道，無論武功多麼好，也敵不住一顆槍彈的。

「好了，」司馬洛冷冷地說，「殷美珍呢？她在那裏，如果你殺死了她，你會很後悔的！」

那人露出驚詫的表情：「我……殺死她？」

「她在那裏？」司馬洛厲聲喝問。

那人沒有回答，但眼睛向睡房的門口一瞥，司馬洛就知道，殷美珍不管是死了還是活着，都必然是在那睡房裏的。於是他擺一擺槍，命令道：「進去！」

那人遲疑，司馬洛又大聲一點：「進去！」

那人祇好走向睡房門口，手半舉着，很慢很小心地，似乎生怕刺激了司馬洛，司馬洛就會開槍了。

他推開了房門，踏了進去，司馬洛也跟着。

一個穿着睡衣，頭髮很長，眼睛很大的中國女郎就坐在床上，在縮到床的最遠的一個角落。她大概因爲睡房裏是沒有別的路可以逃走，所以才縮到那個角落去。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她的五官手脚，有着東方人特有的纖細，但輪廓方面却有着西方的美麗。祇有一個缺點，就是臉上缺乏血色。由於現在她的臉上沒有化粧品的遮蓋，所以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的。當然，她的臉色的難看，有一部份原因是她正在極度恐懼中，但，司馬洛那銳利的眼光却已看出了，另一個原因就是，她的健康受了痲醉藥的戕害。

「殷美珍嗎？」司馬洛問。

殷美珍用雙手掩着臉，好像一隻小貓般哭了起來。

司馬洛用槍咀把那個男人推前一點：「你沒事吧，殷美珍？這個傢伙對你怎麼樣了？」

殷美珍的手拿開了一點，詫異地向司馬洛窺視着，而那個男人這時忽然跪了下來，以激動的聲音懇求起來：「先生，我們大家都是同胞，求你放她一條生路吧！你要什麼都可以商量，就是求求你不要殺她！求求你！」

「什麼？」這一次，是輪到司馬洛驚愕萬分了。

「我不會洩露你們的秘密的，」殷美珍嗚咽着，「我自己的煩惱已經够了，我不想再增加！眞的！我可以發誓！」

「等一等！」司馬洛叫道，「你——你不是來這裏殺她的？」他指指那男人。

那男人似乎有點懷疑司馬洛是在開玩笑。「我是她的未婚夫！」

「她的未婚夫？」司馬洛差點笑了出來，「那你爲什麼要向我襲擊？」

「我不想你殺死她，」那人說，「她是我的未婚妻，我當然要盡了我的能力保護她。祇要你答應不殺她，我替你做什麼都願意，眞的，什麼都願意！」

司馬洛皺起眉頭，眼珠一轉。「唔，我猜我們是有了一點小誤會了！我首先要解釋的一點就是，我並不是要來殺你的，殷美珍！」

一男一女，都怔怔地看着司馬洛。

「事實上，我是來幫你們忙的，」司馬洛說，「我就是害怕，殺你的人會先來一步！」

那兩個男女還是怔着。

「殷美珍，你也許還不知道，你的生命是正在危險中的吧？」司馬洛又說。

「我們知道！」那個男人說。

殷美珍奇異地看着司馬洛：「如果你不是來殺我的，那麼，你究竟是誰呢？」

「我是——可以說我是害你的人，」司馬洛微笑，「他們就是爲了我，才要殺你滅口的。因爲，我是正在調查一件鑽石失窃的案子！對於這件案子，殷小姐，大概你也不會知道得很少吧？」

「我……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殷美珍吶吶着。她似乎不可能再蒼白的面孔，變得更加蒼白了。

「我看，」司馬洛說，「現在已經不是隱瞞的時候了。還是坦白一點吧！先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他轉向那個男人。

「陳小克！」那男人說。

「我叫司馬洛，我是來找尋那些失窃鑽石的下落，以及找尋那些偷鑽石的人！」司馬洛說。

「不……不干我的事！」殷美珍搖着頭，楚楚可憐地，「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談下去，就可以決定這一點了，」司馬洛說着，在床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現在先回答我一個問題吧，陳克，你說你們已經知道，殷美珍的生命正有危險，你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們已經

來過了。」

「不是來這裏，」殷美珍開口回答這個問題，「是在巴黎……」猶有餘怖地抖了一抖，「我和一位客人一起在吃晚飯，那位客人送我回酒店，當我上了升降機之後，他才記起他的打火機遺在我的手袋裏，他就乘另一部升降機上來向我拿。我踏進升降機的時候，有二個拿刀子，用絲襪幪着面的人已經在等着了。他們把我拖進了走廊，這個時候，那客人已經上來了！他打倒了他們一個，另一個逃了！他是孔武有力的，也許，那兩個兇手也無心戀戰！總之，我不敢再在巴黎逗留，我乘公司的飛機飛回來，請了假，就躲在家裏，不敢出去！」

「這並不聰明，」司馬洛說，「你應該躲到一個不容易找到你的地方！」

「我沒有別的地方好躲！」殷美珍苦惱地，「我沒有錢，而且，我是一個中國人，在白人的世界裏，不容易躲藏的！在這裏，至少有小克保護我！」

「我是在賭館裏做打手的！」小克承認。

「我來按鈴時，你們就以為我是來殺你的人了！」司馬洛說。

小克點點頭。「你是生面人，我們雖然不認為你是來殺我們的，但是也不想和你有什麼來往，我們並沒有興趣交新朋友。但當你撬開門進來時，我們就自然以為你是惡意的了。」

「這也難怪，」司馬洛明白地點頭，「不過現在，你們是知道，我並不是來殺你的了！」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殷美珍說，「謝謝你！」

一時，司馬洛也不禁笑了起來。「我並不是來要你多謝，我是來找尋情報！」

「但——我實在不想牽涉！」殷美珍說。

「到現在，你應該知道，你是已經牽涉得很深，已經牽涉得太深了呀！」司馬洛說。「我知道，你和這件鑽石失竊案一定有很深的關係，你當然是不願意承認的，但是結果我也會查出來，那時你也是逃不了的！如果那時，你還沒有給他們殺死的話。但如果協助我，你就沒有這一重顧慮了。我會盡量使你不牽涉！」

「但你是警探——」

「我不是警探，」司馬洛更正。

「一個私家偵探？」小克問。

「倒可以這樣說，」司馬洛微笑，「我知道你是受了人家的威脅！殷美珍，你並不是自願加入他們的！你應該接受我的幫助。」

殷美珍和她的未婚夫小克面面相覷着，雖然沒有出聲交談，却已經得到了一致的協議。他們都知道，沒有錯，他們是必須接受司馬洛的幫助的。

「我——怎樣合作呢？」殷美珍問。

「由祈福怎樣威脅你說起吧，」司馬洛說，「你認識祈福的，是不是？」

提起祈福，殷美珍的眼中就起了痛恨的神色，但是隨即又有一點快意地說：「他已經死了！」

「他已經死了，而你是黑名單上的第二位！」司馬洛說。

殷美珍忽然垂頭喪氣地，用雙手抹着自己的臉，頹喪地搖着頭：「對不起，司馬洛先生，我可以到一趟洗手間去嗎？」

司馬洛忽然執住了她的左手，提起她的衣袖。她想縮回去也來不及了，他可以看到她的手肘的屈曲之處，那裏已經有了很多針孔，有些紅色也有些是青藍色的。

司馬洛冷笑一聲，道：「你想再加一個洞嗎？」

「放我！」殷美珍叫着掙扎。

「你最好早點戒掉這個，」司馬洛說，「不然，他們不殺你，你也一樣會殺死自己的！」

小克對司馬洛這句話，是大大地有同感的，他也說：「是不是，我老早就跟你說過的，這東西要戒！」

「我知道，」殷美珍低着頭，十分之苦惱地，「但我這個人，似乎就從來戒不掉什麼的！而且，我現在得來一次，不然我連講話也沒有精神了！」她的眼淚也開始流下來了。

「去吧！」司馬洛說。

殷美珍打開五桶柜，取出一隻白布包，出去了。小克搖頭嘆息：「不過我不相信她戒得掉，她這個人，從來就吃不起苦頭！」

「你幫助她吧，」司馬洛說，「看來她對你很信任，她對你的依賴性也很强，如果世上有能幫助她的人，這個人就是你了！」

小克祇是聳聳肩。「如果不是為了這一件事，我們也不會淪落到今日這個田地的。」

「美珍這件事，你大概也和她知道得一樣多吧？」司馬洛急不及待，想先從小克的口中探出一些情報來了。

小克搖頭：「起先我也不知道，後來，還是到了有人追殺她的時候，她才告訴我的。所以，我看你還是問她的好！」

殷美珍去了很久，十分鐘之後，連小克也不耐煩起來了，他說：「我去看看她吧！」

司馬洛和他一起到了洗手間的門外，小克推開了門，就看見殷美珍坐在抽水馬桶旁邊的地上，挨着浴缸外面的階磚，臉上一副飄飄欲仙的表情。那隻白布包就打開了放在抽水馬桶的蓋上，布上有一隻金屬盒子，放着針筒，小匙及打火機等物。西方人是很多用這種方式「過癮」的，把毒品在匙上賁溶，用針筒吸了注入血管。

殷美珍顯然是剛剛注射完畢。

「美珍！」小克執着她的手臂搖撼着她。

美珍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呻吟。

「她還得躺一躺才行！」小克說着，把美珍抱了起來，抱出廳中去，放在沙發上。

美珍「休息」了大約十分鐘，之後就清醒了，而且十分之清醒，精神奕奕的。她把她與祈福之間的秘密說了出來。

她說，那是幾個月之前的事了，有一天，祈福乘搭她公司的航機，在機上和她搭訕，在荷蘭降落之後，又提議和她一起吃午飯。

祈福的態度是溫文有禮的，風度也很好，而且，這一天小克沒有空，不能陪她

一起吃晚飯，於是殷美珍就接受了。他們吃了一頓氣氛良好的晚飯，然後祈福就送她回家來。

殷美珍禮貌地請他進屋裏來小坐，祈福也進來了。可是進來了之後，他的態度就忽然轉變了。起先，殷美珍還以為他是意圖強姦。但他不是，他祇是捉住殷美珍的一隻手，把衣袖拉了起來，露出了她手臂上那些針孔。殷美珍想裝傻也裝不來了，祈福是知道這種事情的，事實上，很明顯地，祈福在拉起她的衣袖之前，早已知道她的手臂上有什麼了的。

祈福獰獰地說，這是不公平的，這樣一個空中小姐，隨時會危害大衆的安全，他要向航空公司方面舉報。而且，以他與航空界聯絡的密切，他的投訴，是一定能達到一些高層人士那裏的。

殷美珍哭了，哀求他不要揭發她。他究竟要什麼，他坦白說出來好了。她已經知道了，祈福當然是有目的而來的。

祈福笑了，撫着殷美珍的頭髮說，她是一個好女孩，他以後會用得着她的，而且，他也不會白用她。不論要她做什麼事，他都會給她以合理的代價的。他留下了給她一大叠鈔票，就走了。當時並沒有叫她做什麼事。但殷美珍知道，事情終於會來的，而且會是一件大事。

殷美珍一直以為，這也是一件[illegible]的事情，却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來臨的時候，她要做的事却是並不難的。

那天晚上，祈福到來，把計劃告訴了她。他要她在一架過境的飛機上的貨艙裏做一些手腳。在她來說應該沒有困難的，因為她是在這一班飛機上服務空中小姐。

除了她之外，副機師也是已經買通了的。

祈福這個計劃倒設計得相當巧妙的。那架飛機，會在荷蘭的機場停留一夜，而當飛機到埗，乘客都下了機之後，殷美珍就留在飛機上，和那副機師在一起。看來，他們是留在那飛機上談情。

這雖然有點不合規矩，但是識趣的人，都不去管他們了。



司馬洛大喝一聲，把陳小克舉了起來，拋向牆邊。

然而，他們留在飛機上，實在却並不是談情。當人人都走開了之後，他們便潛進機艙，爬進了那些過境空運貨物之中。

在這批貨物之中，有一隻箱子，就是龐氏公司寄空運的鑽石了。他們並沒有打開這一箱鑽石。這一箱鑽石是給密密地封了起來，有許多封條及火漆封口的。他們祇是打開了另外一隻較大的紙箱。

這隻較大的紙箱的包裝，則是馬虎得多的，它的外面是寫明着「過期舊雜誌」的，並不是什麼貴重的東西，外人看見了的話，就會以為，它們是人們存起來的舊雜誌，寄給那些去了外地，買不到的朋友的。這東西在需要它的人來說相當珍貴，因此值得航空寄送，然而對於旁人來說，却是毫無用處，所以也不怕會有人偷了。所以這隻紙箱的包裝就很馬虎，祇是外面有一根幼細的白繩打交叉縛住了而已。

他們兩個人，就是把這隻紙箱打了開來。只要把那白色繩子解開，便可以打開那隻紙箱了。然而，當紙箱打開了之後，他們却看見，紙箱裏並不是全部都放着舊雜誌。表面上那一層，不錯是舊雜誌，底下那一層也是的，然而，底面二層的中間，却有着另一隻包裝得很精細的木箱。和龐氏公司寄運鑽石那隻小木箱是一模一樣的，寫着同一收件人的地址，上面也滿是火漆封條，以及有關過境的蓋印。事實上，如果兩隻箱子放在一起，那是無法看出分別來的。

當然，這是一隻僞造的箱子。他們把這隻冒充的箱子取了出來，把那隻眞正寄

運鑽石的箱子夾回雜誌之間，縛好了，恢復原狀。那隻冒充的箱子，就給放回了行李堆中。

這之後，他們就用不着幹什麼了。航運系統，會代替他們做了需要做的事情。那隻運鑽石的箱子到達了目的地，發現箱子裏運來只是裝着一些石頭時，其他的貨件，早已分別派送到了各地去。這是一個十分好的辦法，幾乎是沒有可能揭破的。

殷美珍和副機師就是做了這件事，然後他們又在飛機上逗留了一段時間，便離開飛機到市區去吃飯。他們離開的時候手裏也沒有拿着什麼，所以，沒有人有理由懷疑他們的。

就是這樣了。

當鑽石失竊的事情傳了出去之後，殷美珍就曉得，這當然是她的「功勞」了。但是也沒有辦法的。她不敢說什麼，只是希望，祈福不會再來麻煩她。

「和你一起動手的那位副機師是誰？」司馬洛問。

「他叫莊遜，」殷美珍解釋着，「一個英國人！」

「他現在呢？」

殷美珍皺起了眉頭：「我最近沒有見他了，聽說，他是給調到南美洲那邊的航綫服務。如果你要找他，我可以查一查，不過我看，整天到處飛的人，並不容易馬上就和他聯絡到的。」

司馬洛嘆一口氣：「恐怕來不及了，不用說，他們也正在設法滅掉他的口！」

殷美珍的眼睛，又恐懼地睜了一睜。她是不願意任何人遭遇到和她相同的命運的。

司馬洛擦着自己的額頭，沉思着道：「你還有什麼可告訴我的嗎，殷美珍？」

殷美珍聳聳肩：「可以告訴你的，就只有這一些了！」

「你一定另外還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的，」司馬洛說，「不然，他們何必要企圖殺你滅口。照你所講，你所認識的人祇有祈福，而祈福已經死了，綫路已經斷掉，照理是用不着再怕你的！」

殷美珍聳聳肩：「你又認爲怎樣？」

「一定另外有人有關，」司馬洛說，「想一想吧！他們之所以殺你，一定是由於你可以帶引我找到另一些重要人物！」

「想一想吧！」小克也在旁邊帮着鼓勵殷美珍。

殷美珍皺起了眉頭，再想了一陣，說：「會不會是史彬先生呢？」

「誰？」司馬洛和小克，差不多是異口同聲地問。

殷美珍有點難過地瞥了小克一眼。「史彬先生是一個追求我的人。一個白俄羅斯人，我是通過祈福而認識他的。這是我所認識的唯一與祈福有關的人了。」

「告訴我關於他的事吧！」司馬洛柔聲地說。

「那是在鑽石失竊案之前的事了，」殷美珍述說着，「有一次，祈福要參加一個派對，他有女伴，就是羅茜姐，我的一位舊同事——」

「我認識她！」司馬洛點頭。

「他說他有一位朋友史彬一起去，這位朋友沒有女伴，如果我陪他，祈福願意給我一點錢。我去了，主要並不是因爲那錢，而是祈福暗示我是不能不答應的。」

「這是怎樣的一個派對？」小克問着，關心而疑惑地。

殷美珍苦笑搖頭：「很糟，起先是放小電影，然後男女都脫光衣服——」

小克的鼻孔一張，殷美珍連忙補充：「但我並沒有——史彬要我，但是我不肯。祈福和羅茜姐也沒有參加這件事，當情形混亂起來時，他們就先行告辭！祈福是暗示我應該留下來順史彬的意的。但我堅決不肯。我決不能做這種事！」

「派對是誰開的？」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但是是在一座臨時租來的別墅裏開的！」殷美珍說。

「那麼，」司馬洛說，「這些開派對的人，現在是不會在那別墅的了！」

「我不相信他們會在那裏了，」殷美珍說，「而且，我看，那個派對上的人，和祈福他們也並沒有什麼關係，我是說，並沒有生意上的來往，他們祇是爲了去參加那個派對而去的，總之，重要的是這個史彬！」

「這個史彬怎樣呢？」司馬洛問。

「祈福似乎對他很巴結，」殷美珍說，「似乎把他當作是一位老闆似的，這就是爲什麼祈福要介紹我給他！」

「對不起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司馬洛說，「殷美珍，你和這個史彬，究竟有多要好呢？」

殷美珍瞥了小克一眼，不過，她的眼色，並沒有表示她是在隱瞞什麼。她搖搖說頭：「我和他並不很要好！他是想和我要好的，他常常來麻煩我，但是我總是避開他！」

「到哪裏可以找到史彬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殷美珍咬着自己的手指頭，「從來都祇是他來找我的！我從來沒有找過他，但讓我想一想，我記得他給過我他的名片，而且不祇是一次了！讓我找一找！」她走進了房裏，拿出來了幾隻手袋，打開來，翻着。如果你給一個女人你的名片，她多半是放在她的手袋裏，直至遺失了爲止。她不大會把它取出來，另放在一個地方的。

殷美珍終於在其中一隻手袋中把那張名片找了出來，交給司馬洛。

那名片上的全名是維拉狄馬．契可夫．史彬。俄國人的名字，又長又難唸，總之，稱呼他爲史彬，那是最簡單的了。

殷美珍說：「如果他們有理由殺我滅口的話，理由一定是我認識史彬了。」

「史彬，一個珠寶經紀，」司馬洛唸着名片上的銜頭，「這種職業，與鑽石竊案倒相當配合呢！」

殷美珍和小克都看着司馬洛，等待着他的決定。司馬洛又說：「我看，我應該去找這個史彬談一談，而且應該快點去！」他看着殷美珍，「你也應該找一個好好的地方躲起來的！」

「躲在這裏行了！」小克說，「這裏是唐人街，我還有好幾個朋友監視着各處要道，如果他們的打手來，我會知道的。這裏很少外國人進來！」

「很可能這正是他們還未來的原因！

」司馬洛說。

司馬洛頓了一頓，又說：「但他們還是會來的！他們急起來，就要硬闖了，小克，你的拳脚雖然了不起，但你總也及不上一把手槍，而他們是會帶槍來的！」

小克咬着牙，和殷美珍面面相覷着，殷美珍說：「我找不到一個更好的躲藏地方了！」

「我看，」司馬洛說，「你是可以和羅茜姐躲在一起。羅茜姐躲的地方，就是很安全的！」

「羅茜姐？」殷美珍詫異地看着他。

「就是羅茜姐供應有關你的情報的，」司馬洛說，「不過，可別怪她，她也是和你一樣命運，她差點給殺掉了！」

「可憐的羅茜姐！」殷美珍說，「她是一位好朋友，她現在到哪裏去了呢？」

「我給她預備了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他把羅茜姐的故事，大畧地告訴了殷美珍。

「我也贊成你去，」小克附和着，「這樣，我也可以跟司馬洛先生一起去！司馬洛先生，我會帮你很多的，因爲我在這裏很多年，我熟悉這個地方！」

「不！我一個人行了，你還是在那邊保護兩位小姐吧！」小克不會用槍，他不想負起保護小克之責。

小克祇好點頭。他說：「可以開我的車子去！」

「不，不要你的車子，」司馬洛說，「很可能這車子也會被人認出來。」

「那麼湯美黃的車子也可以的！」小克說。

「另一件事就是潛出這裏，」司馬洛說，「他們很可能已經在監視着這裏！給他們跟踪就不好了！」

「這個容易，」小克說，「我們可以從地下室的暗渠門口爬進暗渠中，在後街的小巷裏出來，他們根本不會知道我們是已經走了！」

「有這麼好的路徑？」司馬洛說。

「以前這裏樓下是一間黑市賭場，」小克解釋着，「如果警方來掃蕩，就從這暗渠爬出去，很方便！」

司馬洛笑了起來：「那麼我們爬出去吧！」

殷美珍收拾了一些行李，行李之中，自然包括她那隻用以過癮的寶貝布包了。

他們下樓，進入了地下室，小克把地下室側一度鐵門拉開了，裏面果然是一條地下暗渠。小克領先鑽了進去，然後扶着殷美珍進步。

他們三個人都進入了暗渠之中。

這條暗渠，却是已經乾掉了，看那情形，是已經許久許久沒有污水流過渠內了。換句話說，這是一條已經失去了暗渠作用的暗渠。司馬洛相信，這條暗渠很可能是經過秘密的改道工程的，污水不再經過這裏，而是經由另一些渠道排掉，而這一條暗渠，則是專門用作逃走之路的。

他們沿着暗渠走了一段，由小克用手電筒射着，在前頭領路。終於，他們到達了一處轉角，而那裏是已經豎着一道小小的鐵梯的。

小克音先爬上鐵梯，到了暗渠的頂部。電筒光照射之下，他們可以看到那裏是開了一個圓洞的，而洞口則蓋了一隻圓形的金屬蓋子。

小克把這隻金屬蓋子托上去，打開了。上面有光透下來。小克伸頭出去四面望望沒有人，就首先爬了上去，然後把殷美珍也扶了上去。司馬洛跟在最後上去。

上去了之後，司馬洛看到，他們果然是在一條小巷之中了。那條小巷的中段，堆了一大堆空的木箱，祇留下了僅可容一個人通過的空位，有這些木箱遮着，從街上望進來，是看不見他們的活動的。

小克把蓋子蓋回了，說道：「你們在這裏等一等吧，我去開車來。」

司馬洛點點頭，他出去了。司馬洛低頭看着殷美珍，殷美珍對他微笑。她說：「我很高興碰上了你，司馬洛先生！」

「你剛剛拾回了性命，你差不多等於死過了一次，現在你是第二次活了。好好地玩這第二次吧！」

「你的意思是叫我戒掉那個？」她有點凄楚地問。

「是的，」司馬洛點頭，「這正是我的意思！」

「我！盡力吧，」她黯然地點着頭，「多數時候，我都知道我自己是應該做什麼的，但我就是做不來！」

很美麗的女郎，也很軟弱。

他們沒有再做聲了。大約十分鐘之後，有汽車的聲音來到了巷口。他們走出去，果然是小克開來了一部汽車。那是一部貌不驚人的舊式大型房車。

他們上了車。

「我已經裝滿了汽油。」小克說。

「很好，」司馬洛說，「在高特街口放我下車吧！」

「司馬洛先生，」小克有點激動地，「我們眞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

「用不着多謝我了，」司馬洛說，「我帮助你們的事有一大部份都是爲了我自己而做的！」

小克開動了車子，在街口把司馬洛放下了。

司馬洛看着那部車子走了，然後截了一部的士，取出他得自殷美珍那張名片，對司機說了名片上的地址。他現在就是要去找這位史彬先生。

那張名片上的地址，乃是史彬先生的寫字間。

那寫字間並不是在商業中心區，而是在一條幽靜的小街的末端，也是利用一座住宅樓宇而改裝成寫字間的。和祈福的寫字間，似乎是同一作風了。

事實上，寫字間內裏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很可能也是掛羊頭賣狗肉之類的了。雖然門口的招牌寫明史彬珠寶公司，司馬洛進門之後，却並沒有看到一件珠寶。

他推門進入的是一間佈置得相當精緻的會客廳，倒有點像一間旅行社，地下鋪了厚厚的地毡，傢俬是簇新而且欵式新頴的。看來很舒適，氣氛寧靜。

一個面貌平庸的中年女職員正在一張辦公桌後面打着字，當司馬洛進來的時候，她抬頭看着他。

司馬洛微笑：「我會不會是走錯了門口呢？我看不見這裏有一件珠寶！」

「這裏是一間批發公司，」那女職員嚴肅地說，「而且我們多數是買入，很少在門市賣出。如果你是想給女朋友找一件禮物，先生，你是找錯了地方了！」

司馬洛微笑着揮揮手：「我祇是說笑吧了，我其實是來找史彬先生的！」他那句說笑，倒很有用處，一問就問出了，這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

「哦，你有約好了史彬先生嗎？」那女職員打量着司馬洛。

「沒有，」司馬洛說，「但史彬先生說過，我是隨時可以來這裏找他的？」

「先生貴姓名？」

「史彬在這裏嗎？」司馬洛以問題回答問題。

「史彬先生目前不在這裏！」那女人說，「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那眞可惜，」司馬洛說，「我是有一樁相當大的生意要跟他談談的。當然，我的意思是，我有一批貨要出賣，而不是買。你知道我現在到哪裏可以找到史彬先生嗎？」

「如果你有生意可以跟劉茲先生談談的，」那女人指指一度房門說。

「劉茲會知道史彬在哪裏嗎？」司馬洛問。

「我猜他會更清楚，」那女人說，「劉茲先生是史彬先生的副經理，不過你有生意的話，實在也不一定要找史彬先生，劉茲先生是一樣可以爲你解决的！」

司馬洛搔着後腦作考慮狀：「但我不認識劉茲先生！」

「如果你堅持要見史彬先生，我看你最好明天來了，」那女職員說，「我不能肯定，不過，我聽他講電話，他好像是乘飛機到法國去了！」

「那麼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就見劉茲先生吧！我老遠從C港來，總不能就這樣回去的！」

「我爲你通傳一聲吧，」那女人說，「請問貴姓名？」

「姓李！」司馬洛說。

那女職員用內線電話向裏面的劉茲先生報告，有一位來自C港的李先生有生意要談，問他有沒有空接見，劉茲先生說有空，於是司馬洛推門進入了劉茲先生的寫字間。

艷盜悍匪　一網成擒

劉茲也是一個白俄人，大約五十上下年紀，身體又腫又長，有一隻尖尖的大鼻子，頭髮是銀白的。他的臉色蒼白得出奇。司馬洛在心裏微笑。當他一踏進來時，劉茲的臉色是沒有那麼難看的，一看見他時，臉色才蒼白下來。

爲什麼？

司馬洛希望，這是因爲劉茲認得他的樣子。

「李先生，」劉茲操着濃重斯拉夫口音的英語對司馬洛說，「請坐！」

司馬洛在劉茲對面的椅子坐了下來。

「李先生，」劉茲先生說：「你是說，你有些珠寶要出賣，對不對？你可以和我交手的。史彬先生不在，而且卽使他在，也許他也還是請你和我接頭的，因爲這些事情，大部份都是由我料理！」

司馬洛聳聳肩：「沒所謂，反正，我也不是和史彬很深交的。我祇是在飛機上認識他，談起來，他對我說，如果有生意，可以來找他！」他在胡謅一頓，「但史彬先生哪裏去呢？」

「到法國南部去了，」劉茲說，「不過今晚上就會回來。唔，李先生，你說你有些珠寶要出賣的，是什麼珠寶呢？」

「史彬到法國南部去幹什麼？」司馬洛問，「逃亡嗎？」

劉茲瞪了他一眼。「爲了生意上的事情。但，我們剛才是提到珠寶的問題。你說你有一批——」

「鑽石！」司馬洛說。

「大約有多少？」劉茲問。

「時值大概一百萬，」司馬洛說，「當然，我也不預算賣到這個價錢！」

「這些鑽石，是風聲緊的鑽石，還是已經攤凉了的鑽石呢？」

「我相信還沒有攤得太凉的，」司馬洛說，「我還是剛剛從飛機上偷到的。不過，我用的方法很巧妙，你看——」

劉茲連忙擺手：「我不想知道你的方法，這是並不重要的。你有鑽石出賣，我們就談鑽石的本身好了。」

「不，我想告訴你，」司馬洛微笑着，「我們的方法，是那麼巧妙的！你看，我們是和一位空中小姐聯絡好了的，這位空中小姐，替我們在行李倉中打開了一箱雜誌，取出一隻僞造的運鑽石箱子，把那隻眞的鑽石箱子換進了雜誌箱中，於是，鑽石就到了我們的手中了！很巧妙，是不是？」

劉茲却是連笑也笑不出來的。他的臉色是更難看了。

「這位空中小姐，名字叫殷美珍！」司馬洛柔聲說。

劉茲好像觸了電似的，微微震了一震，跟着他就動得很快，快到出乎意料之外，他的右手伸下去，拉開了抽屜，就取出了一把手槍，朝向司馬洛。而且，他並不是打算指嚇的。槍一上來，他就扳動槍機，司馬洛及時從椅子撲開，投到了地上，槍響了，槍彈並沒有射中司馬洛，只是把寫字間的門射穿了一個洞。劉茲站了起來，把槍伸前，要再向司馬洛放槍。

在地上的司馬洛，手中已經有了把槍了。那是把小手槍，本來是藏在袖裏的，用彈簧夾着，他的手一伸，槍便出來了。

在劉茲放出第二槍之前，司馬洛已經扳動了槍機。他這小手槍的槍聲是比較脆弱的，但是威力却似乎並不太小。

劉茲的胸部出現了一個洞，向後一翻身，連槍也丟掉了，就倒回椅子上，目瞪口呆的。

司馬洛再從地上跳了起身，在仍然刺耳的槍聲迴響之中，他不是衝向劉茲，而是衝向寫字間的門口。因爲，劉茲是已經失去了抵抗能力了，外面那個女職員却不知如何，他不知道能否放心，他不想讓她拿着一把槍衝進來。

他開了門，踏出去，就看到了一幕噁心的景象。那就是，那個女職員已經躺在門邊的地上，頭顱幾乎不見了一半，一地都是血。

很顯然，當司馬洛和劉茲在裏面談話時，她就站在門外，貼耳在門上聽着。劉茲放槍，擊穿了房門，就把她的頭顱轟掉了一半！

她的運氣太壞了，本來是射司馬洛的一顆槍彈，却射中了她。

司馬洛過去，把大門鎖上了，以防止再有不速之客進來，然後回到了劉茲的寫字間裏。

劉茲正用一隻手扶着桌面，企圖使自己逗留在椅子上，結果却辦不到，還是滑到了地上。

他的眼睛恐怖地圓睜着，吶吶地說：

「我——我得——見醫生——」

「你告訴我史彬在那裏！」司馬洛說，「不然你甚麼人也見不到！」

「我——沒有說謊——史彬到法國去了，但他會在今晚回來——他剛剛打過——長途電話回來告訴我，他會乘九點鐘的班機到達——」

「他到法國去幹甚麼？」

「找人幫手——你——殺了我們幾個人，我們——沒人可用——」

「史彬是首腦嗎？」司馬洛問，「偷鑽石的組織是不是他主持的？」

「是——」劉茲這樣說着，就說不下去，他的眼睛一呆，嘴巴就這樣張着。

他已經死去了。

司馬洛摸過他的確沒有氣了，就在寫字間裏搜索了一遍。沒有甚麼有價值的綫索，只是一些帳目，鑽石珠寶的目錄，並沒有綫索可以指出龐恩所失的鑽石是何處去了。

劉茲雖然說得不多，但是，劉茲所說的話，却是相當有份量的。史彬就是這件鑽石竊案的主謀人，而史彬在這裏可以用的「武裝部隊」，都給司馬洛幹掉了，大概這就是一直沒有人到殷美珍家裏去找她的理由，這些武裝部隊都顧着對付司馬洛，沒有空閒顧她了。

史彬會不會是逃到法國去不回來了呢？大概不會吧？剛才劉茲說，他會坐九點鐘的班機回來，那個女職員也說，史彬今晚會回來。既然如此，史彬今天晚上是會回來的。

在史彬回來之前，司馬洛似乎是沒有甚麼好做的了。

司馬洛在劉茲的椅子坐上了下來，用手帕隔着手指避免留下指紋，而拿起聽筒，打電話到機場的訊問處。

只有兩間航空公司有飛機從法國南部飛來，而在九點鐘到達的。

「一位史彬先生會在上機嗎？」司馬洛問。

其中一間航空公司回答：「我們的搭客名單上有這個名字，但他們在那邊還沒有到上機的時間，所以我們還不能肯定史彬先生會不會在機上。你最好遲一點再打電話來，那時就可以證實了。」

「謝謝你！」司馬洛說。

劉茲果然不是說謊的。

司馬洛又打開了抽屜，取去了兩張照片，那就是史彬的照片，他雖然不認識史彬，但殷美珍對他形容過史彬的樣子的，所以他知道這是史彬的照片，他帶走史彬的照片，是因爲他想有機會對史彬的模樣認得清楚一些。

然後司馬洛就在那女職員的桌上取了一隻牌子，出了寫字間之外，把門反鎖，那牌子就掛在門球上。

那牌子上寫着的是：「休息，暫停營業」。

然後他就回到他的酒店去。

×　×

進入酒店門口時，掌柜的眼色，就使他覺得有點不尋常了。

當他回到他的房間門外時，一種第六感更告訴他，那不是一間空房間。

但，劉茲說他們已經沒有可用的武裝部隊，那麼在房間裏等着他的會是誰呢？

司馬洛把門匙挿進鎖中，輕輕扭動，把鎖扭開了，跟着猛然把門推開。

首先飄進鼻端的是一陣幽香。

然後他就看見了房中的不速之客了，這個人是在他的床上的。

司馬洛並不緊張。

一個女人，在他的床上，而且這個女人還是他所認識的，她正閉着眼睛躺在床上，一張被子蓋到頷下。

「老闆娘！」司馬洛說，「怎麼你會在這裏？」

這個女人就是龐恩的女秘書史蒂娜，她是應該在千哩之外的，但現在她却睡在他的床上。

史蒂娜張開眼睛，對他微笑：「你可以叫我任何古怪名字，但別叫我老闆娘行不行？」

司馬洛關上了門，打量着她：「你怎會來的？」

「我沒有接到你的報告電話，我打電話找你也得不到回音，我担心了，就自己來找你！」她說，「我害怕你又遭遇了以前那兩個人的同樣……」

「遭遇是相同的，」司馬洛說，「但結果不相同！我殺了他們，不是他們殺了我！」

史蒂娜坐起來，被子從她的上身滑下，一雙晶瑩的乳房也坦露出來了。原來她在下面是一絲不掛，司馬洛看得忘形了。

「你已經有了結果？」她問。

「還沒有！」司馬洛說，「但成績不差！我相信今天晚上就可以把這件事情完全解決了！」

「告訴我吧，」史蒂娜說，「究竟發生了甚麼？你不肯打電話向我報告，現在我親自來了，你也應該報告了吧？」

司馬洛走過去在床邊坐下來，一手把被子一拉，她的身子就完全露出來，只剩小腿以下還給蓋在被子下面，但那一部份是並不重要的，她連三角褲也沒有，只有一個美妙的黑色三角。

「你這裝束，會影响我的報告的準確性！」他吃吃笑。

「那麼你替我穿上衣服吧！」

「不，」司馬洛微笑，「有另外一個辦法！你使我食慾大振，讓我吃飽了之後，就不會分神了！」他在那尖端的頂上輕吻，舌頭輕輕揩過，然後又吸進去。

「呀……」史蒂娜發抖着呻吟起來。

他的手搭到了她的膝上，向大腿移上去。她就把腿分了開來，歡迎他進佔她那歡樂泉源，那個地方已經十分之潤濕了。

「告訴我，」司馬洛說，「你給了掌柜多少錢，叫他別告訴我你來了？」

「十元美金！」

「這裏的掌柜眞不老實，教人難以睡得安心了！」

「不過，我相信他是只會爲了一個美麗的女人而這樣做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喃喃着，「爲了你這樣美麗的女人，一個男人做甚麼都願意的！」

她閉上了眼睛，享受着他的愛撫，後來發覺，那潤濕之處，已受到了硬挺的進逼，就不由得張開了眼睛。她不禁咭咭地笑了起來：「怎麼了？你的衣服脫得這樣快……」

「我是世界脫衣最快冠軍！」司馬洛吃吃笑着。

她說：「呀……」因爲，那硬挺的進逼已經完全深入，觸到了她的最深之處。

他開始了活塞般的動作，她也應以配合的動作，這之後就是運動的時間。半小時之內，他們好像二個摔角家一般掙扎着，腿臂翻飛，床褥不時發出嚴重的抗議之聲。

終於，在銷魂的呻吟之中，他們結束了這一場短暫但是激烈的搏鬥。

休息了一下，她就燃上了一根香烟，送到他的嘴邊。

「你眞可愛，司馬洛，也許，我有一半是爲了這個而飛來的！」她說。

「謝謝你的賞識，老闆娘！」司馬洛吃吃笑。

史蒂娜的手找到了一件東西，用尖尖的指甲扣着。「你再叫一聲老闆娘，」她說，「我就把它抓斷！」

「不要！」司馬洛慌張地，「我道歉，我收回！」

「我接受你的道歉，」史蒂娜說着，就放掉了她抓住的東西，而且低下頭去，把這件東西吻了一吻，「現在，你也應該開始報告了。」

不錯，司馬洛也到時候向她報告的了。於是，司馬洛把他到這裏來之後的遭遇告訴了她。自然，那些香艷的細節則從畧了。

「你幹得眞好，」她嘆息着，「龐恩果然是沒有看錯人的！」

「這的確是靠眞本事的，」司馬洛自已捧自已地說，「許多場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只有有眞本事的一方能活下去。我要活下去才能有成績，我死了，就甚麼都查不出了！」

「現在，我們只要把這個史彬捉住，事情就可以解決了！」史蒂娜說。

「不！」司馬洛搖頭。

「甚麼？」

「你忘記了龐恩的話嗎？」司馬洛說，「他說，他不在乎失去一些鑽石，他只是不能忍受他的組織裏面有內奸。因此，最重要的是替他把這內奸找出來！我相信通過史彬身上可以找到他，不過，需要多少時間，則還是不能預算的！」

「唔，」史蒂娜點着頭，「那個內奸。但目前，在還未捉到史彬之前，你是沒有甚麼可做的！」

「有一件事需要做的，」司馬洛說，「那就是睡覺，我需要睡覺，睡到八點鐘起床！」

「我可以幫你一點甚麼嗎？」史蒂娜問道。

司馬洛搖頭：「用不着了，我本來就沒有預算你來幫我的忙，而且，你也幫不了我甚麼忙的！」

史蒂娜聳聳肩：「那麼，我也不打擾你睡覺了！我出去逛逛街，買點東西，也算不枉此一行！」

「你去吧，」司馬洛說，「不過這裏似乎沒有甚麼特別東西可買的，只有朱古力，牛奶製品之類！」

「我看看吧！」史蒂娜說。

她下了床，拿起她的衣服，動手穿上，司馬洛躺在床上看着她，却沒有閉上眼睛，他送了史蒂娜出門口，對她說：「回來時記得先敲門！」

「好的！」史蒂娜在他的臉頰上輕輕一吻，便走了。

司馬洛把「請勿騷擾」的牌子掛出門外，關上門，下了鎖之外，還在門球上擱上了一隻水杯，門球下面的地毡上，又擺了另外二隻水杯。這樣，如果有人企圖開門的話，門一動，門球上的水杯就跌下來，打碎地上的那二隻水杯，那聲响是足以使司馬洛在夢中醒過來的。

「希望用不到這水杯吧，」司馬洛喃喃着，「因爲，我實在不想我的睡眠給打擾！」

然後，他便回到床上去了。

× ×

史彬果然準時在九點鐘到達了。

和他一起下飛機的有兩個人。兩個面無表情，但是相貌猙獰的歐洲人。身裁高大强橫。好像甚麼都不怕，對甚麼都無動於中，但另一方面，却又保持着十分小心的兩個人。

司馬洛在歐美跑過碼頭的，他一看就知道，這是二個職業打手。於是他明白，史彬爲甚麼到法國南部去了。史彬的「武裝部隊」已經沒有了，他不得不到外地去採辦一些「新貨」。

但，只是兩個？

只有兩個，那這兩個豈不是頂尖兒的貨色了？他應該明白，兩個普通的打手，不會是司馬洛的敵手。

司馬洛聳聳肩，這要交過手才知道了，單從外表，是看不出甚麼來的。

他看着他們上了的士。

司馬洛現在已經是坐在一部由他自己駕駛的汽車之中了。這部汽車，他是租回來的。自已開着一部車，這比較乘搭一部的士要方便得多了。

史彬的的士，並不是駛向他的寫字間。大概是時間太晚了，他也相信，他的寫字間裏的人全部已經下班。這樣好一點，史彬沒有發現他的寫字間裏發生了甚麼，就更加不會提防了。

最好史彬現在是回家去。司馬洛並不知道史彬家住何處，由於那張名片上是沒有住宅電話，也沒有住宅地址的。

看來，史彬現在似乎也是正在回家。的士載着三個人來到了郊外一處住宅區。這就是羅茜妲所住的那一區。最後，車子在一間花園的屋子的門口停下來，司

馬洛的車子若無其事地繼續行駛，經過時看見其中一人已經從車上下來，正在把花園的大鐵柵推開，讓車子駛進去。原來史彬和羅茜妲住得相隔倒不遠。

司馬洛的車子兜了一圈，再回來時，看見那部的士剛剛駛出來，而史彬親自動手，把大鐵柵關了起來。

司馬洛開着車子轉了街口，停了下來，然後下車，慢慢地踱着，踱到了那花園的門外，慢慢地經過，繞屋走一圈。

他看不到甚麼，也聽不到甚麼。那花園門口的大鐵柵是給用鐵板封密了的，而花園的圍牆，高度又在十二呎以上。如果要知道屋裏的情形如何，他看來是要爬牆進去了。

司馬洛決定等一等才實行爬牆這一步。先看清楚形勢，先看看他們有些甚麼動靜。於是他躲在對街一條兩旁植樹的小路的陰影裏，等着。

大約半小時之後，花園的柵門又打開了，那二個打手型的人物出來，史彬親自動手，把柵門關上了。

那二個打手急急地沿街而行，一面四面張望着找尋的士。剛好有一部的士經過，他們就截停，上了的士離開了。

司馬洛微笑。這兩個人這樣一走，似乎就是表示，屋裏是只剩下史彬一個人了，否則，爲甚麼要史彬親自來關上鐵柵。

史彬一個人在屋裏，還有比這更好的機會嗎？

司馬洛也不知那二個打手是到何處去了，他們可能是奉命去找尋司馬洛。但他們是一定找一個空的。他們會花很多時間，而當他們回來時，他們已經沒有甚麼好做了的！

司馬洛看着的士遠去了，然後走到花園的後面，看看那牆壁。不錯有十二呎高，但在他來說，這並不算是太高的。

更高的牆壁，他也爬上過了。十二呎高牆壁，看來他根本就連工具也用不着。

司馬洛輕輕一縱身，便躍高了，雙手扳住了牆頂。手上一發力，他便把自己的身子拉上了牆頂。那上面並沒有碎玻璃之類的棘手障碍物，只是豎着一支一支的角鐵條，鐵條與鐵條之間連繫着已經發銹了的刺鐵絲，造成一度疏疏落落的鐵絲網。

司馬洛只要小心一點，就很容易可以輕輕地跨過去了。他也就是小心地跨了過去。

跳落花園內面的地上，當然是更加輕易的事情了。司馬洛用兩隻手扳住牆頂，讓身子垂了下去，再放手，人便無聲地落到了牆內的泥地上。那裏與屋子隔着疏落的花叢和樹叢，在黑夜裏，這些花叢樹叢，就成爲了阻擋視綫的最好屏障，從屋子那邊，是根本望不到這裏的。

司馬洛小心地穿過了樹林，向屋子接近。

在黑暗中，他可以看到，全座屋子，就只是屋後一隻樓下的窗子內有燈光透出來。似乎！史彬獨自一人在屋內這個猜測，是完全對的！

司馬洛貼着屋子的牆脚，向屋後繞去，到達了那隻亮着燈的窗子外面。他有點失望了。他預算是先從窗外窺看一下屋內的大致情形，看看史彬是在做甚麼，然後才找路進入屋中去的。現在，來到了這窗外，他才發覺，原來窗上的乃是磨砂玻璃，燈光可以透出來，從窗外望進去，却是根本不可能望見甚麼的。

下意識地，司馬洛採頭望上面，不禁大吃一驚。他看見，樓上的窗口，原來已有一個人把上半身伸了出來，正投下一件東西。這件東西就是一張大網，一張魚網似的大網，正在向他迎頭罩下來。

司馬洛忙向旁邊滾開，但是太遲了。這張網的範圍很够大，他雖然在地上滾動，還是滾不出去，只不過是比較接近網的邊緣而已，那網罩下來還是把他罩住了。

司馬洛拚命掙扎，一面要伸手去拔槍，但，這兩件事他都幹不來，原來，這一張網，那網繩的每一個交义點，都有着小蜘蛛一般的鋼鈎，一搭在身上，那些小鋼鈎就把衣服抓牢，使網中人根本動彈不得。司馬洛既不能掙脫，亦不能把槍拔出來。

樓上那人哈哈大笑，把手上一條繩子拖動。這條繩子使網邊收緊，也使司馬洛被罩得更深了。跟着，司馬洛並且整個人給吊了起來，隨着那張網升上去。升到大約離地五呎，那張網停止上升了，司馬洛也就停留在離地五呎之處。

他掙扎，他只能像一條魚一般在那裏蜿蜒着而已。他的手並不能自由活動。

樓上窗口伸出來的那具身體，已經縮了回去了。司馬洛仍然作着無效的掙扎。

接着，那個人便下來了。

司馬洛在那半空中半扯曲着身子，可以看到這個人原來就是史彬。一個白俄羅斯人，一頭銀色白的頭髮，紅紅的臉皮，和他的手下劉茲差不多，由於大家都是白俄人，但又相差很遠，那却是面貌，身型及神情態度方面的相差。

史彬是身裁粗壯，充滿了自信的。眼光凌厲，殺氣騰騰。他像是那種甚麼都不會害怕的人。他現在當然更是不害怕了。

他看着司馬洛又格格大笑起來！

司馬洛側着頭瞪着他，拚命掙扎，但是這是徒然的掙扎。

「哦，」史彬說，「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教人心寒的司馬洛了！」

「聰明的你就放了我！」司馬洛恫嚇地道。

史彬的手伸到司馬洛身上通過網眼摸索着。「你的身上只是有一把手槍的吧，司馬洛，」他說，「現在這把槍呢？」

司馬洛沒有回答，史彬那夷然的態度就變了。他的拳頭向上一擊，就擊中了司馬洛的臀部，就像打沙袋似的。司馬洛「呵」的一聲，整個人都抽搐起來。史彬的拳頭並不輕，很可能這傢伙還是有點西洋拳底子的。

「問你在哪裏？」史彬喝道。

「你也知道在哪裏的，」司馬洛還是强硬地道，「通常人的槍是會放在哪裏的呢？」

史彬又把手伸進網眼來，這一次，則是伸到司馬洛的上裝下面去。他果然在司馬洛的腋下把那手槍摸了出來。他把這槍看了一看，轉到了自已的衣袋裏。

這個時候，花園的鐵柵忽然給人推開的聲音，但是史彬根本就懶得回過頭去看，所以司馬洛就知道，來者必定是史彬的

自己人了。

果然，來者就是那二個從法國請回來的打手，剛才坐的士走掉了的。司馬洛還以爲，他們是去捉他的，可是，他們却回來得眞快。

司馬洛心裏暗暗咒罵起來了。這一定是一個陷阱了！那二個打手的離開，原來就是爲了使司馬洛更加安心地踏進這個陷阱中來吧了。

史彬看來也不是一個笨人，他竟然有料事如神的功力呢！

史彬轉對那二個打手，吩咐道：「把他解下，帶進來吧！」說着，他便轉身，走進了屋中。

二個打手看着司馬洛，吃吃笑。他們是二個歐洲人，既然是從法國請來的，大概是法國人了。他們對黃種人還是不大瞧得進眼，所以對司馬洛的態度是輕蔑的，他們不明白，這樣一個黃種小子，怎能引起這麼大的慌張。

司馬洛倒希望有機會讓他們知道。

但現在，他是沒有機會證明甚麼的。暫時，情形是全部由他們控制了。

其中一個打手拔出了一把手槍，另一個打手則拔出了一把短劍，拿短劍的一個走上前來，手中的短劍一揮，割向那吊着司馬洛的網繩。那網繩斷了，司馬洛便向下直跌。

不過五呎左右的高度，司馬洛却跌得滿頭星斗，差一點就暈了過去。第一是因爲他的身子已被網繩緊束了，掙扎不動，不能還就下跌之勢，第二是因爲，他跌下去的地方，那是一塊水門汀的地面。

那滿天星斗過去了之後，司馬洛發覺他已經給提進了屋內的大廳中了。燈光已經亮了起來，天花板上正中那盞大燈正正照着他的眼睛。

史彬的上身伸了過來，遮住了燈光。其中一個打手，則正在用刀把那些網索割斷。

司馬洛很高興。割斷了網索之後，他的四肢可能得到自由，機會也增高了。不過，他們却是非如此做不可的。他們要把網拿開了，才能够仔細細地搜一搜司馬洛的身上的。

史彬的頭遮着燈光，眼睛在凝視着司馬洛，等着他的手下們在搜索。他慢慢地說：「聽說你很了不起，司馬洛，在此地，你也記明了你是很了不起的。不過，在我的面前，你却不見得是如何了不起！」

司馬洛緊閉着嘴唇，沒有說話。他是沒有甚麼好說的。

史彬鄙夷地看着他，嘴唇是歪曲的。其中一個打手的槍咀抵着司馬洛的太陽穴，另一個則動手在他的身上搜索。這樣，司馬洛就完全不能掙扎了。

他們搜出來的東西也眞多，而且這些東西，使史彬把那輕蔑的表情也收回去了。他們從他的小腿上搜出了一把束在那裏的飛刀，從他的腰間搜出了一條與皮帶一起束着的黑色鋼索，可以用以勒頸，置人於死的。

「很有趣，很有趣，」史彬說，「原來，你是一座活動的兵工廠！」

司馬洛只能苦笑。他這些秘密武器都給搜了出來，自然，他的作戰能力是大爲減弱了。他說：「爲甚麼你還不殺死我，史彬？以前你不是很急着殺我的嗎？」

「現在，你在我的手上飛不掉的，我又不急了，」史彬夷然地，「現在，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例如什麼？」

「例如，那兩個女娃兒，究竟告訴了你一些甚麼！」史彬說。

「她們告訴了我甚麼，有甚麼要緊！」司馬洛說，「把我殺掉，她們告訴我的事情，就甚麼用處都沒有了！」

「對了，」史彬說，「幸而，你還沒有機會把你所知道的向龐恩報告。」

司馬洛一瞇眼睛。史彬難道是會占算的？史彬怎麼知道，他還沒有機會向龐恩報告呢？

「不過，」史彬又說，「我要肯定她們知道多少，是否還值得我去殺她們！」

「這樣嘛，」司馬洛狡猾地微笑，「我的答案當然就是她們並沒有告訴我甚麼，她們是不值得你殺死的！」

史彬咒罵一聲，提起了一隻腳，就要向司馬洛的腰上踏下去。司馬洛叫了起來：「等一等！」

史彬的腳停住了。

「我是很仁慈的，」史彬說，「在你死之前，我會給你盡情說話的機會！」

「我們不如交換一下情報吧，」司馬洛說，「你先告訴我一件事——」

史彬哈哈笑起來：「我知道你要問什麼了！我還不是你要找的目標，你要找的，是龐恩那邊那個內奸，是不是？找到史彬，就可以找到那個內奸了！但你錯了，找到我，並不能找到內奸，因爲，我不會告訴你的！」

忽然，司馬洛的身上，從頭到腳通過了一個冷顫。

「怎麼樣？」史彬繼續催促，「我問你的問題！」

「我已經回答了——」司馬洛這樣說着，史彬的一隻腳尖就踢了過來，踢中了他的心窩。司馬洛縮作一團，心臟收縮，一時連呼吸也停頓了。

二個打手一個手上拿着槍，一個手上拿着刀，在旁邊戒備着。司馬洛要跳起來還擊，暫時還沒有機會的。

史彬的腳，又重重地在他的肩上一踏。「聽清楚，小子，不要以爲一死就可以一了百了，你不合作，在死之前，還有很多給你捱的呢！」

司馬洛吐出一聲呻吟，在地上轉動着身子。

這一腳，當然是踢得他相當痛苦的，但是，實在並不如他所表現的那麼痛苦。他之所以特別表示痛苦，完全是爲了要擺好姿勢，擺好角度。

擺好角度，以便應用他的最後一件秘密武器。

史彬雖然把他的身上搜得相當澈底，然而，却有一個地方還不會搜過的，那就是司馬洛的鞋子，而司馬洛的最後一件秘密武器，就是藏在這隻鞋子裏面的。他這鞋子的鞋底比普通的鞋子要厚了一點，內裏藏有一些相當複雜的機械。如果他用左腳把右腳跟上一個並不顯眼的暗掣推開了之後，他的腳跟在地上發力一頓，鞋頭就

會射出一顆槍彈。只是一顆。這是在最危急的時候才會應用的武器。現在，司馬洛已經用腳尖把那暗掣推好了，他就是要轉動角度，轉到他的腳尖對準那個持槍的打手。

必須先把這個持槍的打手解決，其餘一個手上沒有槍，就比較容易對付了！

他在地上輾轉着，轉動着身子，差一點點，他的腳尖就會正對着持槍的那個打手。那時，他就會爭取第一時間放槍了！他不想再拖延下去了，如果讓史彬再在他的身上多踢幾腳，他的抵抗力就完了！

但是，就在這將要成功的時候，史彬又一腳踢過來了。這一腳的腳尖，踢中了司馬洛的腰背正中，脊骨的旁邊。

這比較踢中了脊骨更加痛苦。踢中了脊骨，只是震動得暫時麻痺而已，踢中了脊骨旁邊的肌肉，却痛苦得他全身都在抽搐，他恨不得把身子反拗地縮成一團，而還就那劇烈的痛苦。他的身子在那裏風車也似地轉動着，在轉動之中，他覺得史彬又加上了一腳。

當他停下來時，他的腳尖是剛剛正對着那個持槍的打手了，可是，他的力氣，已經達不到腳部。他的兩條腿子就像是屬於別人的，他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奔馳到被踢的腰部去，幫助減輕那裏的痛苦。

史彬又在哈哈笑了：「司馬洛，你還是早點說出來吧！我再動手的話，你就要暈過去，那時，我們又要用冷水把你潑醒！這些時間我是浪費得起的，不過，要你多受許多痛苦，則似乎太過意不去了！」

「等——一等……」司馬洛呻吟着，「我說……但……等一等……」他必須表示軟弱，拖延時間，他不能讓史彬把他擊暈。

史彬大概也相信他是痛苦到暫時不方便說話的，所以也等他。痛苦漸漸消失了，力氣開始回復。司馬洛的腳尖，仍對準着那個持槍的打手。

他提起了腳，腳跟就要向地上頓下去。但是，就在這個時候，那個槍手却忽然動了。只是差一點點的時候，他却動了，離開了司馬洛的火綫，而走到朝着司馬洛的背脊的方向，可能他是認爲，這個角度，目標較大，比較容易控制情勢。

他不知道，他的運氣是多麼好！

司馬洛的心裏，不由得又惡毒地咒罵了起來。他只好又作痛苦狀，再把身子轉動了。

這一次，一轉過去他就要放槍，不能再拖了。

但命運是很奇怪的，常常和心急的人開玩笑。司馬洛再轉了半個身，史彬就說：「我等得不耐煩了！」說着，就向他一腳踢過來。史彬這一腳，也倒是相當客氣的，他並不是踢向司馬洛的要害，只是警告地向司馬洛的腿部踢過去。踢中了司馬洛的小腿腿肚，司馬洛的腿彈直了，史彬的腳沿着小腿向腳跟的部份滑去，踢中了司馬洛的鞋跟，那隻寶貴鞋子，竟然脫了出來，滑到了幾呎之外。

司馬洛出了一身冷汗。

「怎麼樣？」史彬又問。

「呃……她們告訴了我很多，」司馬洛胡亂地招供着，「尤其是殷美珍，她已經差不多查出了，誰是那個內奸！」

他現在得把時間拖得更長，以便有機會取回那隻寶貴的鞋子了。

「什麼？」史彬大聲叫了起來，司馬洛這「情報」，顯然使他大爲吃驚了，他又用腳一踢司馬洛的脊骨，「她什麼？」

「她差點就查出來了！」

「她在查？她沒有理由去查的！」史彬叫起來，「我不相信！她是害怕的！她只是奉命行事吧了！她不會有胆量查什麼的！」

司馬洛得意地笑了起來，繼續信口開河：「她也是爲了害怕而這樣做的！你以爲只有你一個人嚇她嗎？還有國際警探也已經查到她的身上去了，她正在向他們供給資料！」

「她不敢的！」史彬吼道。

「起先不敢，」司馬洛說，「但經過巴黎那一次事件之後，你以爲她還會有顧忌嗎？」

司馬洛的謊話說得那麼似模似樣的，倒不由得史彬不相信了。史彬焦急地又在司馬洛的身上踢了一腳。這一腳雖然踢得很痛，却是司馬洛所歡迎的，因爲這樣，他就有理由打了兩個滾滾近他那隻鞋子。

史彬焦急得近乎瘋狂了，一跳前來，又要踢向司馬洛。

司馬洛一手向他那隻鞋子伸出去，史彬的腳尖已踢中了他的腋下，司馬洛狂叫一聲，這隻手不由自主地縮了回來，而且，他想伸出另一隻手去也辦不到。

他相信他要暈了，他再也挨不住了。而那隻鞋子離開他不過只有三呎。

「你說謊！」史彬吼叫着，「我要殺死你！」他的腳高高舉了起來！向司馬洛的頭部踏下去。

就在這個時候，露台門口炮彈一般射進來了一個人。因爲司馬洛面對着門口，所以他看得最清楚了。這個不是別人，竟然正是小克。

小克的身手司馬洛是已經見過了的，現在，小克又是同樣地使出了他的敏捷身手來。他落地了一次，再跳起，就到了史彬的身後，而且是雙腳先後，直向史彬的背部撞去，蓬！史彬那隻腳再也沒法向司馬洛的頭部踏下來了，他好像剛剛從香檳彈出來的瓶塞一般飄開了。

那個拿槍的打手狼狽地把槍擺過來，小克又跳起了，那人放槍，子彈在他的腳下經過了，小克向那人飛過去，又是用雙腳向那人踢過去。那人一閃就避過了，再兜過槍來。這個時候，司馬洛却已把那隻鞋子拾了起來。

在那個打手的槍能够瞄向小克之前，司馬洛的鞋尖就響了。

一顆子彈穿進了那人的前額，那人呆住了，然後，他的槍就慢慢地垂了下來，膝蓋一軟，人就倒了下去。司馬洛想過去接受這把槍，但那人的身子却把槍壓住。

這邊，仆到了牆邊去的史彬，正在從身上拔出手槍來。這就是他從司馬洛搜出來的那把手槍。

但是小克却很快，快得使司馬洛感到十分之滿意。小克一幌又跳到了史彬的前面，一腳踢上去，腳尖踢中了史彬的手腕，那把槍脫手而飛，飛出窗外，跌進花叢

中去了。

史彬呆了一呆。小克的脚是連環的，這一隻脚剛剛放下，那一隻脚又踢了起來，在史彬的臉上一撑。史彬尖叫一聲，鼻子噴血。

司馬洛沒有空再看下去了。因爲還有一個打手的，就是那個持刀的打手。這個打手的刀子，正在向司馬洛刺下來，他的身子，也是跟着向司馬洛仆下來。看來他就像要一下子就在司馬洛的身上刺一個透明窟窿。

司馬洛及時一滾，便避過了，刀子「托」一聲刺進了地板，身子則打橫着伏在司馬洛的身上。現在的司馬洛，已經是差不多完全恢復了。他滾轉身來，反手一掌就摑在那人的臉上，那人整個人飛起來，跌開了！

他在地上打了兩個滾身，狼狽地再爬起來，司馬洛已經到了他的面前了。他還不曾有機會站直身子，司馬洛就已經一個膝蓋頂上去，撞中了他的腹部。他「哦」的一叫，彎下身來。司馬洛的膝蓋放下，又再度頂上去，這一次却撞中了這人的臉部，這一次，這人就不再是彎身，而是整個人離地，飛了起來，打了一個跟斗，重重地再跌在地上，口鼻都在噴血。

究竟他是否這時已經失去了知覺，司馬洛可不知道，而他也不等着去發現了。他再跳前一步，還穿着鞋子的那隻脚踢出去，鞋尖踢中了那人的太陽穴。

那人再滾了一個身，就不動了。這一次，他是眞的已經暈過去了。司馬洛冷笑着轉過身去，看看史彬和小克的情形。

他發覺他是不需要担心他們的。史彬正在捱打。

史彬顯然是有着相當湛深的西洋拳造詣的，但在小克的面前，他却是沒法施展出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年紀已經大了，氣力不繼。而且，西洋拳也是太過君子的技擊，不戴拳套，打起來就不大順手，而且也不習慣起脚。

這樣每過兩三招，小克就「蓬蓬」地在史彬的肚子上擊上幾拳，每過兩三招，又是幾拳。

史彬被擊倒，小克是讓他爬起身的，但是一爬起身，拳頭又來了，史彬又倒下去。

這樣一連六七次，史彬已經給打得發昏了。他最後一次跪起身來的時候，已經不知道小克是在哪一邊，他背脊對着小克却還以爲小克是在他的前面。他求饒地叫道：「好了！好了！不要！請不要——」

「好了！」司馬洛也說：「別殺他，我還需要他的口供呢！」

小克這才停了手，在那裏深呼吸着，仍然恨不得把史彬這個老奸巨滑殺死！

司馬洛蹲下來搜一搜史彬的身上，肯定是並沒有藏有武器的了，然後才轉向小克，問道：「你怎麼會來的，小克？」可以說，小克是救了他一命，雖然他也在企圖應用他那隻鞋子來實行反攻，但能否成功，却是在未知之數。

「我送了她們到郊外去，」小克說，「我在那裏沒事可做，我想回來幫你，羅茜姐告訴了我史彬這個地址——」

「羅茜姐？」司馬洛皺眉。

「我們講起史彬他就記起來了，」小克說，「她說有一次和祈福一起與史彬吃晚飯，她和祈福還開車送史彬回家的，所以她知道這地址！」

「哦！」司馬洛恍然。

「我想你一定不在酒店，所以我就找到這裏來！還好，我到得及時！」

「說得很對，」司馬洛微笑道，「你是到得眞及時的！但，你沒有到過酒店去找我？」

「沒有，」小克搖頭，「我已經說過了的，我想你一定不在酒店！」

司馬洛忽然喝叫一聲，身子凌空躍起，一隻老鷹撲小鷄也似的落下去，正正落在史彬的背上。原來，當他和小克在談着話的時候，史彬又偷偷地爬着想逃走。司馬洛雙脚一踏下去，「蓬」的一聲，他的手脚便支持不住，在地上伏平了，成爲一個大字形。

司馬洛繞到了他的面前，一隻脚提起，縮後，準備向他踢過去了。

「不要！不要……」史彬哀囔乞免。

「那很好，」司馬洛說，「你回答我的問題吧！」

現在情形是倒轉過來了，還是一個人在拳打脚踢地問另一個人，不過現在，問人的是司馬洛，而被問的是史彬了。

「不要……」史彬還是哀求着。

「那個內奸是誰？」司馬洛問。

「我……不能告訴你的！」史彬擺着頭。

司馬洛的脚踢過去，脚尖踢中了史彬的左邊顴骨，史彬嘩叫一聲，打滾着滾開了。他用雙手捧着臉，哭泣起來。原來這個身裁健碩，看似抵抗力很强的大漢，却是不大吃得起苦的。

「史彬！」司馬洛說，「我再給你一個機會！」

「不！」史彬却還是堅持，「我不能告訴你！」這和他的怕痛怕死倒是相反。

「我會就在這裏打死你的！」司馬洛說。

「不……我不能……」史彬搖着頭。

「你已經完定了的，」司馬洛說，「還忠心什麼？如果招了出來，你會好過一點的！」

史彬還是搖頭。

「這就奇怪了！」司馬洛說，「這個內奸，居然比你自己的性命更重要？像你這樣一個人，居然也會捨命保護別人，這倒是一件新鮮的事！」

史彬是祇緊閉着嘴巴，而且連眼睛也緊緊地閉上了。

司馬洛看着他，搖了搖頭：「好吧，我遲一些再問你！現在，我要去打一個電話！」

他走過去拿起了廳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他打的就是他的酒店的電話，他叫接線生搭到他的房間去找史蒂娜。

史蒂娜來接電話時，聲音裏是帶着惺忪的，就像她剛從睡中醒過來。「司馬洛，」她幽幽地說，「你在哪裏？」

「史彬的家裏！」司馬洛說。

「史彬——你找到他了嗎？」史蒂娜的嗓子，立時就興奮了起來。

「找到了，一網成擒！」

「那他——有沒有向你招供？」史蒂娜問。

「沒有，」司馬洛說，「很可惜，他已經死了！」

「噢，那眞可惜，」史蒂娜說。「這樣，你的工作，豈不是又不能算是完成了嗎？」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司馬洛說，「你還是過來一趟吧！我在這裏殺了不少人，雖然都是自衞殺人，但如果沒有一個有力的人替我給警方解釋一下，我會很麻煩的。你能做到這一點嗎？抑或，我們要打電話給龐恩求救？」

「這樣大的事，恐怕要找龐恩了！」史蒂娜說，「他是一定可以解決的。不過，讓我來到了再說吧！我馬上就來！」

「快一點！」司馬洛說。

「等一等！」史蒂娜在電話筒叫道，「地址！」

「新得利街六十九號！」司馬洛說。

「我馬上來！」史蒂娜說。

司馬洛放下了聽筒，史彬在地上驚愕地看着他，問道：「那是誰？爲什麼你說我死了？」

司馬洛微笑：「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你一定很欣賞的！我看你也是一個很有審美眼光的人！」

「那是誰？」史彬叫道。

「閉上嘴巴等着吧！」司馬洛忽然大聲喝叫着，又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脚。史彬又縮作一團，在那裏抽泣起來了。

他們等了十五分鐘，一部的士把史蒂娜送來了。小克過去開了花園的大鐵門，史蒂娜匆匆地走進來。

司馬洛向史彬指一指。

史蒂娜驚愕地站住了：「你說他已經死了！」

「我只是騙你！」司馬洛說，「就像你騙我一樣？」

「你在說什麼？」史蒂娜表示莫明其妙。

「假裝也沒有用，」司馬洛搖搖頭，「史彬已經對我招供了，他已經全部告訴了我！」

「我沒有！」史彬叫起來，馬上知道這等於是自露破綻，不過收回也太遲了。

不過史蒂娜的臉上，則仍然是充滿迷惑而驚愕。

她連看也沒有看一眼史彬，就像她的確是不認識這個人似的。她只是看着司馬洛，說道：「我還不是明白，你是在說什麼，司馬洛！」

小克也不明白司馬洛是在弄什麼玄虛，所以他只是石像似的站在一邊。

司馬洛還是胸有成竹地微笑：「史彬一開始時就已經告訴了我！我提議和他交換情報，他就說：『我還不是你要找的目標，你要找的，是龐恩那邊那個內奸，是不是？找到史彬，就可以找到那個內奸了……』這一句話，他是模效我的語氣而說的，但很奇怪，在這之前我並沒有機會跟他說過話，當然更沒有機會對他提及什麼內奸！我再想一想，他所模仿的，是我在酒店裏對你說的那句話！我對你說，找到史彬，就可以找到內奸！史彬當時不可能在塲聽着的，所以一定是你轉告他的了！你一定也告訴了他，我會在機場等他，於是他就作好了準備，引我到這裏來！」

史彬首先申辯：「你的記性倒不錯，司馬洛，但你的神經却有點問題！我根本不認識這個女人！」

「你這個大儍瓜，」司馬洛冷笑一聲，說道：「以你的地位，你是恨不得我們內鬨起來的，但你却爲她辯護，爲一個敵人辯護！」

史彬的臉變得又紅又紫了，他吶吶着說不出話。

但史蒂娜仍然保持冷靜。她委屈地說：「司馬洛，我還是不知你在說什麼！」

司馬洛的臉孔猙獰起來了，他用脚尖一踢史彬的肋骨。「你，這裏是什麼街，幾號？」

「新得利街，一百六十九號！」史彬說，「爲什麼？」

司馬洛轉向史蒂娜，獰笑着，冷聲說道：「我在電話裏告訴你的地址，却是六十九號！六十九號在兩條街之外，怎麼你却會摸來這裏？顯然你以前是已經來過這裏的，所以你認爲不需要再聽清楚我講地址了！」

這一下，就連史蒂娜也不能再保持鎭靜了，她的臉陡然發青，身子也微微戰抖起來。

「那個內奸，」司馬洛說，「就是你！龐恩的女秘書史蒂娜小姐！事實上，也沒有比你更方便的人了！」

史蒂娜抖得更明顯了。

司馬洛吃吃笑：「當我們在床上時，你勸我不要來荷蘭，我很感激，我還以爲你爲我的安全担心！但是，原來，你只是担心我查出你的秘密！」

史蒂娜的眼睛迸出了一顆淚水。

「我……只是爲了你的安全，我……不想他們殺死你，如果你不來，就一切都好了！」她嗚咽着，淚水流得更多，她用手背去揩，但是流得更多，於是，很自然地，她伸手去打開手袋，似乎是要去拿手帕。

「不！」小克忽然大喝。

史蒂娜一咬牙，手還是向手袋裏伸，從手袋裏取出來了一把小手槍。

小克一跳已經到達了她的身邊，一伸手出去，揑住了她的前臂。史蒂娜的嘴巴忽然張成一個圈，槍還沒有提起就響了，子彈全部射進了地板。

然後，她尖聲地叫出來。小克那隻手的肌紋虬結墳起，顯然是正在非常用力。史蒂娜那隻手的手掌軟軟地張開了，槍就從其中跌出來，她的另一隻手顫顫兢兢地伸過來，要解開小克的手。

但沒有用，她差不多等於是去解一隻鐵鉗。

她的叫聲也終於斷掉了，小聲地哀求着：「不要……請你不要！」

小克放了手，史蒂娜就跪了下來，搓着被揑過的地方，哭泣着。

司馬洛一手撈起了地上那把小手槍：「唔，爲了我的安全着想，那麼，這槍你又打算用來射誰？」

史蒂娜沒有回答，也沒有抬頭看他，只是在那裏哭泣着。司馬洛轉向小克：「

你這一下眞機警！」

「我有經驗，」小克說，「有一次在賭場裏，有一個女人被發現行騙，我們一個伙計抓住她，她也是這樣哭，打開手袋，就取出一把槍來，在我這伙計的肺裏射了一顆子彈，女人！她們的行動是眞難測的！」

「對了，」司馬洛說，「女人是眞難測的！」

「現在，」小克說，「一切都好了！」他一攤手掌，「我們把他們送到警局去吧！」

「我現在就打電話報警，」司馬洛說，「不過，我看你最好還是先替我拍一封電報！」

「拍給誰？」

「龐恩！」司馬洛道，「也就是我的老闆！如果沒有他來講幾句好話，施一點壓力，警方一定會給我很大的麻煩的！」

「好吧！」小克說。

司馬洛掏出筆來，把記事簿撕下一頁，寫了電報的內容及地址，交給小克。小克匆匆地去了。司馬洛轉過來，看見史彬正爬近史蒂娜。

史彬哭喪着臉，哀求地道：「對不起，史蒂娜，我都是爲了你，一切都是爲了愛你！——」

「走開！」史蒂娜鄙夷地咬着下唇。當他的手伸過來觸到她的腿時，她便一脚踢過去。她的鞋尖踢中了史彬的額，史彬滾開了。

司馬洛看着他們冷笑。「唔，」他說，「看來，你們也曾經是床上的伴侶！」

「他想，但是我們沒有！」史蒂娜說，「我也選擇對象的！」

「那我是眞榮幸了！」司馬洛涎臉而笑。

「你還在等什麼？」史蒂娜瞪着他。

「等小克發出了電報之後我才打電話！」司馬洛說。

× ×

三個月之後，司馬洛已經差不多完全忘記了這件事了。他的生命中，離奇古怪而驚險的事情太多，不能够每一件都記住的。

他又在那個老地方渡假，游泳，潛水，釣魚。這是一種高度的享受，不過，這種高度享受的日子已不長了。秋天已來，他就不能再下水了。冬天，水底是寒冷難耐的。

這一天黃昏，司馬洛提着一隻大龍蝦回岸，就看見了一部亮閃閃的硬頂平治跑車已經停在他的屋子的門口。

司馬洛奇怪地皺着眉頭，奇怪又是有什麼貴客來臨。他提着那隻龍蝦，向屋子走去。

踏入門口，他就看見了，就是那有如一座肉山一般的大老闆龐恩。龐恩已經換了一部車。

不過，以龐恩的財力來說，他換一部車子，也差不多等於普通人換一雙襪子而已。

龐恩正在喝酒。拿着司馬洛珍藏那一瓶一百五十年陳舊的白蘭地在喝着。他對司馬洛點頭微笑：「司馬洛先生，我們又相逢了！」

「媽的，我的酒！」司馬洛憤怒地叫着，跳上前去，把那瓶酒奪下來。但已經喝了不少，「媽的，你這種習慣，眞要改一改！」司馬洛叫道，「不然，你遲早會死於非命的！」

「但，我已經改了過來了！」龐恩微微一笑，用脚踢踢桌子底下的一些東西，「你看！」

司馬洛看一看，眼睛也張大了。因爲，在那桌子的底下，竟然有一整箱的白蘭地，都是司馬洛珍藏的那一種。

「這是我送給你的小禮物，不算爲什麼，」龐恩揮了揮手，說道：「我屬下有一間公司，代理這種酒，你要多少，只要開口就行！」

「謝謝你！」司馬洛也禁不住露出了笑容，「不過，大駕光臨，我猜不會是爲了送我一箱酒這樣簡單吧？」

「你說得對了，」龐恩揮揮手，「我不會白送你一箱酒的，我從來不會白送什麼東西給什麼人！我來找你，當然又是爲了要你做一件工作！」

「怎樣的工作？」司馬洛問。

龐恩凝視着他：「只有你才能做到的工作！」

「你又有一個部門有了內奸？」司馬洛問。

龐恩點着頭：「對了，你說得對了，而你的工作，就是要替我把這個內奸找出來！」

「不會有大問題，」司馬洛說，「我已經知道，你是出得起錢的。不過，是哪一部門呢？」

「製衣廠的部門！」龐恩說，「你知道的，我的機構的製衣廠，是以欵式新穎出名的，但是最近，我的新欵服裝一出，別家公司早已有得賣了，這對生意打擊是很大的！」

「你的意思，你的新欵不能保守秘密？」司馬洛問。

「有人把我的衣欵偸去，賣給敵對的廠家！」龐恩用拳頭搥着桌子。

「哦，這是商業間諜的傑作了，」司馬洛說，「私家偵探不行嗎？」

「我比較喜歡你，」龐恩說，「私家偵探常常死掉，但你不會死！」

「過獎！」司馬洛微笑，「但我有一個提議，那就是，先查一查你的新秘書，也許，事情又是和上次一樣，那我們就不必兜一個大圈子，兜回你的身邊了！」

龐恩搖搖頭：「我的秘書是不會作怪的！」

「誰能絕對肯定一個女人的心？」

「不是女人，」龐恩搖頭，「看看照片，你就知道不會了！」他掏出一張照片遞給司馬洛，司馬洛看一看，莫明其妙地皺起了眉頭。

「這是——」

「是一副電腦。價值一百萬美元，」龐恩說，「秘書可以做的工作，它差不多都可以做。它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洩漏秘密！」

「當然，它也有一個比不上美麗女秘書的地方！」司馬洛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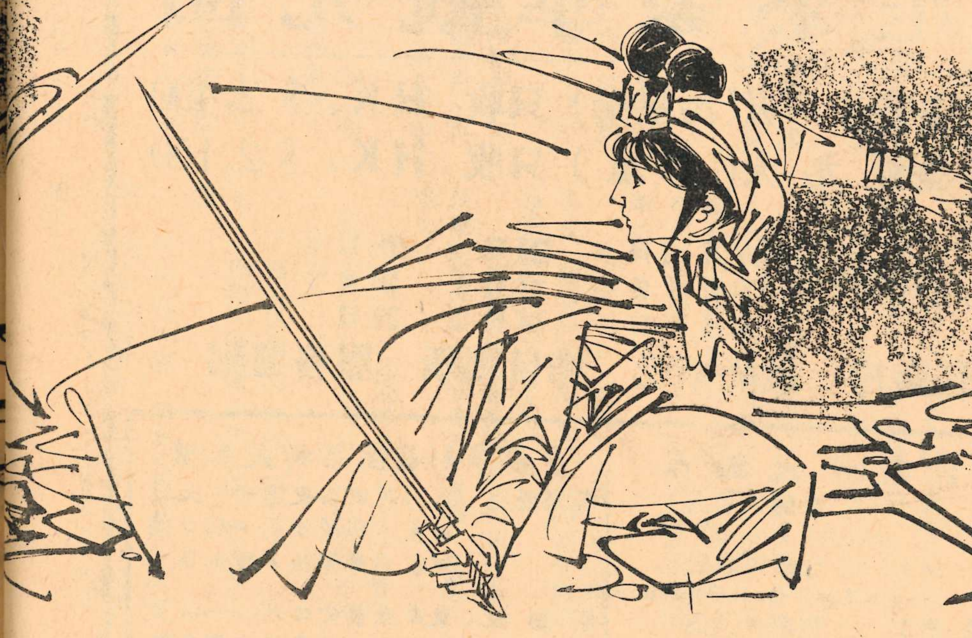
「我知道，」龐恩會意地點着頭，「它不能陪我上床！」

（完）

式期完俠情恩仇小說

南宮吟雲・文
司徒海明・圖

劍海殲仇（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銀鋼神梭雲天驥押護賑款，途經滾龍坡，爲劍魔莊之人攔劫，雲天驥奮戰至死，然時值神尼悟非師太路過，顯露神功，驚退匪徒，悟非師太隨命倖逃劫數的鏢師倪志剛完成護鏢使命，師太則往雲家，暗將噩耗告知雲夫人，並携雲夫人及其女雲逸鳳返庵，傳以絕技，五年藝成，悟非師太命雲夫人母女往尹家堡，要雲逸鳳與堡中總管王道行餵招，以備日後陳羣到來尋仇可資借鏡，雲夫人母女抵尹家堡，逗留三日後偕同王道行及尹英返庵，這日清晨，驀見倪志剛到來——

劍花飄空洒　罪魁濺血亡

因爲以往倪志剛和阮靈來白衣庵，都是瞞着雲逸鳳的，所以至今雲逸鳳尙以爲他們隨同父親去南疆追鏢去了呢。

雲夫人微微一福道還了禮，却低聲道：「鳳丫頭在那邊，說話留神點！」

隨又大聲道：「啊！志剛，原來是你！總鏢頭呢？」

倪志剛道：「總鏢頭還有一些善後的事情未處理完，大概再躭擱個十天半月，就能回來啦。」

這時，雲逸鳳也扭着柳蠻腰，碎步輕盈地走了過來，凝着一雙微帶迷惑的眼神，望着滿臉風塵之色的倪志剛，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本來嘛，五年來的食不甘味，寢不暇蓆，晝夜奔馳，心力交瘁，這對一個人的容貌改變，確是够大的了，五年前的倪志剛是翩翩俠少，英俊瀟洒，而今呢，却是滿臉絡腮鬍子，一副憔悴神色，自難怪雲逸鳳會相見不相識了！

雲夫人笑道：「傻丫頭，不認識倪大哥了？」

倪志剛含笑極口稱讚道：「僅僅五年不見，鳳姑娘已是亭亭玉立，出落得像下凡的仙女般，如非大嬸事前招呼，我還眞不敢相認哩。」

雲逸鳳經母親一提，這才恍然，微帶嬌羞地福了一福，叫了聲：「倪大哥！」

雲夫人這才吩咐愛女道：「鳳兒，妳快下山去告訴王叔叔和尹大哥，說是倪大哥來了，我請他們來一趟有要事商量。」

雲逸鳳笑應聲：「孩兒遵命！」兩條辮子一甩，像翠蝶般飛出了白衣庵。

雲夫人笑着搖頭道：「這丫頭……」

倪志剛迷惑地問道：「大嬸，王師叔和尹師弟什麼時候來大霧山的？」

雲夫人道：「昨天。」

接着便將悟非師太命雲逸鳳赴天心堡向王道行請益，和她伴同前往之事，很簡畧的說了一遍。

「哦！原來如此。」倪志剛恍然點點頭，接着又很興奮的說道：「大嬸，志剛也有個很好的消息告訴妳呢！」

雲夫人微愕道：「是什麼好消息？」

倪志剛道：「我們已經得到一位熟悉劍魔莊詳情之人相助了，她已答應爲我們繪一份劍魔莊內外設伏的詳圖，這對我們實在太重要了！」

雲夫人疑惑的問道：「這個人靠得住嗎？」

倪志剛道：「我們曾經不厭其煩的詳細求證過，此人與劍魔莊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頗可信賴，當然我們也要時時保持警覺，以免落入敵人的陷阱。」

雲夫人道：「那人現在哪裏？可不可以讓我見見？」

「在劍魔莊。」倪志剛道：「姓丁名韻琴，今年才不過二十四五歲，是『紫髯劍魔』宇文奎的侍妾……」

雲夫人驚道：「既是宇文奎的妾侍，恐怕靠不住吧，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倪志剛頷首微笑，說道：「大嬸說的不錯，這丁韻琴確算得是人間奇女子，爲了欲報父母被殺的血海深仇，竟不惜以身飼虎……」

於是，倪志剛簡單扼要的說出了丁韻琴的一段傷心史——

十八盤山中，住着一家獵戶，專以打獵爲生。

獵伕姓丁，附近的人都管他叫丁老四，夫妻倆膝下，只有一個年甫十歲的獨生掌珠，名叫丁韻琴。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宇文奎率領一羣江湖歹徒，到十八盤山中來嘯聚，他們爲了行動方便，便開始淸除附近的住戶，丁老四家首當其衝，夫妻倆被宇文奎活活劈死。

丁韻琴眼見父母慘死，登時嚇得暈死過去。

依着宇文奎的兇性，是欲將丁韻琴斬草除根的，幸得宇文奎的老婆「母夜叉」鄧桂花及時阻止，才算救了丁韻琴的一條小命。

其實「母夜叉」救丁韻琴，並不是突發善心，而是見丁韻琴模樣兒很秀麗，一副精靈的樣子，有心留下供她使喚。

丁韻琴雖只是個十歲的孩子，也許是家庭環境促成她心理上的早熟，小心靈居然暗自立下了誓報血海深仇的志向。

她人極聰明伶俐，又殷勤耐苦，僅僅幾個月工夫，便把個「母夜叉」侍候得舒舒服服，打從心底喜歡上她。

由於劍魔莊的生活舒適，她剛來的一段極短時間，終日悒悒寡歡，有時還偸偸哭泣，但後來又慢慢的恢復了她天眞無邪的歡笑。

誰相信這竟是個十歲孩子的矯揉做作呢。

漸漸地，「母夜叉」對她由喜歡而信任了，開始敎她一些初步紮基的工夫。

丁韻琴竟是蘭心蕙質，一學便會，五年下來，已將「母夜叉」的一身所學，得去十之八九，不過她很會隱晦，表面上看，所得不過一二成而已。

芳齡十六的丁韻琴，已是亭亭玉立，出落得嬌艷絕倫，尤其是她那副凹凸分明的迷人身段，漸漸引起了宇文奎的垂涎。

宇文奎年逾四十，膝下猶虛，他便藉着這個理由和「母夜叉」商量，「母夜叉」因自己肚皮不爭氣，所以未加以阻止。

於是，丁韻琴便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被宇文奎奪去了寶貴的童貞，而變成了宇文奎的側室。

丁韻琴失身後，新仇舊恨齊集心頭，她本想拚命一擊，但攷慮到自己的功力，實在毫無把握，假如一擊不成，則兩代的血海深仇，就永遠伊於胡底了！

好個丁韻琴，居然能在這柔腸寸斷的當兒，做了個正確而果敢的決定，以身啖魔！

這一對老夫少妻表面上雖是恩愛逾恒，實際上却是同床異夢，各懷鬼胎！

宇文奎對丁韻琴始終存着戒心，即使是在敦倫之時，也不敢疏於防範。

丁韻琴被收房後的第二年，居然給宇文奎養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宇文奎晚年得子，這份喜悅，自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自此以後，丁韻琴獲得了較多的自由，宇文奎有時也指點指點她的武功，甚至偶而也帶她到江湖上走動。

這固然給了丁韻琴一個尋覓外援的機會，同時也給了「神行無影」阮靈一個鋪設內綫，獲得劍魔莊一切機密的機會。

這段血淚秘辛，使得雲夫人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倪志剛恰好將故事說完，庵外已傳來雲逸鳳銀鈴般的笑聲。

雲夫人用衣角擦了擦眼角的淚痕，然後站了起來道：「大概你王師叔和尹師弟來了……」

話尚未完，王道行已領着尹英和雲逸鳳走了進來。

倪志剛忙搶前幾步，向王道行請過安，才和尹英打招呼，師兄弟久別重逢，自有叙不完的契闊。

王道行向雲夫人拱拱手，說道：「大嫂見召，必是因志剛轉來，有重大事情商量了？」

雲夫人肅客入座後，命雲逸鳳獻過香茗，才神情穆肅的說道：「王叔叔說的不錯，這椿秘密，已是箭在弦上，到了非說不可的時候了！王叔叔有何善策？」

雲夫人所說的「秘密」，自然是指雲天驥遇害之事，因爲這事，至今還是瞞着雲逸鳳的呢。

王道行當然理會得，他沉吟一會兒，覺得不便主張，於是建議道：「處理這椿秘密，愚意以爲最好讓師太來決定，不知大嫂以爲如何？」

雲夫人想了一想，也覺得只有這樣比較妥當，即向雲逸鳳道：「鳳兒，去看看妳師父行功完了沒有？如果行功完畢，就說王叔叔和我在佛堂敬候有要事請教。」

不到盞茶光景，悟非師太已從靜室出來，先雙手合十，低宣了聲佛號，然後說道：「兩位施主召喚貧尼，想必是爲了雲故施主之事了。」

「雲故施主？」雲逸鳳喃喃唸了一遍，腦子裏突然「轟」的一聲，雙手拉住悟非師太的衣袖，惶急地叫道：「師父，我爹怎樣了？師父，我爹……我爹……」

悟非師太伸手將愛徒拉到身前，輕撫着她的頭頂道：「痴兒痴兒！看妳惶急的這副樣子，怎能担當大事……」

雲逸鳳淚眼婆娑的仰望着悟非師太，顫聲道：「師父！我爹是……不是被……難……了？」

悟非師太突然面色一沉，薄怒道：「妳這孩子怎麼這樣沉不住氣！爲師的常告誡妳，當大事的人，要能『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看妳遇事如此脆弱，豈不是白費了爲師的一番苦心！」

悟非師太這番義正詞嚴的話，不啻醍醐灌頂，只把個蕙質蘭心的雲逸鳳驚得冷汗淋漓！忙向恩師長跪謝罪。

這時雲夫人反而由掩面暗泣，失聲痛哭起來。

她自從驚聞丈夫罹難惡耗，爲了能使愛女安心習藝，將來也好替父報仇，她强將這份喪夫的椎心痛苦，深深埋在心底，而且還得强顏歡笑，說些違心的話來欺騙愛女。

五年不是個短暫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着，如今到了揭開眞象的時候，她再也無法克制內心的酸楚，登時像黃河缺了堤似的，無盡的委屈辛酸，完全傾洩出來！

這時雲逸鳳反倒跪在她母親面前，委婉勸解。

悟非師太宣了聲佛號，沉聲道：「鳳兒，妳娘鬱結已久，就讓她好好痛哭一場吧，這對她身體是有益的！」

佛堂中，只有雲夫人傷心欲絕的哭聲，其餘的人，都面色陰暗，默然的坐着，誰也沒有說話。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雲夫人才强抑悲慟，拭去滿臉淚痕，哽咽着向悟非師太和王道行道：「未亡人一時悲不自禁，實在太失禮了，還請師太和王叔叔原諒！」

悟非師太合十道：「善哉！女施主正該盡情發洩，否則，若讓它鬱在心裏，是會鬱出疾病來的。」

雲夫人感激地點了點頭，這才請大家重新落座。

雲逸鳳忙着給各人端上茶，雲夫人這才將倪志剛方才說的有關丁韻琴的一切，刪繁就簡的又說了一遍。

王道行沉思了一會，說道：「如果志剛說的全部屬實，那位丁姑娘既有父母的血海深仇於前，復又遭受强暴失身於後，她之同仇敵愾，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過在下有點懷疑，那位丁姑娘遭此雙重打擊，居然能忍得下來，而且還是寄身在虎穴之中，與不共戴天的仇人同床共枕，實在有點令人難於置信！」

倪志剛急道：「王師叔，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且小侄曾經和阮靈多方求證過呢！」

悟非師太道：「這件事情現在爭辯，徒亂人意，且等她將劍魔莊全圖繪好送來，貧尼自有辦法證實眞僞！」

頓了一頓，又道：「今天已是十四，明晚戌正，便是貧尼和陳羣約鬥之期，屆時陳羣也許約有助拳之人。

「這次約鬥，貧尼本不想讓鳳兒代師踐約的，但自得知鳳兒絕藝已成，却又臨時改變了主意，因爲一個武功高强的人，必須是超人的技藝和實戰經驗相輔而成，而鳳兒却是毫無實戰經驗，如是遇上二三流高手，自是遊刄有餘，但『紫髯劍魔』宇文奎却是高手中的高手，自然不能使人無慮！

「好在『奪命雙環』陳羣並非邪惡人物，而且與貧尼也無深仇大恨，而他的功力，却又與宇文奎相差無幾，所以貧尼便想到讓鳳兒藉這機會歷練歷練。

「非到萬分必要我們也不必出面，這樣也可測驗一下鳳兒處事應變的機智！」

王道行道：「依師太的意思，在下應該在什麼情況下露面，才比較合適？」

悟非師太只斬釘截鐵的說了四個字：

「勝負已分！」

× ×

戌正。

夜空湛藍，沒有一片浮雲。

數不清的大小星羣，在夜空中閃爍明滅，一輪銀盤似的月色，高高地掛在天空中。

雲逸鳳今晚穿着一套天靑色的緊身衣袴，以一塊同色絲巾綰住滿頭秀髮，足下是軟底小劍靴。

背後斜揹着一柄帶鞘長劍，兩根鮮紅奪目的劍穗子，在右肩頭迎風飄動，左腰下，懸着一隻鼓蓬蓬的深紫色鏢囊，裏面裝的是一百零八顆牟尼珠。

她這時獨自玉立在平坦的靈峯山頂，昂面負手，欣賞無塵玉宇中的那輪團圓皓月。

「颼颼颼颼！」

雲逸鳳雖是背着身子，但靈敏的聽覺，便知道是來了五個人，而且依據判斷，五人的輕功都有極高的造詣。

她仍然負手望月，並未轉過身去。

五人登上山頂，忽聽其中一人「噫」了一聲。

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陳大俠，現已戌正，怎不見悟非師太踐約呢？莫非地點有誤？」

「不會的！現在剛好戌正，咱們畧候片刻吧。」

「喂！陳兄，你看那邊有個女娃兒負手賞月，你不覺得有蹺蹊嗎。」

「嗯！在下去問問，諸位就請在此稍候。」

「姑娘！」來人在雲逸鳳身後七尺處停住，很客氣的道：「請恕老夫無端打擾姑娘賞月清興……」

「有何見教？」雲逸鳳仍然未轉過身來。

「這可是靈峯山？」

「不錯。」

「這就怪了！」來人喃喃自語着：「現已戌正，以悟非師太的聲望，應該是不會爽約的呀？」

「她不會來了！」雲逸鳳冷冷的說。

「哦！姑娘怎知她不會來踐約呢？」

「因爲她已皈依三寶，不願重蹈紅塵，所以事先早有安排，已另覓人代她如期踐約。」

「哦！她已覓人代替踐約，那人？」

「喏！就是姑娘我。」

雲逸鳳說話間，突然轉過身來，嬌靨上微綻着稚氣未脫的臉容，雙目中閃耀着慧黠的光采，凝視着來人。

來人年約五旬開外，白淨淨的圓臉膛，三綹長鬚，顯得慈祥而福泰，似與他那「奪命」的綽號，頗不相稱。

他身後十餘步外，併排站着四個人，年齡都約在五旬左右，三人是勁裝疾服，只是一個是穿長袍馬掛，顯得異常扎眼。

來人嘻嘻笑道：「姑娘，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妳知道老夫是誰嗎？」

雲逸鳳嬌笑道：「當然知道囉，不然，怎能代人踐約。你是江湖人稱『奪命雙環』陳羣的陳大俠，大概不會錯吧。」

陳羣笑道：「錯是不錯，可是妳還沒告訴老夫，妳是誰呢？」

雲逸鳳道：「雲逸鳳，綽號是……綽號是……」

她本想信口編個綽號唬唬人，却一時之間又想不出個既响亮，又好聽的名辭來，所以再也接不下去了。

「哈哈！大概是『神劍玉女』雲逸鳳吧。」陳羣笑逗着說。

「對！對！本姑娘的綽號是『神—劍—玉—女？』嘿，才不呢，是『聖劍玉女』！」雲逸鳳一本正經地說，接着一指陳羣身後的四人，又道：「陳大俠既然邀得有助拳的朋友，怎不代本姑娘引見呢。」

雲逸鳳人本生得秀麗，加以稚氣未脫，極爲逗人喜歡，她這一渾充大人，那份嬌憨之態，更對了陳羣驕傲自大的脾氣，當即哈哈大笑道：「好！算是老夫疏忽失禮。」

隨轉頭招呼四人上前，向雲逸鳳引見道：「這四位是彭澤四友，也就是武林中人尊稱的漁，樵，耕，讀四俠……」

雲逸鳳笑着一指身着漁裝，腰掛魚簍，手裏握着一根釣魚竿的紅臉老人說道：「這位大概就是『潯陽漁父』宋夢蝶宋大俠？」

漁裝老人宋夢蝶含笑點了點頭。

雲逸鳳又指着一個身着樵裝，頭戴竹笠，腰中插着一柄板斧的酒糟鼻子老人道：「這位應該是『武山醉樵』徐觀嵐徐大俠了。」

徐觀嵐酒糟鼻子一掀，拍着腰中板斧笑道：「這就是我老樵子的標記。」

「浩山老圃」唐敏耕和「小孤秀士」紀古兩人，雲逸鳳都根據對方的裝束辨認出來。

陳羣這才指着雲逸鳳向彭澤四友笑着引見道：「這位女俠是自稱『聖劍玉女』的雲逸鳳雲姑娘。」

引見完後，陳羣正色道：「雲姑娘，玩笑歸玩笑，老夫想請問妳一個問題？」

雲逸鳳也板着臉道：「什麼問題？你說吧。」

「悟非師太是否當眞不來踐約了？」

「噫！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我人在這裏，還會假得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悟非師太不能踐約的原因？」

「很簡單，她老人家因勘破紅塵，四大皆空，不欲再動嗔念，但又不願失信於人，所以才讓我代她老人家完成心願！」

雲逸鳳說的極爲認眞，加以悟非師太又未見露面，陳羣和彭澤四友也不能不相信這是事實了，不禁有種被戲侮的感覺，很惱怒的道：「這老尼眞是豈有此理！」

雲逸鳳也面色一沉道：「陳大俠，本姑娘尊敬你是一位武林前輩，但請你說話放尊重點。」

陳羣怒道：「她顯然是存心戲弄老夫

嘛！」

雲逸鳳面色一霽，微笑道：「陳大俠，這你是錯怪她老人家……」

反手一按劍把啞簧，「嗖」的一聲，長劍出鞘，隨手一揮，劃出一道碧綠光華，將幾人的鬚髮，都映成了綠色。

「陳大俠應該識得此劍。」雲逸鳳劍壓肘後又說。

「結綠寶劍！」陳羣頷首道：「確是悟非師太賴以成名的兵刃，也是白衣庵的鎮庵之寶！」

「陳大俠既然認識此劍，便知悟非師太是如何重視這場約會，對陳大俠並無絲毫不敬之意了！」

陳羣正欲說對方年紀太輕，輩份懸殊，耳邊突然響起一縷細如蚊蚋，但却字字清晰的聲音：「師兄，我是道行，別後一切，容後面稟。雲姑娘是三湘鏢局雲天驥總鏢頭的掌上明珠，也是悟非師太的得意弟子，她已盡得乃師的一身佛門絕學，卽將前往十八盤山的劍魔莊，找宇文奎報殺父之仇，不過此女毫無實戰經驗，所以悟非師太才臨時想到這個辦法，讓她代替踐約，藉這難得的機會歷練歷練，以免到時慌亂，悟非師太因恐師兄又起誤會，隔閡越來越深，所以特邀小弟來向師兄說明，一定要請師兄成全此女的孝道，至於彭澤四友，亦請師兄瞧機會暗中告知……」

陳羣臉上怒色漸霽，最後終於滿面春風的點點頭，一語雙關地說道：「好吧，就這樣辦！雲姑娘，老夫同意妳代悟非師太踐約，不過須請妳稍候片刻，老夫還得和他們四友商量商量。」

雲逸鳳淡淡一笑道：「陳大俠儘管請便。」

陳羣的所謂「與四友商量」不過是將他師弟王道行的話重述一遍，彭澤四友都是俠義道中人物，此次隨同陳羣來踐約，不過是想見識一下一代佛門神尼的蓋世武學，其實他們和雲天驥雖是緣慳一面，却是早已慕名，對劍魔莊的囂張跋扈，更是深惡痛絕，早有糾集白道俠士予以剷除的存心，只因大都存着苟安的心理，致使他們素願未能實現，如今既有雲逸鳳名正言順的代父報仇，而且又有悟非師太在暗中爲之撐腰，他們自然樂得答應。

陳羣見四友並無異議，便轉向雲逸鳳道：「彭澤四友說啦，姑娘年紀雖輕，但神儀內蘊，顯已至劍道中的最高境界，他們很希望個別向姑娘領教，但恐姑娘誤會他們是以車輪戰法，所以……」

「無妨！無妨！」雲逸鳳豪氣干雲的連聲道：「我也正想向諸位前輩分別討教呢！」

陳羣讚佩地含笑點點頭道：「如果姑娘到時感到內力不足，儘可以叫停！現在就請姑娘準備吧！」

雲逸鳳傲然一笑道：「謝謝陳大俠的關心，是陳大俠先賜教嗎？」

「潯陽漁父」宋夢蝶笑着接口道：「不！是我打漁的笨鳥兒先飛！」

陳羣緩緩走到一邊，宋夢蝶已欺身而上，長達七尺的釣竿輕輕一點，一式「北海釣鰲」，向雲逸鳳頭部點到。

雲逸鳳身形一扭，結綠劍已自肘後翻出，平着向釣竿拍去。

結綠劍吹毛立過，削鐵如泥，雲逸鳳恐損壞對方兵刃，所以迫開劍鋒，以劍面平拍，由此可見雲逸鳳厚道處。

宋夢蝶自然看出來了，心內暗讚，手裏可沒停，「刷刷刷」，從許多個意想不到的角度，一連點出二十餘竿，不但快得出奇，而且所指部位，都是致命要穴。

雲逸鳳曾經輕易的懾服過花月頭陀，她原已認爲天下武術，不過如此，本有一絲驕意，可是宋夢蝶乃一代宗師，武功高出花月頭陀不知凡幾，雲逸鳳幾招接下來，便感覺到對方這根魚竿很不好應付，忙不迭地收歛心神，抱元守一，規規矩矩的將降魔劍法一招一式使了出來，才將陣腳穩住。她穩住了陣腳，便想到克敵致果。

這時，宋夢蝶正轉到她的身後，一竿向她「玉枕穴」點去。

好個刁鑽的雲逸鳳，當她感到腦後一絲勁風襲到，柳腰一挫，劍化「天王托塔」，揚劍向上撩去。

這一劍其實只是攻心的虛招，她揣摸透武林人物愛護兵刃，尤逾愛護生命的弱點，果然宋夢蝶中計，釣竿往上一揚，雲逸鳳便覷着這瞬間空隙，劍式一變，貼地飛掠，自宋夢蝶左側擦身而過，仍然劍壓肘後，在距宋夢蝶一丈以外，含笑而立。

宋夢蝶垂首望了一眼，只見繫在腰間的漁簍，被劍從中挑斷一條篾條，當卽抱着釣竿，哈哈笑道：「果不愧『聖劍玉女』之稱，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老朽認輸了！」

雲逸鳳很虛心的抱拳道：「不敢承當謬讚，是前輩的刻意成全！」

話說得不卑不亢，既謙虛，又得體，陳羣和彭澤四友都不禁暗暗稱奇。

接着彭澤四友中的「武山醉樵」，「浩山老圃」和「小孤秀才」三人，都一一敗在雲逸鳳的劍下。

他們可不是故意放水，而是悟非師太所傳授給雲逸鳳的降魔劍法，確有奪天地造化般的神奇，彭澤四友不止是輸了，而且是輸得心服口服！

隱藏在暗處的悟非師太，雲夫人，王道行和倪志剛尹英師兄弟，莫不衷心暗喜。這時，「奪命雙環」陳羣緩步走了過來，含笑道：「姑娘神技驚人，老夫異常佩服！」

雲逸鳳連挫彭澤四友，對一身所學，信心大增，聞言嬌笑道：「謝謝陳大俠誇獎，這全是漁，樵，耕，讀四位前輩獎掖後進，逸鳳可不敢覥顏居功。」

陳羣道：「雲姑娘確是虛懷若谷。現在該論到老夫獻醜了，老夫有個提議，不知雲姑娘是否答應？」

雲逸鳳拱拱手道：「願洗耳恭聽！」

陳羣道：「姑娘神技，老夫確自嘆弗如，不過練武的人，都有敝帚自珍的毛病，所以老夫將這圈兒上的幾招功夫，雖稱不上絕學，却也不肯枉自菲薄，老夫的意思是由老夫攻姑娘十招，如姑娘能一一化解，老夫卽棄圈認輸，不知道姑娘意下何如？」

雲逸鳳笑道：「這陳大俠不是太吃虧了。」

陳羣也笑道：「不！是老夫投機佔了點便宜。」

雲逸鳳說道：「好吧！雲逸鳳謹遵台命。」

陳羣已自腰間取下兩隻兒臂般粗的鋼環，分握兩手，不站樁，不亮式，一聲輕喝道：「雲姑娘接招！」

雙環一錯，登時幻起一片銀色光芒，身形更是快得出奇，向雲逸鳳直欺過去。

他這對圈兒的招式，異常奇特，右手的圈兒似乎全是虛張聲勢，左手圈兒却是怪招迭出，尤其是這種鋼圈，有鎖絞對方兵刃的功能，所以異常難於應付。

好在雲逸鳳使的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使得陳羣也增加不少顧慮，尤其是雲逸鳳在三招過後，突然劍招一變，使出降魔劍法中的幾手絕招，不但封住了雙圈的攻勢，而且反將陳羣逼得連連後退。

驀地，夜空中響起一聲悠長佛號，和一聲淸銳長笑，緊接着「颼颼颼」，五條人形縱落場中。來人正是悟非師太，雲夫人，王道行和倪志剛及尹英兩師兄弟。

陳羣聞到佛號和笑聲，已自雙圈一收，縱退七尺。

雲逸鳳恭謹的拜見過恩師、母親和王叔叔，並和倪志剛師兄弟點首爲禮後，抱劍俏立悟非師太身側。

悟非師太這才向陳羣和彭澤四友合十一禮道：「我佛慈悲，五位施主多年不見，身體越來越健旺了！」

雲逸鳳施展降魔劍法把陳羣攻出的凌厲招式一一破解。

彭澤四友也抱拳還禮。陳羣却大聲說道：「老尼姑，妳這是什麼意思，不但不踐約，還勞我替妳徒弟當劍靶子，妳非得還我一個公道不可！」

悟非師太低宣佛號道：「佛說『種因得因』，施主又何必執着，至於貧尼與施主的一點誤會，早就應該冰釋了，現在就由貧尼向施主賠個不是吧。」

說完，向陳羣合十一禮。

陳羣一閃身，讓到一旁，哈哈笑道：「師太剛才還說在下固執着，想不到現在輪到師太也固執着了。」

悟非師太不禁莞爾，說道：「夜寒露重，諸位施主都勞頓了一晚，小庵離此不遠，就請去歇歇神吧！」

陳羣道：「咱們那就叨擾了。」

× ×

計家坳是離大霧山不足十里的一座鎮甸，由於這裏是通往長沙府的交通孔道，所以市面倒也顯得相當熱鬧。

鎮上有兩家客棧，其中一家設備較好的迎賓，已由王道行出面完全包租下來。

現在住在這家迎賓客棧的，有王道行和他師兄陳羣，彭澤的漁，樵，耕，讀四友，尹英，以及三湘七大劍派中陸續趕來的三位傑出門下弟子，孟曉春，關抑强，池凱。

他們曾經很仔細的一再討論，如何才能澈底瓦解劍魔莊的許多問題，並作成了正反兩面的結論。

當然，討論這些問題時，悟非師太和雲氏母女，都下山來參加了。

現在他們所等待的，是阮靈的消息。

因爲「紫髯劍魔」宇文奎經營劍魔莊，確是嘔盡心血，不但莊內機關密佈，就連劍魔莊附近的各處要道，甚至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都佈下極厲害的陷阱，使人防不勝防！

如果阮靈能順利的取到丁韻琴所繪劍魔莊佈置全圖，則一切自可按照計議行事，否則，就祗有更張辦法了。

等待，實在是件使人心焦意煩的事，好在客棧中人多，而且都是俠義道中人，志趣相投，談話較易接近，所以他們就以天南地北的閒聊來排遣漫長的等待日子。

雲氏母女就不一樣了，因爲她們是當事人，有切身的不共戴天深仇，盼望阮靈的心情，自是萬分焦急，直如大旱之望雲霓，尤其是雲逸鳳，更是寢食俱廢，坐立不安！

阮靈終於來了，帶着一身疲倦，也帶着大家渴望的劍魔莊內外佈置全圖。

× ×

翌晨，由倪志剛騎着一匹健馬先行出發，趕往益陽準備船隻，其餘的人，則陸續僱車上路，藉以分散目標。

× ×

因爲這是一次遠行，爲使大家沿途舒適，一共僱了三艘帆船，悟非師太和雲氏母女佔用一艘，陳羣和彭澤四友一艘，王道行則和倪志剛等五個年輕人一艘。

船溯資水而上，由於水順風逆，當晚在沅江停泊，歇息一宵，次日一早，開始進入烟波浩瀚，一望無垠的洞庭湖。

依王道行的意見，船出藕池口，經虎渡口而至江陵，然後棄船登陸，越荆山山

脈，到武當山的上清宮會齊。

但悟非師太却不以爲然，她認爲此行敵勢太强，應儘量的養精蓄銳，沒有必要翻山越嶺，徒然消耗體力。

最後，還是依照悟非師太的意思，經華容，繞監利，轉入漢水支流東荆河，然後溯漢水而上，直駛光化縣的老河口，這裏到武當山，就只有五，六十里路了。

武當山，在均州以南，相傳有七十二峯，三十六巖，峯以天柱稱冠，巖以紫霄爲首。

明朝永樂年間，敕建太和，南巖，紫霄，五龍，玉虛等五座備極宏偉的道觀，並在天柱峯頂蓋了一座堂皇富麗的眞武神殿，也就是當今武當派掌教玄玉眞人的修眞之處。

盤踞十八盤山的劍魔莊，離武當僅祇兩百餘里，以劍魔莊的囂張跋扈，荼毒生靈，武當素有萬劍之尊的崇號，與嵩山少林分庭抗禮，爲武林所共尊，實不應袖手坐視，任其胡作非爲，可是，事實上武當派在最近二三十年來，已趨式微，自顧尚且不暇，那有力量去干涉劍魔莊的事！

這天正午，由悟非師太和王道行，以及彭澤四友中的「小孤秀士」紀古三人，直趨玉柱峯頂的眞武神殿，拜訪武當掌教玄玉眞人。

悟非師太和玄玉眞人雖然釋道有別，但却有一份很深的交情，早年悟非師太行道江湖，物色傳人時，曾常來武當盤桓，所以武當門下弟子，差不多都認識這位一代佛門高手。

玄玉眞人在修眞靜室接待悟非師太三人，小道童獻過香茗後，悟非師太便扼要地將此行目的告知，並請求拔刀相助。

其實，玄玉眞人對於劍魔莊這座魔窟，已早有剷除的意思，只因衡量本身力有未逮，才容忍下來。

如今悟非師太提出這個要求，正遂了他的心願，自然滿口答應，並立卽派人將玉虛和紫霄兩觀的觀主傳來，着聽命悟非師太的差遣。

這兩位觀主都是玄玉眞人的師弟，一名玄風，一名玄雨，也是武當派目前最傑出的兩位高手。

悟非師太向玄風，玄雨合十道：「要辛苦兩位道長了。」

玄風，玄雨也同時稽首道：「請師太多指教。」

悟非師太謙遜了兩句，轉向王道行和紀古道：「一切都按原計劃進行，貧尼和兩位道友這就動身，那邊之事，就請兩位多勞神了。」

王道行和紀古得到悟非師太的示意，當卽起身告辭。

悟非師太問玄風玄雨道：「由此到十八盤山，可有捷徑？」

玄風道：「捷徑是有，不過，險峻難行。」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那咱們就抄捷徑吧！」

×　×

十八盤山在鄖陽府上津縣西北約百餘里，山峯高矗入雲，僅有一條盤折十八曲的羊腸小道直達山頂，而且途中儘多懸崖峭壁，斷壑深澗。

劍魔莊是建在近山頂的一片鞍部上，紅磚綠瓦，房屋櫛比，雖無危樓高閣，但這片莊院的工程，也算得是很偉大了。

這天早上，王道行等一行十人，魚貫進入了十八盤山的山口。

初入山口，尙可見到處處梯田，而且疏疏落落的有十數戶農家，屋頂炊烟裊裊，想是正在整治早餐。

深入數里，山路開始循着山勢盤折，愈是往上走，也愈是危險，而且時有深澗斷壑，橫梗道中。

其他人倒是舉步輕盈，走來並不費力，祇有雲夫人，到底不常在江湖上走動，所以感到非常吃力。幸得雲逸鳳緊隨身側，幫助她一臂之力，才算勉强跟上大家。

這一行人在盤折的山道上轉來轉去，走了兩三個時辰，才看到山道旁有一座木屋，兩個身穿黑色勁服彪形漢子從木屋走出，各人握着一柄雙鈎長劍，攔路而立。

王道行打量這兩個彪形漢子，年齡都不超過四十歲，但太陽穴都是鼓得高高的，知非庸手，於是上前抱拳道：「老朽王道行和敝侄女雲逸鳳，特來投帖拜山。」

兩個彪形大漢打量了王道行一行人一眼，嘿嘿笑道：「既是拜山，爲什麼暗中派人潛入本山，破壞沿途的機關埋伏。」

王行道冷笑道：「這個老朽自會向貴莊宇文莊主交代，閣下大可不必過問。」

兩個彪形壯漢怒道：「放屁！咱們是奉派負責管理這條山道的，職責攸關，豈能不過問！」

王道行道：「依閣下的意思，要怎樣過問？」

彪形壯漢道：「將你們拿下，解往莊中，請莊主或總護法發落。」

王道行冷聲道：「你們自信有這份能耐嗎？」

兩個彪形壯漢大喝道：「你就會知道的！」

一振腕，兩道如虹劍光，分向王道行兩側襲到。

王道行喝聲：「來得好！」左腳後退半步，上身微仰，已將雙環掣在手中，一招「杏花春雨」，雙環分向兩柄長劍的劍葉子砸去。

王行道擊圈還招，不僅一氣呵成，而且快得出奇，兩個彪形壯漢想撤招也來不及了，只聽「噹噹」兩聲，雙劍全被雙環砸折，半截劍尖掉在地上。

兩個彪形壯漢臉色一變，王道行已將雙環收入腰間，倪志剛却適時捧着一隻大紅拜帖走了過來，說道：「這是咱們的拜上帖子，煩二位在前帶路，咱們須至莊門才能投帖。」

兩個彪形壯漢被王道行一招砸斷雙劍，錯愕了一陣，兇威盡斂的點點頭道：「好！你們跟我來吧。」

提着半截斷劍，領先向莊中走去。

他們一路行來，不但未再遇到攔阻，甚至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他們心裏明白，這是悟非師太等三人，在暗中行事的緣故，劍魔莊方面知道來敵太强，且山道上所設的機關埋伏，既被暗中潛入的敵人破壞無遺，爲了減少不必要的傷亡，乾脆將沿途所佈置的明樁暗卡，除留二人接待外，其餘統統撤回莊內去了。

約莫走了半個時辰，才到達劍魔莊的莊門口。

劍魔莊的莊門，像座城門似的，倒顯得氣象萬千。

莊門兩側，各站着五個懷抱雙鈎劍的黑衣漢子，一臉冷漠神色。

兩個手提斷劍領路的漢子走了過去，低聲和他們嘀咕了幾句，才回身向王道行一行人道：「諸位請隨我來吧。」

進入莊門，是一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當中一條用雪白碎石鋪成的甬道，甬道盡頭，便是錯落的房屋，碎石道至此，開始繞着房屋左盤右旋。

王道行留神觀察，這些房屋的排列，都經過極高明的規劃，而且每棟房屋的型式大小，都是一模一樣。

由於他曾悉心研究過「劍魔莊佈置全圖」，知道這些房屋都是按照九宮，八卦，五行生尅之理所排列，而且其中大部份都未住人，但却設有各式各樣機關埋伏。

也不知繞了幾個來回，兩個領路的漢子突然在一棟房屋門前停了下來，其中一個道：「這裏是本莊接待賓客之處，諸位就請在此畧歇片刻，在下還得去稟報莊主，是否接見，稍待卽來向諸位回話。」

說完待離去，王道行道：「且慢！」

領路壯漢微微一愕，道：「尊駕還有什麼吩咐？」

王道行道：「咱們是來投帖拜山的，理應先向貴莊莊主投遞拜山帖子，就煩閣下順便帶領老夫這位倪世侄，面謁貴莊主投帖吧！」

這時倪志剛已將長劍解下交與尹英，並將大紅拜帖捧在手中。

領路壯漢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頭，向倪志剛道：「尊駕請隨我走吧。」

倪志剛緊跟在領路壯漢身後轉來轉去，約莫頓飯光景，來到一間同一型式的房子門口，壯漢莊容說道：「此地是本莊莊主的住所，請在此稍候，在下這就進去稟報。」

倪志剛打量這棟房屋，最多也不過三丈見方，心中暗想，宇文奎魔名滿天下，自奉如此之儉，倒也難得！

不一會，領路壯漢出來向他說道：「咱們莊主在大廳中等候，屋中另有人引路，你自己進去吧。」

壯漢說完冷聲一笑，轉身揚長而去。

倪志剛不禁感到納悶，心想這間房子充其量就祇這麼大，還用得着要人引路？

想着，已跨步走了進去，迎面是一堵照壁，他方才見那領路壯漢是向右面轉進去的，他也照樣從右面走進去，裏面是一間客廳，佈置得極爲雅緻，兩壁掛着幾幅明朝仇十洲的仕女花卉，惟一不相稱的是中間壁上那幅巨大的三星圖，怎麼看都不順眼。

客廳中有一個背負長劍的黑衣漢子，見倪志剛進來，斜着眼光，一副不屑的神色問道：「你便是投帖之人？」

倪志剛看不慣黑衣漢子那份德性，冷笑道：「難道你臉上沒有生眼睛？」

黑衣漢子臉色一變，反手握住肩頭劍柄，倪志剛冷笑道：「我是來見你們莊主投帖的，此時最好少跟我張牙舞爪，要打嘛，嘿！總會給你機會的！」

黑衣漢子重重哼了一聲，將反握劍柄的手伸向壁上一按，只聽一陣「軋軋」之聲過後，那巨幅三星圖突然向地下沉去，露出一扇門戶。

倪志剛這才恍然大悟，原來宇文奎的居處是在地層下面。

黑衣漢子領先走進壁間門戶，倪志剛亦步亦趨。

進門數步，便是一道數十級的石階，接着是一條彎彎曲曲的甬道，甬道兩側壁上，十數步便有一盞壁燈，射出昏黃色的光芒。

甬道盡頭，又是一扇門戶，黑衣漢子停了下來，冷聲道：「進門便是大廳，莊主在廳中等候，你自己進去吧。」

伸手在壁上一按，兩扇石門登時向左右移開。

倪志剛抬眼望去，只見這間地下大廳佈置得富麗堂皇，與上面那間客廳比較，簡直是雲泥天壤！

大廳中央，擺着一張蒙着虎皮的巨型太師椅子，像展開的兩扇鳥翼。

當中巨型太師椅上，坐着一個面容清癯，五綹紫色長鬚，頭戴員外巾，身穿古銅色團花長袍，足登福字履的老者，顯得一派雍容瀟洒。

他，便是這劍魔莊的莊主，匪號「紫髯劍魔」的宇文奎。

坐在宇文奎左首的那個濃眉巨目，繞頰捲髯的老者，是莊中的總護法高七虎，匪號「大力神」。

右首是個竹竿型的老人，山羊鬍，老鼠眼，一派陰險奸詐的神氣，是莊中總管「黑心狼」楚瀾。

其餘都是莊中的護法之流人物。

倪志剛心裏有點緊張，但却毫無懼意，進門前，他深深吸了口氣，藉以平復緊張情緒，然後雙手捧着大紅拜帖，雄視闊步走進廳中。

他在距宇文奎丈許處停下來，目注宇文奎朗聲道：「武林末學倪志剛，奉師叔王道行之命，特向宇文莊主投帖拜山，敬請接納！」

話完，雙手往前一送，那封大紅拜帖竟自他雙掌中凌空飛起，就像是有人托着一般，緩緩向前飛去。

這一手凌空傳物，頗見功力，宇文奎也不禁爲之動容，他畧一過目，便交給右首的總管楚瀾，然後向倪志剛道：「煩少俠轉告王大俠，既承他依禮拜山，老夫本應依禮接見，但本莊昨、前兩夜均發現潛入之人，暗中破壞本莊一切設施，顯對本莊存有極深敵意，現本莊正發動全力搜尋敵蹤，故老夫今日不能親自接待，尚祈見諒！」

倪志剛道：「宇文莊主之言，倪某定當轉告，告辭！」

宇文奎向末座一個三十餘歲的精壯漢子道：「雷師父，請代老夫送客。」

精壯漢子雷鈞遵命起身，向倪志剛走去。

倪志剛剛跨出大廳之門，雷鈞在後突然大聲道：「少俠請慢行，恕雷某不遠送了。」

×　×

曙色乍綻，這已是王道行等一行人來

劍魔莊的翌日凌晨，門外忽然有人大聲道：「王大俠可曾起身？」

這一宵，王道行等因寄身魔窟，不敢絲毫大意，僅祇趺坐調息，聽到呼聲，倪志剛已一躍而起，走到大門口，見是黑衣負劍壯漢道：「敝莊主於辰正在『迎賓台』接見諸位，特命在下前來通知，到時另有專人引領。」

倪志剛道聲謝，返內室告知王道行。

王道行不禁一怔，雲夫人低聲道：「王叔叔，這是怎麼事？圖上沒有『迎賓台』嘛。」

紀古皺眉道：「依在下推測，有兩種可能……」

雲夫人急問道：「是那兩種可能？」

紀古道：「第一種可能，那張圖根本就是個陰謀，那些被悟非師太毀去的機關，祇不過是誘餌，誘使我們步步走進更厲害的陷阱，第二種可能是他們已經有了警覺，知道機關埋伏的秘密已經外洩，所以臨時變更陰謀，說不定連洩密之人都已遭了毒手呢！」

雲夫人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噤，目注王道行道：「王叔叔，依你的看法，那種比較有可能？」

王道行苦笑道：「在下也不敢確定，好在咱們還有一支伏兵，也許他們在暗中窺出些蛛絲馬跡，至於咱們，也祇有到時見機行事了。」

×　×

辰正，王道行等一行人，由一個黑衣壯漢前導，到了莊門內那片綠油油的廣大草坪。

草坪中間，高搭着一座木台，台口横懸着一塊貼着「迎賓台」三個金字的紅布，但台上空蕩蕩的，並未設座。

木台左右，約與台相距丈許，雁翅般設了兩排座位，左邊座位前豎着一塊木牌，上面寫着「貴賓席」，右邊座位前也豎了一塊木牌，是寫的「主人席」三字。

這時，主人席的二十幾個位子已全坐滿，當中是莊主宇文奎，左首是總護法高七虎，右首是總管楚瀾，其餘的位子則是莊中護法和武師一類人物。

宇文奎的三十六名弟子，個個懷抱雙鈎劍，成三排重疊，站在他的背後。

王行道等一行人到場，僅宇文奎欠了欠身，伸手示意請坐。

王道行等人落座後，宇文奎抱拳含笑道：「王大俠帶領恁多武林朋友蒞臨敝莊，不知有何見教？」

宇文奎的話雖然說得很和藹，但神情之間，却流露出一副囂張傲慢之色，使人看着很不舒服。

王道行心裏雖很惱怒，但却容忍下去，微笑着抱拳朗聲道：「王某等無事不登三寶殿，此行是來向宇文莊主討公道！」

雲逸鳳此次尋仇，確是極端秘密，因未大張旗鼓，一切都是謀而後動，且都係由王道行出面，江湖上沒有露出一絲風聲，難怪宇文奎要感到滿頭霧水了。

宇文奎聞言一怔，笑道：「就老夫記憶所及，似與王大俠從無過節，王大俠可否說得詳細點？」

王道行神色一凝，沉聲道：「不錯，王某與宇文莊主並無過節，今日欲向莊主討還公道的，是這一雙孤兒寡母！」說着，用手一指雲氏母女。

雲夫人驀地站了起來，兩眼含恨地直指着宇文奎喝道：「宇文老賊，你想不到我們母女也有報仇的一天吧……」

宇文奎雙目中兇光一閃而逝，含笑道：「雲夫人，老夫雖是兩手血腥，妳也得先說清楚，讓老夫知道是那一筆債呀。」

雲夫人叱道：「五年前，你派人在滾龍坡設伏，攔刼賑災鏢銀，我丈夫以及許多手下弟兄護鏢被害，這你大概沒有忘記吧！」

宇文奎「哦」一聲道：「原來夫人是雲總鏢頭的未亡人，失敬！老實說，老夫與尊夫無仇無怨，區區二十萬兩銀子，也未放在老夫眼下，說句夫人不見氣的話，老夫還不屑和吃鏢行飯的人過不去，不過老夫手下有位副總護法鄧蔚，曾被尊夫的霹靂神梭炸掉一條腿，因此含恨在心，是他向老夫請求支援，所以派出兩位護法和三十六名弟子協助他，事實如此，鄧蔚也已在滾龍坡死亡，老夫願担承一切責任。」

說至此處，目光在王行道等人臉上掃了一瞥，又道：「不過老夫不願釀成混戰局面，同時也希望先瞭解一件事情。」

王道行示意雲夫人先行坐下，接口道：「依宇文莊主的意思，如何才能不釀成混戰？其次，宇文莊主希望瞭解什麼？」

宇文奎道：「老夫在雲夫人母女眼中是罪魁禍首，自然得留給她母女報仇雪恨，諸位既是助拳而來，總得舒舒胳膀伸伸腿，所以，老夫也派九個人，陪諸位活動……」

突然面色一沉，雙目寒芒暴射，冷森森地說道：「暗中潛入本堡，任意破壞本堡設施之人，是否你們一道？」

宇文奎一生桀傲不馴，從來不對任何人假以辭色，自從悟非師太領着兩位武當高手潛入十八盤山，不僅按圖索驥，把劍魔莊內外的機關埋伏破壞無遺，而且還將宇文奎戲弄個够，所以，宇文奎才強捺下心頭惡氣，對王道行等人，勉強的維持了一點江湖禮數，不過，宇文奎陰險狠毒，誰又敢担保他不在暗中使陰謀，施暗算！

王道行並不在意如何打鬥，但宇文奎問及暗入劍魔堡之人時，因他既不擅說謊，又不願洩密，所以一時之間，感到很難作答。

正在這緊要關頭，驀聽一聲低沉的佛號，接着，悟非師太和玄風玄雨兩位道長似是從空而降，突然現身在貴賓席上。

悟非師太雙掌合十道：「宇文莊主可識得貧尼？」

宇文奎陰惻惻冷笑道：「原來是妳這老尼姑在和老夫搗鬼！」

接着目注玄風玄雨兩位道長喝道：「咱們劍魔莊和你們武當派從來河水不犯井水，兩位道長怎的也來淌這趟混水？」

玄風道長沉聲道：「劍魔莊藏污納垢，荼毒江湖，罪狀擢髮難數，本派為了武林福澤，豈能袖手不管！」

宇文奎陰惻惻笑道：「說得倒挺冠冕堂皇，只怕事情管不了，自已先落個粉身碎骨，並為武當派招來無窮後患！」

說完，突然仰面大笑。

笑聲歷久不歇，王道行不禁心中一動

。正在這時候，只見一個蒙面黑衣女人，肩上抗着一隻長形包袱，如飛般奔了過來。蒙面黑衣女人奔到悟非師太面前，將長形包袱往地上一扔，便退到悟非師太身後，垂手而立。

宇文奎笑了一陣，臉上神色突然變得極為難看。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宇文施主可是在等待轟然一聲，將貧尼等人統統炸得屍骨無存？」

宇文奎獰視悟非師太，牙齒咬得格格作响，但沒有說話。

悟非師太轉面向蒙面黑衣女人道：「徒兒，妳去將那包袱打開，讓宇文施主看看，也好使他斷了惡念。」

蒙面黑衣女人輕應聲：「是！」便走過去將包袱打開，裏面赫然是個背負雙鈎劍的黑衣漢子。

宇文奎見陰謀已被破壞，更是恨得兩眼冒出火來，轉向總管楚瀾道：「你速去給我將那賤人提來！」

楚瀾剛剛站了起來，蒙面黑衣女人已將蒙面黑巾扯下，指着宇文奎叱道：「惡賊！丁姑奶奶已在這裏，你罪惡貫盈，還不快來領死！」

宇文奎連番失利，已失去了原有的鎮定，聞言喝道：「原來妳這吃裏扒外的賤人，已被人救了出來，哼！是那個狗雜種救妳的？快說！」

悟非師太兩道慈眉一挑沉聲道：「宇文施主也是一方之雄，說話怎的一派無賴口吻！她是貧尼救的，而且已將她收歸門下，祇待此間恩仇了了，即皈依我佛！」

畧頓又道：「想不到宇文施主居心如此惡毒，竟在貴賓席地下暗埋大量炸藥，欲將來人一網打盡，轟個屍骨無存，豈料人算不如天算，狡謀被貧尼發覺。孽障！天網恢恢，難道你還想欠來世債不成！」

宇文奎的一切毒計，盡成泡影，不禁氣極恨極，跡近瘋狂地揮臂厲聲吼叫道：「你們都給我殺！殺！殺呀！將這羣狗男女統統給我殺光！」

隨着吼聲，雙手連揚，十二支淬毒短劍，帶着破空銳嘯，半數射向悟非師太，半數直奔丁韻琴。

悟非師太袍袖一捲，六支短劍如泥牛入海，奔向丁韻琴的短劍，却被雲逸鳳飛縱而出，手中結絲劍劃出一道光環，將六支短劍裹住一絞，只聽一陣「叮噹」聲响，六支短劍被絞成數十段落在地上。

宇文奎十二支短劍被毀，更是暴怒如狂，一挺雙鈎劍，自座上飛縱而起，以「蒼鷹搏兔」之勢，向雲逸鳳凌空撲去。

雲逸鳳嬌喝聲：「惡賊找死！」

皓腕一振，奇招突出，結絲劍若點若劈，只見閃閃綠芒流動，破招襲敵，一氣呵成！這一招佛門絕學，的確奇奥無比，饒是宇文奎身負絕學，也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化解，迫得凌空一折腰，向一側縱落。

雲逸鳳一招得手，信心倍增，趁勢掄起一團劍光，向宇文奎捲去。

丁韻琴更不怠慢，雙鈎劍一掄，搶上前去和雲逸鳳雙戰宇文奎，登時雙方展開一場搶制機先的急攻。

劍魔莊其他的人均奮不顧身，挺劍而出，高七虎邀戰王道行，楚瀾纏住陳羣，彭澤四友，阮靈，倪志剛和尹英則接戰劍魔莊其餘護法和武師，雲夫人橫劍觀戰，藉為愛女壓陣。

劍魔莊三十六名弟子，佈展正反五行天罡陣法，將悟非師太困住，但可惜祇是螳臂擋車，不到半個時辰，全被悟非師太以彈指打穴神功，一一制倒。

這一場混戰，由於悟非師太上體天心，曾經暗囑王道行等人，除罪魁禍首外，不可大事殺戮，所以從巳到未，仍在纏戰不休。至此，悟非也不由金剛怒目了，沉聲喝道：「宇文奎荼毒江湖，天怒人怨，武林共棄，爾輩脅從，還不明辨是非，回頭猛省，更待何時，現貧尼與爾等約，如願跳出這場是非，可即速離去，否則，莫怪貧尼要出手了！」

悟非師太連喝數次，竟無一人理會，不禁慈眉一軒，低宣佛號，雙手扣指連彈，登時絲絲勁疾指風，如綿密的無形雨絲，分向劍魔莊之總護法以及各護法武師全身要穴襲去，中者立路，無一倖免！

宇文奎目覩手下悉數被制，愈加激發兇性，左手劍，右手掌，完全是與敵偕亡的打法。

雲逸鳳的一套降魔劍法，雖然尅制住劍魔的左手劍，但却無法將劍魔制服，是因為丁韻琴連累了她。

丁韻琴功力遠遜，幾次遇險，雲逸鳳都得鬆懈對劍魔的尅制來解救她，使劍魔反而利用了這個弱點，每到危急，便出手攻向丁韻琴，而雲逸鳳却也因丁韻琴之在場，幾招殺手絕學無法使用出來，致使戰況變成膠着狀態。

悟非師太其實早已看出劍魔居心，只因丁韻琴也是身負血海深仇，不忍阻止她為父母報仇的孝心，但眼看這場打鬥如此拖延下去，勢必連雲逸鳳也要拖跨，這才下決心暫將丁韻琴招呼下來。

雲逸鳳解除這個束縛，登時劍勢大盛，揮洒間，自劍尖湧出朵朵光蓮，驟看，反不若先前劍勢凌厲，但却使敵人處處受制，根本無法出手，這正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一招「芥子納須彌」！

劍魔宇文奎不禁大駭，這才覺察出眼前這少女的一身功力，竟是高得出奇，超過他的想象太遠！

而這時，他也突然感到死神的可怕，想從綿密劍網中衝出，恰好一蓬光蓮自他頭頂冉冉而降，他竟不顧一切疾舉雙鈎劍，一招「白雲出岫」，舞起一片劍花護住頂門，雙脚在地上用力一點，急衝而起。

由於他急於衝出雲逸鳳結絲劍所織的光網，却一時忽畧了那是柄削鐵如泥神兵利刃，只聽「喀哧」一聲，接着發出半聲「啊」的慘號，一代黑道巨魔，却被雲逸鳳一劈為二，鮮血五臟流滿一地，令人不忍卒視！

丁韻琴見劍魔被劈，跑過去舉劍便砍，她恨不得將宇文奎剁為肉泥，以洩心頭之恨，但却為悟非師太喝止，道：「人死恨解，毀屍則有失厚道！」

×　×

悟非師太等一行十五人離開十八盤山時，天已入夜，回望山頭，正烈燄騰空，將夜空染成了一片橘紅色！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伯倫等一行來至白帝城，往遊劉備托孤遺址，遭幽冥教圍攻，朱家鳳把幽冥教五閻王南宮栢殺死，正與長公主激鬥間，突聞嗚嗚號角聲，長公主聞聲色變，跳出戰圈，迅疾離去。翌日，朱伯倫等繼續進發，在暮靄四合時分，來到了巫山十二峯中，在一條奇險隘道中，驀見三條人影，自林間騰身激射，落在一度斜坡之上，攔住去路，朱伯倫抬頭急看，發現是雲家堡三位堡主，朱伯倫正擬諫勸彼等覺悟回頭，又聞嗚嗚號角聲，雲家大堡主一聞號角，喝令兩位弟弟聯手撲攻——

一招迴環劍　兩顆血淋頭

「上！」

暴喏聲中，三道寒閃，一齊向朱伯倫的要害處攻了過來。

朱伯倫似乎沒想到對方會突然之間，發動圍攻，而且又是赤手空拳地，連兵刃都不曾拔出來。

因此，一時之間，鬧得他手忙脚亂，連連閃避，一面叫嚷道：「諸位好不講理呀……」

雲中鶴壓低語音，促聲說道：「朱三俠，我們三兄弟，固然攔不住你們，但前頭還有更高明的人物，你們絕難闖過去，依兄弟之見，最好是就此回頭……」

他口中說得好聽，但手底下却是招招都向要命處招呼，顯得辛辣之至。

雲中雁也促聲接道：「朱三俠最好是將我們擊成重傷，否則我們回去也是死路一條。」

朱伯倫低聲說道：「三位盛意心領，此刻，我已作了過河卒子，只有前進，不能回頭。」

話聲中，已亮劍反擊，在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沉聲喝叫道：「焦老弟，酒來！」

焦三恭應着，將一個革囊拋了過來，並沉聲喝道：「三爺接着。」

朱伯倫右手長劍揮洒，將對方三柄緬刀，防備得風雨不透，左手却接過盛酒的革囊，淡淡地一笑道：「畢竟是老了，不喝點酒，全身都沒一點兒勁力啦！」

說着，右手長劍揮洒如故，却以口就着左手中的革囊，將木塞拔了出來。然後，却是呵呵一笑道：「三位堡主是認為我朱伯倫不堪承教而藏了私，還是這些年來，閉門納福，使藝業倒退了……」

密林中又有人截口接道：「朱伯倫，別說風涼話，雲家堡三位堡主的藝業已精進不少，而且我看得出來，他們也盡了全力……」

朱伯倫也截口笑問道：「那麼，他們爲何表現得如此差勁呢？」

密林中語聲哼了一聲道：「姓朱的，別裝胡羊，那是你自己偷竊得太多，功力精進太快了。」

「多承誇獎！」朱伯倫笑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密林中語聲笑道：「暫時不用管我是誰，只要你有本領殺得了雲家三位堡主，我自然會出面就是。」

朱家鳳揚聲說道：「爹，讓我去抓他出來。」

「不可以。」朱伯倫笑道：「妳可得替爹掠陣，爹要喝酒啦！」

說完，他右手長劍照樣揮洒着，左手却送上革囊，「咕都咕都」地牛飲起來。

妙就妙在這兒，他等於是在盲目地揮着劍，但外圍的雲氏三兄弟，却仍然是使盡渾身解數，而對他莫可奈何。

雲氏兄弟是武林中所公認的十大家之一的首腦人物。

至於以「四海游龍」楊天佑爲首的三劍客，雖然也是响噹噹的人物，但在以往，頂多也不過是與十大家的首腦人物，具有同等地位而已。

但目前，朱伯倫以一敵三，居然根本沒當作一回事似地，這情形，可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驚訝了。

只聽那密林中的語聲哼了一聲道：「你够狂，但願你能一路狂下去……」

朱伯倫似乎已過足了酒癮，抬頭呵呵一笑道：「閣下，朱某決不會使你失望就是。」

也許酒眞的能增加他的功力，他這一串狂笑，足能穿雲裂石，高亢入雲，震驚得密林中宿鳥驚飛，野獸狂吼地，鬧成一片。

那密林中的人，顯然是在披唇冷哂着：「好威風，連飛禽走獸都給你嚇得屁滾尿流的，眞不愧是三劍客中人物呀……」

朱伯倫却向雲氏三兄弟沉聲喝道：「三位雲兄，朱某已禮讓太多，你們兄弟，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　稿



可得識相一點！」

雲中鶴低聲苦笑道：「在下兄弟，已沒法識相，朱三俠還是請照方才所說的作吧！」

緊接着，却是厲聲叱道：「姓朱的，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雲中三鶴』決不會教你失望就是。」

忽然，前頭那隘道中，傳來一串急促語聲道：「三位雲堡主快退！」

如响斯應，雲氏兄弟暴喏着各自虛晃一招，倒飛丈外，向隘道那邊疾射而去。

由於雲氏三兄弟，言行曖昧，似有難言之隱，因而朱伯倫儘管有取勝的力量，和取勝的機會，却遲遲不曾下手。

目前這一意外的變化，自然使他如釋重負地，暗中長吁一聲，並故意冷笑道：「三位堡主，可眞是識時務的俊傑呀！」

朱家鳳噘着小嘴道：「爹，方才您爲什麼不讓我去將那廝抓出來？」

朱伯倫一怔道：「抓出來？抓誰？」

朱家鳳跺足嬌嗔道：「爹！您還沒喝醉，就迷糊起來啦！」

朱伯倫苦笑道：「爹就是這個毛病呀！妳是我的乖女兒，難道還不知道。」

朱家鳳哼了一聲，說道：「快將革囊給我！」

朱伯倫笑道：「那怎麼行，酒就是爹的命根子呀！」

緊接着，却是蹙眉自語道：「哦！我明白了，妳說的就是那個躱在樹林中，不敢見人的傢伙。」

那密林中語聲冷笑道：「裝胡羊裝够了？」

朱伯倫又捧着革囊，猛喝了一陣之後，才含笑接道：「酒是喝得差不多了。嗨，那位見不得人的仁兄，你方才說的話，算不算數？」

密林中語聲訝問道：「你指的是那一句話呀？」

朱伯倫笑道：「閣下眞是貴人多忘事，片刻之前，你才說過，只要我能殺得了雲氏三兄弟，你就出來……」

密林中語聲截口笑道：「可是你並沒有殺死他們呀！」

朱伯倫哼了一聲道：「你又不是沒看到，是他們奉命開溜啦！」

密林中語聲接口道：「你爲什麼不追呢？」

朱伯倫笑道：「朋友，你不敢出來，也就算了，可千萬別橫扯……」

密林中語聲接道：「我說的是正理，怎能算是橫扯哩！」

緊接着，又哼了一聲道：「姓朱的，只要你命長，在這巫山十二峯中，咱們總有碰頭的機會。」

朱伯倫一怔道：「這是說，你現在不出來了？」

「我可沒有這麼說過啊！」那密林中語聲突然道：「現在，我要先問你一件事情。」

朱伯倫「唔」了一聲，說道：「我正聽着。」

密林中語聲沉聲問道：「朱老三，你們三劍客中的老大楊天佑，是否也已經來了？」

朱伯倫暗地一怔，但表面上却含笑反問道：「就是因爲咱們楊大哥來了，所以，方才『雲中三鶴』才奉命開溜？」

密林中語聲接道：「請答我所問！」

朱伯倫仍然是含笑反問道：「你看到我楊大哥沒有？」

密林中人怒聲道：「如果我看清楚了人，還用問你！」

朱伯倫呵呵大笑道：「吃了暗虧，連人家都沒看到，那滋味可眞有點那個！」

密林中語聲怒聲道：「躱在暗中弄鬼，算是什麼英雄人物！」

朱伯倫笑道：「閣下既然自命爲了不起的英雄人物，爲何不將那暗中弄鬼的人抓出來？」

密林中語聲冷笑道：「朱伯倫，你敢不敢將那暗中弄鬼的人告訴我？」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這有什麼不敢的，老實告訴你吧，那位暗中跟你過不去的人，決不是我們三劍客中的人物。」

密林中語聲接道：「那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

「眞的？」

朱伯倫哼了一聲道：「這話就問得太幼稚啦！」

忽然，那隘道中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啓禀牛監軍，公主有請！」

密林中語聲揚聲說道：「好的，我就來。」

原來這位密林中的神秘人物，就是那自稱有權可以指揮統帥的牛監軍。

當然，朱伯倫等人仍然不知道，這位牛監軍是何許人。

牛監軍的語聲一落，朱伯倫又呵呵一笑道：「原來閣下姓牛，官拜監軍之職，監軍這個官兒，說大不大，說小却也的確不小，王命在身，挾天子以令諸侯，倒眞是變過癮的啦！」

牛監軍沒答話，只發出一聲冷哼，而且，這一聲冷哼，還是由前頭的隘道口傳

來，顯然他已不在原地了。

因此，朱伯倫一頓話鋒，又揚聲笑道：「閣下好快速的身法……」

話聲中，人已長身而起，有如匹練橫空似地，向隘道口疾射而去。

那條隘道，事實上是一條兩山夾峙的山溝，左邊是高聳入雲的峭壁，右邊則為一片陡峭而稠密的原始森林，當中通道，僅能容兩騎勉強地交錯而過，形勢端的是奇險無比。

朱伯倫飄落隘道口，向裏面打量之間，後面的朱家鳳，張勁秋等人，也相繼飄落當場。

張勁秋一面向裏面打量着，一面笑笑道：「奇險天成，倒眞是一個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絕好關卡。」

朱伯倫笑道：「人家勞師動衆，費盡心機，為的就是要吃你這一身『唐僧肉』，你還能顯得那麼輕鬆。」

張勁秋笑了笑道：「我這個『地獄神醫』，可比唐三藏的法力要高明得多，這一路行來，多少妖魔鬼怪，都是死的死，逃的逃，我不信憑目前這區區天險，就能攔得住咱們。」

那隘道中忽然傳出一聲冷哼。

由於隘道中特殊地形的廻聲激盪，也可能是那發出冷哼的人，施展出類似「六合傳音」的絕頂功夫，因而憑朱伯倫的功力之高，居然也沒聽出那冷哼聲是發自何處。

這情形，使得他心頭微凜，但外表上却是泰然自若地，揚聲笑道：「閣下是不是不服氣？」

這下倒好，連冷哼聲都沒有了。

焦三呵呵一笑道：「三爺，那些魔崽子們，準是被三爺的神威嚇跑啦！」

朱家鳳一挑秀眉道：「不論他們是否給嚇跑了，爹，咱們大大方方的闖！」

朱伯倫笑道：「傻丫頭，要闖，自然是大大方方的去闖，難道還偷偷摸摸的去闖麼？」

隘道中忽然傳出長公主的語聲道：「請呀，沒人攔着你們！」

朱伯倫縱聲大笑道：「小丫頭，不是我過份輕視妳，別說是妳，縱然是妳那個沐猴而冠的父親，也未必能攔得住我。」接着，却扭頭向孟二說道：「孟老弟，請將馬匹都趕過來。」

長公主的語聲冷笑道：「何必多賠上幾條畜牲的生命哩！」

那牛監軍的語聲接道：「朱老三，你瞧瞧這是誰？」

此時已能辨別出，長公主與牛監軍的語聲，是發自距隘道口約莫十多丈外，也就是發自隘道右面的密林之中。

而且牛監軍的話聲一落，一團黑忽忽的圓形物體，已向朱伯倫疾射而來。

由牛監軍的語聲，與眼前的情景一對照，誰都可以認定，這疾射而來的圓形物體，必然是一顆人頭。

朱伯倫順手一抄，剛好抓住那人頭的頭髮，雖然濺了一身的鮮血，却總算看清楚了那人頭的面目，原來赫然就是雲家堡的大堡主雲中鶴的人頭。

朱伯倫將人頭拋向一旁，揚聲笑問道：「那位什麼監軍大人，你們怎麼又自相殘殺起來哩？」

牛監軍的語聲冷笑道：「雲家三兄弟，心懷怨恨，陽奉陰違，方才那一戰，分明未盡全力，而且有通敵之嫌，本監軍職司風憲，有權可以先斬後奏，所以才當機立斷，加以處決。」

朱伯倫蹙眉接道：「你將他們三兄弟都殺掉了？」

牛監軍的怪聲一哼道：「不信，你再瞧瞧這個……」

隨着話聲，又是兩顆人頭，向朱伯倫疾射而來。

這回，朱伯倫不須查驗，自然也不再去接取那人頭，但他心中却在微感驚凜地，忖念着：「雲中三鶴，並非庸手，也不會束手受戮，此人竟能作得如此乾凈俐落，如果沒有別的因素，則其身手之高明，就太以不可思議了。」

朱伯倫心念電轉之間，牛監軍的怪聲又沉聲接道：「幽冥教下的人請聽好：誰敢三心二意者，雲氏三兄弟，就是一個榜樣！」

朱伯倫揚聲問道：「聽這語氣，閣下不是幽冥教的人？」

牛監軍的怪聲一哼道：「這與你不相干。」

緊接着，又沉聲接道：「朱老三，你們都不必進來了，還是在隘道口外，比較寬敞得多。」

朱伯倫笑道：「這話，我倒是能聽得進……」

牛監軍的語聲接道：「有請長公主，二公主親自出場掠陣，凡是心存觀望，不全力以赴者，立即格殺，不許徇私！」

「好的。」長公主的話，雖然答得爽快，但語氣中，却顯然有着不愉快意味。

朱伯倫不禁暗自忖念着：「連兩位公主，也得受他的支配，這情形，可委實不簡單……」

牛監軍又震聲喝道：「賀屠二位堡主聽令！」

隘道入口處的密林中，傳出一聲暴喏：「老朽恭聆。」

牛監軍的語聲道：「首先，我要說明我自己的立場，我牛銘君命在身，職責所在，難免對諸位要求過嚴，這一點，希望二位堡主能多多諒解。」

那兩位堡主的語聲，同聲說道：「老朽怎敢……」

「監軍言重了。」

牛監軍語氣一沉道：「方才，雲家堡三位堡主的榜樣，二位都看到了？」

另兩位堡主又同聲道：「是的……」

「都看到了。」

「那麼。」牛監軍的語聲鏘鏘然作金石鳴地，沉聲接道：「本監軍命令二位，各率所部，聯合出擊，務必將『地獄神醫』張勁秋生擒或格殺，否則，二位自己提頭來見！」

那二位堡主的語聲接道：「是……」

「遵命……」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官腔十足，閣下好威風呀！」

朱家鳳却披唇一哂道：「只是，自己不敢出頭，却支使一些替死鬼前來送死，未免太猪種了！」

牛監軍的語聲哼了一聲道：「小丫頭，如果妳命長，妳會見到我的……」

這當口，一陣「嗖、嗖、」連响，密林中已飛縱出二十多個夜行怪客，除了為首的兩位長衫人之外，一律是玄色勁裝，手持各式不同兵刄的彪形大漢。

至於為首的兩位長衫人，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是賀家堡堡主賀天鵬，顯然已六旬以上的灰衫老者，就是屠家堡堡主屠芝貴。

當這批人員向羣俠方面採取包圍之勢，緩緩逼進時，朱家鳳却飄落乃父身前，傳音說道：「爹，這批人由我來……」

朱伯倫傳音接道：「可是，妳不能輕敵，也不能過露鋒芒。」

朱家鳳點首笑道：「我知道。」

賀、屠兩家的人，已在三丈遠處停了下來，並由屠芝貴發話說道：「朱大俠請了……」

朱伯倫含笑接口道：「屠堡主太客氣啦！」

賀天鵬沉聲接道：「咱們一切廢話都免了，你還是放馬過來吧！」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賀堡主眞是快人快語，不過，廢話雖可免了，正經話却不能不說。」

賀天鵬哼了一聲道：「我却認為沒甚可說的了。」

「有。」朱伯倫正容接道：「方才，雲氏三兄弟的下場，難道還不足以使二位寒心？」

牛監軍的語聲冷笑道：「朱老三，挑撥離間，沒有甚麼用啦！」

賀天鵬也冷然接口道：「這與你不相干！」

朱伯倫笑道：「與我當然不相干，但與你們二位，却是相干得很哩！」

一頓話鋒，精目在對方諸人身上一掃，又沉聲接道：「據朱某所知，二位堡主都有一位身手很高的總管，也各有甚麼『五虎』，『四金剛』的精英人物，像目前這等場合，却為何不將他們帶來？」

賀天鵬冷哼一聲道：「對付你們這幾個人，哪還用得着那麼多人。」

朱伯倫也哼了一聲，道：「別作違心之論，要不要我代你將原因說出來？」

牛監軍的語聲厲聲叱道：「二位堡主，還不聯手齊上！」

「是！」

「是」字聲中，兩人已雙雙飛身進擊，而同時，奉命掠陣的長公主、二公主，也已悄然飄落一旁。

在一聲霹靂大震中，三道人影一觸而分，並傳出朱伯倫的震聲大喝：「停！」

屠芝貴注目問道：「才一招硬拚，勝負未分，為何叫停？」

朱伯倫冷然接道：「閻王爺並沒限定你們報到的時間，急甚麼！」

緊接着，却揚聲說道：「姓牛的，如果你們作事光明磊落，還怕人家挑撥離間麼！」

牛監軍的語聲冷笑道：「好，有屁快放！」

朱伯倫哼了一聲，目注賀天鵬接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你們的總管，以及甚麼『五虎將』，『四金剛』之流的人物，已經成了幽冥教的死黨，只有你們這些人，可能暗中心懷不憤，人家才想借我朱某之手，將你們除去。」

賀天鵬冷笑道：「朱伯倫，你太以抬舉你自己了！」

牛監軍的語聲笑說道：「朱老三，你不覺得你這種挑撥的手法，笨得該打屁股麼！」

朱伯倫根本不理會對方的反駁，已沉聲接道：「當今十大家中，四家已烟消雲散，三堡主也已去其一，只要消滅了你們這二堡，二宮，武林一統的局面，就算告成了……」

賀天鵬冷然接問道：「還有麼？」

「還有。」朱伯倫臉色一沉道：「十大家中，也只有你們屠、賀，兩家造孽最多，名氣最壞，依理，我大可不必費那麼多的唇舌，而心安理得地宰了你們，但我知道碧霞宮與紫靈宮的杜、覃兩位仙子，也必然在這兒，才不得不借此機會點醒她們二位一下。」

牛監軍的語音接道：「別以為普天之下，只有你才是聰明人。」

朱伯倫笑道：「朱某人不敢如此狂妄，但我不能不請教一聲，你如果不是存心借刀殺人，為何明知這些人不是我的敵手，却不肯自己出頭，而偏要驅使他們前來送死？」

牛監軍的語聲冷笑道：「眞是大言不慚。」

朱伯倫笑了笑道：「你不相信不要緊，我會給事實你瞧，而且，要宰目前這些人，絕對不須要我自己出手……」

牛監軍的語聲截口接道：「我知道，你還有一位在暗中弄鬼的朋友。」

朱伯倫搖首笑道：「那眞成了殺鷄用上牛刀了，連我自己都不肯出手，怎敢驚動那位暗中的奇人哩！」

牛監軍的語聲訝問道：「那你準備叫誰出場？」

「喲！」朱伯倫抬手一指朱家鳳，含笑接道：「就是小女家鳳。」

牛監軍哼了一聲，才厲聲喝道：「賀堡主，屠堡主，上！」

「是！」一連串暴喏聲中，賀天鵬、屠芝貴二人已飛身向朱伯倫撲了過來。

這三位之間，方才曾以徒手互搏一招，並未分出高下來，此刻，賀天鵬、屠芝貴二人，都亮出了自己的獨門兵刃。

賀天鵬使的是一柄厚背大砍刀，屠芝貴使的却是一枝長約四尺的短戟。

以這兩位的身手之高，這一聯手全力進擊，其威力自然是非同小可。

朱家鳳算得上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不等對方兩人撲近，她已清叱一聲，揮劍飛身，迎了上去。

朱伯倫入目之下，連忙沉聲喝道：「家鳳當心！」

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朱家鳳被震得凌空三個筋斗，倒飛丈外，向乃父扮了一個鬼臉道：「爹！這兩位堡主，可能是冒牌的啦！」

她的話沒說完，屠芝貴、賀天鵬二人，已雙雙厲叱一聲，跟踪進擊，刀戟齊揮地，將她圈入一片綿密的刀光戟影之中。

儘管方才一招硬拚，朱家鳳被震得倒退三丈之外。她儘管日前已被對方的聯手攻勢，圈入綿密的刀光戟影之中，但朱家鳳却是顯得從容不迫地，見招拆招，將自己防備得風雨不透，一時之間，使那兩個名列當今十大家之一的首腦人物，一籌莫展。

朱伯倫一面凝神注視戰況，一面笑問道：「丫頭，妳怎會知道這兩位堡主是假的？」

朱家鳳嬌笑道：「因爲，他們的藝業太差勁啦！」

朱伯倫笑道：「我看，他們表現得很不錯呀！蠻像個十大家中首腦之一的樣子啊！」

「不像，不像。」朱家鳳連忙接道：「簡直像兩個無賴……」

朱伯倫笑問道：「何以見得？」

朱家鳳接道：「爹，如果是當今十大家的首腦人物，好意思兩人聯手，對付一個後生晚輩麼？」

朱伯倫「唔」了一聲道：「這話，倒有點道理。」

「不是有點道理，而是很有道理呀！」朱家鳳含笑接道：「何況，他們兩人聯手之下，還表現如此差勁，不是市井無賴，是甚麼哩！」

朱家鳳在當今十大家的兩位首腦人物聯手合擊之下，除了最初一招，被震得倒飛三丈之外，此刻，却是有攻有守地，談笑自若。

由外表上看來，她是已被對方兩人的聯手攻勢困住了，但仔細瞧瞧，却是雙方都對對方莫可奈何，而形成膠着狀態。

也因爲如此，使得正邪雙方，那些明裏暗裏觀戰的人，都對朱家鳳有着一種莫測高深之感。

當然，以屠芝貴、賀天鵬二人的身份和地位，聯手合擊之下，竟然奈何不了一個後生小輩，其內心的難堪，自是意料中事。

日前，再加上這一對父女那種冷嘲熱諷的對話，也自然更使他們羞憤交迸地，要將老命豁出去了。

一旁掠陣的長公主，已看出了眼前的危機，連忙沉聲喝道：「二位堡主，沉住氣。」

朱家鳳嬌笑道：「除非長公主能下場救下他們，否則，沉住氣也不行啦！」

長公主冷笑道：「朱家鳳，妳別狂，憑日前這情形，再有五百招，妳也奈何不了他們。」

朱家鳳哼了一聲道：「我倒是不信邪，明知中了你們的『借刀殺人』之計，也顧不得了。」

接着，又揚聲向乃父問道：「爹，這兩個堡主，該不該殺？」

朱伯倫揚聲接口道：「我早就說過了，在十大家之中，這兩個是造孽最多的兩個……」

朱家鳳截口笑道：「那我就可以安心的殺他們了？」

朱伯倫接道：「我不反對。」

朱家鳳又向長公主揚聲說道：「長公主聽好，我不須要甚麼三百招五百招的，十招之內，我就要他們兩個的狗命……」

朱家鳳雖然還是表現得泰然自若，但戰況也還是膠着狀態。

所以，她這一句「十招之內，要他們兩個的狗命」的話，恐怕難以令人相信。

果然，她的話聲一落，長公主，二公主同聲冷笑道：「作夢！」

屠芝貴、賀天鵬二人，更是厲笑連連，怒叱一聲：「丫頭躺下！」

賀天鵬、屠芝貴二人這一招，是羞憤交迸之下，不顧後果的全力一擊，也算是豁出老命的驚天一擊，其威力之強，自不難想見。

在一串「嗆」然金鐵交鳴聲中，只聽朱家鳳發出一聲驚呼道：「糟啦……」

眼光銳利的旁觀羣豪們，都已看到，朱家鳳這一下，可的確是糟了。

因爲，在對方孤注一擲式的聯手一擊之下，朱家鳳手中的長劍，已被震得脫手飛了出去，人也被震得仰身栽倒。

在此種情況之下，賀天鵬、屠芝貴二人，自然是得理不饒人地，雙雙刀戟齊揮，向躺在地下的朱家鳳疾斬而下。

試想，此情此景，還有比這更糟的情況麼！

因此，羣俠方面，連朱伯倫在內，莫不臉色爲之大變地，齊聲驚呼。

由於情況的急迫，任何人也沒法加以搶救，因而只有眼睜睜地，看着這慘劇的發生。

就當旁觀羣豪們驚悸莫名的剎那之間，現場中又有了意外的變化。

首先是俯身揮刀下劈的賀天鵬，突然發出一聲慘號。

原來朱家鳳那一枝被震飛的長劍，於掉落地面時，竟然無巧不巧地，插進賀天鵬背上的「靈台」大穴之中。

賀天鵬於發出一聲慘號的同時，屠芝貴插向朱家鳳嬌軀上那枝短戟，竟沒來由地，被賀天鵬一刀橫掃，將其磕飛，而餘威所及，也使得屠芝貴的人頭，滾落在一旁。

這剎那之間的變化，不但太意外，也太以快速了。



快速得令旁觀羣豪們眼花撩亂，一時之間，竟然弄不清楚屠、賀二人是怎麼死的，只是目瞪口呆地，楞在那兒。

朱家鳳一個鯉魚打挺，站了起來，抬手抹去額頭的冷汗，然後將插在賀天鵬屍身上的長劍取回，才苦笑道：「眞是瞎貓碰着死老鼠，想不到被震飛的長劍，居然還能救我一命……」

忽然，密林中傳出牛監軍的語聲道：「丫頭，屠堡主是怎麼死的？」

朱家鳳嬌笑道：「反正你那借刀殺人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還管他們是怎麼死的！」

牛監軍話聲道：「我必須要知道。」

朱家鳳嬌笑道：「難道你沒有長眼睛，沒看到屠堡主是死在賀堡主的大刀之下麼？」

牛監軍冷笑道：「賀堡主的大刀，怎麼會忽然橫掃過去的？」

朱家鳳笑了笑道：「這個麼，我想，你最好是去問賀堡主，才能得到滿意的答覆。」

牛監軍的語聲冷笑一聲之後，話鋒突然轉向了二位公主：「長公主，二公主，妳們二位距離近，方才的情形，應該已看得很清楚了？」

長公主漠然地接道：「不錯，對賀堡主的死因，我看得很清楚，但他的大刀爲何會橫掃，却沒看出原因來。」

二公主也接着說道：「我也一樣。」

牛監軍的語聲長嘆一聲道：「二位公主，今宵，咱們這個筋斗，可眞是栽得夠大啦！」

長公主訝問道：「難道牛監軍已看出甚麼蹊蹺不？」

牛監軍的語聲「唔」了一聲道：「我還得找兩個人去試試。」

朱家鳳嬌笑道：「對了，十大家中，到目前爲止，四家、三堡，都已經算是消滅掉了，只要再將兩宮消滅之後，就只剩下你們這幽冥教唯我獨尊了。」

牛監軍的語聲哼了一聲道：「妳很聰明。」接着，又震聲大喝道：「碧霞宮杜仙子，紫雲宮覃仙子聽命！」

說來也有點奇怪，牛監軍煞有介事地，在呼叫着，却沒有一點回音。

略爲頓了一頓之後，牛監軍的語聲厲聲叱道：「杜碧霞，覃紫雲，妳們兩個沒聽到？」

只聽一個奇異的語音接道：「牛銘，她們聽是聽到了，却說不出話來。」

牛監軍的語聲訝問道：「是你制住了她們？」

「廢話！」

「你是誰？」

「一個過路的人。」

「你爲何要制住她們？」

那奇異的語聲道：「因爲，我不忍眼看她們去送死。」

這奇異的語聲，不但使的是武林中最上乘的「六合傳音」，令人聽不出他的藏身之處，而且也分辨不出是男是女，而更妙的是，由那語氣中，也使牛監軍分不出究竟是友還是敵。

這情形，不但使牛監軍一時之間作聲不得，連羣俠方面的朱伯倫，朱家鳳等人，也爲之直皺眉頭。

寂靜了少頃之後，牛監軍的語聲才沉聲問道：「你究竟是朋友，還是敵人？」

那奇異語聲道：「我暫時沒有朋友，也沒有敵人。」

牛監軍的語聲道：「那你準備將杜仙子，覃仙子二人，如何處置？」

那奇異語聲道：「我不處置她們，人馬上交還給你，但她們已暫時失去功力，

賀天鵬俯身揮刀下劈之際，却被適才朱家鳳被震飛的長劍倒插下來，正中靈台大穴。

至於恢復她們功力的手法，也許你們主子會懂得。」

牛監軍的語聲中充滿了困惑：「閣下這是甚麼意思？」

那奇異語聲哼了一聲道：「牛銘，你問得太多了！」

一頓話鋒，又沉聲接道：「牛銘，兩位仙子還給你，接着，告辭！」

語落，只見兩道人影，由牛銘發話處的十丈之外，飛射牛銘的發話處。

很顯然，那必然是那位神秘人物，將已被封閉功力的覃仙子，杜仙子二人扔了過來。

那奇異語聲又換到了另一處所，「哦」了一聲道：「監軍大人，我忘了該向你提一次忠告。」

牛監軍的語聲哼了一聲道：「我正聽着。」

那奇異語音道：「也許你正準備自己出手，攔截朱大俠等人，是也不是？」

牛監軍的語音道：「不錯，在下確有此意。」

那奇異語聲接道：「我看就此算了，還是好好護送兩位仙子去見你們主子。」

牛監軍的語聲道：「爲甚麼？」

那奇異語聲笑道：「一個筋斗，已經栽得够慘的了，難道還要栽一個更大的筋斗，才過癮麼？」接着，又呵呵一笑道：「人貴自知，在下語盡於此，這回，我是眞的告辭啦！」

牛監軍的語聲揚聲喚道：「二位公主請回來。」

長公主、二公主嬌應着，飛身投入密林之中。

朱伯倫走近愛女身邊，低聲說道：「丫頭，方才那一手，太冒險了，把我都嚇了一大跳。」

朱家鳳却嬌笑着接道：「爹，我担心有人看出蹊蹺來了。」

朱伯倫接問道：「妳說是那個甚麼牛監軍？」

朱家鳳苦笑道：「那個牛監軍，只不過感到懷疑，可並不曾看出甚麼來。」

「那麼。」朱伯倫蹙眉問道：「那是誰呢？」

朱家鳳嬌笑道：「爹，您又迷糊起來啦！」

朱伯倫啞然失笑道：「哦！我明白了，妳說的是那位不曾現身的神秘人物？」

朱家鳳點點頭道：「是的，我懷疑他就是在『蘇州』茶館中，暗中幫助我們的那一位。」

「對了。」朱伯倫接道：「經妳這一提醒，我也想起來了，方才那語聲也很似啊！」

這父女倆在低聲交談着，另一邊，兩位公主回到牛銘身邊後，也在密商着。

圍在他們身旁的，除了幽冥教的少數高級人員之外，那已被封閉功力的覃紫雲，杜碧霞二人，也呆坐一旁。

覃紫雲，杜碧霞二人，算是十大家中最神秘的人物，論姿色，不下於「蘇州」陳家的陳紅蕁，論武功也與十大家中已經烟消雲散的「四家」在伯仲之間，可是，武林中却沒人知道她們是何來歷。

所謂兩宮，就是以她們的芳名而稱呼的。但一般人都不稱她們爲宮主，而稱之爲碧霞仙子，和紫雲仙子，有時也簡稱爲杜仙子、覃仙子。

當然，二位公主到達之後，也曾向她們問過那神秘人物和受制的情形，但她們兩人所看到的，是一位只有雙眼露在外面的怪人，至於受制的經過，聽了更令人洩氣，因爲，憑她們兩人的身手，在那位神秘人物的面前，根本沒有反抗的餘地。

當兩位公主瞭解這些情況之後，牛銘蹙眉苦笑道：「二位公主，是否曾經於令尊口中，聽說過當代武林中，有這麼一位神秘人物呢？」

長公主沉思着接道：「我想，九成九就是楊天佑。」

牛銘搖頭苦笑道：「不可能，如果是楊天佑，沒有理由要這麼神秘。」

二公主接道：「那個神秘人物究竟是誰，暫時不必去研究他，要緊的是，目前情況，該如何處理？」

牛銘沉聲接道：「照預定計劃進行，下一場由我自己去試探一下……」

長公主忽然一「哦」道：「我想起來了。」

牛銘一怔道：「甚麼啊？」

長公主却反問道：「牛監軍，你對方才屠賀兩位堡主的死因，作何想法？」

牛銘一怔道：「方才，我因距離太遠，看不眞切，只是覺得可疑而已。」

長公主接道：「那麼，至少對於賀堡主的死因，該已看清了？」

牛銘苦笑道：「那是有目共覩的，當然我也看清楚了。」

長公主蹙眉接道：「一枝被震飛出手的長劍，於掉落時，居然會插上賀堡主背後的『靈台』大穴，你認爲這是巧合？」

牛銘苦笑道：「難道長公主還有更好的解釋？」

「是的。」長公主輕嘆一聲道：「但願我是杞人憂天，否則，那以後的發展，就太可怕了。」

二公主蹙眉接道：「大姊，究竟是甚麼事啊？」

「事情是這樣的。」長公主又是一嘆道：「約莫是半年之前，帝君正與一位我從來不曾見過的客人在閑談着，我無意中闖去……」

二公主截口嬌笑道：「當時，帝君沒有罵妳冒失鬼？」

長公主接道：「沒有，只是擺擺手，叫我坐在一旁。」

「那位陌生客人是誰呢？」

「帝君沒有介紹。」

二公主苦笑道：「那種情況之下，妳坐在那兒，有甚麼意思？」

長公主笑道：「意思大哩！現在就要說到主題了，妳可別再打岔。」

二公主笑了笑道：「好的，我只聽不問就是。」

長公主沉思着接道：「當時，那位陌生客人，正在述說他自己所經歷的一則故事，那情形，就跟方才賀堡主所遭遇的一樣。」

二公主又忍不住地問道：「那是說，他也曾經將敵人的長劍震飛，而結果那長劍却插上了他的『靈台』大穴……」

緊接着，又自己否定地苦笑道：「不對，那位陌生客人既然還活着，足証那必然不是他本人。」

「是的。」長公主點首接道：「那位糊裏糊塗地死去的，是那位陌生客人的朋友。」

二公主接問道：「當時，帝君怎麼說呢？」

長公主接道：「當時，帝君認爲不是巧合，而是一種借力迴飛的殺人手法。」

牛銘插口接道：「可是，武林中可不曾聽說過，哪一門派有此種奇異手法！」

「有的。」長公主正容接道：「那位陌生客人，當時就提到過。」

二公主連忙接問道：「那是誰呢？」

長公主笑了笑道：「是阿爾泰山一位不知來歷，也從來不過問江湖恩怨的煉氣士。」

牛銘道：「那位煉氣士還活着？」

「不！」長公主苦笑道：「那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了，如果現在還活着，豈非成了神仙。」

牛銘苦笑道：「那麼，那位陌生客人的朋友，是死在甚麼人的手中呢？」

長公主正容接道：「當時，那位陌生客人判斷，他的朋友，可能是死於那位煉氣士的傳人手中。」

二公主接問道：「那位殺死陌生客人的人，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長公主接道：「據那位陌生客人說，那是一位文士裝束的中年人，而且還戴着人皮面具。」

牛銘注目問道：「那位陌生客人沒有同那位中年文士交過手？」

長公主笑道：「自己朋友被殺死，豈有不交手的道理。」

一頓話鋒，又苦笑着接道：「不過，那交手的結果，可令人洩氣。」

二公主接問道：「是那位陌生客人敗了？」

長公主道：「是的，敗了，而且敗得很慘，不過，慘到何種程度，那位陌生客人沒加說明，帝君也不便追問。」

牛銘接道：「帝君的朋友，雖然不知其姓名，那必然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長公主點點頭道：「那是當然。」

牛銘蹙眉接道：「以那樣的人物，居然敗得慘不敢言，那中年文士的身手之高明，自不難想見。」

長公主苦笑道：「事實上，還有更值得憂慮的哩！」

二公主又問道：「此話怎講？」

長公主苦笑道：「方才我不是說過，那位神秘的中年文士，是戴着人皮面具麼！你們想想看，如果那是一個不爲人知的陌生人，他用得着如此神秘麼！」

一頓話鋒，又正容接道：「所以，如果身懷奇技，莫測高深的人物，那後果是多麼嚴重？」

二公主、牛銘同時點首道：「這倒的確是令人担憂的一件事。」

長公主接道：「如果將今宵的情形，加以串聯，就更值得担憂了。」

二公主點點頭道：「是的，朱家鳳那丫頭，很可能就是那位中年文士徒弟。」

牛銘一挑雙眉道：「不過，事情未經証實，我們暫時不用瞎猜疑。……」

隘道外面的朱伯倫等人，由於對方的出奇沉寂，似乎有點不耐煩了。

首先由焦三揚聲笑問道：「三爺，那些幽冥教下的小鬼們，是否嚇破狗胆，暗中溜掉了？」

朱伯倫笑道：「老弟別瞎說，堂堂幽冥教下的一流高手，怎會如此窩囊的。」

孟二搶先接道：「那可說不定哩！要不然，怎會一點動靜也沒有了。」

朱伯倫接道：「可能是在商量攔截我們的大計吧？」

焦三笑道：「不！三爺說錯了，那些小鬼們，準定是在商量着安排後事。」

牛銘忍不住地，怒聲接道：「對了！咱們正在商量着替你們這些釜底游魚安排後事。」

焦三呵呵大笑道：「老孟，咱們哥兒倆都是老光棍，怎麼一下子鑽出這麼多孝子賢孫來，替我們安排後事！」

孟二笑道：「算啦！像這種藏頭露尾，不敢見人的猴種，我情願絕子絕孫，也不要他們給我當灰孫子……」

他的語音未落，牛銘已有如天馬行空似地，射落他們三丈之外，戟指焦三孟二兩人，怒聲叱道：「別光吹大氣，有種就出來！」

對於牛銘，羣俠可還不曾見過，因此，朱伯倫首先注目，問道：「閣下是什麼人？」

牛銘沉聲接道：「在下幽冥教監軍牛銘。」

其實，羣俠們已於語聲中，知道目前這人就是牛銘，而朱伯倫也不過是故意作此一問而已。

因此，牛銘的語聲一落，朱伯倫立卽「哦」地一聲道：「原來閣下就是幽冥教的監軍大人，眞是見面更勝聞名呀！」

孟二向焦三笑問道：「老焦，看到了沒有？」

焦三含笑反問道：「就是那個灰孫子麼？」

「是呀！」孟二笑道：「倒眞是一表人才，蠻像個人物哩……」

牛銘自恃功力高超，又恨透了焦孟二人的刻薄對話，才飛身出場的，此時更是火上加油地，不等孟二說完，立卽飛身進擊，並怒叱一聲：「鼠輩找死！」

但他身形才起，朱家鳳也飛身截擊，兩個人就以飛射之勢，凌空互拚了三招，才各自飄落地面。

這兩位凌空互拚的三招，太精彩了，也太快速了。

也由於太快速了，羣俠這邊，除了朱伯倫之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人能看清楚那種精彩激烈的戰況。

至於在三招硬拚中，究竟是誰佔了上風，那就恐怕只有兩位當事人心中明白。

也許是基於惺惺相惜的原理吧？這兩位各自飄落地面之後，都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跡象，只是雙方都以一種令人無法捉摸的表情，凝注對方，默然不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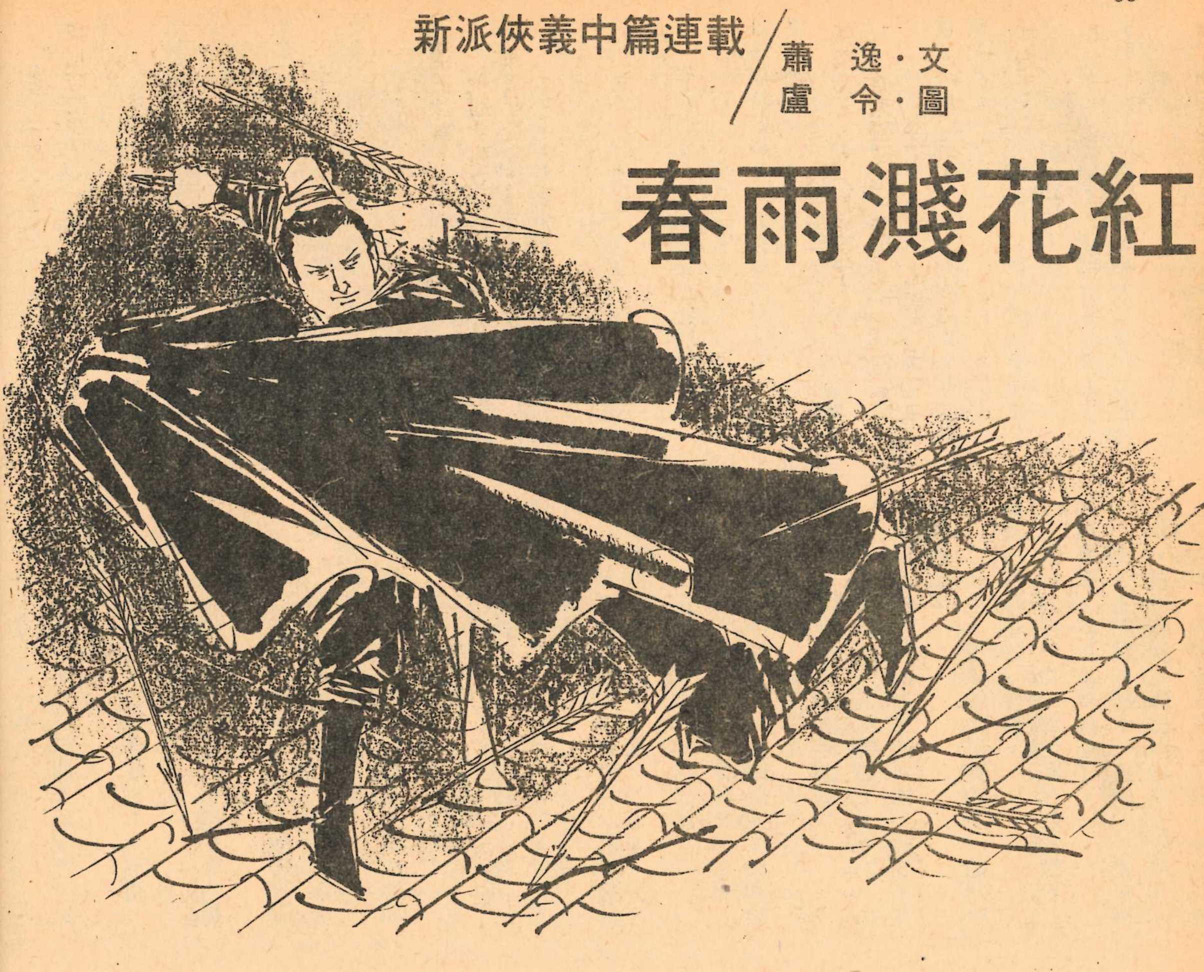
半晌之後，朱家鳳才披唇一哂道：「怪不得你狂，比起方才那些人來，你的確是强多了。」

（未完）

新派俠義中篇連載

蕭逸·文
盧令·圖

紅花濺春雨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譚貴芝和母陶氏匿居馬場，爲司徒火率衆圍攻，殺人放火，馬場付之一炬，護院武士和夥伴也全遭慘殺，只餘陶氏和譚貴芝及丫環彩蓮，被擒往一馬車，向冰河鎭馳去，抵冰河鎭後，司徒火放下彩蓮，又驅車而去。彩蓮向譚雁翎哭訴一切，譚雁翎急痛攻心，昏死過去，幸桑南圃路過，把他救醒過來，桑南圃告辭欲走，譚雁翎却留他下來，向他訴說近來他譚家遭遇的一番悽慘情況，桑南圃口中是在敷衍着，但神態却顯得很冷淡——

百燈齊吐燄　孤身陷幻陣

譚雁翎嘆了一聲道：「在事業上來說，老夫目前雖然看似吃了大虧，可是對方並不見得就眞的勝了我，還要看最後一步，看看到底鹿死誰手！」

桑南圃微微一哂，他顯然是胸有成竹，對於譚家的一切，知道得很清楚！

「老先生所指，敢情是關於那張白魔王的皮子？」

「這個——」

譚老頭怔了一下，胡子玉也怔了一下，想不到事情傳得這麼快！

「原來桑兄你已經知道了？」

「府上是這裏第一大戶，有些風驚草動，自然無人不知！」

胡子玉恨恨的道：「一定是左大海走的口！這個老小子！」

桑南圃一笑道：「多年來有關這塊白魔王的皮子傳說，誠謂之多矣，想不到竟爲老先生所得，可喜可賀！」

譚雁翎嘆了一聲道：「老夫是傾盡所有以重金購得，誠然是來之不易！」

桑南圃一笑道：「據傳白魔王那畜牲週身刀槍不入，來去如風，並非是一般身手之人所能接近……是以多年來，有關這塊白魔王皮子的眞眞假假，也就㬥㬥騰笑江湖！」

譚雁翎用鼻音發出笑聲，道：「老夫自信所得的這塊皮子，乃是眞品，桑先生不必多慮！」

桑南圃一笑道：「據說天子懸重金以徵購此皮，進者非但可享重祿，而且尙有封賜，名利雙收，一舉天下揚名，可喜可賀之至！」

譚雁翎吶吶道：「老夫計不在此——只不過志在出上一口氣罷了！」

桑南圃道：「向孫波那夥人出氣？」

譚雁翎又是一怔——半天他嘆了一聲，道：「先生誠事是無所不知了！」

桑南圃一笑道：「閣下如眞的有那塊白魔王的皮子，這口氣自然是出定了…」

言下之意是——「如果那塊皮子是假的，可就畫虎不成，反類其犬了！」

譚雁翎輕輕嘆了口氣，慢慢的道：「只是眼前有件事，却使我亂了方寸！」

胡子玉插口道：「剛才事情一陣忙，我也忘記問了，東翁莫非又有什麼差錯了不成？」

譚雁翎眼睛看向彩蓮，一陣子黯然，苦笑道：「小蓮這個丫頭剛由馬場轉回……那邊……」

「那邊怎麼樣了？」

「——出了事了……」

「——」胡子玉嚇得臉色一陣發青。

桑南圃也楞了一下！——

譚家的任何事情，他都可置之一笑，唯獨這件事！

他腦子裏立刻浮現出譚貴芝的影子——那個最最令他舉棋不定的少女！

他把一雙聚斂着精光的眸子，轉視向一邊的彩蓮，後者由於譚老爺子的一句話，又重新勾起了傷心，忍不住一時悲從中來，黯然而泣！

胡子玉焦急的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小蓮你說！」

「馬場完了……」

彩蓮痛泣着道：「馬場被一把火燒了個精光……人全都死完了！」

桑南圃陡地一驚道：「譚姑娘呢？」

——說了這句話，他禁不住臉上紅了一下，馬上克制着自己的衝動！

彩蓮道：「小姐和太太都被那夥子人抓走了！」

「抓到那去了？」——胡子玉緊張的問：「是誰下的手？」

「我不知道！」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那還用得着問，司徒老兒這一手，也是太狠了！」

說了這一句，譚雁翎沉沉的坐了下來，嬌妻兒女的倩影，遂卽浮上眼簾，他心裏眞是萬分的難以割捨，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悽愴！

桑南圃的心情亦很沉重，可是當他目睹着譚雁翎這等痛苦模樣時，他忽然感到一陣鬆快的感覺！

稍微猶豫了一下，他緩緩的道：「在下有件事急須辦理，就此告辭！」

說罷抱了一下拳，轉身步出！

譚翎雁怔了一下，招呼不及，只得望其背影，直發着呆！

胡子玉頻頻點頭道：「這位桑老弟，武功不弱，他到底是怎麼一個來路，却令人費解！」

譚雁翎道：「我也是想不通——」

彩蓮却在一邊道：「這位桑相公可是個大好人……他眞是好本事！」

譚雁翎又是一怔道：「你怎知道？」

彩蓮道：「前些時候我同着太太小姐上青草湖馬場的時候，半路上讓一個姓葛的壞蛋追上……那個姓葛的很厲害，徐師父和喬師父都打不過他……小姐也受了點傷……」

譚雁翎一驚道：「還有這種事？……後來呢？」

彩蓮道：「……眼看着危險的時候，就是這位桑相公伸手幫的忙，姓葛的怪老頭子，當時就受了傷，要不是桑相公網開一面放他逃命，當時他就活不成了！」

胡子玉在一旁長吁了一口氣，道：「有這種事……我們當時眞是太胡塗了！看來這姓桑的眞是眞人不露相了！」

譚雁翎冷下臉，目注着彩蓮，道：「這件事爲什麼早不告訴我？」

彩蓮吶吶道：「我也不知道太太爲什麼沒告訴你老人家……」

「太胡塗了！太胡塗了！」

想起這件事來，他禁不住一連罵了兩句，彩蓮却以爲是罵她，嚇得深深垂下頭來不敢吭聲！

譚雁翎道：「這夥子人上那裏去了，你知不知道？」

蓮彩搖搖頭，道：「他們沒說！」

譚雁翎點點頭：「你下去吧！」

彩蓮道：「是！」

她正要轉身步出，譚雁翎又道：「這件事不許告訴任何人，知道吧！」

「是！」答應了一聲，她就轉身匆匆步出！

胡子玉本來已折騰得不像個人樣，身上的傷也未痊癒，眼前發生的這件事，又引起他無限的關懷，懊惱！

他長嘆一聲，道：「東翁，你看這件事如何是好？」

譚雁翎冷笑道：「你以爲如何？」

胡子玉道：「以我的看法，司徒火這一步棋子，是安心要引東翁上門，他們是守株待兔！」

譚雁翎點點頭道：「我也是這個看法，所以我决心按兵不動！」

「可是大嫂和貴芝這孩子……？」

「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譚雁翎說時眸子裏噙滿了熱淚，站起來踱了幾步！

胡子玉搖搖頭道：「可是這樣也畢竟不是個辦法，萬一他們要是找上門來，只憑我與東翁兩個人，只怕……」

「你說的不錯，只憑你我二人之力，簡直是沒辦法與他們一拚——」

說到這裏，冷冷一笑，道：「有件事我還沒來得及告訴你——我已經修書差人專程上青海去了！」

「上青海？」

譚雁翎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你應該記得一個人！」

胡子玉仰着臉直發怔，顯然是想不起這個人了。

譚雁翎道：「你莫非忘了我們初來甘肅時，在臥馬坡遇見的那個奇人了？」

「哦——」胡子玉一驚道：「東翁說的是鐵斗笠余矮子？」

譚雁翎點點頭道：「就是他！」

胡子玉頻頻點頭道：「對了，對了，我怎麼會把這個人忘了？東翁……這個人如果肯出山助我們一臂之力，那可就不怕他們了！」

譚雁翎道：「余矮子一定會來的，這個人愛財如命，我已經許以事成後，將青海那個礦贈送給他，料必他不會不來！」

胡子玉又是一怔，半晌才道：「東翁……青海那個礦，是我們最後的一點產業了，捨此之外，我們將一無所有了！」

譚雁翎嘆道：「我何嘗不知道？只是眼前又有什麼法子？人總比錢要緊呀！」

胡子玉慢慢垂下頭來。

譚雁翎道：「司徒火此番前來，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我怕的是余矮子還不是他的敵手！」

胡子玉搖搖頭：「矮子武功別成一格，大脫中原武功之常規，加以他那三個弟子武功也都不弱，如果他師徒眞心帮忙，再加上我二人，足可與司徒老鬼那邊拉直了！」

「我也是這麼想！」

「那麼東翁的意思……？」

「我是想余矮子能早一點來，讓他們師徒先去會一會司徒火，打救荷姑與貴芝母女！」

才說到這裏，前面護院的錢師父，忽然現身院內道：「啓禀老太爺，胡師父同着幾個青海的來客求見！」

譚雁翎登時一喜道：「在那裏？」

錢師父道：「胡師父正陪着他們在花廳裏！」

譚雁翎道：「我就來！」

遂向胡子玉道：「子玉，你同我來一趟，矮子是有名的陰詐，不要上他當！」

胡子玉遂即持着一根手杖，同着譚雁翎一併離開蓆棚，向着花廳行去！

× ×

花廳裏正有幾個人在坐候着。

胡子玉陪着譚雁翎尚未來到廳前，即聽得廳內一人怪聲的笑着，說話的聲音有如鷄啼，聽在耳朵裏刺耳已極！

這人大聲的嚷道：「譚老頭不來，胡子玉呢——？駕子可是不小！」

另一個人道：「敝東家和胡總管馬上就來了！」

說話的時候，譚雁翎已推門步入，胡子玉也跟進來！

室內一共是五個人。

其中之一，是譚雁翎的心腹護院「野馬」胡山。

另外四個人，可全是沒見過的怪人。

四個人那身穿裝打扮看上去就透着奇怪，大異於一般常人。

三個高的太高了，一個矮的却又太矮了。

先說那三個高的吧——

第一個披着長披風的，身高沒有一丈也有着九尺，滿頭亂髮，結了一條長的髮辮，一臉都是紅疙瘩！

第二個個頭不比第一個矮多少，像貌却遠比第一個更嚇人，尖嘴猴腮不說，後腦勺上還長着一個肉瘤子。

這個人腰上紮着一根銀光閃閃的鏈子，鏈子上却插着一對骷髏鍾！

第三個比第二個差不多高，足有八尺開外！

紅眉毛，紅頭髮，高顴，凹目，活像是西域來的野番子。

這個人背上斜跨着一把弧形的大砍刀，刀身上泛出一片耀目的青紫光華，一望即知是一把好刀。

這口刀是裝卡在一個奇形的刀鞘子裏，刀鞘只可容納刀口一邊，不過是兩尺有餘的一截彎尺狀的東西！

三個人都是站着的——

站立的前方一張舒適的太師椅上，盤膝趺坐着一個鳩首鵠面的小老頭。

這個小老頭兒，如果你不是特別注意的去看他，很可能就會遺漏這個人，因爲他實在太矮小了。

矮小得幾乎像個猴子！

這麼矮小的一個人，偏偏在背後揹着一個特別大的斗笠，看上去斗笠比他坐着的身子還要高一些！

這個矮小的身軀上，穿着一襲狐皮短衣。

衣袖短得不足以護腕，以至於一雙瘦若狼腿的細瘦胳膊却露在衣袖外面，兩隻手掌，看上去同鷄爪子一樣的瘦，只是遠比鷄爪子要大得多！

這人滿頭白髮，盤結着一個髻子，頂在頭頂上，當中橫插過一根奇長的竹籤子，滿臉的皺紋，重重相叠，乍然一看，眞像是個老嫗模樣。

這樣的四個人，乍然現身在花廳裏，眞正是十足的驚人了。

譚雁翎一進門，目注向座上的矮小老人抱拳道：「多年不見，難得余老兄風彩依舊，可喜可賀！」

座上的余矮子嘻嘻一笑，一雙瘦手回禮合抱着道：「譚老善人，譚老善人……多禮，多禮！」

一抬頭看見了胡子玉，這老頭兒顯然的吃了一驚道：「咦——這位是胡——」

胡子玉淒慘的一笑，自報姓名道：「胡子玉！」

「呀——」余矮子上前了幾步，兩隻瘦手，緊緊的抓住胡子玉的胳膊，大驚失色的道：「這……這是什麼時候的事？誰下的手？」

「余兄呀……」

胡子玉語音顫抖的道：「一言難盡呀！慢慢再談吧！」

說時兩行淚水，已自兩個血窟窿內汩汩流出！

這個外號人稱「鐵斗笠」的余矮子，本名余烈，原是中原名門的高徒，出身「行易門」，十八歲已成絕技，後因一件瑣事開罪了本門長老！

這個余烈，生就逆上的火爆脾氣，竟然因細故，掌斃了師叔，由是引起了中原武林的公憤！

余烈也就因此而被逼得在中原不能安身，倉促逃到了青海柴達木盤地。

在「柴達木」余烈遇見了青海派的武林鼻祖「威靈子」，威靈子時年已百齡以外，早已不收弟子。

但是威靈子發覺到余烈這等質禀之後，驚爲武林奇材，却由不住在垂暮之年，又收了這個弟子。

威靈子以三年的時間，把一向爲武林所諱莫如深的「青海派」武功，傾囊傳授給了余烈！

這個余烈果然不負師恩，即刻成爲青海派下最傑出的一名弟子。

威靈子坐塔之後，余烈就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成爲了「青海派」的教主！

只是這個中原來的人，缺乏孚衆的威嚴——

青海派本是一個不甚團結的組織，自從余烈就教主位後，更形成四分五裂，余教主一怒之下，親自統一。

他一連殺了爲首肇事的三堂元老，却把下餘安份的四堂長老嚇壞了，於是趁機全逃離總教，各隱靈山。

至此「青海派」原本的一點餘勢力也告瓦解而蕩然無存了。

余烈坐上了青海派的教主寶座，除了他手下的三個弟子以外，竟是再也沒有聽他指揮之人！

這個傢伙生就的火爆脾氣，一怒之下一把火把總教寺院燒了個精光，遂即帶領着三個弟子遷至青海「朱靈山」！

在朱靈山上，余烈就生下了根！

這個人大體上說除了脾氣暴燥，一般常識稍差之外，大體上說還不算是個什麼大惡之人！

他功兼兩派之長，再加以朱靈山上多年潛修之後，武功尤其驚人！

過了相當年的平淡日子之後，想不到，他靜極思動，對武林中事，常常意圖染指！

想到了昔年在中原被各派迫害的舊帳，他就忍不住興起了復仇的念頭。

是以這幾年以來，他在青海殺了很多人，這些人多係當年參與迫害他有關的人士，漸漸中原武林中對他這個人有了耳聞，紛紛約束其門下弟子進入青海地面，以免遭到不測。

余烈開始嚐到了甜頭，雄心頓起，大有獨樹一幟，在青海稱王的意思，他遂即招兵買馬，樹林黨羽，但是這一切都非要錢不可！

於是他才開始對金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感覺到錢這玩藝兒的重要性！

對於譚雁翎在青海的那個石炭礦，他是覬覦已久，可是他也知道譚老頭是有名的難纏，不是好惹的人物，心裏早有奪呑的意思，却始終沒有付諸行動，難得這次譚老頭主動提起來，當然是正合他心意！

余烈這時目睹着胡子玉落成如此淒慘模樣，自然是心裏一驚！

雙方畧事禮讓，坐下以後。

余烈翻動着他那一雙小眼睛道：「老哥！這是怎麼回事？誰有這個胆子，敢在老哥子你太歲頭上動土？」

譚雁翎道：「道兄——你有所不知……我這裏眼前生了很多事端……」

說到這裏，發出了一連串的嘆息之聲，又道：「子玉被人取了眸子，內子與小女也遭人綁了去……我實在是感覺到力不從心，不得不請道兄你帮個忙！」

余矮子伸着鷄也似長的頸子，道：「好說，好說，老哥子你的事還有什麼話說，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一定從命！」

一面說，他一面把背後的黑漆大斗笠摘下來，往桌面上一放！

等到斗笠與桌面一接觸，才令人感覺出來，他這個斗笠敢情是金屬所製，多半是鋼鐵所鑄，他這「鐵斗笠」的外號，也定是由此而起。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道兄想必對於這幾個人很清楚，我說出來，道兄你不妨自己伸量一下，如果能够帮得上這個忙，我固然是感激之至，要是自認不是對方對手，我也萬無責怪之理——」

這番話果然說中了余矮子的要害，蓋此人是出了名的狂傲，那裏吃得住譚雁翎如此一激！

譚雁翎的話聲一落，余烈登時面色一變，霍地站起來——

只見他頭上爆出了小指粗細的一條青筋，一雙小眼睛瞪得滚圓，冷笑了一聲，道：「姓余的活這麼大，還不知道怕過誰來，譚老頭，你說吧，到底是什麼樣的三頭六臂人物，他就是鐵羅漢活閻王，我姓余的也不含糊他！」

這番話譚雁翎自是聽得十分入耳，正中下懷！

他長嘆一聲道：「道兄可曾聽過鬼太歲這個人麼？」

余烈登時怔了一下，原本站立的身子霍地坐了下來——

「你是說司徒……火？」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道兄認識這個人？」

「鐵斗笠」余烈緩緩點了點頭，道：「知道這個人——怎麼老哥你與他有什麼樑子不成？」

譚雁翎冷冷的點了點頭道：「不錯，過去是有點樑子，可是現在可就不止是樑子，而是仇恨了！」

「鐵斗笠」余烈冷森森的一笑，道：「老哥哥，不是我說你，你結的這個樑子，可是够硬的——也許你還不大清楚，他們是哥五個——」

譚雁翎微微一笑，道：「你倒說說看是那五個？」

余烈道：「你眞不知道？」

譚雁翎笑而不答！

余烈却鼻子裏怪聲哼道：「這哥五個我是早聽說過了，在江湖上人稱『五殺手』，老哥哥，五個人可沒一個好惹的咧！我數給你聽聽吧——」

於是把司徒火，孫波以次五個人數了一遍！

譚雁翎只是靜靜的聽着！

余烈冷笑道：「前幾個月，這哥兒五個路過青海，當中那個姓孫的，曾經到朱靈山跟我遞過一張拜帖，當時我不在場，事後才看見，想跟他們哥五個見見面却來不及了！」

說到這裏咳了一聲，笑道：「要是當時眞見了面，現在反而麻煩了——」

他一口氣說了這麼多，頓了一會兒，霍地把一隻瘦手，在椅把子上一拍道：「好吧，充着老哥哥你千里相邀的面子，這個架我打定了！」

譚雁翎一笑，道：「道兄古道熱腸，佩服之至！」

余烈怪笑一聲，道：「話可是說在前頭，咱們交情歸交情，利益歸利益，當然，我們師徒這個架可不能白打——」

譚雁翎冷冷一笑道：「譚某人生平言出不二，道兄果眞能助我一臂之力，除了這哥四個——」

余烈咳了聲，揷口道：「五個……」

「四個！」譚雁翎冷峻的道：「有一個已經折了！」

「是那一個？」

「過天星姜維！」

「啊——那是老五！」

說了這麼一句，余烈眼巴巴的瞧着譚雁翎，急於一聽下文！

譚雁翎明白他的意思，就直截了當的告訴他道：「道兄請放心，此間事情一了，青海那個礦窰子就是道兄你的了，我是絕不食言！」

「一言爲定？」

「一言為定！」

兩隻巴掌「叭！」的擊在了一塊，余矮子抬頭一陣子怪笑，道：「老哥，不瞞你說，這幾年兄弟很練了幾手絕活兒，我這三個弟子，却是我一手調教出來的，正好叫他們長長見識，咱們今天先休息一天，明天咱們就會會司徒火，倒要看誰强誰弱？」

說到這裏，只聽見一聲嘹亮的鷹啼發自余烈身後，遂見余矮子怪聲笑道：「我幾乎忘了這個小畜牲，大概是餓了！」

兩隻手向後一掠，已由長衣下擺裏抖出了一個金絲鳥籠子。

那籠子裏咭呱亂叫，上下蹦跳着一隻金色羽毛的小角鷹！

那是產自青海的一種特別飛禽，屬於鷹之一種，但是如果嚴格推敲，却是絕不同於鷹列一種飛鷹，牠的體積較鷹至少要小上一倍有餘，而且生活習性也不類同。

最大的差別是鷹類是獵食其它禽獸，但是這種小角鷹主要的獵食對像却是同類的鷹——無論何種類的鷹，都是牠喜歡的美食。

由於這種天性使然，是以養成牠超卓任何禽類的秉性，疾猛兇厲，在禽類中可謂之極矣！

「鐵斗笠」余烈自從獲得了這隻小角鷹之後，視為璧寶，加以馴服後，親自調養，日久竟成為他用以制敵的一支尖兵，當眞是厲猛絕倫！

這時衆人看時，發覺出這隻鷹大小如雀，比金絲雀稍微大一點，嘴彎爪利，全身羽毛閃閃如金。

譚雁翎那裏知道這頭小角鷹對於余烈之重要，尤其是對敵時相輔之重要性，更是外人難以想像！

當時余烈持着鷹籠子頻頻呼食，譚雁翎乃率同着對方一行師徒四人離開花廳，來到了事先早已備好的待客賓舍！

那是一座十分潔淨的閣樓，樓下有寬闊明亮的廳堂。樓上是五間設備精緻的起居室！

這一夥子貴客，暫時就被安置在這個迎賓館內，成為譚宅的貴賓。

× ×

夜——

風聲疾叩着窗櫺，桑皮紙窗發出一串噗噗聲，幾隻夜蝙由窗前剪翅穿梭飛過去，空中飄着絲絲的小雨星子。

房間裏的燈光很亮，透過紙窗，可以看見幢幢的人影，好像屋子裏的人數不少似的！

這是一爿大宅子，四週砌着很高很高的院牆，房子建築的式樣很怪，東西南北中，每一個方向都聳立着一座閣樓，呈為一個「星」的形像！

東西南北四座樓房的燈光全熄，唯獨正中的這座閣樓，却是亮着燈。

這所宅子目前就是司徒火等一夥子人的棲身之處了。

是在什麼地方？

一共住有多少人？

不知道！——因為當事人一開始起，就不打算讓人知道。

這所房子的一切設計，從繪圖開始一直到建築完成為止，參與者僅僅限於「五殺手」司徒火以次的這五個人！

房子建築不是在熱鬧的市井，而是在荒僻的曠野。

可以斷定一點的是，這座房子剛剛建築完畢不久！

這裏顯然是司徒火等一夥人預備長時期用以盤踞的地方，用來立舵生根的一個地方，套一句黑道話來說，這地方是他們的「舵子窰」！

「五殺手」這五個身懷絕技的黑道人物，在中原橫行了數十年，手下當然不乏徒子徒孫！

這些人物，似乎是由「怪鵝」孫波，新近才由某處遷移過來的，上一次打刼馬場，火焚舍房的那一羣黑衣人，就是這些傢伙！

這個地方距離冰河集不會太遠，它的建立，顯然是對於譚家構成了威脅，在地形上，它距離關外較近，如果就皮貨競爭上來說，譚家却又顯然的落後了。

房舍建築得很考究，紅牆綠瓦，廣寬的庭院裏，栽滿了各色的花樹，院子裏每隔上十數丈的距離，皆挿立着一竿筒裝的長紙燈籠！

這時候三更已過，院子裏靜悄悄的，却有兩名身上穿着油綢子衣靠的黑衣人，在前院裏巡轉着。

春雨如絮，斜着飄進來，琉璃瓦被洗刷得油淋淋的，看上去就像是着了油似的光滑！

忽然，一條影子拔起來！

這條影子，可眞是名符其實的影子，——那是因為他眞的同於影子一般的輕，一般的不着聲息，痕跡！

等到他落身在第一座星樓的琉璃殿瓦之上，長身而立，才霍然的發覺出來他是一個人！

這人高高的身材，猿臂蜂腰，身上穿着一襲薄薄的油綢子雨衣，是白色的，是以雖然在夜色裏，依然看得十分淸晰，醒目！

也許他並無意對於自己的身形加以掩飾，否則他不會穿着一襲刺眼的白衣，也不可能如此明目張胆的現身闖入！

果然他的出現，已引起了院子裏幾名黑衣巡更人的注意！

首先就有一人尖叱了一聲，道：「什麼人？打！」

這人嘴裏叱着，左手隨着探出的身形，一抬手，嘶！的一聲，發出了一支甩手白羽箭。

緊跟着這個人，施展「海燕鑽空」的輕功身法拔起來，霍地向下一落，直向着樓角上那個白衣夜行客身上撲落下來。

身手不能不謂之「快」，暗器也不能不說是「準」！可就是面前這個主子太强了，太狠了點兒！

只見白衣人向上那麼樣兒的翻了一下手，暗器已撄在了手裏。

兩根手指頭比着剪子樣的絞了一下子，白羽箭齊中一折為二，落在了地上，緊跟着這個人向外這麼一翻手，已托住了來人的肩上！

叱了聲：「去！」

這個人來的快去的更快，呼！地一下子，足足翻起了兩三丈高，直向着角樓下

面摔了出去！

饒着他有一身高來高去的輕功，却也架不住這麼硬摔硬砸！

只聽見「碰通！」的一下子大響！

這個人顯然是太也不自量力了，身子才冒起來，就給摔了下去，而且一傢伙摔的他再也爬不起來了。

白衣人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只看見他立在樓角的身子，那麼輕輕的一飄，就如同四两棉花般似的，由樓角上飄了下來——

這當兒，可就聽見了角院子裏響起了一陣子梆子聲音！

白衣人眨了一下眸子！

瞬間的工夫，可就看出了迥異！

原來剛才他來的時候，這裏還是一片子漆黑，這一剎間，院子裏四下都亮起了燈籠。

奇怪的是燈籠不是燃點在房子裏，而是燃在院子裏！

數不清一共是多少盞燈？看樣子大概總在百十盞以上！

這麼多盞燈，每一盞燈都是拴在一根長竹竿上。

像一條大蟒蛇似的，這麼些子紙燈，一列的蜿蜒着排下去，直通向正當中的那座星樓跟前！

白衣人神色倏地一驚！他猛的掉過身子來！

身後也是一樣的！——

一長串子燈列，却並非通向門口，而是像麻花捲兒般的打着捲兒，就像蝸牛的亮子那樣的越到後面越捲的小，每一盞燈下面，却停着一名手提弓箭的黑衣漢子！

張弓搭箭，只候着那麼一聲令下，準保是箭矢如雨——

如果這些箭是預備射向一個人的話，這個人八成是難逃活命！

白衣人冷森森的一笑，自忖着道：「這些子人原來早就候着我啦！也好！」

心裏想着，那雙眸子更爆出了一片閃閃精光！

對方這列子燈，當然是大有來頭！

白衣人只一眼就已看破，知道是對方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擺設出來的一種誑敵的陣勢——

糊塗的是，自己來時竟然絲毫未能查知，怪只怪自己是施展輕功越窗而來，否則的話，一進門就能有個知曉！

此刻，他身子一點地，對方燈陣既亮，看樣子陣勢已然發動，再想抽身，可就沒那麼容易了。

他恍惚的憶起，這種陣像是流傳中的「百燈飛魂」——應該是屬於天台派秘宗的陣法：——

並非是沒有破法，只是多年不曾思攷過，一時難免想它不起！

他站定了脚步，身上一抖，已把那領白色長衣掄到了手上「唰唰」的一陣子快繞，已裹紮在右手之上。

「嗖——！」一股子尖風，穿空直射了過來，射箭的人，端的是好射手。

這一箭射得急，認得準！

箭是對準了白衣人嗓子眼發出來的，白衣人沒有料錯，用纏裹着衣服的那隻胳膊，向上這麼樣揮了一下子，箭可就射歪了！

緊跟着「嗖嗖！」一連着好幾股子尖風，無數的箭矢，直向着白衣人全身處發射過來！

這些可原就在他想像中，但只見他右手微振，纏在胳膊上的長衣可就像條白龍般的舒展開來。

迎着滿空的箭矢，這襲長衣伸縮舒捲，上下左右一陣子疾舞。

來犯的無數箭矢，竟然全數都射了空，迎着這人的白衣，紛紛落下地面！

白衣人在沒弄淸楚對方陣法之前，是不會亂動的！

可是現在竟然有人非逼着他出手不可了。

桑南圃輕輕一抬手便把疾撲上來的大漢推摔屋角。

當中的那座星樓裏，風門忽然的拉開來。

一條人影閃身而出，這人身上穿着一件皂色的長衣，黑黑的長髮飄盪着甩起來，顯得說不出的一種野性感覺。

身手端的是快極了。

在一列長燈陣的拱襯下，這個皂衣漢子施展着傑出的輕功絕技，起落之間，已然站立在燈陣一端。

兩個人照了臉。

後來的皂衣漢子，老遠的抱了一下拳，恭聲道：「是桑先生吧！在下久候多時了！」

白衣人一上來就被對方摸清了字號，心中老大的不是個滋味。

他依然是滿懷着自信！——

自從他功成出管江湖事以來，只要是他插手管的事，可就從來也不會砸過什麼鍋子。

這一次，他也不相信會出什麼差錯！

冷冷的抱着拳，他陰沉的道：「不錯，在下正是姓桑，桑南圃，孫朋友你好亮的招子！」

「哈哈——」一股子豪勁，使得當今「五殺手」中的這位二當家的——「怪鵝」孫波顯得那麼的狂囂——

可是，這並不是說，他就該小瞧了眼前這個人了。

事實上，自從五年前，他們這個幫子幾乎全砸在對方這個小夥子手上以後，哥兒五個從那天開始，簡直無時無地，心裏面不在咕嘀着。

這個人——也就是面前站的這個白衣人——桑南圃！

他在孫波的印像裏，可以說是一個幾乎完全陌生，輕輕飄飄的影子。

五年前是如此，五年後更是如此！

現在借着這百十盞明燈襯托之下，孫波才得以好好的打量着他！

三十不到的年歲，長眉毛，直鼻樑，高高的個頭——

看上去像是個讀書先生，那有一丁點像是餐風露宿，在江湖武林中討生涯的人，可是他明顯的將是自己哥兒五個唯一要命的尅星！

今天這個「百燈飛魂陣」，可就是專門爲了對付他才佈下來的！

「朋友——有道是河水井水不相犯，朋友你有你的雲駕，在下哥幾個是不得已不跑風塵糊口，桑朋友，有道是光棍不擋財路——」

「嘿嘿！」「怪鵝」孫波這陣子笑聲，可就聽起來令人心驚肉跳。

笑聲一斂，那對深深凹下的長鷂子眼，可就現出了一種灼灼的光采！

「桑朋友，五年前你幾乎砸了俺們哥五個招牌，這筆子恨，俺們兄弟可沒有冒過！現在，你又踩上俺們哥五個了，老三先叫你傷了肺，老四原就瞎了眼，又勞你的大駕，親手給他拔了牙，老五自從初來一現，到現在下落不明，不用說，是折在朋友你手上了！朋友，這麼做，你也未免欺人忒甚了。」

「嘿嘿！」又是一陣子怪笑！

孫波拱了拱手，又道：「今夜俺們這筆子賬，要好好的算算，桑朋友，你要是大方的話，就給俺們一個連本帶利，就是再小氣，這個本錢，總得給俺們，你說是不是？」

話說得好聽，可是包含着無數尖酸鋒利的尖針，每一根都深深扎進對方的心窩子裏。

白衣人桑南圃臉色一冷，徐徐的道：「孫波，你少要嘴皮子，有什麼本事只管施展出來就是了，桑某人既然敢來，就沒有把你們這點鬼吹燈看在眼裏！」

孫波鼻子裏重重哼了一聲，說道：「好說——」

他回過身來，向着那列子燈陣舉了一下手。

燈光忽然一暗，四週原本明幌的百盞明燈，突地只剩下了一盞紅色的小燈，登時之間，現出了一片沉沉的鬼氣！

孫波肩部微幌，斜閃數尺以外了，看過去他足底輕飄，彷彿是飄浮在半空中間一般！

桑南圃心中一驚！

他原本就有點疑心這個陣法頗似靑海秘術「百燈飛魂陣」法，此刻乍然看見了這盞紅燈，內心就斷定果然不虞。

却聽得孫波怪聲笑道：「姓桑的，你休要自認高明，眼前這個陣法，你識得不識得？」

桑南圃心內雖是吃驚，但嘴裏却是不服輸。

他冷笑道：「小小百燈陣勢，桑某何懼？」

孫波冷森森的一笑，道：「小小百燈陣，你却是不識破法，今夜你是不請自來，我們兄弟等你多時了！」

說完身形一搖，已隱身暗中。

桑南圃事先未察，冒然入陣，已是大錯，此刻自不敢再盲目移動。

眼前情勢，他只得以逸待勞，勉强鎭定，以便待機出手，否則一個亂了陣法，就算自己武功再高，在沒有認淸陣門之前，也是無能爲力！

是以，他雙足紮實的站立在當地，動也不動一下。

眼前光度，伸手不辨五指，除了當前正面星樓內可見燈光，再就是身後那盞紅燈，可辨方向！

可是桑南圃却可斷定這兩處燈光都不是實在的！

他心念方動之間，只覺得左側方尖風一縷，劈面直砍下來！

桑南圃身子向左一偏，就勢將纏在臂腕間的一襲長衣抖了開來！

那襲白衣在他內力貫使之下，無異是一隻鐵杵般的沉實有力！

無奈眼前情景，敵暗我明！

桑南圃誤踏陣門，已然把自身現於衆敵之前，由是凡是識得這「百燈飛魂陣」奧妙者，皆可待機進前，向他施以凌厲殺手！

他長衣方自揮出的當兒，却聽得身後一聲冷笑道：「姓桑的，你也會有今天！打！」

「打！」字出口，一物摟頭蓋頂的直揮下來！

桑南圃身子向下一矮，施展了一手「臥看巧雲」之勢，急切間已將背後長劍掣出，向外一揮，只聽得「嗆！」的一聲脆響！

暗影裏就只見一人鬼影般的襲到了面前。這人手中持着一根細長竹竿，就在他身子向下一矮的當兒，「哧！」的一股子尖風，竹竿尖端有如出水之蛇，直認着桑南圃咽喉要穴上點刺過來！

來人正是「五殺手」中那個瞎子，人稱「瞽目閻羅」的簡兵！

桑南圃一驚之間，身後的「怪鵝」孫波却由另一個方向滑身而近！

哥兒幾個顯然早已熟悉了陣內一切，正是設網張燈，等待着桑南圃這隻飛蛾自投羅網！

孫波的兵刃是一對判官雙筆，雙筆一抖直向桑南圃身後兩處「志堂穴」上猛力扎了下來！

正常的情形之下，桑南圃對於這類交手可以無懼。

只是此刻情形當然不同！

在對方前後夾攻之下，桑南圃不得不暫時顧全眼前安危——

他長嘯一聲，左手長衣迎着簡兵的紅竹桿子一捲，同時施展出一招「跨虎登山」的式子，掌中劍在他一個快速的轉身裏，迎着了孫波來犯的雙筆。

只聽得「叮！噹！」一响！

這一劍非比尋常，暗含着桑南圃提運而出的劍炁力道。

「怪鵝」孫波雖然內功精湛，只可惜較之桑南圃來說，却是還差一截！

筆劍交碰之中，火星四射。

孫波陡自覺得對方劍身之上發射出一股極大的吸力，心知是爲「劍炁」，方自驚心之間！對方那口長劍，已然緊附着自己右手鐵筆，猛附了上來！

總算孫波不是凡俗之輩，抽身得快，饒是如此，在他騰起的當兒，對方那口明幌的寶劍，却像是生了眼睛一般，在捲起白如銀劍波光裏，孫波打了個顚兒，歪斜的落向一邊！

這一劍雖然未能傷了他的要害，却在他右手腕子上留下了半尺來長，三四分深淺的一道劍痕！

血顆子滴滴答答洒了一地！

「怪鵝」孫波疼得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地一滾，隱身於暗處！

黑暗裏顯然伏藏着更厲害的殺手！

桑南圃明知道一劍得手，乘勝出招，必可制對方於死命。

只是眼前情形殊異，自己在能看出這陣勢破綻之前，是不能移動寸步，一個誤踏機關，勢將不了！

是以只得眼睜睜的看着孫波倒地逃生，可是，却也有人容他不得！

黑暗裏，忽然現出了一人的面首。

這人梟首鵠面，火眼金睛，正是「殺手」中的魁首，人稱「鬼太歲」司徒火的那個頑强老人！

此刻，他乍然現身，駢二指陡地向外一指。

桑南圃腹背受敵之下，再加以陣勢不熟，已是不堪應付，那裏再當得司徒火側面之一擊？

指尖一探，但聽得「哧！」的一縷尖風，桑南圃霍然一驚，心知有人暗算，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他雙臂向後一個斜仰，使了一招「懶龍伸腰」，整個軀體蜷曲着就空一個倒折。

顯然他仍然不打算離開現場，可是却有人逼使着他非離開不可了！

這個人當然也就是司徒火！

空中傳出了一聲刺耳的怪笑之聲——司徒火陡然由右側方現身而出，這個老鬼頭武功顯然的又較諸孫波等一干人要高出了許多！

只見他笑聲一頓，整個身子鬼魅也似的由側方襲過來！

「姓桑的！看掌！」

話聲出口，兩隻手掌併作着平推而出，施展的是一式雙撞掌。

桑南圃在他驀然加諸的掌力之下，勢難再保持住平穩的身子。

儘管他功力過人，却也不得不抽身迴避，在司徒火凌厲的掌風之下，他身子被迫的退開了三尺以外！

却聽得「鬼太歲」司徒火一聲斷喝道：「轉！」

黑暗裏但見那盞紅燈在空中兜轉了一個疾快的圈子，剎時間百燈齊亮，使得原本漆黑的夜空裏剎時間燈光大盛，渲染得如同白晝一般。

怪的是那些原本排成行列的燈隊，這時又改了花樣。

百十盞長燈全數散開來，像是滿天星斗的散置在黑沉沉的夜空裏。更怪的是方才所見的角道，樓舍以及若干的實在景物，隨着百燈的變異，也似乎全數都改了位置，看起來彷彿變了個地方似的。

桑南圃心裏有數，知道陣法已經發動展開——

如果假以時間，這類陣法，只須經過他一番細心推敲，當必能從容識破，只是此時却連這個時間也抽不出來！

陣法一經展開，但只見百燈明滅，一切所見更具庭園之美，假山聳峙，朱橋碧波，花樹行列井然有序，這其間點綴着些許明燈，更似雲海世界所見的「海市蜃樓」一般模樣！

這一切儘管井然有序，桑南圃却知道那都是不實在的！

既已亂了步法，也說不得只好放手與對方一拚了。

黑暗裏，一條人影快速的向他身前移過來！

這人陡一現身，雙手齊出，施展「夜叉探海」的招法，兩隻手同時遞出，分左右兩方直向着桑南圃兩處後肋上力插下來，掌風疾勁，駢指如刀。

桑南圃運功一提，正待用「雙牛分地」的力道分開對方的雙手，却在此時覺出足下一軟！

他身子情不自禁的向下一沉，恍惚間但見面前一聳假山兜頭蓋頂的向着自己身上壓了下來！雖然明知所見乃係幻景，却也由不得你不胆戰心驚！

猛可裏一人由側面攻上來，掌中紅竹杖撥風盤打直下。

桑南圃掌中劍向外一撥對方手中竹杖，待機飛左足猛踢向對方面門！

可是待他足勢踢出之後，才發覺到對方人形陡然消逝！

（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霸海心香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蛾妃子朱錦如在周吉人的坐椅上，設了陷阱，周吉人一坐了下去，便着了道兒，脇下中了枚毒針，一身眞力難提，但他却絕不屈服在朱錦如的淫威下，朱錦如正欲向他另下禁制之際，李中元恰好趕了回來，將朱錦如制服，朱錦如眞怕李中元會殺了她，是以乖乖的將在簡又青身上下的禁制之法說了出來，李中元對她告誡了一番之後，縱之而去，事後，李中元着簡又青往取潛龍丸，要當面給予郭倩霞服食，以增强郭倩霞的一身內力——

聖血染聖地　兇手逞兇行

簡又青望了郭倩霞一眼，笑道：「『潛龍丸』自上次出事之後，小妹就不放心，一直帶在身上，想不到還是我自己監守自盜，現在我統統還給你，還是你自己帶在身上吧。」

說着，取出「潛龍丸」，交還給李中元。

李中元打開瓶蓋，倒出一粒「潛龍丸」，小心地將「潛龍丸」捏破，仔細檢查了一番，便要郭倩霞立時服用。

郭倩霞這次服用之後，一切正常。大家寬心地又談了一會，李中元與簡又青才告辭回寓而去。

次日，李中元一早，又單人獨騎出了長安，向嵩山少林寺走去。

一路上，因爲李中元又易容化了裝，同時也沒人料到他會前往嵩山少林，所以風不吹草不動，無驚無擾，平平安安的入了河南境。

這天，他在日行夜宿，兼程趕路之下，到了離山不遠的偃師，找了一處客棧，休息了一天，同時利用這一天的時間，打聽了一下少林寺的近況情形。

原來，現任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這一輩人才鼎盛，高僧如雲，名動武林的共有十八人之多，號稱少林十八羅漢。

身爲少林掌門人的曇雲禪師僅序列第五，上有且雲，昕雲，昭雲，晟雲四位師兄，下有旻雲，昱雲，昞雲，晛雲，昶雲，晞雲，景雲，暠雲，晌雲，昉雲，智雲，暐雲，暉雲等十三位師弟。

目前少林十八羅漢身居要津的，除了掌門人曇雲禪師外，有經院掌院大師旻雲大師；藥院掌院大師昱雲大師；羅漢堂掌院大師昞雲大師；左院大師晛雲大師；右院大師晞雲大師；監院大師景雲大師；護院大師智雲大師等七位大師。

其餘沒有執事的十位長老，一齊聚居在長老院，有的留院淸修，有的雲遊四海，積修善功。

至於那幾位長老留院淸修，那幾位長老雲遊在外，那就打聽不出來了。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李中元要找的那位禪師及是掌門人的師兄，而掌門人的四位師兄，無一身兼俗務，其在長老院無疑，只不知是否留在院中吧了。

這日，中午時光，李中元到了嵩山脚下，面臨着巍峨雄壯，揚名武林的少林寺院。

李中元自從師學藝，知道嵩山少林的武林聲望之後，私心之中便對少林懷着無比的尊敬與景仰之心。

如今，他雖然天緣巧獲，練成了出奇藝業，但却不敢對領袖武林的少林寺稍存有輕慢不敬之心。因此，先停步下來，整理衣巾，才大步向前走去。

少林爲十方禪林，例不拒絕前來禮佛的施主觀光，但只限前院部份。

李中元進入少林寺，通過前院，院後是一片濃密的松林，松林之中有一條白石鋪成的大道，那大道穿林而入，深入林中而去。

李中元正待舉步入林，忽聽一聲：「阿彌陀佛」在一株大樹之後，响了起來，接着只見併肩現出兩個身軀高大的和尚，攔住了他去路，一齊合掌當胸，但由左邊一位和尚發話說道：「林後乃是敝寺僧徒休息之處，謝絕參觀，有請施主却步。」

李中元打量二僧一眼，抱拳道：「在下李中元，求見貴寺長老院一位長老，有重大之事相商，有煩二位師父代爲通報一聲。」

二僧互相望了一眼，顯然因爲李中元求見的是長老，身份崇高，非比等閑，不敢一口回絕，心意交換之下，還是那位和尚發話道：「但不知施主要見那位長老，請先賜稱號，以便通報。」

李中元歉然道：「對不起，在下只知那位禪師乃是貴掌門人師兄之一，至於佛號如何恭稱，在下却是說不上來。」

那二位和尚微微一怔之後，現出極有禮貌的微笑道：「敝寺位居掌門人師兄身

份長老有四人之多，施主如不能道出求見長老名號，小僧實有未便通禀之難，請施主賜宥。」

少林十八羅漢，武林身份奇高，慕名前來求見之人，不知有多少，事實上實在不能大開方便之門，否則，這十八位高僧什麼事都不要做了，單只見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不會有片刻時光空閑了。

李中元皺着眉頭苦笑道：「在下乃是遠自長安而來，實有非見貴門長老要事，我這裏帶得有信物一件，有煩二位師父，大開方便之門，替在下向四位長老禪師禀問一聲如何？」

說着，取出了郭老夫人交給他的那半條緞帶，向那發話的和尚送去。

那和尚猶疑了一下，終於接住緞帶，點頭道：「施主遠道而來，小僧於理難却，勉力爲施主查禀，不過四位長老各有坐息入定時間，也許相當費時，有請施主前院待茶稍候。」

接着，向他身旁那和尚微一點頭道：「師弟，你送李施主到前院去。」

這位和尚通情達理，態度和善，少林寺領袖武林，羣雄敬服，實非偶然，李中元雖然未能馬上見到要見的少林長老，但心中却是更增好感。

他隨着另外一位和尚，轉回前院，另有前院知客和尚招待奉茶。

李中元來的時候，約在中午時光，但這一等，却等到將近黃昏時份，依然沒有回音。

接待室的賓客，一個一個的少了下去，最後只剩下李中元一人。

接待室的和尚似乎也替李中元着起急來，連連派人到後院去替李中元查問。

最後，才見一個和尚帶着他的半條緞帶走來，告訴他道：「對不起，施主交辦的事，小僧們只見過了二位長老，那二位長老都不知其事，另外二位長老尚入定未醒，未便驚動他們，不知施主是留在敝寺候信呢？還是明日再來？」

緞帶來了當然是準備還給他，只是並沒馬上還給他，望着李中元，等候他的決定。

少林寺如此名門大派，對人却是如此週到有禮，李中元雖然等了半天沒有結果，反而因此更佩服他們做事認眞，絕不敷衍搪塞，當下一笑道：「在下乃是專程而來，別無他事，如果貴寺不厮煩的話，在下留在貴寺等候。」

那和尚道：「敝寺乃是十方施主所佈施，向例備得有客房接待本寺施主，施主如願留下那是再好不過了，這條緞帶暫仍由小僧帶回，待問過兩位長老之後，再行璧還，小僧告退了！」

說着，合十告退而去。

李中元另有執事和尚爲他準備食宿住處，將他送入賓館。

進入賓館之後，李中元才看出住進賓館的客人，並不止他一人，當前便有六位之多。

除他自己之外，另外五人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讀書秀才，二個四十上下的威猛壯漢，一個五十多歲身裁瘦小猥瑣的老頭子和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孩子。

臥房是各自一間，吃飯是六人共坐一

桌，沒有酒肉，只是素食，但素食做得很精緻，充份顯出了少林寺待客的誠意。

席間，少不得各自通名道姓，李中元說了眞名實姓，李中元默察他們的反應表情，對他李中元三字，毫無震驚疑訝之色，那六人要不是孤陋寡聞，定是城府極深，深到不現形色的程度，也許其中兩者都有。

那六人：讀書秀才叫史旭初；兩個威猛大漢一個叫陳蛟一個叫李龍；猥瑣老漢叫張百萬；那大孩子叫趙復。

彼此談話，顯得都有一見如故的熟絡，但是李中元眼睛雪亮，六個人連他自己在內，就沒有一個人說的是實話，無不鬼話連篇，不是吹就是騙。

尤其那十六七歲的大孩子最叫李中元佩服，看他年紀不大，表現得毫無遜色，不下於任何一位。

要是平時，按照李中元的爲人，少不得就要瞭解瞭解這六個人，可是，現在是在少林寺，少林寺高手如雲，用不着自己管這閒事，同時，自己有自己的要事，也怕因此引起少林寺的誤會，所以只有敬鬼神而遠之，飯後便獨自一人，離開他們，在寺外欣賞了一下晚霞山景。

當他回到賓館時，已是夜暮低垂，燈火閃爍了。

賓館之內，所有賓客都已各自歸房，顯得一片沉寂。

李中元枯坐了一陣，忽然一陣腳步聲傳來，停止在他房門之外，接着只聽來人問聲道：「李施主安息了麼？」

李中元精神一振，口中答應着道：「沒有⋯沒有⋯大師父可是有消息了？」一面打開了房門。

還是那位見過一面的和尙，而且把那半條緞帶又帶來了，李中元斂感的道：「莫非四位長老都不知道這條緞帶？」

那和尙將緞帶一面還給李中元，一面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不瞞施主說，有一位長老知道這緞帶來歷，但是他老人家無意再過問塵世俗務，因此請施主原諒，請施主不要打擾他老人家淸修。」

這是委婉的拒絕，但他說的是實話，而且言語態度都非常誠懇。

不過，從他語氣上可以看出，這是無可改變的決定，李中元長嘆一聲，收回了那緞帶，道：「在下抱着萬分誠意而來，但不知⋯⋯。」

一語未了，那和尙已是一搖頭截口，道：「施主的誠意，敝寺完全明瞭，因其如此，所以小僧才實話實說，萬望施主成全則個。」

李中元微一沉思道：「貴寺苦衷，在下理會得到，唉！⋯⋯但不知師父能否將那位識得此緞帶的長老名號見告，在下回去，也好有所復命。」

那和尙歉然合十道：「請施主原諒，小僧也不知道那位長老。」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皺道：「師父能否替在下一查？」

那和尙道：「敝寺門規嚴謹，小僧不敢領命，以身試法。尙請施主明察。」

說得在情在理，李中元要是講理的話，便不能強人所難，李中元一連吸了好幾口長氣，把心情和緩起來，雙拳一抱道：「如此多謝師父了！」

那和尙見李中元知禮識趣，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合十一禮，告退道：「施主寬宏大量，小僧多謝見諒，不打擾施主休息了。」

說着，轉身出房而去。

可是，當他身形剛退出房外，只聽一聲悶哼傳來，只聽那趙復的聲音罵道：「好一個無禮的和尙，人家不遠千里而來求見，不見也就罷了，連名號都不肯告訴人家，未免欺人太甚了，小爺可要打這抱不平了，⋯⋯。」

罵聲之中，只見那十七八歲的大孩子趙復扣着那和尙腕脈，拖進房來。

少林寺執事僧衆，在武功方面，都有相當火候成就，不知怎的竟然不聞打門之聲，便被趙復出手所制。

這時，只見那和尙已是滿面通紅，頭頂上汗珠大如黃豆，一臉痛苦之色。

李中元睹狀之下，大驚道：「趙兄，請快放了這位師父！」

趙復鬆手放了那和尙腕脈，望着那和尙冷笑一聲，道：「和尙，你服不服氣，要是不服氣的話，小爺可以再露一手，給你看一看。」

那和尙活動了一下手腕，臉上不現怒色，合十一禮，道：「小施主身懷天山奇學，小僧不敢言勇，心口均服。」

李中元暗自點頭一嘆道：「少林派到底是大門大派，這份過人的修養，就遠非常人能及。」

趙復瞪目道：「諒你也不敢不服！」

話聲一頓，接着又是一聲冷笑道：「咱們現在評評理吧，這位李兄遠道而來求見一位長老，你們不見也罷，你們爲什麼連名號也不告訴人家一聲，這算是什麼待客之禮，可是你們少林和尙，恃仗人多勢衆，虛名在外，欺負人家無可奈何，是不是？」

那和尙合十道：「小施主問得是，但小僧只是奉命傳話，作不得主。」

趙復「嗯！」了一聲，道：「好一個『奉命傳話』，那小爺就給你一句話，叫那該出面的老和尙，出來見見這位李兄，否則，莫怪小爺要放火燒了你們這座少林寺！」

那和尙一欠身道：「小僧領命！」轉身出房而去。

賓館之中，本來還有其他執事和尙，但其他和尙各司其事，視而不見，聞而不聽，沒有任何一個和尙前來橫加干涉，把事情鬧大。

可是這時賓館大廳之中，已有人點起了所有的燈光，照得全廳如同白晝。

趙復一拉李中元道：「李兄，他們馬上就有人來，我們到外面大廳上去等他們，你放心，一切由小弟替你出頭。」不由分說，拉着李中元走出臥室。

接着，史旭初，陳蛟，李龍，張百萬都紛紛走出房來，圍住趙復你一言我一語追問不休。

趙復一張小嘴更會說話，三言兩語之下，便說得其他四人無不都爲李中元憤憤不平，認爲少林寺欺人太甚，非向少林寺要個公道不可。

李中元本來自己有自己的打算，被趙

復這樣一擾，不由得暗暗叫苦不迭，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大約等了半盞熱茶時光，只聽一聲：「阿彌陀佛」的佛號傳來，一個身披袈裟，面色紅潤，身軀高大的老和尙，領着四個中年和尙，出現在賓館廳前，合掌說道：「貧僧了塵，見過各位施主。」掠目一過，然後落在趙復身上，臉色微微一動。

李中元才待答話，那趙復已是搶先一步，冷笑一聲，道：「了字輩，又是一個作不得主的和尙，回去，叫你們雲字輩的和尙出來，再和小爺答話。」

了塵和尙口宣佛號「阿彌陀佛」，帶笑道：「時有春夏秋冬，事有先後始末，貧僧忝掌敝寺知客總務，敝師侄年輕不知進退，待客不週，得罪了各位施主，責在貧僧一人，貧僧禮當代表敝寺前來向各位施主道歉，並親爲各位施主効勞，少施主有什麼話，但請吩咐就是，貧僧尙能担待一二。」

少林了字輩和尙，乃是掌門人座下一代弟子，不但在寺內身份地位很高，就是在江湖上也是名動天下，不在普通一方霸主之下。

如今他親自出來，說話依然委婉有禮，顯出了佛門弟子的過人宏量，李中元首先覺得應該表明一下態度了。

詎料，心念方動，話還沒有說出口。一道傳音細語，已是透耳而入，說話的聲音似是那位讀書秀才史旭初，只聽說道：「李兄，大家可是爲你打抱不平，你不能把大家坑在少林寺啊！」



趙復劍法辛辣，出手傷人。

想不到那位讀書秀才史旭初還是武林高人，而且功力高到可以凝聲成絲的境界，李中元心中一動，不由轉目向史旭初望去，史旭初並不否認，向他回之一笑。

李中元暗暗忖道：「這幾個人，不知是什麼來路，顯然是利用我的事情，在借題發揮，少林寺威名遠播，這幾個人好大的胆子，竟然找到少林寺來惹事生非，難道眞有什麼過人的藝業不成，也罷，反正少林長老是見不成了，而且經他們這樣一鬧也別想暗探長老院了，那就索性看他個熱鬧吧。」

念頭一轉，李中元不進而退，反而退了兩步，退到那讀書秀才史旭初身旁。

這時，那趙復翻着眼睛，上下一打量了塵和尙，故作失驚之色，「啊！」的一聲，道：「原來你大和尙是知客總務，那就又當別論了，小爺倒要請教請教你大和尙⋯⋯。」

回頭伸手一指李中元，接着道：「這位李大爺，從長安不遠千里而來，但求一見你們長老院的長老，你拒不相見也就罷了，爲什麼連那位長老的名號都不告訴他，小爺年紀輕不懂事，倒要請教請教你這大和尙，你們少林寺的威風就是這樣抖出來的麼？」

了塵和尙微微一笑道：「少施主責備得是。⋯⋯不過少施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分說未了，趙復嗤笑一聲，截口道：「大和尙，別提你們的那一套了，你們的那一套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縱是舌燦蓮花，說得天花亂墜，小爺也不要聽，小爺只問你大和尙，你能不能將那位長老法號見告？能就能，不能就不能，但聽你大和尙一言。」

了塵和尙搖頭道：「在事實上，敝寺長老已然有言吩咐在先，不得道出他老人家法號，則敝寺上下，誰也不能違命，但按照本寺寺規，各位如眞要知道他老人家法號，仍是有徑可尋。」

趙復一笑道：「有徑可尋就好，你大和尙爲什麼不早說出來。」

了塵和尙道：「唯一的途徑，可以請他老人家親自告訴各位。」

趙復笑道：「大和尙，你又在打太極拳了，他不肯見人，我們怎樣去問他？」

了塵和尙道：「敝寺雖是佛門禪林，但仍屬中原武林一脈，各位如以武林規矩請見，敝寺理無規避。」

趙復縱聲大笑道：「大和尙，你到底不愧身爲知客總務，有點道理，我們就按武林規矩，請見你們那位長老！你請回去準備吧！」

了塵和尙合十道：「敝寺已有準備，但請各位施主就道。」

趙復笑了一笑，忽然回身向李中元道：「咱們大家都是路見不平，爲你李兄拔刀相助，小弟可以爲你打頭陣，但不能出師無名，請你李兄出名寫份名帖吧！」

李中元暗笑一聲忖道：「你們這顯然是打着鴨子上架，我倒要看看你們到底存着什麼心腸。有什麼能耐敢闖少林寺。」

劍眉微微一皺，畧一沉吟之下，那讀書秀才史旭初已是接口道：「小生向以打秋風過活，有的是拜帖，李兄不用爲手頭

沒有拜帖作難，小生就去替你取來。」說着，轉身之間，就從房中取來各式各樣的拜帖七八種，任由李中元選用。

李中元隨便取了一份，揮筆寫了長安李中元拜四字。

趙復似是唯恐李中元後悔，伸手拿起墨跡未乾的拜帖，向了塵和尚手中一送，道：「請收下拜帖！」

了塵和尚收下拜帖，身形一側，道：「請，貧僧爲各位施主領路了。」轉身舉步欲行。

趙復忽然叫了一聲，道：「大和尚，且慢！小爺有一句話，要向你大和尚問個明白。」

了塵和尚回身說道：「少施主有何吩咐？」

趙復道：「咱們按照武林規矩拜山，動起手來，刀槍無眼，難免失手之下，傷了你們少林和尚，你們少林和尚會不會因此，以全寺之力，倚多爲勝？」

了塵和尚長眉連挑，忍了又忍，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少施主，你也太小看少林寺了，請吧！」跨步出了賓館。

趙復搶步走在第二，倒把李中元落到最後第二，最後第一，是那讀書秀才史旭初。

走出賓館不遠，就到了進入少林上院的那座松林之前，林前點好了四隻又長又大的火把，火把之下站着二個手橫禪杖的和尚。

了塵和尚站在一旁道：「按照本寺把關規矩，第一關是二人，第二關是四人，第三關便是八人了，施主們可以一齊出手，也可以一人向前，不過敝寺弟子，不問你人多人少，把關之人，却是形同一體，不增不減。」

趙復一笑道：「二個和尚，有我小爺一人就夠了。」

身形一閃，就到了那二個和尚面前，喝聲道：「過關的來了，二位接招！」

喝聲中左手一揚，向着一個和尚當胸擊去，右手向後一探，已拔出肩上寶劍。

他說打就打，動作迅快無比，那被襲和尚，剛剛閃身讓開來掌，還未來得及還手，他手中寶劍已疾閃而到，向他小腹刺去。

那和尚揮動禪杖架來時，趙復劍勢忽然一斜一扁，寒光閃動，已是沿着禪杖揮向握杖右臂，那條右臂應手而斷。

那和尚大叫一聲，禪杖落地，身形疾退二丈。

說時遲，那時快，趙復出手傷人，其快如風，另外那和尚只看得一震，來不及出手合擊之際，趙復出手劍勢，運轉不息，忽的迴旋橫向那和尚掃了過來。

那和尚揮杖不及，只聽一聲悶哼，血花四射，那和尚已被攔腰斬爲兩段。

趙復出手如風，又狠又辣，前後不過兩招，就將少林寺第一關的兩個第二代高手傷於劍下。

了塵和尚看得面色一變，心頭慘痛無比，但却極力保持着外形的冷靜，輕輕的唸了一聲：「阿彌陀佛」。

李中元也是暗自驚喝一聲：「好辛辣狠毒的劍法，此子可是一位異常可怕的人物！」

趙復却是滿臉不在乎的，向了塵和尚彈劍一笑道：「大和尚，小爺這兩手劍法，還過得去吧！」

討了巧還賣乖，這才眞是氣死人，了塵和尚打落牙齒和血呑，連宣佛號，道：「少施主藝絕人寰，小僧敬服無比，……請！過第二關。」

當前越屍而過，領着大家穿過了松林，松林之外，是一片平地，平地一邊，是一列石級，上入半山之中。

石級之前，也是早已點好了火把，四個手執戒刀的和尚，併肩各隔三步肅然而立。

看他們凝神穆肅之中，隱含悲憤怒惱之色，顯然已經知道了同門的遭遇，激起了敵愾之心。

了塵和尚輕嘆一聲，道：「這是第二關，……。」

一言未了，趙復又搶先接話道：「還是小爺的買賣！」欺身就到了四個執刀和尚之前。

那四個和尚心存戒備，霍然各自退了三步，他們身爲地主，不能與趙復一樣，出手就打，就怕趙復重施故技，打人措手不及，只有保持相當距離，以防不測。

趙復輕笑一聲，道：「各位不用怕，這次該輪到你們先出手了。」

一路行來，他已將寶劍插回劍鞘之內，現在是空着一雙手，如非已經看出他是一個心地狠毒之人，倒眞是一個非常討人喜愛的大孩子。

四僧聞言，不敢答話，更不敢先自出手，一齊轉目向了塵和尚望來。

了塵和尚揚聲道：「趙少施主旣然禮讓，四位師弟，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趙復一笑道：「原來你們四人是了字輩的，這還差不多，不用客氣，你們一齊上吧！」

那四個和尚禮義在先，抱刀一禮，道：「小僧有僭了！」

刀光一起，銀龍翻滾，攻向趙復。

這四個和尚乃是少林一代弟子高手，年紀都在五十左右，正是修爲有成，經驗豐富而又體力充沛的黃金時代，他們這一出手，便見威勢非凡。

趙復雖然初生之犢不怕虎，毫無懼色的振劍相迎，但乃劍一接之下，趙復也不由得心神一凜，知道這四個和尚不是好相與的。

當下驕狂之氣一斂，頓時變得沉穩凝鍊，脚踏子午，劍走輕靈，刀來劍往，鬥在一起。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趙復這時的表現，分明已經達到了用劍的上乘境界，以他小小年紀，就有如此高深的成就，不但少林寺和尚見了心中暗暗吃驚，就李中元見了也劍眉深鎖，隱隱爲憂。

那四個和尚的四把戒刀，施展開來，便凝成一道光幕，上下左右，四方八面，攻守之間，配合得如同一體，密如天幕，無隙可尋。

雙方這一動上手，便是一百八十多招，四個和尚不但未能以壓倒之勢，獨佔攻勢，反而成了不進不退的膠着之勢。

以這四位少林一代弟子聯手合擊之術

，行走江湖，雖不能說天下無敵手，至少應該是鮮有敵手了。

這個大孩子一兩百招下來，不但毫無敗像，移形換位，揮劍却敵之間，態度越來越是穩健，而且似是蘊育着無比悠長的潛力，大有拚鬥千招以上的本錢。

對方只是一個大孩子，四位少林一代弟子劇鬥已近兩百招，竟然拿他毫無辦法，這話傳到江湖上去，對少林領袖武林的聲望，是一個多麼嚴重的諷刺。

但見了塵和尚臉上神色數易，顯得心情極是激動。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阿彌陀佛」傳來，只見從石級端頭，現出一個年約四十歲的文秀和尚，行雲流水飄然下降而到，眨眼之間，便飄落到了戰場。

那和尚目光一掃，落向了塵和尚時，了塵和尚肅然躬身，合十一禮，道：「弟子參見師叔。」

這個和尚看來年紀不大，但却是少林十八羅漢之內的暉雲大師。

暉雲大師朗目凝光，投向相鬥正烈的四僧，朗喝一聲，道：「少林弟子住手！退下！」

少林四僧聞聲收手，身形閃動，各退後一丈開外。

趙復意猶未盡的橫劍一笑道：「你們爲什麼不打了，難道就此認敗了不成。」

暉雲大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少施主才藝卓絕，這第二關已是通過了。」

趙復笑嘻嘻的道：「看你們少林和尚不出，倒有自知之明，不打賴皮架。」他旁若無人，把暉雲大師，視同一般少林和尚。

暉雲大師接着又道：「而且第三關也就此取消，請各位施主隨同貧僧就此逕往長老院。」

暉雲大師領着李中元等一干人，拾級而上，走完石級，迎面又是一座大殿，暉雲大師領着他們繞殿而過，轉入一片梅林之中，穿過梅林，前面現出一道院牆，門匾之上，寫着「長老別院」四字。

這時院門已是大開，進入院門之內，只見大廳之前，有一片空地，火把照耀之下，席地坐着四位老年高僧。

暉雲大師指着地上四位老年高僧，向李中元道：「貧僧這四位師兄，其中有一位便是大俠欲見之人，其人是誰，貧僧不便明示，請大俠自行查問。」

說着不待李中元再問什麼，身形一轉，走入大廳而去。

這時，除了那四個席地而坐的老和尚之外，再沒有第五個和尚在場了。

李中元皺了一皺劍眉，舉步走到四個老和尚身前，只見那四個老和尚，垂簾閤目，狀若入定，沒有一人，因他走近，稍有異狀。

李中元輕咳一聲，抱拳道：「晚輩李中元有禮，見過四位前輩高僧。」

那四個和尚不言不動，就像沒有見到李中元一樣。

李中元提高聲音，又是一禮，道：「晚輩李中元有禮！」

他聲音叫得再大，那四個和尚依然無動於衷，不理不睬。

李中元心中一楞，暗暗忖道：「難道這四位高僧又聾又啞不成……」

念方未了，只聽趙復嘻嘻一笑，走到李中元身旁道：「李兄，你這樣沒法子要他們說話，看小弟的吧！」

李中元一回頭，只見他雙目之中，凶光隱現，似是想好了什麼惡毒主意，暗中一凜，道：「多謝趙兄，還是……」

一隻手忽的搭上他肩頭，響起史旭初的話聲道：「李兄，就讓他試試吧！」一股暗力，震得他肩頭一斜。

李中元劍眉倏揚，似是就要發作，但他却沒有發作，哈哈一笑，隨着史旭初退向一旁。

趙復先繞着少林四高僧遊走了一圈，嘿嘿一聲，冷笑道：「你們四個老和尚聽着，小爺可不是心慈手軟的人，你們要在小爺面前裝聾作啞，重施故技，可就打錯了主意，莫怪小爺言之不早。」

話聲頓了一頓，聲音一厲又道：「現在小爺馬上就開始問話，……就從左邊這位問起，……喂！老和尚，你叫什麼法號，報上名來。」

他凶他的，那老和尚還是依然故我，相應不理。

趙復劍眉一挑，獰笑一聲，道：「小爺有話在先，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右手一抬，揮手向那老和尚臉上摔去。

少林十八羅漢，天下知名，功力個個不凡，趙復這揮手一掌，只是試探性質，除了提足神功防備之外，出手手法，更暗含十八種奇詭變化。

詎料，揮掌之下，那老和尚竟是不避不讓，甘願挨他一記。

只聽「拍！」的一聲脆響之下，那老和尚臉上當時墳起了五條血痕，口角滲出了鮮紅的鮮血。

但他還是不言不動，不理不睬，連輕微的哼聲，都沒有發出一絲絲。

眞是倔强得叫人可惡，趙復不由雙目冒火，怒氣上冲，大喝一聲，道：「老和尚，難道你眞要嚐嚐小爺的陰火搜魂手法麼！」

少林長老武林地位崇高，打他一耳光，已是天大的侮辱，如果再用毒惡的手法對付他，或許他這時候別有原因，忍受了下來，而事後這份寃怨只怕永世也化解不開了。

李中元所爲何來，如果事情再任令趙復這樣胡幹下去，自己這片存心，豈不完全落了空，說不定適得其反，成了少林派的生死仇人。

李中元忽然心中一動，暗忖道：「這批人莫非是存心來坑我的，哼！……」

此念一生，他那能再袖手旁觀，冷喝一聲，道：「給我住手！」

這時，趙復正伸手向那老和尚胸前「七坎」大穴點去，聞聲一怔，縮手而回，道：「李兄，你是叫我麼？」

李中元板着面孔道：「我不叫你，叫誰！」身形一動，移步就到了趙復身前。

李中元移步向前之際，史旭初本已有備在先，出手一把向李中元抓去，但却出手落空，竟然連李中元衣角都沒有沾到。

李中元露了一手奇快無比的絕技輕功，看得連那狂傲絕倫的趙復都不由得驚「

咦！」了一聲。

趙復愣愣了一下，笑道：「李兄，你這是什麼意思？你要知道，我們可完全是為了你啊！」

李中元道：「沒有什麼意思，我改變主意，不打算再追問下去了。」

趙復一笑道：「李兄，你不是開玩笑吧？」

李中元道：「誰和你開玩笑。」

趙復臉上笑容一收，冷冷的道：「李兄，小弟倒要問問你了，如今我們已經得罪了少林寺，你却要縮手不幹了，你這不是存心坑人麼？」

李中元「哼！」的一聲，道：「誰請你們來過問在下的事……」

「李兄，你說出這種話來，就太不够朋友了！」讀書秀才史旭初接上了話。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我們本來就不是朋友！」

那小老頭子張百萬尖叫一聲，道：「李老弟，一個人反反覆覆，也不能太過份了，你不要我們了，我們現在就不是朋友，你忘了，你暗中請我們幫忙時，是怎樣說的來着，求爺爺，告奶奶，那副可憐像，老夫眞說都說不出口。」

這是什麼話，血口噴人，也不能這樣無中生有。

李中元氣得笑了起來道：「各位的意思是？」

史旭初道：「咱們有始有終，合作到底。」

李中元搖頭道：「咱們道不同，不相為謀，無法合作。」

陳蛟大吼一聲，道：「不合作，老子就宰了你！」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就憑老兄你，不怕大風閃了舌頭麼？」

陳蛟見李中元輕視他，不免暴怒道：「小子，你這叫自速其死。」身軀猛然一衝而出，呼的向李中元擊出一拳。

這一拳是他氣極而發，一股強勁的拳風，如同山崩海嘯一般，直向李中元擊到，眞還有幾斤力道。

李中元見他一拳擊來，不但不避讓，嘴角之間泛起一絲冷笑，喝道：「去你的吧！」

說話間，臂腕微微向上一抬，只聽一聲輕微風響，衣袖一翻而起，袖角已拂掠在陳蛟來拳手腕之上。

但聽「哇呀！」一聲大叫，陳蛟陡然向外一跳，左手托着右拳，翻着一雙怒目，話都說不出來了。

這時，大家注目望去，只見他那隻手腕五指下垂，關節已被李中元一袖之力震斷了。

他們可知道陳蛟與李龍都是身具橫練功夫的人，等閒身手，根本就傷不到他們，李中元只不過這樣輕輕一拂，就把他傷成這樣，李中元的一身功夫，由此可想而見。

當下，大家暗中不由都是一震，臉上變了顏色。

李中元當然也是存心顯露神功，暗寓殺鷄警猴之意，希望也因此震住他們。

李龍被他威勢所懾，不敢再向前出手，只好先動手，替陳蛟把手腕關節接合復原。

這時，史旭初暗中向趙復與張百萬一使眼色，三人立時採取了配合綿密的聯合行動。

先是，趙復哈哈一笑道：「好呀，李兄，你原來是深藏不露的絕世高手，小弟倒要向你領教幾手高招！」

話聲出口，一道劍光已閃電般向李中元攔腰揮到。

李中元對趙復的蛇蝎心腸和詭異劍法，絕不因他年紀不大而輕視於他，心中不敢大意，當下身形一旋，移形換位，避過來勢。

就在他旋身換位之際，但聞「唬唰！」二聲卡簧響聲，起自身後，瞥眼間但見史旭初與張百萬手中各射出一蓬烏光，罩向坐在地上的四位少林長老。

他們三人的動作，連成一氣，趙復一劍逼開李中元，等於移開了四老之前的屏障，這時，史旭初與張百萬便乘隙出手，用又毒又惡的「七孔黃蜂針」照顧了少林四老。

這一配合無間的行動，不但正在打坐中的少林四老毫無防備，就是戒心高張的李中元也完全沒有想到。

這時，他身形已被迫斜出一丈開外，救援無及，史旭初與張百萬出手又近又快，只見烏光一閃而沒，專破護身罡氣的「七孔黃蜂針」已實實在在的分別打在少林四長老身上。

少林四長老齊皆發出一聲悶哼，打坐的姿式雖然未變，四人的頭却都垂到了胸前，顯然不是死了，便是已經身受重傷。

李中元一陣懊爽之下，趙復劍化陰陽，凌厲的劍式又襲體而到。

他這一動手，完全是進手招術，又快又狠，又狠又毒，竟逼得李中元一時之間沒有還手之力。

同時，史旭初與張百萬偸襲少林四老得手之後，已是一聲呼嘯，身形毫不猶豫的射出了長老院。

李龍陳蛟也紛紛隨後逃去。

趙復一口氣猛攻了李中元三七二十一招，李中元剛穩住陣脚，得到一個搶回先機的機會時，趙復已是扭頭長身而起，向院牆之外飛掠而去。

李中元欲待追身而去，又不見少林寺中有人出來照顧四長老，他要只顧追趕趙復他們，因而貽誤四位長老性命，那將來的誤會，更是百口莫辯。

李中元不能不顧四長老的生死大事，只好長嘆一聲，放過趙復他們，回身走去察看少林四位長老傷勢。

當他回到四長老身前，正要察看他們傷情時，只聽身後的衣袂飄風之聲襲耳而到。

接着，只聽一聲：「阿彌陀佛」的佛號傳來，他轉頭望去，只見大廳廊簷之下，一排站着六七個和尚。

居中一個身披黃色袈裟，面色紅潤，身裁適中，但氣概非凡的和尚，揮手道：「李施主，請不要動他們。」

他揮手之間，同時大廳之內，走出一羣和尚，把四位長老抬進廳中而去。

待得四位長老進入廳中之後，只見那位氣概非凡的和尚向他微微一領首道：「

李施主，有請入內一談。」

李中元星目閃動，打量了那和尚一陣，心中一動，抱拳道：「禪師莫非就是掌門方丈？」

曇雲禪師微微一笑，道：「老衲正是曇雲，老衲久聞施主澤被天下，黃河兩岸千數百萬災民，得賴以渡過難關，重整家園，百聞不如一見，果是仁德天生，令人可佩，老衲失敬了。」

敢情，他是什麼人，少林寺完全知道，李中元暗暗一皺眉頭，欠身道：「多承過獎，愧不敢當。」

少林掌門人帶笑肅客，把李中元請進了長老院大廳，分別落坐之後，少林掌門人替他引見了留在廳中的六位長老。

那是李中元見過面的暉雲大師和昶雲，暟雲，昫雲，昉雲，暐雲五位大師。

李中元見過各位大師之後，再次欠身，道：「李某這次冒昧造訪，不意事出非常，有擾清修，心中甚感不安。」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合掌接道：「好說！好說！李施主不遠千里而來，移駕嵩山，想必有所指教，但請直言，老衲洗耳恭聽。」

李中元沉吟了一陣道：「不瞞掌門禪師說，李某此次前來嵩山，最大心願乃是圖謀晉謁禪師，有所陳述，只因李某年少不愼，曾誤交損友，一度失足，恐為禪師拒見，因此退而求其次，欲求貴寺長老代為先容，不意幾乎中了宵小離間詭計。」

少林掌門人微微一笑道：「施主現在可不是見到了老衲麼。」

李中元劍眉一揚，道：「近來江湖之上暗潮洶湧，一觸卽發，不知貴寺有所風聞否？」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道：「老衲曾聞傳言，施主已是『翠谷之秘』得主，珍寶動人，蠅蟻逐臭，懷璧之罪，勢所難免，施主可是因此而言。」

李中元搖頭一嘆道：「禪師如果僅作此想，那就完全錯了。」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雙目精光陡然一盛道：「施主另有所見？」

李中元輕輕嘆息一聲，道：「說來話長，但不知掌門禪師能否不厭其煩，容在下一一詳述。」

少林掌人門曇雲禪師點點頭道：「老衲靜聆雅教。」

李中元掠目一掃座中各位大師，只見大家都是一片誠摯之色，心中已自感到一片慰藉，當下自如何發現「翠谷之秘」，如何恩師被害，及到達長安後的種種情節，都一一坦陳於少林寺掌門人曇雲禪師之前。

李中元娓娓道來，語態之間，赤誠不欺，只聽得座中衆僧聳然動容。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雙目閃動，低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如此說來，隱憂可見，不能等閒視之，掉以輕心了。」

李中元恭聲說道：「貴派領袖武林，一言九鼎，在下故而特來相報，敬望禪師登高一呼，示警各大門派，免得臨時措手不及。」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微一沉吟，忽然向暉雲大師一揮手道：「有請武當教玄機眞人！」

李中元面現驚愕之色，「啊！」了一聲道：「武當掌教在貴寺！」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微微一笑道：「武當掌門眞人來到敝寺已有數天了。」

李中元若有所悟的一笑，道：「原來貴兩派已經有所知悉，在下見笑大方。」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輕嘆一聲道：「說來慚愧，以我們兩大門派所得，竟不及施主十之一二。」

李中元謙遜的道：「在下不過是碰得巧而已。」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笑了一笑，忽然合十道：「施主熱心誠懇而來，敝寺接待非禮，更暗加試探，殊屬非是，請施主接受老衲道歉，萬勿介意是幸！」

少林名門大派，果然光明磊落，不待李中元發現已先自把相試之情道了出來。

原來，趙復他們五人先後來到少林寺，雖然故裝互不相識，但已引起了少林寺疑心，接着，李中元又相繼而到，因之連帶對李中元也起了疑心，只道李中元與他們亦是同黨，所以安排了四老相試他們。

相試之下，這才辨出了忠奸，再經李中元一番毫無保留的談話，於是更進一步對李中元有了認識。

李中元聞言之下，寬心地一笑，說道：「這樣說來，四老有備在先，想必安然無恙。」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輕嘆一聲，道：「老衲四位師兄確然無恙，只可惜那五個人一個也未曾留住，無法知道他們的眞正來歷身份。說來敝派好不慚愧。」

這對一向聲威遠播的少林來說，實在是一次非常嚴厲的警告，因此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不免顯得憂心熾熾。

李中元當然不會因此看輕了少林派的實力，當下加以寬慰的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貴派一向光明正大，難免予人以可乘之機，如果在下猜得不錯的話，他們之能够逃出嵩山，只怕用了不少鬼蜮伎倆吧。」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點了點頭道：「施主話雖說得不錯，但他們那些人的厲害，由此可見一斑。」

正說話之間，只聽一陣步履聲傳來，少林暉雲大師已陪着兩位身穿普通裝束之人走了進來。

那二人，一老一少，老者年已六十開外，少者不過二十五六，他們雖是俗裝打扮，但却自然流露着一種出俗脫塵的氣宇，不用說，那老者自是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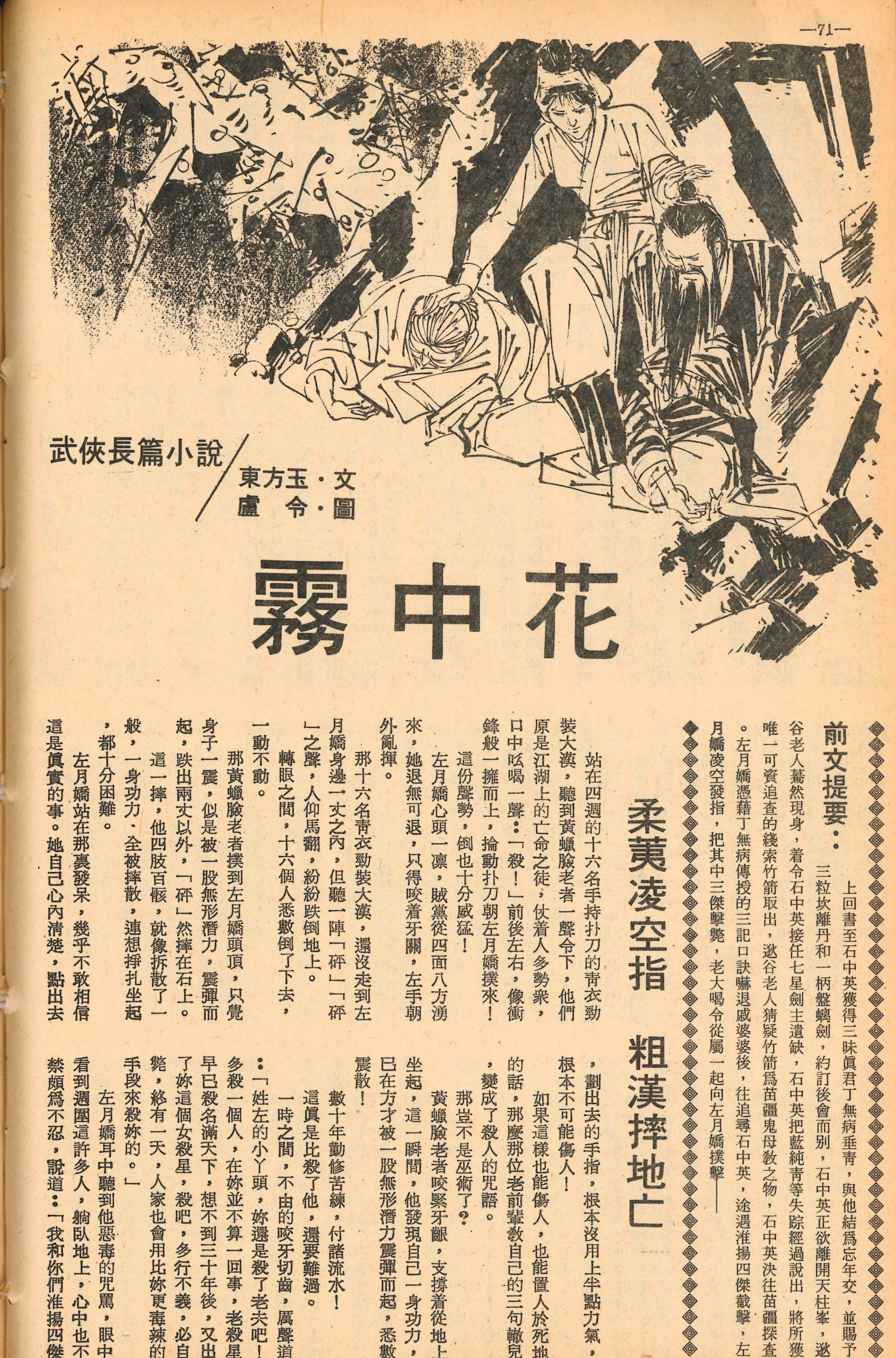
敢情，他們為免引人注意，所以換上了俗裝，由此可見他們少林武當兩派，對當前武林局勢，所採取態度非常積極。

李中元打心底佩服他們這種視天下為己任的積極精神，崇敬之心油然而生，首先離座而起，垂手恭立，表示禮敬。

少林掌門人曇雲禪師與所有在座各位大師齊皆起立合十相迎。

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口中連稱：「不敢，請坐！」稽首而入。

肅客就座，那年輕人就侍立在武當掌門人玄機眞人身後，想來他是玄機眞人的弟子之一了。（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東方玉·文 盧令·圖

霧中花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石中英獲得三味眞君丁無病垂青，與他結爲忘年交，並賜予三粒坎離丹和一柄盤螭劍，約訂後會而別，石中英正欲離開天柱峯，逖谷老人驀然現身，着令石中英接任七星劍主遺缺，石中英把藍純青等失踪經過說出，將所獲唯一可資追查的綫索竹箭取出，逖谷老人猜疑竹箭爲苗疆鬼母敎之物，石中英決往苗疆探查。左月嬌憑藉丁無病傳授的三記口訣嚇退戚婆婆後，往追尋石中英，途遇淮揚四傑截擊，左月嬌凌空發指，把其中三傑擊斃，老大喝令從屬一起向左月嬌撲擊——

柔荑凌空指　粗漢摔地亡

站在四週的十六名手持扑刀的青衣勁裝大漢，聽到黃蠟臉老者一聲令下，他們原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仗着人多勢衆，口中吆喝一聲：「殺！」前後左右，像衝鋒般一擁而上，掄動扑刀朝左月嬌撲來！

這份聲勢，倒也十分威猛！

左月嬌心頭一凜，賊黨從四面八方湧來，她退無可退，只得咬着牙關，左手朝外亂揮。

那十六名青衣勁裝大漢，還沒走到左月嬌身邊一丈之內，但聽一陣「砰」「砰」之聲，人仰馬翻，紛紛跌倒地上。

轉眼之間，十六個人悉數倒了下去，一動不動。

那黃蠟臉老者撲到左月嬌頭頂，只覺身子一震，似是被一股無形潛力，震彈而起，跌出兩丈以外，「砰」然摔在石上。

這一摔，他四肢百骸，就像拆散了一般，一身功力，全被摔散，連想掙扎坐起，都十分困難。

左月嬌站在那裏發呆，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眞實的事。她自己心內清楚，點出去，劃出去的手指，根本沒用上半點力氣，根本不可能傷人！

如果這樣也能傷人，也能置人於死地的話，那麼那位老前輩教自己的三句轍兒，變成了殺人的咒語。

那豈不是巫術了？

黃蠟臉老者咬緊牙齦，支撐着從地上坐起，這一瞬間，他發現自己一身功力，已在方才被一股無形潛力震彈而起，悉數震散！

數十年勤修苦練，付諸流水！

這眞是比殺了他，還要難過。

一時之間，不由的咬牙切齒，厲聲道：「姓左的小丫頭，妳還是殺了老夫吧！多殺一個人，在妳並不算一回事，老殺星早已殺名滿天下，想不到三十年後，又出了妳這個女殺星，殺吧，多行不義，必自斃，終有一天，人家也會用比妳更毒辣的手段來殺妳的。」

左月嬌耳中聽到他惡毒的咒罵，眼中看到週圍這許多人，躺臥地上，心中也不禁頗爲不忍，說道：「我和你們淮揚四傑

，往日無仇，近日無怨，這是你們逼着我出手的，我早已說過，我出手就會傷人，你們一定要逼我，我有什麼法子呢？現在死了這許多人，我實在也很過意不去。」

她總究是姑娘家，心腸較軟，說到這裏，不禁也盈盈欲涕。

黃蠟臉老者目眥欲裂，切齒道：「小丫頭，妖女，妳別貓哭老鼠假慈悲了，老夫被妳震散一身功力，武功已廢，妳還是一併殺了我的好。」

左月嬌驚詫的道：「我沒有廢你的武功。」

黃蠟臉老者厲聲道：「不是妳還會是誰？」

突然有人接口應道：「我。」

光是這個「我」字，聲音清越，有如寒山之鐘！

左月嬌心頭不禁一楞，急忙舉目循聲看去！

這裏是兩座高山之間的山麓，地勢平坦，四下裏，還是空蕩蕩的沒有人可以隱伏。

但這聲「我」字，堪堪入耳，不知何時，在黃蠟臉老者面前，已經多出一個人來。

這人穿着一襲青衫，貌相俊逸，氣度飄洒，看去不過三十左右，負手站在那裏，面帶微笑，狀極悠閒。

左月嬌一眼就已認出這人就是昨天早晨，在麵館裏見過的青衫文士！

黃蠟臉老者顯然也沒看清這青衫文士是從那裏來的？好像眼睛一眨，他就站在面前了！一時不禁疑惑的問道：「尊駕是甚麼人？」

青衫文士淡然一笑道：「你方才還在口口聲聲的叫老殺星，怎麼當了區區的面，反而認不得丁某了？」

黃蠟臉老者身軀陡地一震，張口結舌的道：「你就是……」

青衫文士安詳的道：「區區正是丁無病，依我三十年前的慣例，你明明已認出左姑娘使出來的『三昧眞訣』，還敢頑抗，就是死數。

「我留你活口，就是要你轉告江湖朋友，凡是看到區區隨身證物，和『三昧眞訣』的人，還敢頑抗，就是有意和我丁某爲敵，和丁某爲敵的人，後果如何，他自己應該知道，好了，你可以去了。」

黃蠟臉老者這回當着青衫文士，連屁也不敢多放，口中唯唯應「是」，一拐一拐的走了。

青衫文士回過身來，朝左月嬌微微一笑道：「小姑娘，在下教妳的這三句轍兒，靈不靈？」

左月嬌心知遇上奇人，慌忙盈盈拜了下去，說道：「弟子左月嬌多蒙前輩援手，幸免於難……」

「不用客氣。」青衫文士不待她說完，大袖一展，含笑道：「妳且站起來。」

左月嬌拜下去的人，硬是被一陣無形潛力，托了起來，心頭更是駭驚，暗暗忖道：「這人武功之高，簡直不可思議！」

青衫文士伸手朝左首山腰一指，說道：「小姑娘，那邊石崖後面，還躲着兩個人，大概看到區區，已經嚇昏過去了，妳去把他們叫出來，我有話要問問他們。」

左月嬌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左首山峯的半山腰上，果然有一座突出的石崖，只是相距少說也有數十丈遠近。

當下答應一聲，正待轉身走去。

只聽青衫文士又道：「小姑娘，記着，如果他們嚇昏過去了，妳只要在『百匯穴』上，輕輕拍上一掌，即可醒來，妳告訴他們，就說師父叫他們下來。」

左月嬌點點頭，立即展開身法，連縱帶躍，朝左首山腰飛掠而上。

心中還有些暗暗疑惑，只不知躲在石崖上的兩人是誰？

登上石崖，果見崖後，伏着兩個人！

左月嬌這時定睛一瞧，不由得猛吃一驚！

你當這兩人是誰？

一個是石家莊總管屈長貴，另一個則是被她虛招嚇跑的戚婆婆！

這兩人像是着了魔一般，蜷伏着身子，一動不動，敢情眞的是嚇昏過去了！

她因自己奉有青衫文士之命，胆氣一壯，走上前去，舉手在兩人頭頂「百匯穴」上，輕輕擊了一掌。

說也奇怪，她一掌拍下，屈長貴，戚婆婆果然同時身軀一震，霍地睜開眼來！

戚婆婆骨碌從地下站起，色厲內荏的朝左月嬌尖笑道：「左丫頭，老婆子落在妳手裏，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她口中說着一隻手已朝衣袋中伸去。

屈長貴目光陰晴不定，站起之時，右手籠在衣袖裏，「玄冰掌」力，已暗暗凝足了十成功力，只是並未立即出手。

他們沒看到站在山腳下的青衫文士，但看到左月嬌方才連施殺手，舉手之間，就搏殺了淮揚四傑，和十六名青衣武士，因此不敢魯莽出手。

左月嬌一手叉腰，冷冷的道：「屈總管，戚婆婆，師父叫你們下去。」

屈長貴瘦削臉上，微露驚異神色，堆起笑容，問道：「不知道大小姐的師父是誰？」

左月嬌道：「你們下去就會知道。」

戚婆婆心頭暗暗一驚，忖道：「莫非她師父就是老殺星不成？」

接着問道：「妳師父在那裏？」

左月嬌一偏頭道：「我師父就在山下，你們快下去吧！」

話聲未落，戚婆婆鳥爪般的手指，已經一把抓住了左月嬌的左腕，呷呷尖笑道：「小丫頭，妳師父除非會飛，否則也救不了妳，乖乖隨老婆子走吧！」

左月嬌心頭一驚，要待掙扎，但戚婆婆武功，勝過她極多，左腕有如扣了上一道鋼箍，那想掙扎得脫，正待呼救！

只聽耳邊響起青衫文士的聲音，說道：「小姑娘，不用怕，我早已封了他們雙肩脈穴，力氣很快就會用完。」

左月嬌心頭一喜，就不再掙扎，只是站着不動。

戚婆婆朝屈長貴使了個眼色，說道：「咱們只要翻上這座山峯，她師父的師父，也追不上了。」

一面尖笑道：「小丫頭，走呀！」

手腕微一用力，正待帶着左月嬌朝峯上走去！

突然，她滿佈皺紋的臉上，笑容凍結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死灰，五指也隨着緩緩鬆開。

屈長貴看出情形不對，問道：「戚婆子，怎麼了？」

戚婆婆苦笑道：「咱們好像穴道被封住了，使不出力道來。」

屈長貴道：「會有這等事，兄弟倒是不信。」突然揮手一掌，朝左月嬌迎面劈了過去。

左月嬌自然知道，屈長貴練的是「玄冰掌」，旁門中最厲害的寒毒功夫，正待閃身躲避！

屈長貴一掌劈出，陡覺後力不繼，凝聚掌心的「玄冰掌力」，再也擊不出去，一時也不禁臉色大變！

左月嬌冷冷道：「你們下不下去？」

屈長貴，戚婆婆到了此時，只好乖乖的往峯下走去。

左月嬌跟隨兩人身後押着他們下山。

戚婆婆走在前面，哭喪着臉，邊走邊道：「大小姐，老婆子千不是，萬不是，總也把妳扶養了五個年頭，妳總得救救我老婆子。在妳師父面前美言幾句，我是奉人差遣，身不由己……」

左月嬌沒有說話。

戚婆婆又道：「大小姐，妳就是不念舊日情份，也該告訴我一聲，妳師父究竟是誰？好讓我婆子死得瞑目。」

左月嬌冷冷道：「師父有話要問你們，妳怕甚麼？要怕，就不該一而再，再而三的計算我了。」

屈長貴走在前面，叱道：「戚婆子，妳嚕嗦甚麼？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妳最好別忘了教規。」

戚婆婆打了個哆嗦，果然再也不敢多說。三人走到峯脚，青衫文士已經緩緩轉過身來，含笑道：「七花娘，妳還認識我麼？」

戚婆婆一呆，連忙陪笑道：「你不是那天在麵館裏喝酒的那位大爺？」

她眼光沒錯，那天在麵館裏，就覺得這人路數不對。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區區那天就告訴妳：『迷迭散』要放就多放些，少了沒有力量，那天妳要是聽區區的話，再多放上些，就沒有今天這場麻煩了。」

戚婆婆臉上綻出汗珠來了，連連陪笑道：「老婆子該死，有眼不識泰山，那天實有冒犯之處，還望大爺恕罪，恕罪。」

她一面堆着諂笑，指指左月嬌，又道：「這大小姐，還是老婆子一手帶大的，有你大爺這樣一位高人做師父，眞是福緣不淺，老婆子也正在替她高興呢！」

青衫文士淡然一笑道：「七花娘，妳說了半天，知道我是誰麼？」

戚婆婆道：「你大爺是世外高人，老婆子只不過江湖下五門微不足道的人，這好比晏（鳥旁）雀如何會知道飛騰九萬里的鵬鯤？」她眞還不知道青衫文士是誰？

那是因爲方才青衫文士和黃蠟臉老者說話之時，屈長貴，戚婆婆，都已被制住了穴道，並未聽到。

「哈哈！」青衫文士仰天大笑一聲，道：「巧言令色，鮮矣仁！」

屈長貴似是爲他氣度所懾，但他究竟當了幾年武林盟主的總管，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時有接觸。

此時雖已看出青衫文士不是尋常人物，還是拱拱手道：「尊駕見召，是否可以賜告名號？」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區區有話問你們，自然要告訴你們我是誰了。」

說到這裏，接着含笑道：「區區丁無病，你們是否聽人說過？」

玉面煞君丁無病，只要是四十以上的江湖人，還有誰不知道的？

左月嬌依然不知丁無病是誰？但屈長貴，戚婆婆却聽得心頭猛震！

誰都沒想到絕迹江湖三十年的三昧眞君丁無病，居然還在人間！

居然還有這麼年輕！

無怪大家背後叫他「玉面煞君」，一大把年紀，玉面依然！

戚婆婆已經面無人色，驚顫欲絕。

屈長貴也變了色，躬躬身，恭敬的道：「在下不知道是前輩俠駕在此……」

青衫文士一擺手道：「你們現在知道我是誰了！」

屈長貴，戚婆婆連聲應「是」。

青衫文士道：「你們不用害怕，我只要問你們幾句話。」

屈長貴道：「前輩要問甚麼？只要在下知道，自當據實奉陳。」

青衫文士道：「很好，那麼你就你知道的說吧！」

屈長貴爲難的道：「不知前輩要在下說些甚麼？」

「說些甚麼？你不知道？」青衫文士兩道目光一抬，說道：「你只要照你知道的說出來就好。」

屈長貴和他目光一接，只覺他眼神之中，好像隱藏着兩柄鋒利劍刃，直刺過來，心頭不禁一寒，趕緊低下頭去，哆嗦着道：「在下屈長貴，忝爲武林盟主府的管事。」

青衫文士道：「好，我問你，你是給石盟主當管事，還是給假冒石盟主的人當管事？」

屈長貴說道：「在下自然給石盟主管事。」

青衫文士道：「你可知道有人假冒石盟主麼？」

屈長貴道：「在下不知道。」

青衫文士道：「你眞的不知道？還是不肯說？」

屈長貴心底打着鼓，但却矢口否認，道：「在下眞的不知道，前輩若是不信，大小姐就是盟主的義女……」

青衫文士微微一怔，回頭朝左月嬌問道：「妳是石盟主的義女？」

左月嬌點點頭道：「是的，但我乾爹並不是石盟主，他老人家已經死了。」

青衫文士道：「妳知不知道石盟主下落？」

左月嬌道：「不知道。」

青衫文士問道：「他們知不知道？」

左月嬌道：「我也不知道。」

青衫文士道：「七花娘，妳呢？」

戚婆婆陪笑道：「前輩明鑒，我老婆子只是個下人，那會知道這些？」

青衫文士道：「要問誰才會知道？」

只聽有人朗聲道：「丁大俠若要問石盟主的下落，天下只有一個人可以回答得出來。」

左月嬌聽到這人的聲音，嬌軀不由的一陣顫抖。

但見從山徑上，正有一個人，飄然行來。

這人身材頎長，身上穿着一襲青綢長袍，面色冷森，蒼白的沒有一絲血色。

青衫文士目光一注，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青袍人淡然一笑抱拳道：「在下無名小卒，說出來了，丁大俠也未必知道。」

青衫文士道：「閣下戴了面具？」

青袍人抱抱拳道：「敝教之中，人人都戴面具，丁大俠幸勿見怪。」

青衫文士冷聲問道：「你們奉的是甚麼教？」

青袍人朗笑道：「大道無名，敝教並沒有名稱。」

青衫文士也朗朗笑道：「好個大道無名。」說到這裏，口中不覺「唔」了一聲，問道：「閣下方才曾說，要問石盟主下落，天下只有一個人知道？」

青袍人點頭道：「不錯，在下確曾說過。」

青衫文士道：「此人是誰？」

青袍人道：「丁大俠可是要找石盟主麼？」

青衫文士道：「丁某正要找他。」

青袍人道：「那很好。」

青衫文士道：「丁某問你知道石盟主下落的人是誰？」

青袍人道：「因爲知道石盟主下落的那人，正想見見丁大俠。」

青衫文士道：「他人在那裏？」

青袍人道：「他目前不在此地。」

青衫文士道：「你不是說他要見見丁某麼？」

青袍人道：「正是，他要丁大俠說個日期。」

青衫文士道：「丁某不見無名之輩，你先得告訴我，是誰？」

青袍人大笑道：「要見丁大俠的，自然不會是無名之輩，也許還是丁大俠的故人。」

青衫文士道：「丁某從沒有故人。」

青袍人走前兩步，忽然右掌一攤，送到青衫文士面前，詭笑道：「丁大俠看了這個，也許就會想得起來。」

青衫文士目光一注，霽月似的臉上，不禁一寒，目中神光暴射，問道：「她要見我？」

青袍人點頭道：「日期，地點，悉由丁大俠決定。」

青衫文士道：「好吧，中秋初更，丁某在五老峯等她。」

青袍人拱拱手道：「如此，在下就告退了。」

他回過身來，森冷的目光，有意無意的看了左月嬌一眼，然後朝屈長貴，戚婆婆兩人揮揮手道：「你們隨我走吧。」

說完，舉步朝山徑走去。

屈長貴，戚婆婆那裏還敢停留，緊隨他身後而去。

左月嬌自從青袍人現身之後，幾乎驚駭欲絕，一直站在青衫文士身後，連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青衫文士目送三人遠去，才回頭笑道：「小姑娘，妳好像很怕他？」

左月嬌臉色蒼白說道：「他……他就是我義父！」

青衫文士訝然道：「妳不是說妳義父已經死了麼？」

左月嬌點點頭道：「是的，我和大哥親眼看到他自碎天靈死的，但他明明就是我義父。」

青衫文士問道：「妳大哥是誰？」

左月嬌道：「我大哥叫做石中英。」

「妳大哥是石中英？」青衫文士忍不住問道：「石中英有沒有假的？」

左月嬌道：「沒有，大哥是眞的石中英。」

青衫文士大笑道：「小姑娘，妳怎不早說？妳大哥就是我的小兄弟。」

左月嬌訝然道：「我大哥會是你的小兄弟？哦，那天他追着你出去的。」

青衫文士大笑道：「就是他追了我四百里路，咱們才認了兄弟。」

左月嬌心中一動，立即盈盈拜了下去，說道：「你是我大哥的大哥，那也是我的大哥了。」

青衫文士高興的呵呵大笑道：「眞沒想到，我丁某認了一個小兄弟，現在又多出一個小妹子來了。」

接着含笑又道：「好，好，妳有了我這個老哥哥，走遍天下，也沒人敢欺侮妳了。」

左月嬌問道：「老哥哥，不知我那大哥去了那裏？」

青衫文士道：「這個我倒不清楚，小妹子，妳且別急，認了老哥哥，總得有個見面禮，這樣吧，老哥哥教妳幾手，妳再去找妳大哥不遲。」

左月嬌已知這位老哥哥，武功高不可測，得他點撥，自然獲益非淺，心頭不禁大喜，嬌聲說道：「老哥哥，你要教我武功？」

青衫文士笑道：「當然，我三昧眞君的小妹子，總得有一兩手殺着，才不會被人笑話。」

左月嬌喜得跳了起來，嬌笑道：「老哥哥，你眞好。」

青衫文士道：「咱們走吧！」

×　×

湘西的辰州府，爲古五溪蠻地。

重巒叠嶺以出產硃砂，聞名於全國。

其西溪澗極多，森林茂密，爲苗族聚居之處。

辰州城當西水入沅之口。

從前交通不便，貨運全仗水道，湖南輸往貴州的米，和貴州輸往長江下游的木材，全由沅江爲吐納，許多粮商和木材商人，途經辰州，都得在這裏歇歇脚。

因此辰州府雖是湘西僻鎭，但城中因有行商往來，市面却相當熱鬧。

尤以東門和南門一帶，更是客店，酒肆，布莊，硃砂鋪等集中地。

東大街和南大街的拐彎角上，有一家武陵春酒樓，更是全城最出名的湘菜館。

到了辰州府，不上武陵春，那你就白來了。

武陵春酒樓名氣大，生意當然鼎盛。

今天也不例外，還沒到上燈時候，武陵春上下，已是座無虛席。

每一個人只要和幾個朋友一起上酒樓，人類的劣根性，就表露無遺。

不是大聲談笑，旁若無人，就是拚命的想把對方灌醉，綻起滿頭青筋，力竭聲嘶的猜拳喝令。

所以每一家酒樓，都是人聲喧嘩的，好像不如此，就不熱鬧了。

但在酒樓的角落上，坐着一個身穿藍布長衫的年輕人，却只有一個人默默的喝着悶酒。

這人看去不過二十五六歲，頎長的個子，皮膚黝黑，眉毛又粗又濃，鼻直口方，一雙大眼，朗若明星，身體不算魁梧，但生得挺健。

他桌上除了酒菜之外，還放着一隻小木箱。

原來他是走江湖的賣藥郎中。

在雲貴一帶苗區裏，賣藥郎中是最吃香的一行。

就算你是蒙古到了家，也一樣可以斂錢。

苗人生性較直，容易上當，但騙人也只有一回，第二次就沒人會相信你。

話雖如此，許多人只啃了一本湯頭歌訣的庸醫，在苗疆一帶，還是大行其道。

在苗疆走動的，除了郎中還有貨郎。

天下婦女，沒有不愛打扮的，貨郎就是投其所好，臙脂，花粉，各種小巧精緻的飾物，只要價廉物美，花式新穎，就是贗品，也一樣受到苗疆婦女的歡迎。

但在人品上，郎中就比貨郎要高尚得多。

大家對郎中都會有一份敬意，對貨郎只是歡迎而已。

但一般走苗疆的賣藥郎中，都在中年以上，像藍衣少年這樣年輕的可還少見。

這也許是大家的心理使然，郎中要病家對他有信心，年紀大一些的人，經驗豐富，自可藥到病除。

剛出道的年輕小伙子能有多少經驗？

這時候，從樓梯上又走上一個人來！

這人是個老頭，穿着一件夏布長衫，看去約莫五十出頭，瘦削臉，酒糟鼻，雙顴突出，嘴上留着兩撇八字鬍子，頦下還有疏朗朗的幾根蒼鬚，腰背微彎，肩頭揹着一隻褪了色的朱紅木箱。

只要看他這副模樣，又是一個賣藥郎中！

他跨上樓梯，脚下畧爲一停，聳着雙肩，目光一陣打量，好像在找座頭。

這時正當上燈時候，全堂早已坐滿了食客。

幾個堂倌，正在忙着端菜添酒，也沒人過去招呼。

酒糟鼻老頭一陣打量之後，發現藍衣少年獨據一桌，好像只有一個人。

這就一搖一擺的走了過去，點着頭，呵呵笑道：「幸會，幸會，小哥就是一個人麼？」

藍衣少年連忙含笑拱手道：「小可只是一個人，老丈請坐。」

酒糟鼻老頭從肩上放下藥箱，目光一注，看到桌上藥箱，不覺又打了個呵呵，說道：「巧極，巧極，小哥原來還是同行。」隨着話聲，就在藍衣少年對面坐了下來。

藍衣少年謙虛的道：「小可初走江湖，老丈是同道前輩，還請多多指教。」

「好說，好說！」

酒糟鼻老頭摸摸鼻子，笑道：「老朽雖是痴長小哥幾歲，但人老不中用了。」

一名堂倌送上一盅香茗，問道：「老客官，要些什麼？」

酒糟鼻老頭含笑道：「來一壺酒，再要廚房炒幾個拿手的下酒菜就好。」

堂倌答應一聲，轉身自去。

酒糟鼻老頭問道：「還沒請教小哥尊姓大名？」

藍衣少年道：「不敢，小可白士英，老丈如何稱呼？」

酒糟鼻老頭拿起茶盅，喝了一口，才道：「老朽夏子清，夏天的夏，孔子的子，兩袖清風的清。」

白士英抱拳道：「原來是夏老丈。」

夏子清親切的問道：「白老弟好像很少在這條路上走動？」

白士英奇道：「夏老丈如何知道？」

夏子清呵呵笑道：「雲貴一帶，地方雖然遼濶，但幾十年來，就只有咱們七八個人在跑，如何會不知道？」

白士英道：「老丈說得是，小可一向是在川康一帶走動，大部份時間，是替先師採擷藥材，自從先師去世之後，小可還是第一次來。」

夏子清兩顆小眼珠一瞪，急着問道：「令師是誰？」

白士英道：「說起先師，老丈也許知道，他老人家姓李……」

夏子清沒待他說完，忽然跳了起來，急着問道：「李藥師李一丹？」

白士英道：「老丈果然認識先師。」

夏子清道：「豈止認識？老朽一生最欽佩的也就只有令師一人。」

他不待白士英開口，接着說道：「令師的『冰雪行軍散』，據說他是在諸葛武侯的『行軍散』中，加入了冰蠶，雪參，兩種稀世靈藥，無怪神效卓著，一粒丹丸，藥到病除，他那李一丹的外號，也是由此而得。」

他說起李藥師，就滔滔不絕，如數家珍，即此一點，證明他確是知之頗深。

白士英肅然道：「前輩和先師定然交誼極深，晚生方才失敬之至。」

夏子清連連搖手道：「小哥別客氣，老朽和令師，只是同行相識而已，老實說，老朽這點醫理和令師相比，那眞差得太遠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問道：「令師是什麼時候歸道山的？」

白士英道：「還是去年臘月間。」

夏子清感歎的道：「年歲不饒人，咱們這一輩的人，都差不多了！」

堂倌送上酒菜。

夏子清拿起酒壺，含笑道：「來，小哥，咱們難得遇上，老朽敬你一杯。」

白士英站起身道：「老丈是晚生前輩，理該由晚生敬你才是。」

「坐，坐。」

夏子清替自已也斟了一杯，含笑道：

「小哥，咱們乾一杯。」

舉杯一飲而盡。

白士英和他對乾了杯，然後取起酒壺，又替他斟滿了。

夏子清問道：「小哥是從苗疆來？還是……」

白士英道：「晚生剛從巴東來，因爲先師有一些遺物，寄存在九里龍。」

「哦！哦！」夏子清一手撚着幾莖蒼鬚，點頭道：「不錯，令師一向是在苗嶺一帶行醫，小哥去過九里龍？」

白士英道：「晚生這是第一次。」

夏子清連連點頭道：「九里龍是個好地方，盛產金沙，孟家苗這一族人，家家都富可敵國，尤其那裏的女孩，個個出落得如花如玉，苗女多情，哈哈，你小哥可得小心。」

說完，「咕」的喝了口酒。

白士英被他說的臉上一紅，尷尬的道：「老丈休取笑。」

夏子清道：「老朽說的可是眞話，你別看那些小姑娘們，個個長得像水蜜桃一般，哈，像小哥這樣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十個八個，都不是她們對手。」

白士英道：「她們都會武功？」

「豈止會武？」

夏子清又喝了口酒，才緩吞吞的道：「孟家苗住在九里龍，少說也有上千年的歷史了，九里龍週圍近百里，都是巉岩峭壁，溪流縱橫，盛產金沙，據說，他們每家人家，連起屋子的牆壁，都是用金磚砌的，你想想，他們這麼富有，不會武功行麼？」

白士英點點頭。

夏子清拿起酒壺又替他斟滿了一杯。

白士英忙道：「老丈，晚生酒量有限的很。」

夏子清兩杯下肚，老興勃勃，笑道：「小哥，不用客氣，咱們難得碰面，這一談起來，就不是外人，老朽年輕的時候，哈，茅台大麯，不管多烈的酒，都要用大碗喝才過癮，你年紀輕輕，這點酒，算得了什麼，來，乾杯。」

果然舉起酒杯，一口而盡。

白士英只得又陪他喝了一杯。

夏子清用手抹抹嘴角，接着道：「小哥沒去過九里龍，老朽再說一點給你聽聽，九里龍的孟家苗，不但男的個個海量，就是女嬌娘，也是酒中西施，她們敬客人，就是大碗，大碗喝的，你要是不會喝酒，她們就會笑你，哈，她們對你笑一笑，你就非直着脖子灌下去不可。」

他又乾了一杯，朝白士英笑了笑，又道：「說起孟家苗的武功，本來在苗區，就是首屈一指的，不然，他們還能保得住金沙？近十幾年來，據說他們還重金禮聘了幾位武功高强的漢人，傳授族中男女絕技，他們族長曾經誇過海口，九里龍的孟家苗族，要是都出去闖蕩江湖的話，可以橫掃中原武林。」

白士英聽的不禁心中一動，說道：「晚生曾聽先師說過，他們立有祖訓，不准族中人外出。」

夏子清笑道：「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時代不同了，九里龍的人，也經常到外山來採辦食物，到底山區裏沒有外面花花世界熱鬧。」

他夾起一筷菜，邊吃邊道：「這也許就是給漢人帶壞的，族中子弟，往往假採購爲名，偷偷的溜出來，你老弟大概今天才來的，前兩天，老朽就看到幾個孟家苗的人，打這裏經過。」

白士英心頭又是一動，說道：「可惜晚生遲來了兩天，不然，倒可以和他們一起走了。」

夏子清關切的道：「怎麼？小哥不認識路？」

白士英道：「晚生只是聽先師臨終時，約畧說過，晚生沒有去過，聽說這條路險僻難行，很容易走迷方向。」

「正是，正是。」夏子清點着頭道：「可惜老朽這次另有事去，不到九里龍，不然倒可和小哥作個伴……」

他說到這裏，不由「哦」了一聲，笑道：「小哥如果不急，從這裏到九里龍去的人，倒是經常有，小哥不妨就上一二天，老朽替你留意留意。」

他笑了笑，又補充着道：「九里龍路徑確是險了些，但生意都是一本十利，有不少貨郎，就專門跑九里龍，拿些花粉胭脂，假珠子串的珠花，就可以換來成袋的金沙。」

白士英由衷的感激，說道：「多謝老丈了。」

「這是小事，那裏說得上謝謝？」

夏子清接着「哦」了一聲，注目問道：「小哥住在那一家客棧？」

白士英道：「晚生住在東大街長源客棧。」

夏子清大笑道：「巧極，老朽正好也住在長源棧，小哥住幾號房？」

白士英道：「五號。」

夏子清道：「老朽住在九號，東首最後一間。」

正說之間，只見從樓梯口又有人上了來。

這時萬燈初上，夜市開始，正是酒樓生意最旺盛的時候。

酒客們有的會賬下樓，有的剛上來，上上下下，川流不歇。

堂倌們也是尖着嗓子送往迎來，一面要謝着付賬的賞了小費，一面又要迎接上來的客人，叫着「裏面請坐」。

每一個堂倌都有一副天生的金嗓子，叫得又脆又响。

那人上得樓來，就被堂倌領到白士英他們對面，剛空出來的一張桌上落坐。

堂倌送上茶水，問了要吃什麼，便自退去。

那人端起茶盅，輕輕喝了一口，放下茶盅，轉過頭來，忽然口中「咦」了一聲，驚喜的站起身來，朝夏子清招呼道：「夏老夫子也在這裏？」

夏子清聞聲回頭，點着頭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張老弟。」

那人問道：「夏老夫子，這次到那裏去？」

夏子清一手捋鬚，含笑道：「黃草壩，老朽在那裏開了一家藥肆，這次是採辦藥材來的。」

那人羨慕的道：「還是老夫子，開了店肆行，就不用長年跋涉了。」（未完）

俠情脫俗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和丐幫幫主互約，以三陣拚搏，勝方可得絕對權利，首陣丐幫護法出鬥，只一招便敗下陣來，幫主欲親自出門，適丐幫退休長老居無上與義女趕到，長老義女請命出戰，激鬥兩陣，岳秀忽退出，指斥長老義女為龍鳳會中人，同時又追問丐幫幫主趕來金陵動機，丐幫幫主推搪以應，長老義女也避開主題，居無上也覺事有可疑，追問幫主發出竹符令召他來此之事，岳秀要居無上追問他義女身份，居無上不信其義女為龍鳳會中人，岳秀駁斥這就是龍鳳會中人厲害之處——

長老遭迷倒　帮主被生擒

居無上怔了一怔，道：「小子，你要記着，玷污了一個人清白的名譽，跟毀了她的名節，是一樣的罪惡。」

岳秀道：「這個在下明白。」

居無上道：「小子，你要是污損了別人的名節，你就要付出補償的代價。」

岳秀笑笑道：「這個自然，不過，晚輩也有一件事請求老前輩能够合作。」

居無上道：「你說吧！」

岳秀道：「對令嫒的事，老前輩也許不會知道，但你該知曉一部份。」

居無上道：「這個自然。」

岳秀道：「好！晚輩就請老前輩賜予合作，並能責成令嫒，要她回答我每一句問話……」

居無上接道：「可以，這一點，老叫化相信可以辦到。」

岳秀道：「這中間，還有一些事，老前輩要多多留心，能由龍鳳會派出來，獨當一面的人，不但武功高絕，她的才智，也必然是第一流的人才，但百密難免一疏，晚輩問她的話，回答是否有誤，晚輩雖可辨別，但却不如老前輩能够立刻指出眞假。」

居無上回顧素服少女一眼道：「雲兒，眞金不怕火，妳可敢答應他的請求。」

素服少女沉吟了一陣，道：「可以，但如他玷污了女兒的淸譽，他又該如何補償。」

岳秀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呢？」

素服少女道：「我要打落你一口牙齒，我要割下你的舌頭，要你以後，永遠不能再胡言亂語，玷污女孩子的淸白。」

岳秀微微一怔，沉吟不語。

居無上道：「小子，你怎麼不說話了，你可是有些害怕了？」

素服少女道：「義父，這種人只能逞口舌之利，眞要付出代價，他就退避三舍了。」

居無上道：「小子，決定了沒有？」

岳秀神情肅然的點點頭，道：「好！就依姑娘之意，如是在下的看法錯了，甘願受割舌，拔牙之苦。」

居無上點點頭，道：「這才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

素服少女道：「慢着……」

岳秀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素服少女道：「你要問我幾句話，如是不停的問下去，問到幾時才罷休？」

居無上道：「對！如是你不停的問下去，也是一樁麻煩了。」

岳秀道：「只要老前輩能公正申裁，姑娘有問必答，在下想，十句話之內，就可問個水落石出了。」

不待居無上開口，素服少女已搶先答道：「好！就以十句作準，你請問吧。」

岳秀日光轉注在居無上的身上，道：「老前輩，這件事，老前輩是仲裁人的身份，希望老前輩不要存父女之情，心生徧袒。」

居無上冷冷笑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是非不分。」

岳秀對素服少女一揮手，道：「姑娘高姓芳名，家居何處？」

素服少女冷冷說道：「你這是三問？還是一問？」

岳秀道：「這要仲裁人決定了！」

居無上道：「算三個太多，一個又太少，老夫仲裁，可以作為兩問。」

岳秀點點頭，說道：「好！就算兩問吧！」

居無上道：「雲兒，要據實答應人家的問話了。」

素服少女道：「我姓高，閨名小雲，原籍湖北，够了麼？」

岳秀道：「雖然太簡單一些，但大體上可以過去了。」

高小雲冷冷說道：「還有八問，希望你能早些問，我要割下你的舌頭，敲碎你滿口的門牙。」

岳秀淡淡一笑，道：「姑娘這一身武功，是何人傳授？」

這一次，他忽然改變了問法，把問話內容，濃縮於一句話中，只問重點所在。

高小雲道：「我這一身武功，都由我師父傳授。」

岳秀苦笑一下，說道：「好高明的答覆。」

這狡猾的答覆，顯然，也出了居無上的意料之外，不禁一怔。

但那居無上，究竟是武林中大有名望的人物，畧一沉吟，道：「雲兒，這答覆不太好吧？」

高小雲道：「本來是我師父傳授的嗎？義父雖然也傳了我幾招武功，但只是幾招而已。」

居無上道：「小雲，咱們答應了人家問十句話，就必需遵守這個規定。」

高小雲道：「女兒一直據實回答。」

岳秀接道：「在下問的是傳授妳武功的人。」

高小雲道：「我師父自然是人了。」

這等强詞奪理，硬行狡辯，只聽得岳秀一皺眉頭，道：「姑娘，這不是答覆，而是狡辯。」

居無上道：「小雲，你不是告訴過妳的出身麼？為什麼不說出來？」

高小雲無可奈何的說道：「我師黃花菴，忘我師太。」

居無上道：「山野隱高人，那忘我師太雖然在江湖上無名，但她能教出像我義女這樣的弟子，她的高明可想而知了。」

岳秀道：「高姑娘的武功，實叫在下佩服……」

日光轉注到高小雲的臉上，接道：「在下這四問，對姑娘十分重要，希望姑娘能够聽仔細一些。」

高小雲冷冷說道：「你問吧！」

岳秀道：「黃花庵在什麼地方？」

高小雲怔一怔，道：「九重山。」

岳秀笑道：「令師只收到了姑娘一個麼？」

高小雲道：「我還有一位師兄。」

岳秀道：「令師兄現在何處？」

高小雲道：「師兄三年前出師，行俠江湖，行蹤不明。」

岳秀道：「這麼說來，姑娘離開師門不久了。」

高小雲道：「不足兩年。」

岳秀道：「為什麼投入丐帮，作為居老前輩的義女？」

高小雲道：「你這是第幾問？」

岳秀道：「第八問。」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我看你問不出什麼名堂。」

岳秀道：「姑娘想不出適當的措詞了，是麼？」

他問的都是平凡小事，也正因為，這些平凡瑣事，所以，高小雲才無準備，在岳秀緊追追問之下，一時間，竟然無法回答。

但她很刁蠻，冷哼一聲，道：「那是

我們的事，和你何干？」

岳秀笑一笑道：「姑娘，妳無法回答了是麼？」

高小雲道：「我們怎麼相識，我義父很明白，你不能從中挑撥。」

岳秀轉目望去，只見居無上滿臉怒容，目注高小雲，緩緩說道：「小雲，咱們父女相識不過一年，老實說，我這作義父的對妳瞭解不多。但我對妳也無懷疑，不過，妳不能回答人家十問，這就叫我這作義父的很為難了。」

高小雲道：「這問題，雲兒覺着不用回答。」

岳秀道：「要不要在下替你回答。」

高小雲道：「替我回答？」

岳秀道：「因為妳不敢說，妳自己也覺着無法自圓其說，是麼？」

高小雲怒道：「你胡說八道。」

居無上冷冷接道：「小雲，說實話，你究竟是不是龍鳳會中人。」

高小雲淡淡一笑，道：「看來義父對我也動了懷疑，我沒被人家問倒，但却被義父問倒了。」

居無上右手一探，五指如鈎，突然向高小雲的右手腕上抓去。

高小雲屈指一彈，數縷指風，直向居無上右手襲去。

居無上冷哼一聲，道：「小雲，你很胆大。」

高小雲微微一笑，道：「胆大，不是碰到這個姓岳的小子，我不用殺你，我要把你騙死。」

居無上哈哈一笑道：「女娃兒，老夫有一事不明，念在咱們一年多父女情份上，可否告訴老夫。」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那要看你問什麼了？」

她神情鎮定，態度從容，似是有恃無恐。

居無上道：「老叫化一個人無權無勢，你們怎麼會找上了我？」

高小雲笑一笑，說道：「你還有一身武功，很高明的武功，和你在江湖上的威望。」

居無上道：「好啊！你們連我晚景中一點寧靜生活，也不肯放過。」

高小雲道：「你不覺着，都是你自己找的麼？你已風燭殘年，本可過半輩子悠遊林泉的生活，但你仍然不肯安份，你難道不會想想看，我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怎麼會跟着你一個行將就木的糟老頭子，生活在一起，而且，還認你作為義父，照顧你的生活起居，你自己照照鏡子看，那副形貌，豬八戒背個爛箱子，人沒人，貨沒貨，咱們這一番交往，不論怎麼算，就是我吃虧。」

居無上神情肅然，恭恭敬敬的對岳秀抱拳一禮，道：「老弟，多虧你這一問，要不然，老叫化陰溝裏翻船，非把這條老命丟在這丫頭的手中不可。」

岳秀微微一笑，道：「好說，老前輩言重了。」抱拳還了一禮。

居無上目光轉注到高小雲的臉上，哈哈一笑，道：「小雲，就算妳是來打我老叫化的主意，但咱們這一年相處，多少總該有點情意，妳這樣出口傷人，不覺着太過份麼？」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有一份老邁的枯寂，過去愈是輝煌的人，愈是怕晚景凄涼，本來，我可以多陪你幾年，你不該聽那小子的話，對我也生了懷疑，你既然懷疑了我，咱們還有什麼情意可言。」

居無上歎口氣，道：「很決絕，小雲，妳是龍鳳會派來的人。」

高小雲道：「哼！你自己去猜吧！想要我告訴你，只怕是有些不易。」

居無上微微一笑，道：「姑娘，我居無上闖蕩江湖數十年，過的橋也比妳走的路多，你既然說的斬釘截鐵，老叫化也不用再作戲了，龍鳳會派妳來用心何在？老叫化還未能查個清楚，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這位岳兄弟的才智，武功，固然叫人敬佩，一瞧就能看穿了你的僞裝，不過，他也壞了老叫化的大事。」

高小雲和岳秀，同時愕然說道：「什麼事？」

居無上笑一笑，道：「姑娘，你够聰明，確也能把老叫化哄的服服貼貼，不過，妳錯了一件事……」

高小雲冷然接道：「事情既然說明了，你也用不着再賣關子，說出來，給我聽聽看，是眞是假？」

居無上道：「你這身武功太高明，是破綻之一，老叫化居處五里之內，有人用毒傷了你，是破綻之二，事後，老叫化查詢丐幫弟子，證明那天只有一個人闖進了黃葉溝，老叫化在救你之前，就了解是怎麼回事，姑娘，你們的計劃很好，派來的人也不錯，但你們對老叫化的了解太膚淺，幾乎是全無所知。」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那你為什麼不早說出來，直到我把事情挑明了，你才這麼胡吹一通，有很多成名江湖的人，他們很怕受到了嘲笑，全想盡辦法，維護他們一點尊榮，作出自欺欺人的事。」

居無上道：「好厲害的姑娘？」

高小雲道：「我敢到你居無上的身側，和你相處，如是沒有幾下子，也就不敢來。」

居無上道：「妳不用太得意了，老夫舉出幾件事，給妳證明一下如何？」

高小雲道：「說說看吧！希望你不是事後諸葛亮。」

居無上道：「我傳過你幾招武功，是麼？」

高小雲道：「不錯，幾招不算怎麼高明的掌法。」

居無上道：「妳奉派來此，監視老夫，大約是老叫化這幾下子，被貴門看上眼了，但老叫化最成名的降魔十三掌，却連一招也沒有教給你。」

高小雲冷哼一聲，道：「就算你傳給我，也不見得就是掌法中最好的招術。」

居無上冷冷一笑，道：「姑娘不用太狡辯——」

語聲一頓，接道：「老叫化再給你舉個例子出來……」

高小雲接道：「我希望由事實證明，用不着自說自話。」

居無上道：「你看到老叫化練過武功麼？」

高小雲怔了一怔，道：「這個，倒是沒有看過……」

冷然笑一笑，接道：「也許是你太老了，早已練不動了。」

居無上點點頭，道：「小雲，現在，老叫化的話已經說完全了，我要生擒了妳，交給敝幫主追問內情。」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你自覺一定能够勝我麼？」

居無上道：「試試看吧！如若老夫不能勝妳，這些話都成謊言。」

高小雲冷哂一聲，說道：「好吧！你盡管出手……」

螓首一抬，目光一掠岳秀，接道：「你怎麼說？」

岳秀笑一笑道：「我能說什麼？」

高小雲道：「要不要為他助拳？」

居無上道：「姑娘，用不着施激將之法，不但是他，就算丐幫中人，也不許有一個出手助拳。」

高小雲道：「希望你說話算數。」

居無上目睹岳秀，道：「岳兄弟，給老叫化一個面子，就算老叫化傷在了別人的手中，你也不用幫忙。」

岳秀道：「晚輩恭敬不如從命了。」

居無上目光又轉到青衫人的身上，道：「我以丐幫三代元老的身份，請求幫主，在任何情況下，約束我幫中弟子出手助拳。」

青衫人沉吟了一陣，道：「好！我會嚴令他們，不許出手。」

居無上目光轉到高小雲的身上，道：「姑娘，可以出手了吧？」

高小雲神情很瀟洒，淡淡一笑，道：「你準備和我拚個生死出來呢？還是分出勝敗就算。」

居無上淡然一笑，道：「老叫化想生擒了妳，本幫對一般江湖同道，從不亂施刑法，但對叛離本門的弟子，却有着很嚴厲的幫規判裁。」

高小雲道：「我們既然斷去了父女之情，我也不算丐幫弟子了。」

居無上道：「那要看怎麼解說了，千不該，萬不該，妳不該認我老叫化作為義女，老叫化既是丐幫中的長老，你自然不能不算丐幫中人，妳觸犯幫規，又以下犯上，小雲，這是敝幫中最大的禁忌。」

高小雲道：「笑話，你們的幫規禁忌，和我何干，再說，我就算打不過你，我相信，還有走的能力。」

居無上臉色冷肅，道：「好！妳先出手。」

高小雲柳腰一挫，忽然衝向了居無上，右手食中二指，直取雙目。

一出手，就是殘人肢體，取人性命的毒招。

居無上冷哼一聲，道：「好辣的手法。」右手橫起，五指半張半合，抓向了高小雲的右腕。

高小雲掌勢不收，就勢變招，橫裏向居無上的右腕上撞去。

雙方掌勢將要接觸之時，居無上大手一張一合，高小雲的右腕，已入了居無上的掌握之中。

兩人掌指的相觸之處，就在居無上面前不足一尺的所在。

忽然間，高小雲的右袖之內，激射出一片茫茫白烟，飛洒向居無上的面門。

這樣的近距離中，出乎意外的發難，居無上雖然有絕世武功，也無法閃避那撲向面門的一片白烟。

異香撲鼻，頓覺眼睛一花，仰面向地上栽去。

這不過一眨眼間的變化，眼看居無上就要扣上高小雲的腕脈，但高小雲却忽然間，反敗為勝。

四週都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第一次，變出意外，搶救不及，但不會再給高小雲傷人的機會。

青衫人疾發一掌，逼住了高小雲，不讓她有傷人的時間，人却隨着發出的一掌，欺身而上。

高小雲柳腰一扭，突然轉身疾射，向外疾衝。

只聽一個冷冷聲音，道：「姑娘走不了。」一片掌影，迎面劈來。

說話的是岳秀，發掌的也是岳秀，掌力雄渾，帶起了一股嘯風之聲。

高小雲連攻兩招，均未能封住岳秀的掌勢，被迫的向後連退了三步，才算把岳秀的掌勢避開。

這時，居無上早已被左護法秦震救了下去，但不知居無上身中的什麼毒，懷中雖有解藥物，但却不敢施用，只好守護在居無上的身側。

右護法江橫却已蓄勢戒備，隨時可以出手。

一身青衫的丐帮帮主，臉色嚴肅，眉宇間隱隱注着怒意，雙目中神光如電，都注在高小雲的身上。

避開了岳秀強力的一掌之後，高小雲臉上突然閃掠過一抹驚異之色，只覺此人一掌的威力，比剛才和自己動手時的威力，強大很多，難道剛才他沒有全力出手。

暗暗吁一口氣，高小雲緩緩說道：「你就是岳秀吧？」

岳秀道：「不錯，看來，貴會很重視我岳某人。」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重視你有什麼好，那就表示你快要死了。」

岳秀道：「就憑妳姑娘這一句話，岳秀非得鬥鬥你們龍鳳會了。」

高小雲道：「你敢不敢再和我來一場單打獨鬥。」

岳秀道：「岳某人可以奉陪，不過，妳用迷藥迷倒丐幫長老這件事，先得有個交代。」

高小雲道：「我想不出有什麼交代，兵凶戰危，對陣搏殺，本來就是各憑所能的事。」

岳秀望了那青衫人一眼，未再接口。

顯然，是看丐幫對這件事的態度。

青衫人果然有了表示，冷笑一聲，道：「自我于化龍接掌丐幫以來，還沒有過那一家門派，對敝幫如此無禮，本幫可以不理龍鳳會的事，但你們却找上了丐幫，未免欺人過甚了。」

高小雲一撇嘴吧，冷聲道：「聽你的口氣，似乎要和姓岳的聯手合擊，對付我了。」

于化龍冷冷笑道：「丐幫的事，一向不希望別人插手，但妳施用迷藥，毒倒了

敵幫中三代元老，事非小可，妳既不擇手段，本幫也不必用江湖規矩對付你了。」

岳秀突然接道：「高姑娘，把解藥交給于幫主，解了居老前輩身中之毒，在下可以給你一個賭賭運氣的機會。」

高小雲道：「什麼機會？」

岳秀道：「和我單打獨鬥，不論妳用什麼手段，只要你能勝了在下，妳就可以離開此地。」

高小雲道：「你說話能算數麼？」

岳秀笑一笑，道：「丐幫一向不許別人插手他們的事，但也不願插手別人的事，姑娘如若想逃避丐幫中人的圍攻，只有交出解藥一途。」

高小雲沉吟了一陣，道：「我要于幫主講一句話。」

于化龍似是大感爲難，沉吟了良久，道：「妳如交出解藥，今日的事，丐幫可以不管。」

岳秀笑一笑，道：「姑娘，于幫主一言九鼎，妳可以放心了。」

高小雲道：「好，我可以交出解藥，不過不是現在！」

岳秀道：「什麼時間。」

高小雲道：「咱們分出勝負之後，我再交出解藥。」

岳秀道：「妳是勝了交呢，還是敗了交？」

高小雲道：「自然是敗了交，我如勝了你，用不着交出解藥。」

岳秀道：「龍鳳會中人，一向會打如意的算盤，咱們男子漢大丈夫，不能和妳們婦道人家一般見識，妳既然提出來了，在下只好答應。」

于化龍道：「如不先行交出解藥，丐幫不會答應這件事。」

岳秀道：「于幫主，居老前輩的解藥，包在區區身上，請諸位看在下一個薄面，答應下這件事情。」

于化龍道：「你能够解去他身中之毒麼！」

岳秀道：「在下說過了，自然負責，解不了居老前輩身中之毒，岳秀願以命相抵。」

于化龍道：「居長老在本幫中身份崇高，如是把性命誤於你手，本幫主如何向幫中交代。」

岳秀道：「如非在下一掌，高小雲可能早已經破圍而出，那時，幫主又能够如何？」

于化龍臉色一變，道：「閣下和丐幫究竟是敵是友？」

岳秀道：「那要看你幫主的看法了，是敵是友，任憑幫主決定。」

于化龍冷冷說道：「既是如此，咱們也不敢借重閣下這一賭，本幫先逼她交出解藥，高小雲既是龍鳳會中人，咱們交給閣下就是。」

岳秀劍眉一揚，道：「好！先由貴幫逼她交藥。」

突然閃出門外，拍活了朱奇的穴道。

朱奇想到穴道被點之辱，心中怒火高燒，高聲說道：「于化龍，你是一幫之主的身份，竟然暗施算計，點人穴道。」

岳秀沉聲說道：「朱奇，忍耐一些，咱們先看完一場熱鬧再說。」

原來，他對丐幫幫主的妄自尊大，心中極端不滿，已準備給丐幫一點顏色。

朱奇一欠身，道：「老奴遵命。」

岳秀人堵在大門口處，朱奇錯個肩，落後一步。

于化龍已瞧出岳秀對自己不滿之情，稍有衝突，就可能兩面受敵，强忍心中怒氣，未理會朱奇的喝叫，目光却注在高小雲的身上，道：「姑娘自己取出解藥呢？還是要我們動手？」

高小雲冷笑一聲，道：「你剛才看清楚了沒有？」

于化龍道：「什麼事？」

高小雲道：「我傷到居無上用的什麼手法。」

于化龍道：「一個人同時的手法，只怕是很難施展兩次……」

話還未完，高小雲突起發難，右手一掌擊出。

同時，一片白粉，疾飛而去。

于化龍口還未來及閉上，那片白粉已然到了面前。

這是强烈的迷藥，于化龍只聞到了一點香味，人已暈了過去。

左右二護法，眼看情形不對，顧不得再欲居無上的安危，雙雙撲了過去。

那知高小雲的動作，比他們更快，右手一探，人已抓住了于化龍，順手一帶，整個把于化龍拉到身前。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工夫。

左右二護法，一招撲空，耳際間，已響起了高小雲的聲音，道：「住手，你們敢向前逼進一步，我就取他性命。」

左右二護法，果然停了下來，不敢再動手。

高小雲左手抓住了于化龍的左肩，穩住了于化龍的身子，右手却按在于化龍的命門穴上，接道：「姓岳的，你給我閃開，姑奶奶要走了。」

岳秀神情冷肅，站在原地未動。

高小雲怒道：「姓岳的！姑娘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岳秀神情雖然嚴肅，但聲音却出奇的平靜，道：「聽到了。」

高小雲道：「聽到了，爲什麼還不讓路。」

岳秀道：「爲什麼要我讓路呢？」

高小雲道：「你如不讓路，我就殺了他。」

岳秀淡淡一笑，道：「丐幫幫主，並非天下武林盟主，不是丐幫中人，就不會受到這個威脅。」

高小雲道：「我殺了他，丐幫定然會遷怒到你的身上。」

岳秀道：「笑話，丐幫幫主之死，於我無關，現在丐幫中人在此，他們自會說明內情。」

高小雲道：「我不信，你不害怕。」

岳秀道：「不信你就試試看看。」

高小雲楞了一楞，道：「你眞的不顧丐幫幫主的生死。」

岳秀道：「其人妄自尊大，姑娘要教訓他一頓也好，或是殺了他也好，却和在下無關。」

高小雲暗暗歎口氣道：「這個人眞是難纏的很……」

（未完）

七代劍

絕世神功化烟塵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和慕容燕被南蠻少爺南保林脅持，要戚明星引領他前往大殺門武庫，途中，黑龍八俊兩次予以援手，但均無功而退，十數天後，戚明星終於把南保林引領至海邊，戚明星原希望在這漁村碰到蓬萊老人，但願望成空，只好隨便僱請卓寡婦操舟出海，這卓寡婦徐娘半老，風韻尤存，騷態十足，把那個南保林誘引得心癢難熬，午夜時份，南保林再也忍耐不住，要戚明星代爲把舵，他却摟着卓寡婦下艙而去。戚明星和慕容燕倚偎着，細聲傾訴，慕容燕說至今才領畧到佛家所說人生是苦海之言——

戚明星道：「但有痛苦才能顯出快樂之可貴，從來沒有痛苦的人，也就從來領畧不出快樂的神髓。」

慕容燕點點螓首，道：「你說得是，我現在腹中雖潛伏着一隻可怕的蠱，但我感到很快樂。」

戚明星道：「妳有親人麼？」

慕容燕道：「有，但也可說沒有。」

戚明星道：「怎麼說？」

慕容燕道：「我娘在我三歲的時候就死了，我爹續弦娶了一個後室，她後來生了個兒子，從那以後，我在家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連我爹都不再喜歡我，一再聽信我那後母的讒言，我一氣之下就離家出走。」

戚明星道：「沒有再回去？」

慕容燕道：「沒有。」

戚明星道：「妳一定吃了不少的苦頭了。」

慕容燕道：「也沒有，我是個懂得找快樂的人，我只流浪了幾個月，就遇上了獨孤婆婆。」

「獨孤婆婆？」

「是的，她是個身懷奇技的老婦人，小時的遭遇和我一樣，她於是收我爲徒，除了教我武功之外，還教我如何去尋找快樂，她勸我不要嫁人，她說女人出嫁之後，就等於完蛋了。」

「哈，這話怎麼說？」

「她說女人未出嫁時是一朶花，可是出嫁生子之後，就會變得又老又醜。」

「她一定很愛漂亮。」

「正是，她一生未曾嫁人，年輕時叫『獨孤仙子』，中年時叫『獨孤姑』，老來就叫『獨孤婆婆』。」

「這一定給了妳某種啓示。」

「是的，這表示一個女人卽使不嫁人，也一樣會變老變醜，所以我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嫁人好，因爲我不喜歡孤獨。」

「她現在呢？」

「不知所終，她教了我五年功夫就離開我，繼續做她的『獨孤婆婆』去了。」

「妳該回家去探望令尊，他可能很想念妳。」

「不，我不回去。」

「他再不好也是妳父親，以前他對妳不好，可能是一時被妳後母所蠱惑——」

他沒有再往下說，因爲他忽然發覺卓寡婦滿面春風的出現在艙口上。

只她一個人，沒見南蠻少爺跟上來！

這使人想到，南蠻少爺大概已精疲力竭，正躺在床上歇息……

那天地二奴不見少主人上來，似乎有些不放心，上前道：「我們少主人呢？」

卓寡婦故作神秘的笑道：「要知道你家少主人怎樣，請附耳過來！」

天地二奴也想到那事上，同時也想聽她親口道出風流韻事，聽了立卽一齊附耳過去。

卓寡婦雙手搭到他們後頸上，突然用力抓下，再一扯一碰，只聽「克查！」一下骨碎聲響，天地二奴頭碰頭，兩顆腦袋登時開了花，白色的腦漿和紅色的血一齊迸濺了起來！

這個變化來得太突兀，戚明星和慕容燕方自看得一呆，又聽「蓬！蓬！」二響，但見卓寡婦雙足飛張，天地二奴的身子應聲飛起，一左一右跌入海裏去了！

戚明星殺過不少人，也看過不少人殺人，可是從未見過一個女人殺人如此乾淨俐落，他瞠目愣然良久才失聲大叫道：「卓寡婦！妳……原來不是個普通婦人！」

慕容燕怔怔的說不出話來。

卓寡婦似乎認爲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她淡淡一笑道：「是的，誠如那蠻子

所言，我這條船是黑船，我當然不是普通婦人。」

戚明星駭然道：「那蠻子呢？」

卓寡婦笑道：「他在床上。」

戚明星急問道：「死了？」

卓寡婦道：「你自己下去看看吧！」

戚明星拔步衝下艙去。

慕容燕也要跟下，却被卓寡婦橫臂攔住，她露出一排皓齒，脆聲笑道：「妳不要下去，那是很難看的……」

戚明星衝入小艙房一看，只見南蠻少爺赤條條一絲不掛的躺在板榻上，雙目直瞪着，業已氣絕身死！

全身上下並無一點外傷，顯然是被點中死穴而死的！

他的衣服扔在榻下，那口無鋒寶劍則放在榻上，安然無恙！

戚明星又驚又喜，因爲這樣的結果是他做夢也沒想到的事，爲了救慕容燕，他絞盡腦汁也想不出擊殺南蠻少爺主僕三人的好辦法，却不料卓寡婦竟輕而易舉的就將他們三人打殺了。

她到底是什麼來歷的女人？

她打殺南蠻少爺主僕三人，是爲了替自己解厄？抑或另有目的？

如是另有目的，目的應在無鋒寶劍，可是她沒有拿走無鋒寶劍……

他忖電轉之下，突然想到她對慕容燕也可能有不利的行動，連忙抓起那口無鋒寶劍，轉身衝出。

鑽出艙口，舉目四掃，只見船上空蕩蕩的，卓寡婦和慕容燕竟已失去踪影！

他大吃一驚，惶然四顧，叫道：「卓寡婦，慕容燕！妳們在哪裏？」

連喊數遍，才聽卓寡婦的聲音自西方海上遙遙傳過來：「戚明星，我在此！」

戚明星循聲運目望去，才發現卓寡婦竟如凌波仙子一般站在七八丈外的海面上，腋下挾着慕容燕，這又使他大吃一驚，駭聲道：「卓寡婦，妳幹甚麼？」

原來，卓寡婦脚下踩着一塊木板，這就是她能站在海面上的原因，但手上攬着一個人而能不沉下去，這份輕功也够驚人的了！

她口中發出一陣清脆悅耳的笑聲，道：「不必驚慌，我不會傷害她的，我帶她走，是因爲我覺得她不配做你妻子……」

戚明星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叫道：「妳到底是誰？妳爲何要殺害南蠻少爺？」

卓寡婦笑道：「我的名字，已寫在艙門上，你可以看看。」

戚明星掉頭向艙望門去，赫然發現艙門上釘着三朵銀色桃花，不禁大感意外道：「啊——妳是三花娘子！」

卓寡婦格格嬌笑道：「不錯，我正是三花娘子，不過我告訴你，我現在的面貌不是我的眞面目！」

戚明星不勝驚異地道：「妳……」

三花娘子笑道：「我殺死南蠻少爺，一是替你解厄，一是爲了洩恨，恨他老子害死了海書郎！」

她所謂的「南蠻王害死了海書郎」，其理由是相當「滑稽」的，她認爲「南蠻王」若非住在南荒，海書郎便不會去南荒，不去南荒，便不會身染百花瘴毒，所以「南蠻王」是害死海書郎的「兇手」！

戚明星感到啼笑皆非，道：「我很感激妳替我解厄，但是妳不該刼去慕容姑娘，她是——」

三花娘子打岔道：「她是個好姑娘我知道，但是她不配做你的妻子，你將來的妻子是另一個姑娘！」

她語聲微頓，接着又道：「而且，你將去大殺門練藝，她也不能跟你去，不是麼？」

戚明星根本沒打算讓慕容燕一起去大殺門，當下答道：「我並未打算帶她同去大殺門，我只打算將來娶她爲妻而已。」

三花娘子說道：「我不贊成你娶她爲妻！」

戚明星已知她是個個性偏激而執拗的女人，故不想與她辯論，當下問道：「妳準備帶她去何處？」

三花娘子道：「到了陸上，我會放她走的。」

戚明星道：「妳本是個『永不出轎的女人』，今番爲何破例了？」

三花娘子道：「因爲海書郎已死了，我再呆在轎中已無意思。」

戚明星道：「我知道妳眞心愛着海書郎，妳的痴情令我同情，不過妳有些行徑令我不敢恭維，妳不該挖下黑龍八俊的眼睛。」

三花娘子道：「那是我的規律，我對他們還算客氣，若換了旁人，我會一起把他們殺了。」

戚明星道：「妳這條規律是毫無道理，如果妳不願讓人見到妳的眞面目——」

三花娘子截口道：「誰說我的規律沒道理？」

戚明星道：「妳的道理是甚麼？」

三花娘子道：「我愛海書郎，所以除了海書郎之外，我不讓任何人見到我的容貌！」

戚明星不禁嘆氣道：「如今海大俠已逝世了，妳還是不讓人見到妳的面目？」

三花娘子道：「是的，他一死，我心亦已死，今後的武林，再無我三花娘子這號人物了，我要去南荒收拾南蠻王的老命，當我得手之後，我將追隨海書郎於九泉之下。」

戚明星道：「除了愛情之外，妳難道不能做一些更有意義的事？」

三花娘子道：「這世上沒有比愛情更有意義的事！」

戚明星道：「妳可知道現在誰在統治我們中華大邦？」

三花娘子道：「韃子。」

戚明星道：「如果妳能把殺南蠻王轉移到韃子身上，相信海大俠會更高興。」

三花娘子道：「我對國家大事不感興趣。」

戚明星道：「以妳的武功和智慧，如果肯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妳將會像花木蘭和梁紅玉一樣名垂千古，流芳百世。」

三花娘子譏笑道：「哼，你原是個賊子，以前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如今居然對國家大事關心起來，眞是意外！」

戚明星怒道：「既然妳還認爲我是個賊子，何必一再幫助我？」

三花娘子道：「因爲海書郎喜歡你，我也只好跟着『喜歡』你了。」

戚明星沉聲道：「我不要妳喜歡，從今以後，我的事妳不要管！」

三花娘子笑道：「今日一別，你我也不可能再有見面的時候了，不過，可能還有一個像我一樣的女人會管你呢！」

她語聲一落又起，道：「好了，我要走了，祝你一帆順風抵達大殺門！」

說畢，轉身一拂袖子，一股勁風拍上海面，擊起一片水花，脚下那塊木板頓時向前滑去。

戚明星大叫道：「等一下，我要跟慕容姑娘說幾句話！」

三花娘子長笑一聲道：「她正昏迷不省人事，聽不到你的話的……」

話落，人已滑出尋丈，再一片水花濺起時，已消失在黑茫茫的海面上！

戚明星知道目前漁船航行的位置，距陸地約僅三四里，以她一身登峯造極的神功，要憑那塊木板飄近陸地並不難，故不大爲慕容燕的安危擔心，他甚至有一種「輕鬆」之感，因爲他雖然深愛慕容燕，但却不打算帶她一起赴大殺門，如今三花娘子將她帶走，自己正可無牽無掛的赴大殺門練藝。

當然，突然離開深愛的人，心中難免有一份惆悵之情，他目注三花娘子消失的海上，默然佇立良久，才轉身走去舵前，掉頭北上。

無人島在南方三百里的海上，而現在他却掉頭北上，甚麼原因呢？

原因只有一個：大殺門武庫的地址，不是在無人島上！

× ×

船行一晝夜，抵達鵝冠山。

鵝冠山是一座孤懸海上的小島，它的四周，也有幾座不知名的小島嶼，戚明星的船駛近鵝冠山時，並未靠岸停下，而繞着島邊繼續行駛。

行駛約半個時辰後，船到鵝冠山西北面。

「船到鵝冠山西面，你會看到島上有一面形若筆架的峭壁，你從那面峭壁，一直向西北航進，復駛四五里，便會到達一座非常小的島嶼，那就是本門武庫的所在地，……」

這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死前向他說的話，他一字不漏，記得清清楚楚！

現在，當他把船開到鵝冠山的西北面時，果然看到了島上那面形若筆架峭壁。

於是，他立刻轉動船舵，轉向西北海上駛去。

這天近午的時候，一座非常小的島嶼在海上出現了！

那座小島嶼，遠看就像一艘船在海上飄盪，如非有心人，還眞不易發現它。

戚明星很興奮，因爲經過了數月的驚險波折，今天終於安全到達了本門所在地，假如再無意外發生，那麼一年之後，自己便可以「第七代大殺俠」的面目出現於江湖了。

那時候，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摘下越西鴻的頭，這雖是私仇，但也是爲武林除害，其次，自己須得去尋找海友蘭，把她帶去交給她住在鄱陽的姑姑，再其次，就可去進行海大俠交付的第三任務，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思忖之間，船已駛近小島，他找到一處可停泊船隻的地方，將船停妥，再將應帶之物帶在身上，卽下船往島上行來。

這座小島，寬廣似不滿半里，島上舉目所見盡是奇形怪狀的礁石，可說是一塊不毛之地！

島中央，是幾座大巉巖，高高的聳立在空中，任何人只要看它一眼，就會覺得美則美矣，但絕不可能有人居住。

戚明星尋徑蜿蜒來到島中央的一座大巉巖下——

「那島上有四座相連的大巉巖，你走到左面第二座巉巖下，就可看到許多遍佈於地上的礁石，那些礁石看雖凌亂，其實是本門第一代大殺俠所佈的一個陣形，外人如貿然進入，便會迷於陣中而出不來，現在我告訴你入陣的步法……」

這也是海書郎告訴他的一席話。

現在，他就站在海書郎所說的左面第二座巉巖下，在他面前，的確有許多礁石，那些「千瘡百孔」的礁石，看上去極美，好像是一個奇異的世界。

「入陣的步法是這樣的，你從右方第七座礁石和第八座礁石的中間進入，向前走五步，然後向右轉……」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但正要舉步走入「礁陣」之際——

「嗖！」

驀地，身後一縷勁風如電襲到！

戚明星一聽就知是某種暗器，不禁大吃一驚，疾忙將身一斜，往旁竄開數丈。

「拍！」

一顆石子，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對面礁石上爆碎，把礁石打出一個窟窿！

好強勁的腕力！

戚明星駭然轉身一看，只見對面一顆巨石上，巍然挺立着一個怪人，心中不禁暗叫道：「噫，莫非是他？」

那怪人，年約六十多數，長髮披肩，衣衫襤褸，面貌並不難看，令人吃驚的是他只有一手一脚！

右臂齊肩斷失，左脚自膝而無！

「如果你運氣好，可在那裏遇上本門第五代大殺俠陳鑫，他於十多年前遇上中原三老，在他們聯手圍攻之下被砍去一手一足，不過他還活着，偶爾會返回本門察視……」

那麼，這怪人無疑便是「第五代大殺俠陳鑫」了！

戚明星心中大喜，連忙向他長拜道：「你老人家想必是第五代大殺——」

「俠」字未出，怪人已由巨石上一掠而至，掌如鋼爪，朝他頭上猛抓而下！

戚明星大驚，待想招架已感不及，疾忙順勢彎身，右肩着地一翻滾開，大叫道：「老前輩且慢動手，小可是——」

誰知話才說到一半，怪人又已一掌拍臨他胸前，出手之快，好比閃電！

戚明星自覺已躲避不開，故想都不想，立時一拳迎擊而出。

「普渡衆生」！

怪人忽然撤掌暴退，跳回那巨石上坐下，而且立刻閉上雙目，低頭不動！

戚明星大爲錯愕，慢慢的站起身子，問道：「老前輩，你怎麼了？」

怪人竟似已然入定，不言也不動！

戚明星從來沒有碰過這種怪人怪事，他想不通對方何以如此，心中暗暗驚奇，思忖道：「我的天，這位第五代大殺俠莫非已精神失常了？」

他驚視對方片刻，忍不住又發問道：「老前輩，你是怎麼啦？」

怪人還是不動，似已進入忘我之境！

戚明星感到啼笑皆非，當下大聲道：「老前輩，小可叫戚明星，是第六代大殺俠海書郎的繼承人！」

怪人依然瞑目靜坐，不理不睬。

戚明星再提高嗓門道：「老前輩，小可叫戚明星，承蒙海大俠垂愛立為繼承人，今有無鋒寶劍為證，請你老過目！」

說着，自懷中取出無鋒寶劍，抽了出來。

但是，怪人似乎根本沒聽見他的話，仍是瞑目靜坐如故，好像在「冬眠」一般。

戚明星皺了皺眉，覺得再叫破喉嚨也沒用，最好的辦法是等他自動醒來再跟他說話，於是他納劍歸鞘，在地上坐下來。

他確知對方必是第五代大殺俠陳鑫，自己未遇上他自然無話可說，既然遇上了，就得先向他交代清楚，然後才可進入武庫練藝。

唉，這位第五代大殺俠到底是怎麼了？他為何於突然襲擊自己之後，又突然的「打坐」起來？莫非他已成了瘋子？可是，瘋子也不會這麼古怪啊！

等吧！

無論如何，他總有「醒來」時候吧？

這一等，却足足等了一個時辰之久，正當他感到不耐煩的時候，怪人才突然醒過來！

只見他雙目陡睜，面上升起一片欣喜的笑容，突地一躍落地，笑道：「小子，你再把剛才那一拳打出來我瞧瞧！」

戚明星這才恍然大悟，暗笑道：「原來他是在苦思破解『普渡衆生』之策，這位第五代大殺俠必是個嗜武如狂之人…」

他挺身起立，搖了搖頭，說道：「不，小可怎可與你老人家動手過招？你老人家乃是——」

怪人雙目一瞪，怒道：「我叫你打，你就打！」

戚明星又搖頭道：「不行，小可不敢做欺尊犯上的行為。」

怪人叫道：「快打！」

戚明星道：「不。」

怪人氣得直跳脚，破口大罵道：「混帳小子，我老人家好不容易想出了破解之策，你却不打，你不打，我打！」

身形一動，如風撲上！

戚明星拔步便跑，叫道：「等一下，要打也得先聽小可把話說完！」

怪人聽了便未繼續追擊，像金鷄獨立般的站定了身子，說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戚明星道：「早先小可說的話，你老一句都沒聽入耳裏麼？」

怪人搖頭道：「沒有，你說了什麼來着？」

戚明星道：「我說——小可叫戚明星，承蒙海大俠立為繼承人，今日是到本門來練藝的！」

怪人聽了驚異道：「海書郎立你為繼承人？哼！你小子一定是胡說八道的，海書郎今年不過四十出頭，本門規定除非不得已，未滿五十歲是不可另立繼承人！」

戚明星道：「海大俠就因不得已，所以才立小可為繼承人。」

怪人面色一變道：「他怎麼了？」

戚明星道：「他死了。」

怪人怔了半晌，眼淚才掉了下來。

戚明星取出無鋒寶劍，一面問道：「你老可是第五代大殺俠？」

怪人點點頭，眼淚掉個不停。

戚明星舉劍道：「這是海大俠臨終前傳給小可的無鋒寶劍，你老請過目。」

說畢，將劍奉上。

怪人——第五代大殺俠陳鑫——接過寶劍，抽出檢視一番，淚出如雨道：「他是怎麼死的？」

戚明星道：「中了百花瘴毒。」

第五代大殺俠陳鑫雙目一凝，神情悲愴而凌烈的問道：「他怎麼會中了百花瘴毒？」

戚明星便把海書郎失女，於前往南荒尋女時不幸身染百花瘴毒的經過說出來。

第五代大殺俠陳鑫聽完之後，沉默了老半天，忽然苦笑一聲道：「這樣也好，他總算不是死在中原三老之手！」

他頹然坐倒地上，低頭長嘆一聲道：「也許這是上天對我大殺門的懲罰，本門歷代繼承人總是不得善終……」

戚明星道：「君子擇善而固執，雖橫死暴斃或死無葬身之地，又有何妨！」

第五代大殺俠抬起了頭，目迸精光問道：「你說你叫什麼？」

戚明星道：「戚明星。」

第五代大殺俠欣慰地道：「海書郎沒有選錯人，你够資格承繼我大殺門一脈，但是你的成就已甚不凡，方才你打出的那一拳威力不同凡响，那不比本門的武學遜色，你是哪位高人的門下？」

戚明星道：「小可的啓蒙師父是鐵船幫護法，賽諸葛燕青雲，不過剛才那一拳是一鉢方丈傳授的……」

第五代大殺俠驚訝道：「你是燕青雲的徒弟，燕青雲怎麼會教出你這個徒弟？而一鉢方丈乃是海外三仙之一，他又怎麼會傳你功夫？」

戚明星又將自己的出身經歷述說一番，第五代大殺俠聽了才完全明白，他對於中原三老追踪戚明星的事特別注意，問道：「那降魔怪丐已答應海外三仙從此不再與本門為難了麼？」

戚明星道：「降魔怪丐答應了，但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的態度如何，却不得而知。」

第五代大殺俠道：「那麼，以後你們得小心，他們中原三老一直處心積慮想滅我大殺門，我這斷去的一手一足，便是拜受他們三人之賜的！」

戚明星道：「你老可曾想到要找他們報仇？」

第五代大殺俠搖頭道：「沒有，本門規律第一條，你知不知道？」

「知道。」

「說說看！」

「毋枉毋縱，除惡務盡。」

「對了，這就是說你可以殺死千千萬

萬的惡人，却不可妄殺一個好人，所以你叫我如何找他們報仇？他們三位是十分正派的人，我不能違反本門規律去殺死他們，只好自認倒霉了！」

「……」

「總而言之，本門乃是替天行道，絕不可為私而去殺人！」

「這麼說，小可成為本門第七代大殺俠之後，也不能去殺死越西鴻了？」

「不，越西鴻是個例外，他積惡如山，死有餘辜，殺之不妨。」

「你老一向住在哪裏？」

「老夫自將『大殺俠』傳給海書郎之後，就未再在江湖上露面，曾在老家住了一段時候，於去年才回到此地來，想終老於此。」

「可曾有武林人到過此島？」

「沒有。」

「住在這島上，如何獲得食物？」

「這島上有食之不盡的鳥蛋，要吃魚也很方便，總之絕不會叫你餓死。」

「海大俠說小可只須數月即可練成本門武功，你老以為如何？」

「沒錯，你武學基礎甚佳，改練本門武功可駕輕就熟，最遲一年可成。」

「那麼，小可這就進入武庫去看看如何？」

「可以。」

第五代大殺俠把無鋒寶劍交還給他，站了起來，接着又問道：「懂得如何進去麼？」

戚明星點頭道：「懂的。」

第五代大殺俠道：「好咱們進去。」

戚明星於是轉身走入礁陣，按照海書郎的指示忽左忽右的走了一會，眼前礁陣忽失，已到大巉岩之下。

大巉岩下，堵着一顆千斤巨石！

戚明星望着那顆巨石，說道：「海大俠說移開這顆巨石便可見到武庫洞門。」

第五代大殺俠道：「不錯，你移得開它麼？」

戚明星點點頭，將寶劍插在腰上，走上前雙手按上巨石推開數尺。

巨石後面，果有一座洞門！

洞門不大，只有三尺高兩尺寬，門上塗滿泥巴，他將門上的乾泥巴清除掉，便見到一扇鐵門，也見到鐵門上的一道「鎖孔」。

「那洞門上有一鎖孔，你將無鋒寶劍插入那鎖孔中，向右轉一圈，洞門便能自動啓開……」

戚明星抽出了無鋒寶劍，道：「海大俠說，要打開武庫之門，只能用這把劍，若用別的劍，便會觸發洞中機關，整個武庫將被火藥炸毀。」

第五代大殺俠道：「沒錯。」

戚明星小心的將無鋒寶劍插入那門上的鎖孔中，用力向右轉了一圈，隨將寶劍抽了出來。

一片輕微的「隆隆」聲起，鐵門果然自動緩緩上升，出現了一條深邃的洞道！

戚明星佇望片刻，即舉步而入，第五代大殺俠也跟着跳入，他一邊跳一邊感慨的嘆道：「老夫是在二十年前進入此洞的，沒想到二十年後的今天，還有機會進入此洞……」

洞道深約八九丈，就到了一間大洞窟中。

這間大洞窟有五丈寬廣，四面都是平滑的岩壁，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圖形，洞頂上有一裂縫直通上空，陽光由裂縫射入，照亮了整個洞窟。

但最使戚明星看了驚異的是右面岩壁下一排「端坐」的四具骷髏，那四具骷髏趺坐於石板上，看了叫人毛骨悚然！

他怔了怔，問道：「那便是本門第一代至第四代大殺俠的遺骨？」

第五代大殺俠點點頭道：「正是，將來有機會，你得將海書郎的遺骨運回此處，以供後代大殺俠瞻仰膜拜。」

戚明星恭聲應是，當下就在四具骷髏之前跪下，必恭必敬的磕頭膜拜起來。

第五代大殺俠等他拜畢起身，舉臂環指四面巖壁說道：「本門武學，均刻在這些巖壁——」

一言未畢，忽然面色大變，勃然道：「哼，你還帶了什麼人來？」

戚明星也聽出洞外傳來人語聲，不禁大吃一驚道：「沒有啊！」

第五代大殺俠身形如風一轉，朝洞外飛射出去，戚明星也緊跟而出，老少倆衝到洞口一看，登時面色蒼白！

原來，大殺門已被外人侵入，此刻的礁陣之內，出現了一僧一道！

僧，是法明禪師！

道，是風雷眞人！

他們似已被礁陣搞糊塗，正在陣中團團轉！

戚明星心頭大震，低聲急道：「不好，咱們快躲藏起來！」

第五代大殺俠拉住他，沉聲道：「不必，他們看不見咱們！」

他們站立的洞口，正居高臨下於礁陣之前，很清楚的看見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在陣內四竄，照說他們兩人也看得見第五代大殺俠和戚明星才對，可是說也奇怪，他們兩人有幾次已接近洞口，也分明看見了陳，戚二人，但他們却視如不見，好像眼睛被什麼東西蒙蔽了似的！

戚明星吃驚問道：「他們看不見咱們麼？」

第五代大殺俠點頭微笑道：「是的，這就是礁陣的奧妙，咱們看得見他們，他們却看不見咱們！」

戚明星又急又慚愧，道：「不知他們是怎麼找到此處的？小可一路上都很小心，並未發現他們在跟踪啊！」

第五代大殺俠微微一嘆道：「他們是兩隻老狐狸，你怎鬥得過他們！」

戚明星着急道：「如今怎麼辦？」

第五代大殺俠沉忖有頃，道：「你先將洞門關閉起來再說！」

戚明星已自海書郎口裏得知洞門關閉之法，他當即轉入洞中，按動一處機關，隨即疾跳而出，洞上鐵門就在他跳出之際，緩緩下降，恢復原來封閉之狀。

他再將巨石推回堵住洞口，然後低聲說道：「不知他們會不會衝出礁陣找到此處？」

第五代大殺俠冷冷一笑，道：「可能，他們不是平凡人物，礁陣只能困他們於一時……」

戚明星道：「這怎麼辦？」

第五代大殺俠沉容不語。

這時，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仍在陣內團團轉，只見風雷眞人大叫道：「糟糕，咱們被困住了，這一定是奇門遁甲一類的玩意兒！」

法明禪師忽然停住脚步道：「你對各種陣法可有研究？」

風雷眞人搖頭道：「沒有，年輕時候，家師有意敎我，貧道嫌它太複雜難解，沒學！」

法明禪師道：「貧僧倒稍有涉獵，但還看不出此陣是何種陣法演變的……」

風雷眞人道：「那你快仔細看看！」

法明禪師席地坐下，閉目沉思起來。

風雷眞人性子躁急，等了一會不見他有所表示，不禁叫嚷道：「喂！老禿驢，這可不是打坐參禪的時候！」

法明禪師神色平靜地道：「不要打擾，貧僧正在想呢！」

他又想了一會，忽然睜開雙目，檢了一顆石子，在地上畫起來。

風雷眞人問道：「想出來沒有？」

法明禪師不答，又推算寫畫一番，然後抬頭望向左方，道：「那邊可能是一條活路，咱們走走看！」

說畢，起身行去。

他領着風雷眞人走到左方一座礁石前，四下望望，又蹲下畫地推算了一會，卽向風雷眞人一招手，繞過礁石，轉向右邊行去……

第五代大殺俠看到他們所走的步數，便向戚明星苦笑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礁陣已被那法明禪師識破了！」

戚明星皺眉道：「這怎麼辦？」

第五代大殺俠冷笑道：「只好跟他們一拚了！」

戚明星道：「要是辦得到，可否下殺手？」

第五代大殺俠斷然道：「不行，本門戒律無論如何不得妄殺好人，最多只可將他們打傷。」

他接着又苦笑一下，道：「要打傷他又談何容易，老夫已然殘廢，而你更不是他們的對手……」

戚明星道：「但本門聖地也不能聽任他們毀廢啊！」

第五代大殺俠道：「任何事情，有開始便有結束，也許本門氣數已盡了。」

戚明星却不悲觀，反因他的話而激起一股豪氣，昂然道：「不，小可決不讓他們破壞本門武庫！」

第五代大殺俠沉吟有頃，道：「這樣好了，乘着他們還沒摸出礁陣，咱們入陣去與他們周旋，叫他們無法出陣，時間一久，他們會知難而退。」

戚明星道：「好！」

老少倆於是縱入陣中，在一條「活路」旁邊埋伏下來。

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在陣中一邊走一邊推算研究，步法雖然不完全正確，却已沒有再碰到「死路」，已漸漸的接近武庫洞門了！

不久，他們已走到了第五代大殺俠和戚明星埋伏的「路」上——

「照打！」

一聲暴喝，兩顆石子朝他的面門電奔射去！

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吃了一驚，疾忙分左右跳開，後者於避開之後，大笑一聲，道：「戚明星，莫耍暗靑子，快出來相見！」

「再看打！」

這次，喝聲來自他們身後，且有兩顆石子打向他們背部，他們又疾忙閃避，轉身看時，却不見戚明星的人影，風雷眞人火了，暴聲道：「小子，你敢戲耍貧道，看我不劈了你！」

暴喝聲中，人已縱起四丈多高。

他以爲跳上空中就可看出戚明星躲藏之處，誰知不但看不見，而且又聽「呼！」的一聲，又有一顆石子打到他背心！

好個風雷眞人，不愧是名震寰宇的中原三老之一，雖然身在空中，竟能旋轉自如，只見他空中身形一折，反掌一抄，竟將打到的石子接住，接得漂亮極了！

與此同時，法明禪師被另一顆打到的石子迫上一座礁石，他一橫禪杖，沉聲道：「戚小施主，這沒用的，還是出來相見吧！」

附近一座礁石後，突然响起第五代大殺俠的聲音，只聽他冷冷說道：「法明禪師，虧你還是個出家人，竟想殺害一個與你無仇無恨的後生晚輩，你要不要臉！」

敢情法明禪師和風雷眞人還不知道島上另有人在，兩人聽了面色一變，齊聲喝道：「你是誰？」

第五代大殺俠道：「別管我是誰，二位成名不易，請多愛惜羽毛，速離此島去吧！」

法明禪師冷笑一聲，循聲飛撲過去。

風雷眞人正要跟着撲出時，却聽身後傳來戚明星的聲音——

「風雷眞人，小可在此！」

他聞聲掉頭一看，果見戚明星站在十丈外的一座礁石上面，當卽轉身掠出，如電撲去，同時大笑道：「小子，你站着別動，貧道要跟你說幾句話兒！」

戚明星笑道：「我大殺門不欠你什麼的，小可也不欠你什麼的，咱們沒有話可說！」

說畢，翻身竄下，倏忽不見！

風雷眞人身法是夠快的了，可是等他飄落於原先戚明星立足的礁石上時，却見戚明星已失踪影，不知去向了。

他氣得直頓足，大喝道：「小子，你若有種，就不要躲躲藏藏！」

四下無聲無息！

他跳落地上，四下搜索，可是找來找去都不見戚明星的踪迹，而且忽然發覺走的都是「舊路」，顯然已被困於一隅，這使他心慌起來，不禁大聲道：「老禿驢，你在那裏呀？」

「貧僧在此！」

法明禪師答是答了，可是聲浪却從四面八方傳過來，彷彿同時有幾十個法明禪師在回答他似的！

風雷眞人更加心慌，大叫道：「你到底在那裏呀？」

「在這裏！」

聲音，仍由四面八方傳到！

風雷眞人大急，叫道：「你在那一個

方向？」

「在陣北這一邊，可是貧僧找不到對方……」

風雷眞人抬頭看日，可是此刻正是日正當中的時候，根本分不出東南西北，他又急了，大叫道：「快告訴貧道，陣北在那一個方向？」

「陣北就在北方呀！」

風雷眞人哭笑不得，道：「這不是廢話麼？貧道當然知道陣北在北方，可是就摸不清那個方向是北方啊！」

「你被困住了？」

「正是！」

「不要緊，你站着別動，待貧僧來救你！」

法明禪師也找不到第五代大殺俠，因此他決定與風雷眞人會合再說，他確定了自己的位置之後，再想到剛才風雷眞人撲出的方向，推測他必在南面陣中，當下又研究推算一番，卽擧步向右邊一座礁石繞去。

繞過石後，住足默察陣形，接着轉向左方，所行路綫完全正確！

「呼！」

就在這時，又一顆石子打到他背心！

法明禪師反手一揮禪杖，磕飛了打到的石子，冷笑道：「老施主，你若想纏住貧僧，非得露面不可！」

語畢，繼續行去。

「呼！」

又一顆石子打到。

法明禪師閃身避開，頭也不回一下，繼續行去。

「老禿驢，老夫在此！」

第五代大殺俠的頭，突在左方一座礁石後面冒了出來！

法明禪師一見之下，面色微變道：「你是誰？」

敢情事隔多年，他已認不出眼前出現的人是昔日被他們中原三老合力砍斷一手一足的第五代大俠陳鑫了。

第五代大殺俠陳鑫冷冷一笑道：「哼，你居然已認不出老夫了麼？」

法明禪師注目打量他半晌，忽然笑道：「哦，原來你是陳鑫，想不到，你還活着！」

陳鑫道：「不錯，老夫還活着！」

法明禪師道：「老施主想報仇麼？」

陳鑫道：「本門歷代大殺俠，從不曾爲私人的事找人報仇，大師別忘了這次又是你們找上來的！」

法明禪師嚴正地道：「貧僧等與你們大殺門亦無任何仇恨，只是看不慣你們大殺門殺人如麻的作風，因此決意阻遏你們大殺門延續下去！」

他微微一頓，又道：「今天，貧僧與風雷道長到此，只有兩件事情要做——一：交出無鋒寶劍，讓貧僧當場毀壞。二：炸毀武庫！」

陳鑫縱聲大笑，道：「我大殺門是善是惡，過去你我已有過一番爭論，今天老夫不欲再跟你多說，老夫只有一句話回答——你的要求辦不到！」

法明禪師微微一笑道：「施主已成殘廢，那位戚小施主又尚未練成大殺門的武功，施主有何方法能夠阻止我們？」

陳鑫冷笑道：「你若是不信，不妨試試！」

法明禪師說了聲「好！」身形驀地騰飛而起，向他撲了過去。

陳鑫頭一縮，頓時不見。

法明禪師縱落礁石後面，發現對方已失所在，不禁冷笑道：「陳施主，你昔日雄風何處去了？」

陳鑫忽然在他後面數丈外出現，大笑道：「老夫已非昔日的大殺俠，現在是胆小如鼠的糟老頭，你有辦法抓到我，我只好自認倒霉，否則就得跟我捉迷藏！」

法明禪師「颼！」的電撲過去。

但結果相同，撲到那位置時，陳鑫已隱去不見踪影！

就在這時風雷眞人的呼聲遙遙傳來：「法明，你在跟誰說話？」

他的聲浪，也是從四面八方傳到，令人無法聽出他人在那裏。

法明禪師答道：「他是第五代大殺俠陳鑫！」

「啊，原來是他！」

「你在何處？」

「老地方，貧道成了磨坊驢子啦！」

「別慌，待貧僧來找你。」

他因被陳鑫引開兩次，所以又不得不重新推算自己所處的位置，算出位置之後，才又擧步行去。

陳鑫再度在他身後出現，笑道：「老禿驢，你過來，咱們鬥個三百回合！」

法明禪師已知其心意，當下不予理睬，繼續在陣中繞行，往陣南尋去。

陳鑫忽地在他右側現身，哈哈笑道：「是眞的，老禿驢，咱們一對一決個勝負吧！」

法明禪師依然不理，繼續尋路前進。

「看掌！」

陳鑫驀然在他面前現身，獨臂倏揚倏推，拍出一股凌厲無比的勁風！

這下，法明禪師不能不理不睬了，他長笑一聲，身形飄起，手中禪杖一掄，對準陳鑫左肩斜劈下去。

陳鑫雖只一手一脚，但行動却甚靈捷，只見他屈膝彎身，於避過對方一杖的一瞬間，身形暴長而起，單掌如電抓出。

法明禪師倒退一步，右膝彎曲猛抬，撞開他抓到的手掌，接着禪杖倒挑，攻擊他下巴！

只這一下，他就搶得了先機，迫得陳鑫不得不倒縱開去，原來若論胸中武學，陳鑫勝他多多，可是現在的陳鑫只剩一手一足，根本無法將武功完全發揮出來。反過來說，法明禪師現在要應付的人只有一手一足，因此他有許多「空門」可以無須保護，故可以採取攻多守少的戰法，所以交手二三招，陳鑫已相形見絀。

法明禪師雖無意取他性命，却想將他打倒以便去對付戚明星和毀壞武庫，一見他縱開，立時欺身直迫，禪杖再掄，「呼！」的向他腰部掃去。

陳鑫冷哼一聲，突地仰身坐倒地上，避開了他的禪杖，繼之單足疾抬，踢他腹部。

這是一種詭異的打法，法明禪師不防有此，差點着了道兒，但是他也是武林公認的一位武學大師，應變能力極爲不凡，

但見他腹部一收，禪杖順勢擊落地上，整個人借力飛飄而起，很巧妙的就避過了陳鑫詭譎絕倫的一踢。

陳鑫一腳踢空，身子迅捷倒翻，再發一掌追擊過去，隨手而出的掌風，強猛如狂飈！

法明禪師身在空中，遽遇強襲，竟然不慌亂，只見他口發一聲長嘯，突自凌空一掌拍下！

兩股掌風上下互撞，响起一聲輕爆，四下登時狂風大作，砂飛石走！

法明禪師因是懸空發掌，掌力無法發揮十成，故吃了小虧，被震得直飛出去。

陳鑫也被震得在地上打了一滾，他迅速的跳起，飛身直撲。

法明禪師一直飄出數丈，落到一座礁石上，他已發現陳鑫追來，故雙腳一落石上，禪杖疾然一橫，迎着陳鑫猛掃上去。

陳鑫料知他有此一招，但是他却想行險求勝（他自知久戰必敗，除行險求勝之外別無良策），是以一見對方杖到，竟不閃避，單掌運出全身功力，迎着禪杖疾抓過去。

「拍！」的一聲，杲然抓住了禪杖中部！

他自認功力不低於法明禪師，故想憑本身雄厚的功力奪下對方禪杖，但是就在他抓住禪杖的一霎眼間，他自己已空門大露——假如他還有一隻手，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砰！」

他腰部反被法明禪師一腳掃中，整個人頓時應聲飛起，直飛出三四丈遠，跌落地上！

法明禪師這一腳力量不輕，硬使他口吐鮮血，昏迷不省人事了！

×　×

這一邊，——當陳鑫和法明禪師展開猛烈的搏鬥時——戚明星突然在風雷眞人的面前出現！

他所以決定現身，是因考慮到陳鑫是個殘廢之人，久戰之下必非法明禪師之敵，故他決定現身與風雷眞人一戰，希望憑着海外三仙傳授的三絕招制服對方，然後去協助陳鑫對付法明禪師。

風雷眞人正被困得苦悶，忽見他現身，大喜道：「好小子，這下，你別想跑掉了！」

喝聲中，便欲撲上。

戚明星橫劍喝道：「且慢，先聽我一言！」

風雷眞人自認要擒他十分容易，故聞言停住不動，問道：「你有何話說？」

戚明星道：「你是鼎鼎大名的武學大師，我跟你一定不是你的對手。」

風雷眞人笑道：「你既知道，就乖乖把那口寶劍獻出，貧道只要毀去它，絕不傷害你。」

戚明星道：「不，我要跟你打打。」

風雷眞人哈哈笑道：「你既知打不過，何必白費力氣呢！」

戚明星道：「你是武學大師，我是武林末學，你該讓我幾招，這才算公平，否則你勝之不武。」

風雷眞人點頭笑道：「好，貧道先讓你三招！」

戚明星道：「怎麼讓呢？」

風雷眞人道：「貧道讓你攻擊三招不還手！」

戚明星道：「也不准後退，只可以招術化解，成麼？」

風雷眞人知道他是賽諸葛燕靑雲的徒弟，他連燕靑雲都不放在眼裏，自覺要化解他的三招攻勢十分簡單，當下毫不猶豫的頷首道：「成！」

戚明星道：「要是我攻出三招勝不了你，這口寶劍立刻奉送，但要是我僥倖勝了呢？」

風雷眞人眨眨眼，笑道：「要是你勝了，貧道從此不與你們大殺門爲難，同時任由你處置！」

戚明星道：「你是名滿天下的高人，說話可得算數，不得反悔。」

風雷眞人又點頭道：「當然！」

戚明星道：「那麼，你請準備，我要發招了！」

風雷眞人含笑靜立，等着他發招。

戚明星手上的寶劍仍不出鞘，他朝對方走上兩步，舉劍虛指對方半晌，突然喝聲：「接招！」

寶劍一攪，發出了第一招：「一針見血」！

風雷眞人一直以爲他的劍法沒有甚麼了不起，等到發覺來勢不妙時，連想後退都太遲了——

「卜！」的一聲，戚明星的劍鞘末端正中他腹部！

這一劍含力不重，他沒有受傷，但是他的感覺却像死了一般，面色一下變白，白得像紙，又一下變紅，紅得像血，瞪目驚愕了好半天，才失聲嚷道：「小子，這一招你是哪裏學來的？」

戚明星平靜一笑道：「這個你別管，我只問你，你承認輸了麼？」

風雷眞人欲哭無淚，直嚷道：「他奶奶的，貧道上當了！這眞是豈有此理！原來你小子身懷異術，你——」

戚明星臉色一沉，冷冷道：「說，你承不承認輸了？」

風雷眞人長嘆一聲道：「罷了！罷了！這眞是陰溝裏翻了船！」

戚明星道：「假如你已承認輸了，那麼我就要處置你了！」

風雷眞人乃是成名多年的武林高人，自然無臉反悔耍賴，當下又長嘆道：「好，你處置吧！」

戚明星便用劍鞘在他立足的地上劃了一個圓圈，道：「這就行了！」

風雷眞人愕然道：「這甚麼意思？」

戚明星道：「畫地爲牢！」

風雷眞人不禁苦笑道：「好小子，你這是存心要貧道難看了！」

戚明星冷冷道：「人無信不立，如果你是重信守諾之人，在我還不准你恢復自由之身之前你絕不可跨出圓圈外一步！」

風雷眞人嘿然道：「你爲何不乾脆殺了貧道？」

戚明星冷笑說道：「我大殺門只殺十惡不赦之輩，你還不配死在我大殺門的劍下！」

語畢，拔步奔去。

他已從海書郎口裏得知礁陣的走法，

故走來一點也不困難，不消片刻，已走到礁陣北面，他在陣北尋了一遍，不見陳鑫和法明禪師，心中頗爲不安，忍不住開聲喊道：「陳老前輩，您在何處？」

「哎……」右方，傳來呻吟聲！

他吃一驚，連忙循聲尋去，走到一座大礁石下，赫然發現陳鑫口吐鮮血倒在地上，不禁震駭欲絕，疾趨過去，雙手扳住陳鑫雙肩，顫聲道：「您老受傷了？」

陳鑫雙目微睜，面上呈現一絲笑意，氣若游絲地道：「嗯，老夫……挨了他一腳……。」

戚明星一看即知他內傷甚重，已不可能活下去，頓時悲憤交集，抬目四掃，怒冲冲地叫道：「他在哪裏？那個老禿驢在哪裏？」

陳鑫閉上眼睛，緩緩道：「不要動怒，記住……本門戒律……你不能殺他……你還是快……快逃命去吧！」

戚明星道：「不，小可有辦法制服他！小可已將風雷眞人制服了！」

陳鑫似乎不敢相信，眼睛陡睜，驚訝道：「哦，你……制服了他？」

戚明星道：「是的，小可以瀛洲居士的那招『一針見血』賺了他，現在畫地爲牢將他囚禁在陣南那邊。」

陳鑫雖已垂危，却高興得笑了起來，哈哈笑道：「好極了！旣然你能制服那老牛鼻子，也必能制服那老禿驢，你快去找他，他說不定要去破壞本門武庫了！」

戚明星道：「可是您老……」

陳鑫催促道：「別管我，保護本門武庫要緊！」

戚明星應喏，起身奔去。

那知才奔出數步，驀聞「轟」的一聲震天巨响，大地起了顫動，大巉巖那邊冲起一大片火光和濃煙，然後是一連串崩山似的「轟隆」聲响，最後從天上落雨似的落下了許多砂石！

戚明星頓時呆若木鷄。

他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他的心碎了！大殺門的武庫終於已被毀掉，大殺門一脈終於至此斷絕，他的一切希望也終於被人毀滅了！

他悲憤得全身發抖起來。

「明星，明星……」

陳鑫一邊呻吟一邊叫喚，他當然也明白武庫被毀滅了，他的眼淚一滴一滴掉下，虛弱無力的呼喚道：「明星，明星，你回來……」

戚明星痴然轉回他身邊蹲下，長嘆一聲道：「老前輩，這難道眞是天意？」

陳鑫老淚縱橫，道：「是的，這是天意，天欲滅我大殺門，夫復何言！」

戚明星突然咬牙切齒道：「我要找那老禿驢算帳去！」

說着，奮然欲起。

陳鑫拉住他，道：「不，我說過的，不能找他報仇，雖然他的觀念錯誤，但是……但是他的出發點却是善意的，他認爲……滅了我大殺門……便可救許多生靈於不死，所以你不能找他報仇……」

戚明星悲憤地道：「可是，本門殺的都是十惡不赦之徒，我們殺死一個惡人等於救了許多好人，這難道是不對的麼？」

陳鑫苦笑道：「所以我說他的觀念錯誤。」

戚明星低下頭，慚愧地道：「都是小可不好，要是小可小心一些，就不會發生這種事！」

陳鑫道：「這不能怪你……你……你去請他們來，我想跟他們說幾句話。」

戚明星點點頭，起身欲去。

就在這時，法明禪師已自一座礁石後面轉身，肅容問道：「老施主有甚麼話要跟貧僧說的？」

戚明星見他現身，胸中怒火熊熊直冒，對他怒目而視，恨不得上前與他一拚。

陳鑫輕咳一聲，咯出一口血，苦笑笑道：「法明，你是怎麼引爆武庫的？」

法明禪師道：「貧僧使用一柄短劍，將它插入武庫洞門的鎖孔中。」

陳鑫嘆道：「現在你的目的終於達成了，你一定很高興。」

法明禪師說道：「不，貧僧覺得很可惜。」

陳鑫道：「可惜？」

法明禪師點點頭，道：「是的，很可惜！大殺門武學蓋世無匹，貧僧却將它化爲烏有。」

戚明星聽得氣往上冲，厲聲道：「那你又爲何要毀了它！」

法明禪師緩緩道：「因爲你們用它殺了許多人，假如你們大殺門不嗜殺，貧僧便不會毀掉它。」

戚明星一字一咬牙道：「可是本門殺的都是積惡如山的人，我們殺了一個惡人，却可救千千萬萬的好人！」

法明禪師道：「貧僧的看法却不以爲如此，須知上天有好生之德——」

陳鑫打岔道：「好了，你的道理老夫聽多了，現在……在老夫將去之前，老夫要請求你們一件事。」

法明禪師日光一注道：「老施主傷勢很重麼？」

陳鑫道：「是的，老夫已活不成。」

法明禪師似乎心頗不安，喟然道：「罪過罪過，貧僧實無傷害老施主的性命之意。」

他將禪杖擱在一旁，舉步走過去，道：「且讓貧僧瞧瞧，也許貧僧可——」

陳鑫突然面容一沉，厲聲道：「站住，你把老夫當作甚麼人物！」

法明禪師愕然住足，道：「老施主，貧僧是一片好意啊！」

陳鑫「呸！」的吐出一口血痰，沉容冷笑道：「老夫知道你是一片好意，但老夫不領這個情！」

法明禪師不解的問道：「爲甚麼？」

陳鑫嘿嘿冷笑道：「爲甚麼？嘿嘿，告訴你，老夫是第五代大殺俠，死亦是大殺俠，如果我接受你的治療，你想我成了甚麼人物！」

法明禪師嘆息道：「老施主此言差矣！貧僧絕無侮辱老施主之意——」

陳鑫截口道：「不管你有無侮辱之意，老夫決不接受你的治療！」

他因情緒激奮，又咯出了一口血，接着劇烈的咳嗽起來。

法明禪師不敢再激怒他，連忙後退，說道：「那麼，老施主有甚麼話要跟貧僧說的？」

（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盧令·圖

曉山風雲



原是風流地 險作羅刹場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譚道婉言拒絕了范長順勸他離開曉山的好意後·前往探望馬正風·相互閒聊了幾句·譚道勸馬正風速離曉山·免遭徐成龍的毒手·馬正風堅決表示不走·但他却向譚道請托·若他有甚不測·要請譚道照顧他的家人·譚道以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但又不忍拒絕馬正風要求·只好極力安慰他幾句後·黯然離去·晌午·馬正風一家練了整個上午功夫後全都進入睡鄉·馬小桐偷偷溜出往找高中和·請高中和往妓院·說是地方清靜·方便談話——

「嗨！小兄弟！」高中和一巴掌拍在馬小桐的肩膊上。「小兄弟，你可眞不老實，大白天也在想那樁事兒，你是拖我去陪綁啊！」

馬小桐笑了笑，沒再說什麼。他那張稚氣未脫的面孔在佈滿了和善笑容的時候讓人更喜歡跟他親近；那是一張毫無危險性的面孔。

土娼館裏這時候還是靜悄悄的，雌兒都在蒙頭大睡，鴇子一見有客上門，忙不迭地打簾子迓迎。雌兒也都一個個打水洗臉，勻脂抹粉。

不等姐兒上場，那熱騰騰的酒菜已經擺滿了一桌。

馬小桐遣走了熱心侍候的老鴇子，愼重其事地閂上房門，拿起酒壺給坐在他對方的高中和斟上了酒。

高中和已然發現此刻的馬小桐和前晚大不相同。

他變得異常的達練，沉穩，兩天之隔，他卻成熟了十年。

「小兄弟！」高中和握着酒杯，慢吞吞地問：「看你神色，莫非有什心事？」

馬小桐笑了，笑得很陰冷，這種笑在一張稚氣未脫的面孔上流露出來格外顯眼，他端起酒杯，豪爽地說：「來！敬高大哥一杯，我這裏先乾爲敬。」

一仰脖子，滿杯酒下了肚。

高中和益發覺得今天這種場面有些不對勁了，喝了一杯悶酒，乾脆作個悶葫蘆，一聲也不響。

馬小桐放下酒杯，慢吞吞地說：「高大哥！我想跟你打聽一個人。」

「誰？」

馬小桐道：「姓陳，名久，本地的一個混混。」

「陳久？」高中和喃喃地，認眞地想，然後搖搖頭。「不認識這個人。小兄弟！我怎會認識那種人呢？」

「高大哥眞的不認識？」

「咦！」高中和微微變了臉。「我幹麼要騙你？」

馬小桐完全不像上次跟高中和相處時那般臉嫩了，他冷冷地笑着說：「我雖然年紀輕，閱歷淺，却也不是好騙的。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就算你存心再要我，我也不會受騙啦！」

高中和的臉色漸漸繃緊，他沉默地凝視着馬小桐，似乎在估量對方的潛力，以及這種潛力究竟爲自己要帶來多少危險性。他的牙關咬得很緊，顯然想尅制內心的衝動，但是還是將怒氣發洩出來：「小兄弟！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你心頭明白。」馬小桐穩得很，在痛定思痛之後，他已變得非常冷靜了。

「小兄弟！」高中和推杯而起。「話不投機半句多，你一個人慢慢喝，我要先走一步。」

「走！」馬小桐也站了起來，「走到那裏去？」

「你想怎麼樣？」

「話說清楚了再走，」馬小桐順着桌沿繞過來，貼近高中和，目光盯着對方的瞳仁，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你不但認識陳久，而且還和他有仇，對不對？」

「我再告訴你一遍，我從來就不認識那個姓陳的。」

「你認識，」馬小桐說得斬釘截鐵，一根指頭險些戮在高中和的鼻尖上。「前天晚上你放了他的血。有仇不報非君子，我不敢說你幹得不對。但是，你不該把我拖進來替你頂缸。」

高中和發覺這完全是一個誤會，一個可以用言語解釋清楚的誤會。但是，他不能去解釋這件事，從馬小桐的神態上可以看出，這個小伙子根本就不會接受他的任何解釋。他拿定主意，以最迅速，最直截了當的法子擺脫這個小傢伙。

「小兄弟！這完全是誤會，咱們坐下仔細聊聊。」高中和緩和了語氣，而他的右手却緩慢地從對襟褂子的下擺處插了進去，他的腰間插了一支十八响的快慢機。

馬小桐似乎早就打定主意了，辭色絲毫沒有放鬆，冷冷地說：「咱們用不着仔細聊，只要一句話就成。說！姓陳的混混是不是你殺的……」

高中和笑了，面上在笑，手上却在動，快慢機已飛快地從腰間拔了出來。

他快，馬小桐竟然比他更快。拍噠一聲，手裏忽然多了一根三節棍，前兩節硬生生將高中和拿槍的右腕給纏住了。

高中和感到右腕一陣徹骨的疼痛，若非他咬緊牙關，手中槍非鬆脫落地不可。

有人敲門，接着響起了嬌滴滴的聲音：「二位爺們開門喲！咱們姐兒來侍候二位啦！」

馬小桐高聲回道：「我要跟高大爺說幾句話，妳們待會兒再來。」

「眞稀罕！兩位大男人關着門幹啥喲？」門外的雌貨嘀咕着走了。

「好個作綢緞生意的買賣人！」馬小桐的左手抬起來叉在高中和的脖子上。「我可不管你是幹啥行當的，說陳久是不是你殺的？」

高中和額上在淌汗，心頭在發慌，他發覺自己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過份輕估了面前這個非常危險的小傢伙。

他再一次估量情勢：反擊似已不可能，而對方的右手可以在眨眼之間捏斷他的脖子，那小傢伙無異初生之犢，發起性子來，是什麼後果都不會顧的。

「小兄弟！」高中和盡量想使自己的語氣動聽，無奈難以控制的嗓門抖個不住，連自己聽起來也覺得不是滋味。「說句良心話，我根本就認識那個姓陳的。你若不信，我可以賭咒。」

「你就是賭咒，我也不信，綢緞商人還帶槍，你根本就不是好人，」馬小桐的右手從高中和脖子上慢慢滑下來，拿走了對方手裏的槍。陰沉沉地說道：「像你這老奸巨猾的東西，諒我也問不出什麼口供來。走！咱們到鄉團去。」

「小兄弟！這是何苦？」高中和發急了，「咱們無怨無仇的……」

「你說得不錯，咱們無怨無仇的，那你又何必拖我下水？在父親面前我變成了浪子，在范掌櫃面前，我成了殺人的嫌疑犯。高中和，我恨透你了。若是你無心，我還可以不怪你。然而你却是有意的，你帶着槍，方才又想拔槍殺人。由此可見，你請我喝酒，帶我到這裏來，將我灌醉，都是有用意的。」馬小桐愈說愈氣，用力將高中和一推，大吼道：「走！咱們到范掌櫃那兒去再說吧！」

高中和發覺用軟功是起不了作用了，於是由軟變硬，沉聲說道：「小兄弟！你太嫩了，聽聽我的勸，你最好就在這裏殺了我。」

「我不會跟你一樣，絕不會作殺人兇手。」

「那麼，一出門你就會被殺。」高中和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那幫朋友絕不容許你押我去鄉團。」

「你在嚇唬我？」

「絕不。」高中和又採取了柔和的攻勢。「小兄弟！我眞是因爲仰慕你的武功而想交你這個朋友，請你喝酒，帶你玩，只是想套交情，別無用意。姓陳的絕不是我殺的，這完全是個誤會。」

「我不想與你多囉嗦，走吧！」

「小兄弟！」高中和猶在作最後的努力。「我絕不是嚇唬你。不錯，我不是好人，因此我的朋友也不是好人。他們會眼睜睜看你押我去鄉團嗎？他們每一個人的槍法都非常高明，你一定會死。那……眞是太可惜了。」

儘管前天晚上馬小桐大醉酩酊，沒有與伴宿的土娼發生邪惡的勾當，而他總覺得是受了莫大的侮辱。細想高中和與他攀交的經過，實在有許多可疑之處。因此他悶在心頭，決心找機會洗刷自己的清白。

現在，機會來了。而他却又面臨猶豫，這次全家冒險北來，肩負重大使命，如今使命來了，能够爲了這件洗刷自己清白的行動而貽誤大局嗎？

「小兄弟！」高中和那雙眼睛自然是非常厲害，一眼就看清楚了這小傢伙的心理弱點，因此又展開了花言巧語：「我再跟你說一遍，姓陳的混混不是我殺的。雖然咱們這幫人不是甚麼好東西，對於你們馬家班却也沒有絲毫害處。前天晚上跟你攀交情，的確是因爲仰慕你的武功。有緣聚，沒緣散，你也犯不着跟我翻臉呀！你

說是不是呢？」

馬小桐沒有答話，而他心頭並不如表面上那樣沉靜，父親的一頓毒打，在他身上留下了傷痕，留下了痛楚，這些都可以容忍，唯一難以消解的是內心那種羞辱的感覺，彷彿用燒紅的鐵器在他心房上烙了一下，揩不去，也抹不掉。

「好！我不帶你去鄉團。」馬小桐緩和了語氣說。「不過，你得跟我去見見我爹，把前晚的事情對他說明一下。」

「行！行！」高中和滿口答應。「說句良心話，十八、九歲的小伙子逛窰子，被作父親的知道了，是一定不會諒解的。一切罪過我承當，咱們這就去。」

「好！勞駕啦……」

「小兄弟！」高中和伸出了手。「傢伙可得還我呀！」

馬小桐跟高中和耍狠，不過是一鼓作氣，如今氣已消失，狠勁兒也跟着消散。因此，一抽手鬆脫了三節棍，同時將那支快慢機遞給對方。還一本正經地向對方抱拳告罪：「高大哥！方才多多得罪，請海涵。」

「笑話！笑話！」高中和有槍在手，神情自又不同，雙眉高挑着，眼睛裏閃動着詭譎的光芒。壓低了聲音說道：「小兄弟！你用過這種玩藝兒沒有？」

「沒用過。」馬小桐是直話直說。

「一梭子十八粒槍子兒，一勾一响，一响一條命，眨眼工夫就可以教十八條好漢躺下。」刷地一聲，高中和拉上了頂門火，臉色也跟着沉了下來，厲聲說：「小兄弟要想活命你就跟我乖點。」

槍口所指的方向，那隻穩定的手，那雙歹毒的眼睛，那種惡狠狠的語氣，都表示出高中和不是在說笑話。馬小桐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站在那兒呆住了。

高中和發出一串令人心悸的冷笑：「嘿嘿……小兄弟！你太嫩啦！」

驚震很快地過去，繼而來的是強烈的憤怒，馬小桐咬牙切齒地說：「我並不嫩，不然我不會看出你是一個壞蛋，我只是心腸太好……」

「作人不能心腸太好，小兄弟！你犯嚴重的錯誤。」高中和面上充滿了得意之色。「本來，我是很想交你這樣一個朋友的，誰知道你是猪八戒下山——倒打一釘耙。現在，既然底牌讓你揭穿，就沒有那樣好說話了。」

馬小桐逐漸在憤怒的情緒中冷靜下來，在經驗方面，他是欠缺的，但他也曾聽他父親述說過多少險惡的經歷。現在，他就很冷靜地掂估眼前的情勢：手中的三節棍能够將對方那支要命的快慢機一擊而落麼？他給予自己一個很保守的答案——不可能。

於是，他狡猾地試探對方的心意：「你沒有立刻開槍，那表示你還不想置我以死地，其實你也不敢在這裏開槍殺人。」

高中和的日光是閃爍不定的，這表示他也在面臨猶豫。果然，他很坦白地說出了心意：「我只是還沒有想到該如何處置你。」

「最好的處置方法是放我走。」

「那是辦不到的事，」高中和連連搖着頭。「只要你向姓范的一告密，咱們一幫人就休想在曉山多待一時半刻，這種傻事我不會幹。」

馬小桐已經弄清楚對方的意向了：不會殺他，也不會放他，那麼就只有囚禁一途了。他表面是沉靜的，而內心却暗暗在發狠，就是豁出這條小命，他也要和姓高的拚一拚，鬥一鬥。

「小兄弟！」高中和日中突然閃現一絲兇光，似乎已經想到如何處置馬小桐的方法。「轉過身子去，要慢，別動歪腦筋，槍子兒比甚麼都快。」

馬小桐立刻依照他的吩咐轉過身去，他倒想得好：小子大概想要綑綁我，只要你一近身，我就有法子整你。

其實，高中和才不會這樣嚕嗦費事，他輕輕地向馬小桐走過去，右手高高擧起，他顯然是要用槍柄將馬小桐暫時敲昏。

就在這時候，窗外突然响起冷冷的聲音：「姓高的！不但隔牆有耳而且有眼。既然殺人滅不了口？又何必多此一擧？」

在聲音剛一响起的時候，高中和就飛快地旋轉了身子。換了別人，一定會循聲開槍。而他並沒有那樣魯莽，他發覺：說話的人掩蔽得很好，十八粒槍子兒全部放光，也休想傷到他。同時之間，馬小桐也很快地採取了行動，他對這個聲音很熟悉，自然知道這個人是誰。但他右手剛剛揚起，又縮了回來，因爲高中和距他有五步之遠，而且槍口還是對着他的。

高中和輕輕退後兩步，利用一座衣櫃擋住了身子，這才提高嗓門說道：「是那一位高朋好友，請進來喝杯水酒如何？」

「少跟我來這一套！」窗外那人一口回絕，而且以命令的語氣說：「立刻將馬小弟放出來，不然我就只有用你手上那玩藝兒對付你了。一座木板作的衣櫃擋不住槍子兒的。我要打你的左眼，槍子兒絕不會鑽進你的右眼去。信不信？」

高中和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對方在屋外，竟然說出了他的藏身之所，怎不令他吃驚呢？

在驚嚇中，他仍然作了快速的思索，而且立刻有了決定。他揮揮手說：「小兄弟！請吧！」

馬小桐那敢怠慢，連忙向房門口跑。

熟料高中和是另有陰謀，當馬小桐經過他身邊的時候，突然左臂一探，飛快地扼了馬小桐的咽喉，右手的槍管也抵上了那小伙子的背脊。

高中和一旦有了屏障，立刻氣燄萬丈，揚聲喊道：「相好的！你儘管放槍吧！若是想打我的左眼，你的槍子兒可得先穿過這小兄弟的眼睛眶子。你大概不會忍心傷害你的馬小弟吧！」

馬小桐的性子是非常倔強的，在對方槍口威脅下他還想力圖掙扎脫身的餘地。

一瞬間的沉靜之後，窗外的人又說話了：「姓高的！我可不打算跟你結樑子，只要你不難爲馬小弟，這樁情事就算過去了。如果你存心要這樣耗着，那就由你吧！爲了救人，我免不了要向鄉團報案，那時候只怕你就難以脫身啦！」

高中和冷笑了一聲：「嘿嘿！你當我是苗圃上的綠葉——嫩芽兒，剛露頭見世面麼？我可不想這麼耗着哩！相好的！你聽清楚：第三扇窗戶沒楔上，你慢慢推開

，然後高擧着雙手慢慢露出你的寶相金身。咱們先照個面，再談個半斤八兩。若是你不依，儘管脚底板抹油，不過，你這位馬小弟可是死定啦！」

「別聽他的……」馬小桐全力發出一聲喊。高中和手臂一擊，立刻將他下面的話勒回去了。

「小兄弟！」高中和聲色俱厲地說道：「你有點氣力吧！我這兩隻手此刻很不安份，一不留神勒斷了你的頸子可就麻煩啦！」

「姓高的！」窗外人又發話了。「別折騰人家半椿小子，有本事不妨留着在我面前亮吧！」

話聲剛剛一落，第三扇窗戶發出咯吱一响，慢慢地推開了。

高中和機警地將原先抵住馬小桐背脊的槍口抬了起來，對着窗戶開啓處。那扇窗口愈推愈開，窗外那人顯然也是精靈鬼，並不是用手推窗，用的是一根枯樹枝。

高中和以背脊貼着衣櫃，盡量不使自己的身體暴露。有些急躁地叫道：「相好的！快些顯出你的寶相金身吧！我可有些不耐煩啦！」

拍達一聲，那根推窗樹枝扔了進來。

高中和的槍口顫抖了一下，這雖然顯示他鎮定的功夫還不到家，却也表示他手中那支槍運用起來非常靈活，可以擊中任何活動的靶子。※

他穩定了握槍的手，日光烱烱地注視洞開的窗戶，高聲喊道：「亮相吧！難道還要一陣緊鑼密鼓你才肯出場麼……？」

他的話聲未落，突然傳來一陣木板撞擊破裂之聲，兩扇緊閉的窗戶破成碎片，漫天飛舞，就在木屑飛揚之中，一道人影如流星般衝了進來。

高中和的視線被那座衣櫃擋住了，他雖沒有看清楚發生了甚麼情況，却也想到了。他左臂猛一用力，將被挾制住的馬小桐往横一帶，同時間，右手的槍口也轉變了方向。

在高中和的視線中突然出現了一隻脚，脚尖有力地踢在他的右腕上，一陣痠麻，那隻快慢機脫手而飛。

來人輕巧得像一翦波乳燕，兇猛得如同下山的野豹。一脚踢飛高中和手中的槍，兩手在衣櫃頂上一按，凌空一個轉折，左脚又踢中了高中和太陽穴。

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扯鬥在一瞬間結束，馬小桐脫離了高中和的控制，後者雖沒有躺下，却背靠牆壁在吁吁喘息，左太陽穴正汩汩地流出鮮血。

來人是譚道，他靜靜地站在那裏，那種平靜的神情好像不曾在他身上發生過甚麼危難，那場驚心動魄的打鬥只是一台武戲，而他只是個輕鬆的看戲者。

馬小桐也是處於一種半昏眩狀態，情況發展得太快，也太出人意外。此刻的譚道在他眼裏成了神，他以膜拜的眼光凝視着他心日中的神，那稜線分明的側影似乎比廟的神像還沉靜，更要莊嚴。

高中和太陽穴處的傷勢並不嚴重，譚道只是不輕不重地給了他一點教訓。他那種痴呆，木然的表情事半是由於驚嚇所造成的。現在，當他看清楚這個襲擊者的面貌時，不由得驚上加驚。然而此刻的驚震却使他從木然中回甦過來。

「是你！姓譚的？」高中和抬起手來指着譚道，言下之意，似乎對方不應該找他的碴兒才對。

「你認識我，那很好。」譚道緩緩地說：「聽清楚：我不讓你找這位小兄弟的麻煩，永遠不許。往後你若是拔下了他一根汗毛，我就要打斷你一條膀子。現在你可以走了，走得愈快愈好。」

高中和却沒有夾着尾巴逃，好像有恃無恐的樣子。咬牙切齒地說道：「姓譚的！你明明知道，我是誰的兄弟，而你偏偏要……」

「別往下說，」譚道輕微地擺擺手。「我知道你的老大是誰，我不止一次見過你和他在一起喝酒。倘若你不是他的兄弟，你受的傷也許會更重。你儘管回去在你們老大面前嘵舌告狀。我相信他絕不會縱容你掏出傢伙來欺負這位手無寸鐵的小兄弟。快走吧，現在我的脾氣很好，待一會兒，你恐怕就走不成了的。」

「好！姓譚的，咱們走着瞧！」高中和丢下一句狠話，扭頭向房門處走去。

「帶走你的傢伙！」譚道用脚一勾，那支簇新的快慢機就從地上彈跳而起，落在他的手中。卡地一响，彈匣退了下來，然後一揚手，空槍和彈匣齊向高中和飛了過去。

高中和伸出雙手，分別將空槍和彈匣接在手裏。面上雖然還是佈滿悻悻之色，心中却是暗暗佩服，論起玩槍的本事，他比譚道簡直差得太多了。他本來還想動一點歪腦筋，看看是否能找回一點面子，現在他非常明白那是絕不可能的，於是雙手分別高擧着空槍和彈匣，轉身走向房門。

他必須騰出一隻手來開門，於是他將彈匣放進衣袋裏，這些動作都很慢，顯然是害怕譚道有所誤會而使他再遭受一次攻擊。

門閂拉開，房門打開，高中和不但沒有往外出，反而一連退了好幾步。

門外站着四個人，那個老是搭拉着眼皮的鷹勾鼻子也在內，此刻，他的眼皮也沒有抬起來，日光正好盯在高中和的脚尖上。

高中和見到自己的伙伴，應該欣喜才對。而他反倒非常吃驚，連臉色都變白。

譚道雖然站在原地一動也沒有動，心頭却難免暗暗一怔：這四個人他都見過，自然知道他們是姓高的伙伴。從他們那種沉靜的姿態和表情看來，顯然已經在門外站了許久。他們既不出面助姓高的一臂之力，又沒有發出半點聲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譚道經歷過無數次險惡局面，他自然明白這種反常的情況不是好兆頭。因此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兩手放鬆下垂，拐肘微屈，十指伸張，拔槍，射擊，制敵死命的準備動作已經完成了。

鷹勾鼻子終於邁起了右腿，緩緩地跨過門檻，看他走路的姿態，就像兩腿不大方便似的。然而他出手却快如閃電，左右開弓，重重在高中和臉上摑了兩個耳光。

這兩個重重的耳光打得高中和東倒西歪，就在他將不支摔倒的那一瞬間，門外那三個壯漢飛快縱進房內，兩個人分別勾

住高中和的胳臂，一個人推着他的背都，很快地拖了出去。

那鷹勾鼻子的眼皮仍是搭拉着，嘴吧也是閉得緊緊的。抱拳向譚道微微一拱，扭頭走了。

譚道仍是沉靜地站在那兒，面對房門口，戒備的姿態一點也沒有放鬆。

「譚大哥……」馬小桐囁嚅着開口。

「快走！」譚道急迫地打斷他的話。「以後要幹什麼事先跟你爸爸商量商量，別這麼冒冒失失的。」

「譚大哥！」馬小桐鼓足了勇氣說道：「我有許多話想跟你談一談。」

「現在不是時候。我要你立刻離開此地。」

「你不走？」馬小桐驚疑地問。

「嗯！你一個人先走。放心，不會有人傷害你。」

「好！我先走。」馬小桐挺胸抬頭地往外走，一副大無畏的樣子。到了房門邊，他又回過頭來問：「待會兒你能不能到客棧裏來一趟？」

「有空閒我就會來，」譚道似乎很不情願將他那雙隨時準備拔槍的手挪動分毫，此刻却不得不輕輕地揮動了兩下：「快走！快走！」

馬小桐走了，然而眼光中却佈滿了疑問。

譚道仍然以那種戒備的姿態站在原地。眞怪！難道他認爲暗中還有敵人潛伏着嗎？

不錯。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他撞壞窗戶衝進來時，發出了很大的聲响，必然驚動了土娼館的人，到這個時候還沒有人露面探看，那一定是還有人留在這裏，所以娼館裏的鴇子和姑娘才不敢妄動。

外面先傳來一聲輕咳，然後是脚步聲，很慢，却很重。這似乎是有心以响動通知凝神以待的譚道，而且也表明了來人是光明正大的，雖不敢說絕無敵意，却不會施展偷襲的手段。

來人終於露面了，是白玉樓。

他的面色陰沉，抿緊的嘴唇表示他竭力在抑制情緒，那雙精光逼射的日光更是說明了他的來意不善，但是他的態度却極其沉靜，看不出一絲衝動的痕跡，這和譚道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譚道絲毫不感驚異，顯然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流動的空氣都彷彿受到感染而凝結了，兩人的呼吸聲清晰可聞。情勢上，白玉樓應該是挑釁者，如果兩人勢必非有一場惡戰不可，那麼，一定是由他先啓戰端。然而，他却緩慢地將伸得筆直的雙臂環抱在胸前去了。

由於白玉樓的姿勢改變，劍拔弩張的氣氛才稍見緩和。兩個人幾乎同時吁吐出一口長氣。

「譚兄！」白玉樓開口說話了，口吻就像舊友異地重逢閒話家常一般。「我突然想起了前年的事，咱們在關外白虎溝的決鬥，就好像發生在剛才。」

「是的。」譚道平靜地回答。「我也有同感。」

「當然，你永遠忘不了那次，因爲你是勝利者。不過，我要提醒你，對一個英雄人物來說，同樣的好機會不會有第二次，歷史是不會重演的。」

「白兄！你可能永遠無法了解我的心意。我之所以忘不了，並不是因爲那次決鬥我是勝利的一方，而是，我覺得那是一次毫無意義，且非常愚昧的決鬥。」

「愚昧的決鬥？」白玉樓控制不住情緒而咆哮起來：「爲爭榮譽而鬥，是最最神聖，最最莊嚴的，怎麼可以用上愚昧兩個字？」

「這是我們觀念上的差異，我們似不必爲這個問題而發生新的爭執……」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經有了的爭執？」

「不錯，方才我在這裏傷你的人，難道白兄此刻出現不是爲興師問罪而來？」

「興師問罪？不錯。你凡事都有先見之明，這是你的長處，也是你每次能轉危爲安，死裏逃生的訣竅。但是有時候你的先見也未必透徹，我是前來質問你的，並非因爲你毆傷了我一個兄弟，而是因爲你言而無信。」

「我許過你什麼？」譚道平靜地問，當然他是明知故問，也是在暗暗使用激將法。他決心要利用這個機會將白玉樓隱藏在心中的秘密挖掘出來。

白玉樓雙眼圓睜，濃眉高挑，兩邊太陽穴處突起的青筋像粗大的黑蚯蚓，這顯然是將要發出暴怒咆哮之前的朕兆。而他終於將那憤怒的情緒控制住，只是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你是明知而故問。我記得你是一個爽直的人，但是現在變得又奸又猾。嗯！老奸巨猾，你比起前年畢竟又大了兩歲。」

看到對方憤怒形之於色，知道自己的激將之法已經見效了。於是仍然明知故問：「也許我忘了，說說看，我到底許過你什麼？」

「你答應過不過問我的事，這不但是你的諾言，也是你應該遵守的條約。」

「哦！」譚道聳聳肩，口氣輕鬆地說：「原來是那回事，我想起來了。但是我並沒有過問啊！」

「方才你已經過問了。」

「什麼？」譚道故作驚色。「你要找的仇人，竟是馬小桐？那個十幾歲的半椿小子？」

「好吧！」白玉樓很用力地點着頭，咬牙切齒地說：「你在逼我吐露心中的秘密，那我就中你的狡計好了。聽清楚：千里迢迢所要尋找的仇家就是哪個半椿小子的父親馬正風。」

現在，譚道是眞的吃驚。儘管許多跡象已使他猜到這種可能性，然而當正確的答案從當事人口中說出來時，仍難免令他身心震撼。他竭力穩定自己，調勻呼吸，過了好一陣子，他哪激盪的心情也算平靜下來。

「我眞傻，」譚道輕輕地說。「我應該早就想到你要找的人是誰，但是，我懷疑你是否找對了人。」

「沒錯。」白玉樓回答得斬釘截鐵。

「但是，馬正風從來沒去過關外。」

「你怎麼知道？」

「我問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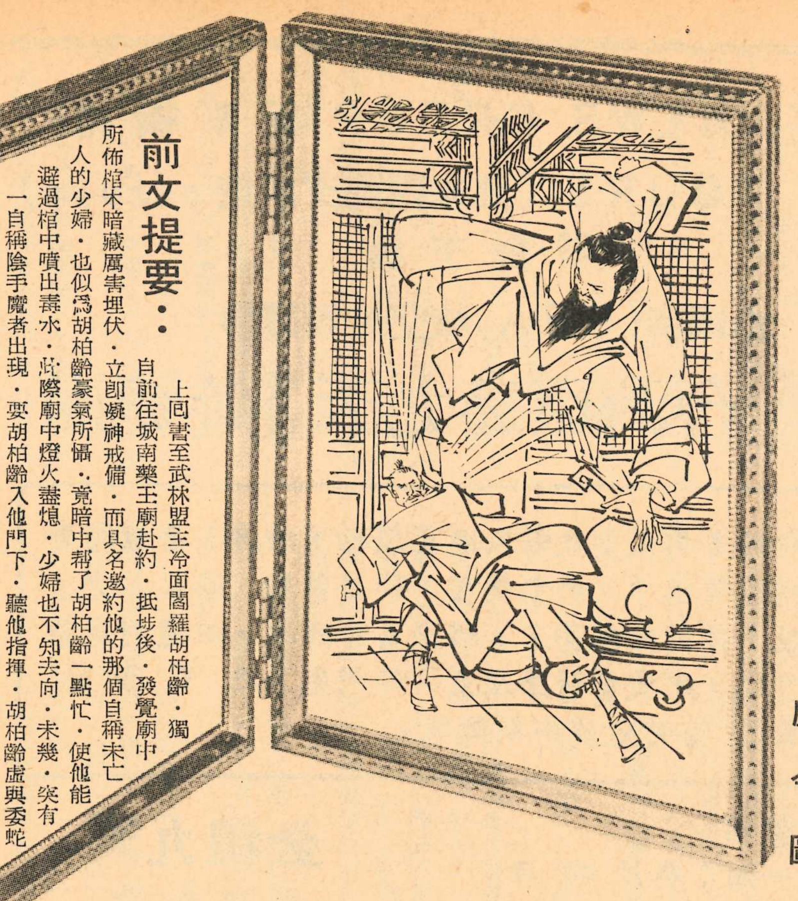
「爲什麼要問他？」

（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一

降龍伏虎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盟主冷面閻羅胡柏齡・獨自前往城南藥王廟赴約・抵埗後・發覺廟中所佈棺木暗藏厲害埋伏・立卽凝神戒備・而具名邀約他的那個自稱未亡人的少婦・也似爲胡柏齡豪氣所懾・竟暗中幫了胡柏齡一點忙・使他能避過棺中噴出毒水・此際廟中燈火盡熄・少婦也不知去向・未幾・突有一自稱陰手魔者出現・要胡柏齡入他門下・聽他指揮・胡柏齡虛與委蛇・陰手一魔命少婦向胡敬酒——

身中陰風掌　心懸綠林危

胡柏齡突然一聳濃眉，環目中神光閃閃的說道：「舉凡比試，首應求得公允，老英雄命我飲下這兩杯藥酒，想來定然自信這藥酒下腹之後，在下有生之年，都將對你不生二心，不過在下飲下這兩杯藥酒之後，要是果如所言，那也罷了，萬一這兩杯藥酒難以迷失我的本性，不知老英雄何以自處？」

陰手一魔冷冷說道：「你欲讓老夫如何？」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如果我飲下這兩杯藥酒，仍是依然故我，那就請老英雄想個自絕之法，離個人間，也免得丟醜現眼，有傷身份。」

陰手一魔看他不慌不忙的侃侃而談，似是根本未把兩杯毒酒放在心上，不禁心中動了懷疑，暗道：我這毒酒百試不爽，此人竟然敢這等和我相賭，難道他身懷解毒的靈藥不成？一時之間，沉吟難答。

胡柏齡見他久久不語，立時又冷冷說道：「老英雄如果沒有胆氣相賭，在下也不相强，大丈夫一言九鼎，我胡某既然答應飲下你的藥酒，縱然是入口斷腸，明知無辜，但決不推辭。」

陰手一魔見胡柏齡這等催促自己與他相賭，豪氣干雲，心中不由疑慮不定，這時又見胡柏齡以言相激，只得說道：「果然是不失英雄本色，你既敢飲老夫之酒，只是……」話到此處，倏然住口，他本想直指胡柏齡懷有解藥，但話到嘴邊，又覺得不對，所以倏然住口，只把一雙眼睛，瞪在胡柏齡身上。

胡柏齡看他神色，滿是遲疑之態，便知他是懷疑自己手持有解藥，當下也對陰手一魔瞧了一眼笑道：「看老英雄神色，難道疑心在下話中有詐，或是認定在下身有解化你藥酒之藥不成？」

陰手一魔被他一問，暗道了一聲「慚愧」，臉色微變，呵呵一笑，却未言語。

那白衣艷婦聽得二人言語，緊張惶急的臉色，畧畧一鬆，星目中閃現出一種驚訝，關切，和期待的光輝，欵欵的向胡柏齡望了一眼。

胡柏齡見陰手一魔聽了自己言語，只呵呵一笑，未曾說話，心中微感不快，冷冷笑道：「明人不作暗事，在下既答應飲此藥酒，只是不信你這藥酒眞有甚麼怪異力量，同時在下也還自信，就憑一己的定力，或將不會被這一兩杯藥酒，迷亂了我的本性。」

那白衣艷婦雙手微微一陣顫抖，輕蹙黛眉，以極哀怨地偷偷的斜睨了胡柏齡一眼。

陰手一魔那白多黑少的怪眼翻轉了一陣，對胡柏齡望了一望，似是不甚相信胡柏齡之言。

胡柏齡偷眼看了看天色，心中暗中盤算，當下接道：「在下雖存心一試老英雄的藥酒，但是老英雄却疑我藏有解藥，而且看老英雄神色，不但不信在下之言，彷

佛還想搜查於我，看將起來，老英雄也太不信人了，這眞使在下不敢恭維。」

這幾句話，說的不但理直氣壯，而且十分鋒利，只說得陰手一魔臉色驟變。

那白衣艷婦聽胡柏齡言詞這等鋒利，斜目看了他一眼，但見他依然毫無顧忌的侃侃而言，不禁暗中嘆了口氣，櫻口張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星目流轉，又向陰手一魔看去。

陰手一魔被胡柏齡說的惱羞成怒，臉色一變，暴喝道：「難道老夫就當眞不能搜查於你麼？」

胡柏齡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陰手一魔喝道：「你不要在老夫面前賣狂，……」說話間右掌疾揚，激起一股强猛的勁風，直向胡柏齡撞去。

胡柏齡不閃不避，左掌迅在胸前劃了一圈，硬把陰手一魔擊來的勁道，逼擋開去。

陰手一魔一陣怪笑，道：「老夫幾十年未在江湖走動，也二十年未和他人動手，想不到江湖上倒眞的出了不少人物，看你這一掌，確很有一點功力，難怪你能爭得綠林盟主之位了。」說罷又是一聲怪笑，道：「今天老夫倒要見識見識呢。」

胡柏齡硬擋了陰手一魔一掌，知他功力實是沉厚，這時心裏暗自忖道：眼下不用說他們人多勢衆，就單是這陰手一魔一人，也就不易對付了，現下只有與他拖延時間，待余亦樂幾人到來，再作道理。

心念轉動，人却微向一側畧讓一步，道：「在下尊敬你是前輩英雄，……」

那靜站一旁的白衣艷婦，適才見他言詞鋒利，已是十分不安，及見陰手一魔向胡柏齡發擊一掌，只驚得花容失色，嘴唇發白，如若不是心懼陰手一魔，眞想向前阻勸。

這時她見胡柏齡讓向一側，再也無法按捺得住，當卽啓口向着胡柏齡道：「你旣答應入我師門，如何能這等無禮……」

胡柏齡道：「在下何時曾答允入妳師門了？」

那白衣艷婦道：「你允飲此酒，就算答應，難道還不承認麼？」

胡柏齡道：「我答應飲此藥酒，乃是不信這藥酒有甚麼怪異的藥力，……」

白衣艷婦咬唇微笑，道：「這就是啦，只要你答應飲酒，便是答應入我師門，這是我師門規矩。」

胡柏齡一聲冷笑，道：「拜師習藝，乃是兩下情願之事，天下那裏有强迫的道理，你們的怪異規矩，又如何能管壓得了在下，……」說罷又是嘿嘿一笑。

他乃是極具豪氣之人，要在平日，他絕不會和這白衣艷婦這般說話，此時爲了拖延時光，才這樣和她說了幾句。

陰手一魔在旁連聲怪笑，道：「你身爲綠林盟主，如何出爾反爾？」

胡柏齡正色道：「老英雄乃是有身份之人，可不能任意編排他人，在下素重信諾，從不食言，老英雄怎說在下出爾反爾了呢？」

陰手一魔道：「方才你答應飲我藥酒，這時又怎的强辯起來呢？」

胡柏齡一抬濃眉，說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在下答應飲你的藥酒，絕不抵賴。」

陰手一魔道：「既是如此，又何必狡辯？」

胡柏齡哈哈笑道：「在下這等解說，乃是把事情分明，這飲酒是一事，拜師又是一事，如何能混爲一談，你們這種規矩，實使在下好笑，……」

陰手一魔看胡柏齡神色，心裏不由得一動，暗道：只要你飲了此酒，只要你眞的沒有解藥，老夫還怕你逃出我手掌麼？但他繼而一想，看胡柏齡那種對藥酒有恃無恐的神態，心裏又狐疑不定起來。

這陰手一魔乃是心多疑忌喜怒不形於色之人，心裏一陣盤算，越想越疑，暗中一下決心，轉臉對伺立身側的綠衣少女道：「妳們上去，搜搜他身上，可有甚麼私藏的解藥沒有？」

兩個綠衣少女，一移蓮步，便直向胡柏齡欺去。

胡柏齡冷哼一聲，沉聲喝道：「妳們是當眞要搜麼？」

那兩個綠衣少女望了陰手一魔一眼，也不答話，直欺而來。

胡柏齡見二女直欺過來，不禁心頭微怒，大喝一聲，道：「站住！」他外貌原就偉岸莊穆，一聲又宛似半空春雷。

二女被他一喝，不由蓮步一緩，雙雙對他望去，只見他目光如電，臉色肅穆，一種懾人的神威，使人不敢仰視，二女心裏同時一寒，正待轉臉向陰手一魔看去，那邊陰手一魔已冷喝道：「速去搜來！」

陰手一魔爲人極爲冷酷兇狠，二女心中雖怯於胡柏齡那股凜凜神威，但對陰手一魔的命令，更是不敢有違，二人互望了一眼，只得向前走去。

胡柏齡急道：「好男不跟女鬥，胡柏齡堂堂大丈夫，怎肯與妳弱女子動手，快退回去。」二個綠衣少女對他的話，竟如未聞一般。胡柏齡見二女不理自己的呼喝，心中一急，又後移一步，道：「老英雄，在下敬你是位前輩人物，你怎麼叫這兩個綠衣女子前來糾纏，快叫她們回去，在下願和老英雄兩下解決。」

陰手一魔別過頭來，連瞧也不瞧他一眼。

兩個綠衣少女來到胡柏齡面前，相距還有三四尺近之處，忽的探臂抖腕，已各取出一柄軟劍，這兩柄軟劍，迎風一抖，一柄是金光耀眼生花，一柄是銀光閃閃，如長星劃空。

胡柏齡一見二女兵刃，心暗中道：這軟劍乃兵器中最深奧的兵刃，沒有深厚的修養，不敢使用，看她二人，竟是使用軟劍，功夫定然不弱。心念轉動，當卽提高警覺，口中說道：「妳們不聽在下之言，可休怪胡某……」

他話尚未完，二女已各虛幌一劍，守住兩方，迎面站的綠衣少女道：「你如藏有解藥，快拏出來。」

胡柏齡口露微微冷笑，却未答話。

另一個站在胡柏齡身側的綠衣女說道：「問你的話，你可聽到沒？」

胡柏齡還是冷冷一笑。

二人互望了一眼，再不打話，但聽一聲清吟，金光一閃，銀花點點，二女已揮劍分向胡柏齡刺去。

胡柏齡左手挾拐，右掌一招「經天緯地」拍出一股罡氣勁風，分向刺來的雙劍迎去。

這招「經天緯地」直劃東西，威力非同小可，掌風過處，激起一股厲嘯之聲，待與那襲來的劍勢一接觸，但見那劍身被震的在半空蕩蕩的一陣幌動。

兩個綠衣少女，陡覺手中劍身一虛，幾乎把握不牢，不由悚然一驚，趕忙又一提內力，功貫劍身。

陰手一魔在旁看的也不禁脫口讚道：「果然好功力。」

二女一劍未中，二次聯劍再攻，這一次兩柄劍分上下二路，直向要穴點刺。

胡柏齡見二劍來得厲害，冷笑一聲道：「你可不要怪我胡某欺侮女流了……」說着依然單運右掌，一招「流星墮地」，這一招暗含兩式，上拒下砸，快如電奔，力如山嶽，硬將兩劍拒擋回去。

兩個綠衣少女，方才已與胡柏齡接觸一招，自己軟劍，竟被他掌風一震之力，震的蕩蕩直幌，知他功力深厚，心裏早存戒意，這時見他一招「流星墮地」，上拒下砸，直向自己劍勢上迎拒而來，便覺一股極強猛的力道，封住劍勢。

二女那敢大意，倏的收招，玉腕一抖，綠光閃動，二人散而復來，一前一後，分別襲到。

她二人這一聯劍相攻，配合得嚴密異常，前面金光一點，直向「肩井」穴上刺來。

胡柏齡耳目聰明，大異常人，正待出手封架前面金劍，陡覺後面金風微動，那綠衣少女已揮劍向「尾龍」穴點到。

這前後夾攻，而且又是劍攻要穴，情勢真是緊張之至。

那怔怔立在一旁的白衣艷婦，只驚得心頭一寒，用力咬住下唇，香頰上已見汗珠隱隱，睜着一雙星目，無比關切的向胡柏齡欸欸凝視。

陡聞胡柏齡一聲虎吼，左手一翻，鐵拐筆直豎起，腳下用力，身子藉力一旋，拐演「困龍昇天」，但聽兩聲清脆的金玉大震，二女已驚叫一聲，綠衣飄拂，環珮叮噹，二人已退出五七尺之外。

白衣艷婦轉頭向二女望去，但見二女花容失色，手顫唇白，在那裏喘息不止，再看胡柏齡，已收拐卓立當地。她心裏不由激起一種敬慕之情，口角微綻笑意，星目含情，低頭斜望了他一眼，這一眼之中，包含了深深情意。

綠衣少女畧一喘息，驚恐的向陰手一魔瞧去。

陰手一魔嘿嘿笑道：「如此功力，自是難與，此番縱然是敗，也怪不得妳們二人。」說着，向前移了兩步，冷冷的道：「能破老夫雙姝聯劍的，恐怕在今日江湖上，沒有幾人，你竟然在過手之間，就把她二人震退，足見你的武功修為，火候不弱了。」

白衣艷婦一見陰手一魔向前移動，一顆芳心不知為何竟放在胡柏齡的安危之上，不自覺的也向前移了兩步。

陰手一魔冷笑道：「老夫見獵心喜，多年未曾動過手了，今天難得有此機緣，倒要看看天下綠林盟主這副身手，到底有多大的功力。」說到此處，哈哈一笑，道：「老夫也不強求，只要你接老夫三招試試……」

胡柏齡英雄蓋世，豪氣干雲，那裏甘心雌伏，當下也朗朗大笑，道：「老英雄如若有興，在下自當奉陪，不要說只賜教三招，就是三十招，三百招又待如何！」

陰手一魔仰首一聲怪嘯道：「好，你小心接招吧……」

一語未畢，突然前面傳來一陣爭吵之聲，接着又是一陣金鐵交鳴。

二人聽得俱都微微一震。

正在這時，又傳來一聲粗暴的喝聲，道：「你少說廢話，俺老王就不吃這一套，要不是俺老王心裏着急，少不得把你們這羣王八蛋的腦袋瓜子砸個稀爛……」

陰手一魔聽到粗喝之聲，宛如洪鐘一般，心裏不由一怔，忖道：此人是什麼樣的人物，怎的這等莽撞？

他心念未歇，外面傳來一陣乒乓，噗通之聲，接着又響起呼喝與急奔的腳步聲，眨眼間，一陣錯亂的腳步之聲，已到了門外。

陰手一魔聽這陣囂喧之聲，已知有變，但他乃經驗豐富，個性深沉之人，臉上表情，一絲未變，倏的收回正待擊出的掌勢，掉臉向門外一瞧。

但見四條人影，橫衝直撞而來，前面一人身高八尺，虎背熊腰，臉色赤紅，短鬚如戟，背上斜揷着一柄金背開山刀，圓睜虎目，氣沖沖的直朝前闖。後面跟定了兩個勁裝大漢，這三人正是嶗山三雄。

王大康一眼瞧見胡柏齡，遠遠的高聲嚷道：「呔！盟主在這裏了。」他說着話，便向陰手一魔奔去。

胡柏齡知他為人魯莽，怕他有失，正待開口相阻。

那王大康已伸手一指，對着陰手一魔喝道：「你這鬼是什麼人，這是咱們天下綠林盟主，你沒有見過，也該聽道，怎的敢對盟主這等吹鬍瞪眼的，少不得俺老王要教訓教訓你才好，……」

胡柏齡疾出左手阻道：「王賢弟不可造次，這位是前輩英雄，你焉可自不量力，快些退下……」

王大康哈哈大笑，道：「盟主放心，俺老王縱然打不過他，却自信還挨得起打，俺老王怕他何來？」說着便欺身而上。

陰手一魔見王大康生性粗率，不願理他，只是冷然一笑。

就在王大康欺身上前，胡柏齡正待出手相阻，陰手一魔冷笑之際，突然間門外「噹噹」鑼響，又是呵呵一笑。

陰手一魔回眼望去，只見一個文士打扮之人，手持銅鑼鐵板，踱着八字步，笑着緩步而來，他肩上還掛着一個長長的白布袋子。

王大康趁陰手一魔瞧望余亦樂之際，高聲喝道：「你可不要東張西望，俺老王可要動手了。」

陰手一魔聽他說來甚是有趣，不覺轉頭望了他一眼。

王大康不服氣似的說道：「你笑什麼，俺老王素來正大光明，從不打人家冷拳。」頓了頓，接道：「你們準備好，俺老王要動手了……」

一語未畢，身軀閃躍，已呼的擊出一拳，這一拳是他氣極而發，一股強勁的拳風，如同山崩海嘯一般，直向陰手一魔擊去。

陰手一魔見他拳來，不但不避，嘴角間泛起一絲冷冷笑意，說了聲：「來的好，不懂事的蠢物。」說話間，臂腕微微向上一翻，只聽一聲輕微風响，衣袖向上一拂，拂提之間，袖角已拂掠到王大康的手腕之上。

但聽「哇呀」一聲大喝，王大康陡然向外一跳，左手托着右拳，翻着一雙虎目恨恨的瞪注在陰手一魔臉上，道：「你打不過人却敢用什麼妖法作弄俺老王……」

胡柏齡細看王大康右手已然紅腫起來，不禁心頭大駭，暗道：一個人縱然功力深厚，內勁強，也不能在指掃袖拂之下，能把一個身具橫練功夫的人，傷的這等厲害，只怕此人練有什麼陰歹的功夫。

心念一轉，疑慮大生，當下低聲喝道：「王兄弟，快把指臂伸屈幾下，看看筋骨是否受傷？」

王大康道：「盟主放心，俺老王打人技雖不高明，但挨起打來，却是有着過人之能。」

他口中雖然說得輕描淡寫，但却也感到有點不對，依言把指臂伸屈了幾下。

但覺指臂運用自如，筋骨毫未受損，大聲笑道：「承蒙盟主垂顧，俺老王生得皮肉堅厚，指臂到未受傷。」

胡柏齡輕輕的哼了一聲，臉色愈發凝重起來，雙肩微一晃動，人已欺到了王大康的身側，沉聲說道：「快把右手伸出來給我瞧瞧。」

王大康緩緩伸開五指，平把右手背送出，果在手背之上，有一道極細的血痕，只是這血痕細如遊絲，不留心極不易看得出來。

胡柏齡緩緩轉過臉去，日睹陰手一魔，冷冷說道：「對一個心地渾厚之人，暗下這毒手，你也不覺着慚愧麼？」

陰手一魔聽得怔了一怔，思索一陣，才冷然答道：「難道我這陰手一魔綽號，是人白叫的麼？」

原來他生平之中，很少有人以善良人性之言，責問過他，是以聽來甚感意外，沉吟了良久，才答出話來。

胡柏齡緩緩走了過去，右手緩緩舉起，拔出背上長劍，虎目神光如電，投注在陰手一魔臉上，緩緩走了過去，神威凜凜，氣度懾人。

陰手一魔那等陰冷之人，也不覺為他威武的氣度所懾，神色驟然間緊張起來，圓睜着一雙白多黑少的怪目，暗中提氣戒備。

胡柏齡輕輕一揮手，寶劍劃起一圈銀虹，血紅的劍穗，在碧綠的燈光之下閃動，紅綠相映，幻起一圈暗紫，隨着劍光幻起銀虹搖動。

那緊隨陰手一魔身側的白衣少婦，突然彎下柳腰，把手中一杯藥酒，放在地上，探手入懷，從腰間解下一條紅絲結成的索繩，一端結着一個光芒耀目的鳩頭鎚，一端繫着一個雪白的銀球，握在右手，左手却翻腕從背上拔出一柄長劍，低聲對陰手一魔說道：「師父，我先去擋他一陣，好麼？」

陰手一魔還未開口說話，忽聽三聲噹噹鑼響，余亦樂拔出腰間鐵筆，縱身躍落胡柏齡身側說道：「盟主乃我天下綠林龍頭，豈可輕便出手，這陣讓給在下吧！」

那白衣艷婦突然一瞪雙目，望着余亦樂冷然說道：「我不要和你動手，快些退下去，免得自討苦吃。」

余亦樂微微一笑，道：「買賣不成仁義在，咱們這筆交易縱然不成，也該留點見面之情……」

白衣艷婦嬌聲叱道：「你胡說什麼？」舉手一劍「毒蟒出穴」當心刺去。

余亦樂揮筆一封，但聞噹的一聲，筆劍相觸，寶劍被鐵筆架開。

胡柏齡突然低聲喝道：「住手！」

那白衣艷婦一劍未中，右手紅索鳩頭鎚抖腕直擊過來，余亦樂橫掄銅鑼，幻起一片金光護住身子，耳際間鑼聲大震，鳩頭鎚又被銅鑼架開，余亦樂借勢躍到一側，躬身說道：「盟主有何吩咐？」

胡柏齡雙目瞪在那白衣艷婦手中的紅索鳩頭鎚上，滿臉疑慮的問道：「妳手中用的兵刃叫什麼名字？」

白衣艷婦側臉向陰手一魔望去，只見他微閉雙目，背手而立，不覺臉色微變，一揮手中寶劍，高聲答道：「用什麼兵刃，你能管得着麼？」

胡柏齡正容說道：「妳用這鳩頭鎚，江湖上甚是少見，可是令師相授的麼？」他剛才追問兵刃名字，此刻却自行叫了出來，而且神情莊重，好像對這種奇形兵刃，十分尊重一般。

余亦樂機智過人，看到盟主神情，心中忽然大悟，暗道：是了，這等鳩頭鎚兵刃，江湖上施用之人不多，此人所用和他夫人所用兵刃一樣，自是難怪追根尋底。

那白衣艷婦凝目沉吟了一陣，陡然欺身而上，劍鎚齊施，着着攻向胡柏齡要害大穴之處。

胡柏齡却是隨手揮動着鐵拐，寶劍，化解那凌厲的攻勢，出手不輕不重，只把她兵刃封架開去。

他對嬌妻敬愛無比，因這白衣艷婦手中兵刃和谷寒香所用的一樣，心中不忍傷敗於她，要她知難自退。

那白衣艷婦連攻幾招，看去雖然凌厲，但那劍，鎚之中，並未含蘊勁力，但見胡柏齡隨手揮舞劍拐，打來輕描淡寫，不自覺激起了好勝之心，攻出劍鎚，勁道漸增，十二合後，鎚影已帶起嘯風之聲，劍光電奔，幻起一片森森劍幕。

胡柏齡微微一聳眉頭，暗道：她這般不知進退，不知要打到何時為止，如若不給她一點顏色瞧瞧，只怕她永無知難自退之心。

念頭一轉，暗運功力，手中鐵拐突出一招「驚鴻離羣」，鐵拐橫向白衣艷婦劍鎚上掃去。

只聽一聲金鐵相擊的大震，那幻起的劍影，突然被直蕩開去，那白衣艷婦也同時被震的向後退了兩步。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妳不是我的敵手。」轉臉望着那負手閉目，站在一旁的陰手一魔，豪壯的說道：「幾位高足的武功，在下已經領教，現在該領教一下老

英雄的武功了，快請亮出兵刃吧！」

陰手一魔一直閉目靜靜的站在一側，聽得胡柏齡挑戰之言，才緩緩睜開雙目，冷然笑道：「老夫就憑這一雙肉掌，接你的寶劍鐵拐。」

正待出手，忽聽一聲悶哼！

轉頭望去，只見王大康左手，抱着右手滿臉痛苦之色，頭上汗珠如雨，紛紛滾了下來，那受傷的右手已然腫大了一倍。

胡柏齡心中暗吃一駭，忖道：「此人不知用的什麼武功，竟是這般歹毒。心中雖然甚感驚震，但外貌依然保持着鎮靜，淡淡一笑，說道：「咱們這場比試，多少賭點東西，不知尊意如何？」

陰手一魔突然仰臉一聲尖厲的長笑，道：「如果你輸在老夫手中，就把那綠林盟主之位讓與老夫。」

胡柏齡道：「如是在下勝了呢？」

陰手一魔突然回頭望了那白衣艷婦一眼，說道：「勝了我就把她送給你終身為婢。」

胡柏齡暗暗罵道：「可惡的老鬼。」口中却微微笑說道：「老英雄盛情可感，但恐在下沒有這等艷福。……」

他微微一頓，又道：「如若在下僥倖勝得，只望老英雄把我那受傷兄弟的傷勢療好也就是了。」

陰手一魔似是大感意外，冷冷的說道：「江湖之上，最重信諾，你身為綠林盟主，如若口不應心，可要被天下武林朋友恥笑了。」

胡柏齡道：「丈夫一言，駟馬九鼎，老英雄但請放心。」

陰手一魔那素無表情的臉上，微微泛現出一層愧疚之色，目光環掃了殿中羣豪一眼，說道：「這是你自己立下之約，敗在老夫手下，可莫說賭的有所不公。」

嶗山三雄中的鮑超，突然向前走了兩步，大聲說道：「大丈夫生死有命，盟主豈可為一個人的生死之事，賭那綠林盟主的崇高之位。」

胡柏齡淡淡一笑道：「我已久經思慮而決，諸位不必再多進言。」抱拳大步而出，直對陰手一魔走去。

那手執燈籠的四個綠衣小婢突然散佈開來，各自把手中燈籠高高舉起，四燈光燄隨着大張。

濃重的夜色，吃那四盞綠燄火光一照，大殿中一片深碧，所有人的臉色都變的青光滲滲，直似置身鬼域一般。

胡柏齡機智過人，目睹眼下情景，心中忽有所悟，暗道：他這綠燄燈光，忽強忽弱，隨意調整，只怕有什麼作用？一面暗中運氣戒備，一面留神觀查四婢舉動。

但見四婢各自高舉手中燈籠，凝神而立，個個臉上一片莊嚴。

陰手一魔微微一笑，說道：「老夫生平和人動招，從未對人禮讓，今日破例讓你三招，三招之內，老夫只避不還，你有什麼絕技，盡管施展出手，三招一過，你獲勝希望，即將消失。」

胡柏齡笑道：「老英雄，還未答應在下相賭之約。」

陰手一魔道：「如若你勝得老夫，不但療好你受傷兄弟，而且還放走你們今宵所有之人……。」

余亦樂冷笑一聲，接道：「這位老掌櫃打的一手好算盤，做生意雖講求將本求利，不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等賭約，未免有失公允，難道你不放，我們就真走不了麼？」

陰手一魔冷然一笑，還未來及開口，胡柏齡已搶先說道：「就此一言為定，在下要出手了。」縱身一躍，直欺過去，右手左揮右掃，連續拍出三掌，說道：「三招已過，老英雄請出手吧！」舉手一拳當胸直擊過去。

這一拳勁道強猛，和前三掌大不相同，拳勢未到，拳風已近前胸。

陰手一魔右手平胸而出，迎着胡柏齡擊來的拳勢一推，冷冷的說道：「恭敬不如從命。」一股暗勁，應手而出。

兩股潛力一接，陡然湧起一陣旋風，吹的那四個高舉燈籠綠衣美婢衣袂亂飄。

胡柏齡朗朗笑道：「老英雄好內力。」左掌突然一伸，疾向陰手一魔推出的右腕之上抓去，出手迅如雷奔，話出口，手指已近陰手一魔手腕。

陰手一魔不閃不避，右手突然一翻，反向胡柏齡左腕之上扣去。

應變反擊，易守為攻，快速如電光一閃，只看的余亦樂暗生驚駭，忖道：此人無怪口氣狂妄，果是身負絕技，單看這一招應變手法，已知武功不凡。

胡柏齡手臂微微一縮，避開了陰手一魔反擒拏之勢，在微縮手臂的同時，五指同時一屈，立時彈出，直向陰手一魔右臂彈去。

陰手一魔心頭一震，暗道：此人武功果有過人之處，一收田丹之氣，身子倏然向後縮退半尺。

兩人交手一接之間，連續幾招詭奇的攻敵之心，各自收回掌勢，相對而立，四目交投，靜站不動。

但兩人心中都明白這是大風暴前的暫時沉寂，雙方都在運集真氣，只要一出手，攻勢定然更為凌厲。

雙方相峙約一盞熱茶工夫之久，胡柏齡突然向前欺進一步，左掌運指如風，疾點陰手一魔前胸「玄機」要穴。右手一招「槓打金鐘」，側擊過去。

一攻之中，勢道不同，而且，各極其銳。

陰手一魔不退反進，突然向前一傾身子，雙手齊出，左手「傍花拂柳」橫掃右臂，右手「拒虎門外」硬接左掌。

胡柏齡掌指將要和陰手一魔掌勢相觸之際，突然向後躍退五尺。

陰手一魔似是未料到胡柏齡有此一着，不自主身子向前一傾，雙掌一起落空。

就這一瞬之間，胡柏齡已抽招換式，繞到陰手一魔身後，飛起一腳直向背心踢去。

陰手一魔雙掌落空，人已戒備，知胡柏齡必有殺手，借着身子向前傾倒之勢，突然向前移動三步，剛好把胡柏齡踢向背心的一腳讓開。

胡柏齡朗朗大笑，一提丹田真氣，身子凌空而起，踢出的右腳向下一踏，左腳緊接踢了出去。

陰手一魔避開胡柏齡一擊之後，身子一翻，疾轉過來，却未料胡柏齡左腳竟連

着踢來，一着失神，立陷危境，身子還未轉過，胡柏齡左腳已到前胸。

但他乃久經大敵之人，臨危不亂，猛一吸氣，全身忽然向後收縮了一尺五寸，胡柏齡踢來左脚，掠過前胸而過。

陰手一魔還未來得及還手，胡柏齡懸空的身子一轉，右腳又隨着攻了上來。

這一招兼具了迅快，辛辣，腳尖指襲之處，又是「將台」要穴，迫的陰手一魔又向後躍退了五尺。

胡柏齡大展神威，雙臂平伸，兩掌向下一拍，穩住了懸空的身子，左右雙腳連環向外踢出，剎那間連續踢出八腳。

這八腳猛攻，招招間不容髮，陰手一魔毫無喘息還手的機會，被迫的連跳帶躲，才算把八腳讓開。

胡柏齡身子落着實地，微微一笑，道：「老英雄武功果是不凡，天下武林同道，能躲過我這『飛鳳十二連環腳』的，想來恐怕沒有幾人！」

陰手一魔冷哼一聲，欺身直攻上去，雙掌連環劈出，一掌快似一掌，瞬息之間，還攻了一十八掌。

胡柏齡也被迫的向後退了七尺，才把一十八掌讓開。

雙方交手一瞬，各以絕技，搶得一輪先機快攻，迫的對方無力還手，彼此之間，仍是半斤八兩，難分勝敗。

互以一輪快攻過後，大殿上立時又沉靜下來，雙方又成了相峙之局，四目交投，一語不發。

但兩人心中都極明白，今宵之戰，遇上了生平未遇之強敵，功力不相上下，招數各擅奇絕，這一戰鹿死誰手，誰也難以預料，彼此都沒有了勝人的信心。

相峙了一盞熱茶工夫之久，胡柏齡突然向右側橫跨兩步，說道：「老英雄留神了。」猛然一矮身子，疾如流矢，直射過去。

陰手一魔知他這一衝之勢中，定然暗含着什麼殺手，不敢再硬接他這強猛絕倫的衝擊之力，身子疾向旁側一閃，左袖拂出一股暗勁，護住身子，右手却暗中運集了全身功力，蓄勢待敵。

胡柏齡衝近陰手一魔時，突然一提丹田之氣，那向前疾衝如箭的身子，猛的向上一挺，打了一個轉身，剛好把陰手一魔左袖拂出的一股暗勁避開。

陰手一魔這左袖拂出之勢，原本只是護身，胡柏齡轉身讓避，正好給他以可乘之機，蓄勢在掌猛的劈出。

這一掌乃是他全身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一股強猛絕倫的暗勁，排山倒海般直撞過來。

一側觀戰的余亦樂和嶗山三雄，眼看盟主陷身危境，個個心頭一震，鮑超最是沉不住氣，縱身向前面衝去。

余亦樂左手向外一伸，抓住鮑超左臂，低聲說道：「鮑兄且莫出手，盟主武功高深莫測，決不會傷在那老魔頭手中。」

就在兩人講話的工夫，胡柏齡已疾躍而起，施展出「金鯉倒穿波」的身法，向後躍退了八九尺遠。

陰手一魔擊出的掌勢，並未立即收回，左袖疾向後面一拂，身子忽的凌空而起，直向胡柏齡迫了過去。

胡柏齡剛剛挺起身子，尚未站穩腳步，陰手一魔追襲之勢已到。他這一退，已然快近牆壁，退無可退，只得雙掌平胸推出，硬接一擊。

一個蓄勢挾銳而來，一個腳還未站穩，全身力道，用出不及十之三四，雙掌一接之下，胡柏齡登時感到心頭大震，氣血浮動，一連向後退出五步。

陰手一魔一擊得手，借勢欺身攻上，掌劈指掃，搶盡先機。

胡柏齡雖負絕世武功，但對手太強，一時間要想敗中求穩，扳回劣勢，實非容易之事。

但他機智過人，愈處危境，心地愈是明朗，一面接架對方攻勢，一面相度形勢，緩緩把後退的方向轉了過去。

直待陰手一魔一輪急攻過後，胡柏齡才得到還手的機會，大喝一聲，揮拳反擊，一招「乘風破浪」當胸擊去。

陰手一魔揮手架開，胡柏齡借勢側身而進，運指如風，疾點過去。

這時，雙方已成了近身相搏之局，拳掌的變化，迅快無比，當真是招招間不容髮，着着疾如電火，剎那之間，兩人已換了四五十招。

大殿中四個高舉碧燄燈籠的綠衣小婢，不自覺的圍了上來，分站四個方向，把兩人圍在中間。

但見兩人搏鬥愈來愈是激烈，掌指上的變化，也愈來愈快，兩條人影，在五尺方圓以內交錯旋走，疾轉如輪，難分敵我，看的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激鬥中忽聽一聲冷哼，暴喝，那交錯的人影倏然分開。

在場之人，都為之心頭一震，定神看去，只見兩人對面而立，中間相距約四五步各自微閉雙目而立。

此等情景，一望即知，雙方都受了傷，但兩人臉色平和，似是受傷不重。

那白衣艷婦緩步向陰手一魔身側走去，櫻唇輕啓，似像說話，但聲音還未出口，忽然神情大變，縱身躍退了七尺。

她這驚駭異常的舉動，使嶗山三雄和余亦樂同時動了疑心，鮑超大喝一聲，直向那白衣艷婦衝去。

余亦樂為人謹愼，看那白衣艷婦，不似借機暗向胡柏齡下手的模樣，趕忙高叫道：「鮑兄弟，不可魯莽。」縱身一躍，直飛過去。

他雖然發動較慢，但因輕功過人，去勢異常快速，反而搶到了鮑超的前面，回身攔住，接道：「盟主和人相約比武，還未分出勝敗，咱們豈可擅自出手？」

鮑超仍然氣虎虎的瞪了那白衣艷婦一眼，罵道：「這不要臉的賤貨，為了引誘咱們盟主上當，不惜披麻戴孝，假裝着死了男人，我一看到她心裏就有氣。」

那白衣艷婦輕閤雙目，一任鮑超大聲責罵，不但沒有還口，連眼睛也不睜動一下，靜靜站在當地，有如一座石像。

余亦樂心思縝密，一面阻止鮑超，不讓他出手，一面仔細的向那白衣少婦的臉上望去。

碧綠的燈光，使她原本十分嬌艷的臉上，籠罩了一層淡青之色，凝神細看，十分可怖。

她臉上的喜怒之色，雖然無法辨看，但神情却可辨出，只見她柳眉愁鎖，滿臉憂苦之容，微閉雙目，似是受了重傷，亦似有着重重心事，如痴如呆的站着不動，鮑超對她那詆譭辱罵之言，她竟似渾然不聞一般，不禁心中暗感奇怪，忖道：此女怎的忽然變成這等神情，似是受了內傷一般，但她從未接近盟主，難道是她師父傷了她不成。

忽然心中一動，暗道：是啦！定然是那老魔頭在暗運什麼內功，週身數尺之內，別人不能接近。

正在忖思之間，忽聽那白衣艷婦輕輕歎息一聲，睜開眼睛，先望了胡柏齡一眼，又把目光轉投到余亦樂身上，微微搖頭，輕啓櫻唇說道：「完啦！」

這兩個字，說的聲音十分低弱，余亦樂雖然在她對面而立，也無法聽得清楚，還得看口齒啓動的情形，加以思索，才辨聽出來她說的什麼。

余亦樂皺皺眉頭，忖道：這是怎麼，難道受傷之後，發了瘋癲之症不成。

他一向自負機靈，江湖上諸般鬼計陰謀，都不易瞞得過他的雙目，但此刻却有難於一目瞭然之感。

這時，王大康受傷的右手，已然比平時粗腫了一倍，傷口之處，亦變成紫黑之色，但他怕影响胡柏齡的精神不敢呻吟出聲，强忍着痛苦，一語不發。

那白衣艷婦經過了一陣驚駭之後，神情逐漸的平復下來，又緩緩舉步向陰手一魔走去。

余亦樂暗暗忖道：這女人行動鬼鬼祟祟，不知是安的什麼心，別讓她抽冷子暗下毒手，當下暗中取出鐵筆，運功戒備，目光盯住那白衣艷婦，一瞬不瞬，只要一發現她有什麼舉動，立時將以迅快的行動截擊。

但見那白衣艷婦緩緩向前移動的身子，微微在顫抖，似是心中十分害怕。

陰手一魔慢慢睜開微閉的雙目，望了那白衣艷婦一眼，冷冷的說道：「妳要找死麼？」

白衣艷婦急道：「師父，我……」聲音顫抖，顯然她心中還有無比的驚懼。

陰手一魔冷冷接道：「退開！」右手遙遙對那白衣艷婦拂出一掌。

這一掌擊來勢道，十分緩慢，毫無破空的風聲，但那白衣艷婦，却似大難臨頭一般，尖叫一聲，向後退了三步。

此等變化，大出了余亦樂意料之外，不禁瞧的一呆。

陰手一魔對那少婦拂出一掌之後，立時舉步一躍，直向胡柏齡衝奔過去，雙掌齊齊推出。

胡柏齡突然大喝一聲，鬚髮怒張，右手食中二指，駢在一起，疾點過來，身隨指進，疾向陰手一魔迎了過去。

雙方舉動，均極快速，一進一迎，疾如雷奔電閃，兩條人影，一錯而過。

陰手一魔似受重創，脚落實地，身子搖顫不穩，停息了片刻工夫，才冷然說道：「今宵之戰，就此罷手，三月之內，老夫當找上北嶽求教。」

胡柏齡滿臉莊嚴，但聲音仍然十分緩和的說道：「在下隨時候教，但老英雄請留下解藥再走。」

陰手一魔陰沉的臉上，突然泛起怒意，似想發作，但一和胡柏齡那烱烱的眼光相觸，竟然忍了下去，緩緩從身上取出一個羊脂玉瓶，倒出兩粒黑色丹丸。

另一個綠衣女子，緩步走了過來，接過丹丸，急步送到胡柏齡身旁，交過丹丸之後，又退到陰手一魔身側。

陰手一魔目光環掃了大殿中羣豪一眼，舉步向殿外走去。

他經過那白衣艷婦身側之時，冷笑了一聲，那白衣艷婦應聲倒了下去。

胡柏齡大聲喝道：「老英雄先請傳諭撤去殿中埋伏，再走不遲。」

陰手一魔回過頭，望了胡柏齡一眼，舉手在頭上，繞了一個圓週。

只聽大殿外四週暗影之中，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奔出來十八九個身着黑色勁裝，臉上蒙着黑布的大漢，紛紛向大殿外面奔去。

鮑超眼瞧這大殿暗影之中，奔出了這麼多人，心頭甚火，回頭叫道：「老王動手吧！咱們先宰他幾個出出氣。」

一個枯瘦如柴中年漢子應聲而出，橫身擋住去路。

胡柏齡大聲喝道：「站開去。」

鮑超和那枯瘦中年漢子，聽得胡柏齡喝聲，果然讓到一邊。

陰手一魔眼看奔出來的大漢走完之後，陰冷的臉上，突然泛現一股憐惜之情，望了那白衣艷婦一眼，才緩緩轉了過去，那綠衣女子，和四個執燈籠的小婢，亦步亦趨的隨在身後。

胡柏齡在陰手一魔轉過身子時，突然一皺眉頭，長長吸一口氣，一挺胸，登時又精神大振，虎目精光如電，大聲說道：「老英雄慢走一步，恕在下不遠送了。」

陰手一魔頭也不轉的冷冷答道：「三月限期之約，就此一言爲定。」

胡柏齡突提高了聲音道：「但三月限期未滿之前，老英雄應守信諾，不許再假冒我胡某之名，惹事生非，傷人劫財。」

陰手一魔突然回過身來，說道：「老夫是何等之人，豈肯假冒你的姓名？」

胡柏齡看他眉宇間滿是怨毒忿怒之氣，心中暗道：此人行動之間，這樣大的排場，而且是早已在江湖上獲得盛譽之人，想來不致冒充我的名號，如若是他手下之人所爲，只怕難以找出那樣好的武功，七星神彈彭靖之名，在江南一帶盛譽甚著，武功亦非小可，局中鏢頭，個個都有幾手，那假冒我名號和他隨行之人中，能在幾招之中，傷了强敵，武功自是不弱……。

陰手一魔目睹胡柏齡只管低頭沉忖，不答自己問話，不覺大怒，冷笑一聲，說道：「老夫生平之中從未受過今日之……」話未說完，身子忽然向前一栽，又左右搖了幾搖，幾乎摔在地上。

胡柏齡拱手說道：「老英雄一言九鼎，在下怎敢不信，老英雄請吧！」

陰手一魔冷笑一聲，轉過身子，緩步向外走去，行至大殿門口，步履已是不穩，左搖右晃，勉勉强强走出了殿門。

那綠衣女子，和四個執燈小婢，緊隨他身後出了大殿，一出殿門，立時把四盞綠燈熄去，隱入夜暗之中不見。

鮑超一見幾人離去，晃燃了千里火筒，滿臉懷疑的對胡柏齡說道：「那老鬼眼看已經身受重傷，盟主爲何放他而去，縱虎歸山，留下後患，爲什麼不借機把他除去……」

胡柏齡突然長長吁一口氣，神色大變，滿臉汗水，滾滾而下，有氣無力的擧起右手，接道：「快些把這解藥，送給王兄弟服下，此人滿手劇毒，再晚了恐怕施救不易……」話至此處，身軀搖了搖，又道：「還有這白衣婦人，一起救……」話未完，一跤跌坐地上。

原來在和陰手一魔在最後一擊之中，各自出了全力，一擊之下，都受了重傷，但兩人又都不願讓對方知道自己已受重創，難再應戰，憑藉着數十年深厚的功力，勉强把傷勢壓制着，不讓它發作出來。

陰手一魔因爲傷了那白衣艷婦之後，忽生憐惜之心，再吃胡柏齡責他冒充綠林盟主的名號，一時大怒，心情浮動，神意無法集中，傷勢首先發作。

胡柏齡因爲心無雜念，裝出未受創傷的樣子，十分逼眞，不但嶗山三雄沒有看出，就是陰手一魔心中也有些驚疑不定，只道他還有再戰之能，是以事事依照胡柏齡吩咐而作，聽他沒有留難之心，立時急急遁走。

余亦樂縱身一躍，飛落在胡柏齡身側，扶着他的後背，急聲問道：「盟主傷勢很重麼？」

嶗山三雄看的呆了一呆，齊齊奔了過去，王大康左手托着受傷的右手大聲問道：「算命的，盟主的傷勢重是不重？」

余亦樂轉頭瞪了王大康一眼。從胡柏齡手中取過解藥，一粒存在手中，一粒交遞給王大康道：「快把這粒解藥服下。」

王大康接過那黑色丹丸，吞入腹中。

鮑超蹲着身子，低聲問道：「盟主傷的如何？怎麼剛才一點也看不出來呢？」

余亦樂道：「傷的只怕不輕，快去想法子找塊木板，咱們先把盟主抬回城中客棧，此地藥物不便，療救困難。」

忽見胡柏齡睜開微閉的雙目，有氣無力的說道：「不必啦！扶我站起身子，走動一下再說。」

余亦樂依言扶起了胡柏齡，鮑超急急橫跨兩步，扶着胡柏齡左臂，扶持着向前走去。

但見胡柏齡滿臉痛苦之色，提着脚步，慢慢的向前走去，每一擧步之間，全身的骨骼關節，都格格作响，頭上的汗水有如水淋一般，直向下滾。

沿着大殿走了一週，胡柏齡已是累的氣喘如牛，但他臉上神色却似好轉甚多。

這時，鮑超手中的火摺子，已經燃盡，火燄一閃而熄。

余亦樂探手入懷，摸出自己的千里火一晃而燃，又從身掛的白布袋中，摸出一隻蠟燭燃起，放在神像供桌之上，低聲說道：「盟主可要我們再扶你走一轉麼？」

胡柏齡搖搖頭，道：「不要啦，我要靜坐着休息一下，你們快用『推宮過穴』的手法，救醒那白衣婦人。」說完這幾句話，人又喘了一陣，才緩緩盤膝坐下，閉目養息。

余亦樂看了王大康一眼，只見他右手粗腫如故，一皺眉頭，問道：「王兄傷處是否輕了一些？」

王大康望了傷手一眼，笑道：「未服那黑藥丸子之前，有些痛癢，現下痛癢已消了。」

余亦樂點頭道：「想必是藥力已到，你現下千萬不要走動，也不要大嚷大叫，還是坐下休息的好。」

王大康托着受傷的右手呵呵大笑道：「看不出你這算命先生，也會替人看病療傷呢……」

余亦樂見他一股憨勁，對他笑了笑，也不和他說話，走到那白衣艷婦臥倒之處，看了一看，轉臉對鮑超道：「有勞鮑兄把神案上的蠟燭拿過來。」

鮑超依言取過蠟燭。

余亦樂伸手接過蠟燭，蹲下身子，照着那白衣艷婦，低頭仔細的察看了一陣，只見她原是嬌艷如霞的臉上，一片青白，嘴唇也滯無光澤，雙目緊閉，嬌軀蜷曲，並微微抽動。二人看了一陣，余亦樂彷彿自言自語的道：「看樣子，受傷似是很不輕，這老怪物，倒眞的忍心下手。」

鮑超擧手持着蠟燭，道：「適才盟主吩咐，用『推宮過穴』的手法，相救於她，事不宜遲，我看咱們就動手吧！」

余亦樂嗯了一聲，怔怔的望着白衣艷婦，却不動手。

鮑超用手肘觸了余亦樂一下，道：「怎麼啦，你怎的不動手，難道這秀色就這等可餐麼？」說着聳肩一笑。

余亦樂正色道：「兄弟倒不是貪餐秀色，只覺着男女有別，如何能施行『推宮過穴』的手法？是以正在爲難。」

鮑超笑道：「余兄也可算得江湖上一位奇士，爲何事到緊要關頭，反而拘泥起來了呢！豈不知凡事必須權衡利害輕重麼？現在咱們身在敵窟，自然是救人要緊，那裏還能顧得了那些酸禮……」

余亦樂略一沉吟，一整臉色，點頭道：「既是如此，就請鮑兄放下火燭，先將她身子扶正，待兄弟爲她推拏血脈便了。」頓了一頓，又道：「尙請鮑兄與兄弟護法……」言畢，立卽運功蓄氣。

片刻工夫，余亦樂捲起寬袖，緩緩伸運雙掌，按着白衣艷婦雙腕的內則，隔衣推拏起來。

余亦樂在她臂腕上推拏了一陣，又將她秀髮散開，又在她腦後，天靈，頷心等處按摩了一陣。

約有一盞熱茶工夫，那白衣艷婦，突然一聲長嘆，接着「哇」的一聲，吐出一口瘀血，鬢髮間，冷汗涔涔，忽的睜開星眸，一見余亦樂與鮑超二人坐在自己身側，而且余亦樂正在握住自己右腕脈門，在那裏推按，不由用力一掙，嬌軀猛一翻動，竟霍的用左手支地，半坐了起來。余亦樂怕她誤會，忙道：「妳受傷不輕，在下奉盟主之命，在爲妳施『推宮過穴』的手法，妳還是躺下休息爲是。」白衣艷婦這一掙坐起，那如雲的秀髮，不由的散披滿臉，她趕忙的用右手拂了拂。茫然又畧帶緊張的問道：「那麼你們盟主呢？」

余亦樂道：「方才他與老怪硬拚了一陣，彷彿也傷的不輕，現在正在那裏自行調息呢。」說着轉臉對胡柏齡坐的地方望

去。

白衣艷婦隨着他目光望去，只見胡柏齡盤膝靜坐，正在運氣調息，長長嘆了一口氣，目光流動，不停的左右張望了一陣，道：「我師父也走了麼？」

鮑超冷冷的接道：「妳問的可是那人不像人，帶着幾分森森鬼氣老頭子麼？」

白衣艷婦醒來之後，一連串說了幾句話，似已很累，那支持她坐着的手腕，似已不勝負重，又緩緩躺了下去，聲音十分微弱的答道：「就是那人……」

鮑超道：「他已傷在我們盟主手中，逃走了……」

那白衣艷婦臉上忽現異常驚恐之色，道：「怎麼？他敗在你們盟主手中了……」掙扎着抬起頭來，又向靜坐的胡柏齡望了一眼。

余亦樂早已窺出她心中之意，不待她開口相問，自動接口說道：「他們硬拚之下，成了兩敗俱傷之局，不過令師似是受傷較重一些。」

白衣艷婦吃力的搖搖頭，道：「我那師父練成了一種極爲歹毒的『陰風掌』，不論武功如何高强之人，也難當一擊，只怕你們盟主中了他的『陰風掌』了……」她大傷初愈，體力未復，說話斷斷續續，無法一氣說完。

余亦樂皺皺眉頭，說道：「姑娘可也是被令師『陰風掌』力所傷麼？」

白衣艷婦輕輕閉上雙目，有氣無力的說道：「不錯，我看他靜站運功之時，已知他要用『陰風掌』了，想上前去，阻擋於他，那知他竟先對我下了毒手……。」

但聞嬌喘吁吁，下面之言難以再接下去。

余亦樂忽然覺着眼前躺在地上的白衣艷婦，十分柔弱可憐，心中暗暗忖道：此人雖然有些可恨之處，但在那老魔頭積威之下，自然無能抗拒了，也難以完全怪她，念頭一轉，油生同情之心，說道：「姑娘可知那『陰風掌』傷人之後，有何藥物可以解救麼？」

白衣艷婦强自振作精神說道：「那『陰風掌』歹毒無比，據我所知，世間只有純陽內功的『先天性功拳』可以療救，但此武功，乃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之首，當代少林高僧不知是否有人會此武功……」

她喘息了一陣，又道：「他運了功力之後，先對我拂出一掌，『陰風掌』的威力，可能消滅甚多，你們盟主之傷，也許發作會緩慢一些，我已經深中『陰風掌』毒，諸位不必再爲我費心了，快些想辦法救你們盟主要緊。」

余亦樂輕輕歎息一聲，道：「盟主內功深厚，機智過人，令師雖然練有絕毒無倫的『陰風掌』，也未必眞能傷得了他，他在中掌之後，尚能運功調息，可見掌傷不重。」

白衣艷婦慘白的臉色上浮現出歡愉之色，微微一笑，道：「但願他受傷不重，早日復元。」說完，緩緩閉上雙目。

余亦樂舉起手來，輕輕在她額角之上一按，只覺她額角之上，微微流出冷汗，知她傷勢極爲慘重，救治之望十分渺茫。

回頭望去，只見胡柏齡氣息均勻，傷勢似已好轉甚多。

當下站起身來，低聲對嶗山三雄說道：「盟主運氣正值緊要關頭，不能驚擾着他，王兄傷手未愈，亦應靜靜的養息一下，咱們就在此地候至盟主清醒之後再走，至於這白衣婦人，只怕是難以救治了。」

鮑超望了那白衣少婦一眼，罵道：「這賤貨死了算啦……」

那白衣艷婦忽然睜開眼來，望了鮑超一眼，又緩緩閉上。

這輕輕一瞥之間，是那樣嬌弱凄凉，鮑超突感心頭不安起來，暗道：我一個堂堂男子，對一個掙扎在死亡邊緣的婦道人家，口出這等放肆之言，未免有失大丈夫的風度，當下轉過身去低聲對余亦樂說道：「余兄照顧盟主傷勢，兄弟去守左面側門，也免得有人闖了進來，驚擾到盟主療傷。」說罷，頭也不回向左面側門走去。

那骨瘦如柴的中年大漢，接道：「我去守右面殿門。」轉身急奔而去。

此人看去雖然十分瘦弱，一副皮包骨頭，但在嶗山三雄之中，武功僅次於老大鮑超，比起高頭大馬的王大康，尤勝一籌，排行第二，姓洪名澤，嶗山三雄之中，以他城府最深，手段最辣，故有鬼諸葛綽號之稱。

余亦樂拱手說道：「有勞二位了。」

大殿上只餘下了靜坐調息的胡柏齡，奄奄一息的白衣艷婦，還有依靠在壁間閉目休息的王大康，和滿臉憂慮的余亦樂。

他抬頭環顧一下四週的凄凉環境，心中泛起了千百種複雜的情緒，如今這大殿中所有四人，只有他一個沒有受傷，只要他暗中施展一點手脚，立時可以不露痕跡的把胡柏齡置於死地，再設法暗算了嶗山三雄，僞造胡柏齡手示遺書，不難取得綠林盟主之位，自己雖無意此位，但義弟鍾一豪，却是朝夕盼望着掙得此位，遺書中指明讓鍾一豪接掌綠林盟主，更是天衣無縫，……。

心念轉動，殺機忽起，緩緩站起身來，正要出手點向胡柏齡的死穴，忽聽身後那白衣艷婦輕輕歎息了一聲，夢囈般的說道：「凍死我了……」

這一聲低弱的呼喊，頓使余亦樂殺機消滅，回頭望去，只見那白衣艷婦身子動了一動，又寂然無聲。

定神望去，只見胡柏齡閉目靜坐，神威凛凛，燭光照耀之下，虬髯根根如針，雖然在運氣療傷，但仍有着懾人的氣度。

數月來重重往事，陡然在余亦樂腦際泛起，心中暗暗忖道：綠林中龍蛇混雜，最難統率，除了此人這等胸襟，氣魄之外，實難找出第二人有大智大勇……

他早已對胡柏齡生出了敬服的心，只是這敬服油生於不知不覺之中，當他殺機萌動之時，滿腔熱血沸騰，一心只想到對盟弟鍾一豪承諾之言，欲讓鍾一豪取得綠林盟主之位，勢非先把胡柏齡制於死地不可，但胡柏齡武功冠絕羣倫，機智也高人一等，平時難有下手機會，此時身受重傷，正是千載難逢之機……

但當他殺機消退，心情平靜之後，忽然感到自己對這位氣度懾人，心地磊落的盟主，有着深摯無比的敬佩，只覺像他這等不計名位，只求心安的豪俠氣概，才是千古以來的眞正大仁大慈的俠客，身背盜首之名，做的却是斬奸誅邪，除强扶弱俠

義之事，只覺着那龍蛇雜混，奸邪並處的綠林道中，除了他這種威武懾人的氣度，和智謀超絕的才華之外，放眼當今江湖，實難再找出第二人，有能統馭。萬一剛才下了毒手，點了他的死穴，那可是鑄錯千古的一大恨事……。

心念及此，只覺背脊之上，冷汗涔涔而下，恭恭敬敬對着閉目靜坐的胡柏齡深深一揖，暗自說道：盟主請恕在下一時衝動，幾已造成大錯……。

忽見胡柏齡睜開眼睛，微微一笑，重又閉上雙目。這笑容雖然十分親切和善，但看在余亦樂的眼中，却似一把鋒利無比的寶劍，刺入心腑之中，只覺心神大震，全身微微一顫，不自主的屈下雙膝，跪了下去。

耳際間響起了胡柏齡微弱的聲音，道：「余兄快快請起，看看那白衣婦人是否還能救得過來……。」

余亦樂惶惶答道：「盟主身繫天下綠林安危，保重身體要緊，療傷之時，不宜心生雜念，天下蒼生都將爲盟主祝福。」

胡柏齡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綠林中人，素爲正大門戶中人所不恥，天下百姓厭惡，細想我們所作所爲，也實難怪人，凡我綠林道中人物，那一個不是兩手血腥，心無善惡之念，素無好壞之分，隨心所欲，殺人刼財，我過去年輕之時，行爲放蕩，可算得積惡如山……。」

他微微一頓，黯然歎道：「自從遇得你們大嫂之後，深深被她善良感動，我殺人如麻，日必數起，有似家常便飯一般，冷面閻羅之號，也由此而得，但她却連一隻小雀，小虫，也不肯傷害，一念所悟，愧恨交集，回首前塵，恨不得自絕一死，每當和她相對而坐，心中就泛起了無比的愧咎，因而埋名隱姓，遁跡山林，退出江湖，不再爲惡，在我埋名隱跡數年之中，過的也非安靜生活，索仇鐵騎，如影隨形，到處追踪我們，迫的我們夫婦，日夜奔行在大山絕壑之中，逃避敵人耳目，但我却心若止水，平靜無波，只覺這些苦果，都是昔日自行播種之因，其果愈苦，我却感受愈甘……。」

余亦樂道：「盟主乃大仁大智之人，舉世難得再見……。」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余兄過獎我了，……」他輕輕歎息一聲，接道：「我不惜重出江湖，參加北嶽一戰中，取得了盟主之位。」

余亦樂道：「盟主神武過人，取得盟主之位，自在意料之中。」

胡柏齡道：「眼下看來，咱們綠林之中，雖已成統一之局，但潛在的危機，却是十分嚴重，羅浮一叟，嶺南二奇相互勾結，狼狽爲奸，明裏雖對我百依百順，暗中却極盡破壞能事，四大戒律，已爲綠林同道不滿，各人的內心之中，都已早萌叛離之志，再加上羅浮一叟和嶺南二奇暗中煽動，早已成了支離破碎的局面，嶗山三雄雖然對我心存敬服，但嶗山三雄，武功雖然過人，心機却不足應付大事，能够推心置腹，助我一絕之力的，只有余兄和鍾兄兩人而已，我此次離開『迷踪谷』暗中已告鍾兄，協助你大嫂主持大局，余兄帶在身邊，目的也在借重。」余亦樂聽得眞情激蕩，滿眶熱淚說道：「承蒙盟主相愛，這等推心置腹，余亦樂今後定當以滿腔熱血，酬答知己，但有需我之處，萬死不辭。」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那白衣婦人，對我施恩甚重，如非先擋陰手一魔一記『陰風掌』力，只怕我受傷不止這般輕微了。」

余亦樂微微一皺眉頭，面有難色的答道：「她傷勢甚重，只怕是難以救得過來了。」

胡柏齡道：「你們暫時把她傷勢穩住，別讓惡化就行，待我再把眞氣運行一週，再設法救她。」

余亦樂道：「盟主但請放心，此事我大概還能作到。」

胡柏齡淡然一笑，又緩緩閉上雙目。

余亦樂緩緩站起身來，又恭恭敬敬對胡柏齡作了一揖，才站起身子，走到那白衣艷婦身傍，扶她坐了起來，自己也盤膝坐好，暗中運集眞氣，伸出右掌，頂在那白衣艷婦的背心「命門」穴上，迫出本身眞氣，一股熱流，循臂而出，直向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上攻去。

那白衣艷婦緊閉的雙目突然一睜，望了胡柏齡一眼，又緩緩閉上。

要知一個身具內功之人，全身經脈都已互通，余亦樂不惜消耗本身眞氣，攻入那白衣艷婦「命門穴」中，她已然將要斷絕的氣息，又緩緩恢復過來，但聞嬌喘細細，似是人熟睡一般。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余亦樂頂門之上，已隱隱現出汗水。

他收回右掌，畧一喘息，又重新伸了出去頂在那白衣艷婦背心「命門穴」上。

余亦樂既然醒悟過來，是以對胡柏齡之言，奉若綸音，不惜拚耗自己元氣，以延續那白衣艷婦奄奄待斃的生命，在一夜之中，余亦樂以自己內元，在她十二處大穴上輸入她體內。

天色由一綫曙光，轉爲魚肚白色，殿中蠟燭已盡，晨曦透進，已可看出那白衣艷婦面色與呼吸，逐漸進入佳境。

但余亦樂却是緊閉雙目，一臉沉凝之色，滿臉汗水像黃豆一般，滾滾而下，身上汗水，已濕透外衫，身子雖然穩坐不動，但似已隱現不支之意。

胡柏齡端坐一側，通宵暗自調息，試着以自身的眞元之氣，打通各道經脈，想將「陰風掌」的陰寒之氣，迫出體外。

這時透進大殿的陽光，正照射到他的臉上，只覺眼睛一亮，知道天色已亮，緩緩吁舒了一口氣，睜開雙眼一看，見余亦樂依然盤膝端坐，雙手正頂在那白衣艷婦的「命門」穴上，身上的汗水，被內元眞氣一蒸，冉冉的冒着熱氣。

胡柏齡一見他此等情形，自然知他是拚耗自己內元，在維持那白衣艷婦的生命，心中很是感動，當下又舒了口氣，氣歸丹田，微微伸展身軀，覺着經血通暢，似無異樣起身走了過來。

余亦樂對胡柏齡走到身前，渾似不知一般。

胡柏齡半坐下身子，低聲道：「余兄，看你神色，似是太累了，還是趕快歇息一會。」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林非·文
盧令·圖

魔劍恩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康浩僞冒太平山莊少莊主龐文彬向鬼叟朱逸誆騙聖嬰酒，詎適龐文彬在朱逸處作客，身份被揭穿，立爲階下囚，黃石生又想出一計，假死逃亡，要趕返中原帶同朱逸二女到來以脅朱逸，這計果然騙過朱逸，將黃海葬，黃藉機偸得雪犀脫離牢籠，但這詭計却瞞不過龐文彬，被他藉要脅康浩，爲他向易湘琴作說客，康浩被迫僞允，翌日，駱伯傖和宗東海又依樣僞冒龐文彬之名到來，朱逸命人押康浩出見，宗東海知事洩，又聽黃石生已死，大怒向朱逸撲擊——

中原生變故　西域攏風雲

駱伯傖也急怒攻心，嗆啷啷撒出了金背砍山刀，喝道：「擒賊擒王，大家一齊上。」金刀一抖，也奔向鬼叟。

他這一聲吆喝，神殿內外登時大亂，男扮女裝的齊效先拔出佩劍，緊護着月眉，殿外還有一十五名喬裝成太平山莊武士的大漢，也紛紛抽刀向裏衝，當時就和扼守殿門的苗人，展開一場血戰。

鬼叟朱逸早已嚴陣以待了，大袖輕輕一揮，兩隊盾牌手「呼」地一聲包抄而上，將駱伯傖等四人捲在核心，其餘各隊刀槍鈎矛齊出，刹那間佈成了擒人陣式。

那些特製的浸油盾牌，全都堅韌異常，不畏普通刀劍，此時一面連着一面，宛如鐵桶般圍裹上來，再配以長槍和撓鈎，攻守兼備，確是令人難以應付，更何況外圍還有威力驚人的火藥抬槍，別說是對付三四個人，便是三四頭猛獸，也休想突破重圍。

康浩見情勢緊急，再不阻止，後果不堪設想，迫得厲聲叫道：「駱伯父且慢動手，四叔並沒有死！……」

駱伯傖聞言一怔，橫刀問道：「你說什麼？」

康浩道：「四叔並沒有遭人毒手，他老人家只是詐死脫身，現在已經趕回北京去了。」

駱伯傖驚喜交集，仍有些不敢相信，急忙又問：「這話當眞？怎麼咱們途中沒有遇見他？」

康浩道：「四叔是昨天深夜才脫身的，他有一匹雪犀代步，脚程極快，更沒料到你們會提早兩天趕到，可能因此中途錯過……」

駱伯傖又道：「此地戒備嚴密，他怎能脫身？」

康浩道：「是小侄用『陰陽果』助他……」一句話沒完，但見黃影一閃，鬼叟朱逸突然飛掠而到，探出枯瘦的鬼爪，一把扣住了康浩的腕脈穴，怒目叱道：「小輩，什麼叫做『陰陽果』？」

康浩從容答道：「那是毒神苗廷秀栽植的一種奇樹，其果色分黑白，服黑果氣息斷絕，服白果即可復甦……」

鬼叟怒容滿臉，一口殘牙咬得格格作響，切齒道：「好大胆的東西，竟敢誆詐老夫，盜竊雪犀，他雖然僥倖逃了狗命，老夫却要把你們這幾個碎屍萬段，加倍抵償。」接着，一甩頭上枯髮，厲喝道：「傳令動手，把這批傢伙連人帶馬，一齊斬盡殺絕……」

康浩大聲道：「教主若傷了咱們，兩位公主就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鬼叟朱逸冷叱道：「小子，你敢威脅老夫？」

康浩道：「晚輩並非威脅，而是說的實情，黃四叔詐死脫身，趕回北京去，就是爲了接回兩位公主。」

鬼叟朱逸道：「他若有此意，就該陳明老夫，爲何使用奸計，詐死脫逃？」

康浩道：「我等來此之後，業已將各事坦誠奉告，是教主不問情由，便下令將我等禁錮起來，教主請反躬自問，若是當時逕請離去，會允准麼？」

這句話，問得鬼叟啞口無言，默然好半晌，才憤憤說道：「縱或沒有那姓黃的匹夫，你以爲老夫就不能親赴中原，尋找那兩個丫頭？」

康浩道：「晚輩沒說教主不能去，但中原遼闊，尋覓困難，再說，兩位公主，因得我黃四叔援助，才能脫離苦海，以教主行事之恩怨分明，難道竟不念援手的情份？」

一頂高帽子，又將鬼叟套得無詞作答。龐文彬趁機走過來，含笑勸道：「伯父息怒，這位康兄說的亦是實情，何不暫且寬容他們一次，倘能送回兩位公主，就算將功贖罪，否則二罪併罰，也還不遲。」

鬼叟朱逸沉吟良久，終於點了點頭，問道：「你說那姓黃的回去接迎兩位公主，何時才能返回苗疆？」

康浩道：「幸有通天雪犀代步，最遲三月，就可趕回來。」

鬼叟哼了一聲，道：「咱們就以三個月爲限，如果他逾期不返，却休怪老夫手段狠毒。」

康浩拱手一禮，道：「若逾期限，但憑處置。」

鬼叟朱逸道：「好！這三月之內，你們必須繼續禁錮，不得擅離本島，即使患病身死，也不准埋葬。」

駱伯傖殘眉一剔，正要拒絕，康浩却搶着答道：「咱們願意留下來，但有一樁請求，希望教主體念同道之義，善待兩位神志昏迷的姑娘。」

龐文彬沒等鬼叟開口，便搶着應道：「這是理所應當的事，咱們決不會乘人之危，虐待女孩子的，你放心吧。」

康浩會意的點點頭，這才轉身向駱伯傖勸慰道：「三月時光，轉瞬即過，務求伯父以四叔叮嚀爲重，暫忍一時委屈。」

駱伯傖聽說是黃石生的授意，只得勉强應允，但却憂心忡忡的問道：「此去中原，往返萬里，他眞能在三個月內趕回來麼？」

康浩道：「通天雪犀能日行千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並可連續三日不食不飲，有這些優點，三個月定能趕回來。」

宗海東忽然心中一動，忙問道：「但不知像這種異獸，此地還有多少？」

康浩道：「總有一二十四吧。」

宗海東咧嘴一笑，對駱伯傖道：「大哥放心住下來吧，這兒風景不錯，先享三個月淸福再說。」

原來宗海東身手矯健，妙技無虛，乃是「空手」道中第一高人，憑他那順手牽羊的絕技，必要時想牽幾隻「牛」，當然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康浩自是懂他的意思，急忙正色道：「黃四叔說過，在三月之內，必須忍耐，不能再生枝節……」

宗海東笑道：「當然，當然，咱們一定等他三個月就是了。」

大夥兒放下兵刃，被分批帶進了「恩過堂」，幾間鐵屋頓時熱鬧起來，好在都有「二級待遇」可享，雖然失去了自由，生活食用，倒也不虞匱乏。

臨回鐵屋時，龐文彬親自伴送康浩，趁機低語說道：「教主正在盛怒之際，康兄請多多忍耐，解藥的事，小弟會盡力設法……」

康浩只微微一笑，並未催促。

× ×

日子在平靜中渡過，康浩日夕趺坐斗室，默默的練習「神火心法」和「烈燄三式」。不時由龐文彬和李崑口中，得知湘琴和月眉的狀況，知道她們雖然尚未獲得解藥，但起居另有苗女服侍，過得十分安靜和舒適。

只有飛蛇宗海東，顯得份外忙碌。白天，總是倚在鐵屋窗口，和守衞的苗人武士攀談說笑，有時送點小禮物，有時又磨着要人家教他說苗語，不到一個月，宮中苗人都和他交往親密，成了好朋友，甚至當夜深人靜以後，偸些酒食，居然跟他隔窗對飲，笑語不絕。

宗海東便在酒中暗弄手脚，幾個苗人一飲就醉，他則施展「縮骨術」，穿窗外出，在島上各處溜躂，天明始返。

他去的地方，自然以後庭豢養「雪犀」之處最多，但却決不下手偸竊，只是替雪犀們加點飼料，撫摸一番，藉以熟諳牠們的習性，以爲日後駕御作準備。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三月之期，轉眼將屆，黃石生却音訊渺然。

這一天晌午時分，康浩正在房中趺坐練功，忽見龐文彬興冲冲闖了進來，手裏拿着一個小紙卷，大聲道：「康兄，恭喜恭喜，好消息到了。」

康浩問道：「可是黃四叔的消息？」

龐文彬笑着把紙卷遞給康浩，道：「你自己看吧。」

康浩接過那紙卷，知是信鴿所携，急忙拆開，但見紙上寫着：「急稟：接前站烽烟急訊，發現大批人車，疾駛入境，內有雪犀一匹隨行，請令裁處。」

既有雪犀隨行，那一定是黃石生回來了。康浩心裏一陣激動，忙問道：「這信函是什麼時候收到的？由何處傳來？」

龐文彬道：「信鴿剛由花山烏龍峒飛到，計算行程，來人是從黔西入境，現在尚未抵達滇池，大約明日可過碧鷄關，再有兩三天，就到大理城了。」

康浩道：「函上既稱有大批人車同行，必是黃四叔已將兩位公主接來，但不知教主怎樣吩咐的？」

龐文彬笑道：「教主自然很高興，但因兩位公主從前是被驅出苗疆的，面子一時放不下來，所以只命沿途放行，不可留難，那意思，是要等她們親詣宮門認罪，然後才肯收容。」

康浩沉吟了一下，道：「當初父女反目，那是因爲毒手殃神游西園從中挑撥，如今姓游的既已死了，骨肉終是骨肉，龐兄和教主乃是通家世交，這件事還要龐兄從旁疏導解勸才是。」

龐文彬道：「小弟也是這樣想，所以向教主請求，願意替他老人家去迎接兩位世姐。」

康浩忙問：「教主可曾應允了？」

龐文彬道：「他老人家表面上怎好應允？不過，他也沒有表示反對。」

康浩道：「小弟也有意跟隨同去，就便將這裏的情形面告黃四叔，以免再生枝節，不知可不可以？」

龐文彬遲疑了一下，搖頭道：「這個，恐怕很難獲得教主的同意，好在也不過三四日工夫，此地發生的情形，自有小弟代爲轉告，康兄只要再忍耐幾日，定有佳音歸報的。」

康浩情知無法勉強，只得退而求其次道：「兩位公主平安歸來，足證我等並無惡意，前此誤會，理當冰消了，不知龐兄是否能代陳教主，在這三四天內，讓咱們被羈留在思過堂的四人，移居一間較大的房舍，彼此也好暫解數月來的寂寞？」

龐文彬毫不思索便道：「誤會冰釋，從此便是朋友，待姑娘禁制解除之後，小弟還要多多仰仗康兄和諸位前輩大力成全呢，這點小事，包在我身上。」

果然，沒多一會工夫，便已請准鬼叟朱逸，將駱伯倫，宗海東，齊效先和康浩，遷移到一間寬大的鐵屋中同住，門外雖然仍有大鎖和守衞，起居飲食方面，已享有較大的自由，只要高興，甚至可以供應美酒佳釀，任憑暢飲。

康浩將黃石生的消息轉告了駱伯倫等人，大夥兒全都欣喜不已。只有宗海東顯得很失望，聳聳肩道：「這一來，我白學了一肚子苗語，也白費了許多工夫，竟是派不上用場了。」

駱伯倫笑道：「能夠化干戈爲玉帛，那是最好不過，只要順順利利取到解藥，我倒覺得這兩個多月的委屈不算白受。可是，我有些不明白，四弟去保定接朱雀兩姊妹，理當儘快趕回才對，爲什麼要弄個大批車馬，浩浩蕩蕩的來呢？」

宗海東道：「不用說，準是四哥怕人單勢孤，特地邀了二哥和三姐他們一同來，說不定更將奪命雙環和彩衣娘娘田娥也一齊帶來了。」

駱伯倫豪氣干雲的道：「如得二弟和三妹同來，咱們獲得解藥以後，回程就順勢直搗復仇谷，跟那扮楊大俠的會主再分高下。」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轉顧康浩道：「不過，那位逍遙公子龐文彬，好像對湘琴極爲傾心，已經在我面前提過好幾次，要咱們促成這樁姻緣，這件事，却是個麻煩。」

康浩爲難的點點頭，道：「小侄也深感難以應付，迄今猶無善策……」

駱伯倫嘆了一口氣，道：「武林中多少恩怨，都起因於情孽糾纏，你既與月眉訂下婚約，又受了歐陽佩如的托付，如何安排已煞費苦心，現在又加上一個龐文彬，將來怎樣結局，眞叫人不敢想像。」

宗海東笑道：「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管它呢，且先把眼前大事解決了，到時候再說吧！」

這一夜，四人團坐而飲，喜憂參半，直談到深夜才各自安歇。

第二天一大早，龐文彬又喜孜孜來到思過堂，一進門便向康浩拱手笑道：「康兄，恭喜！恭喜！」

康浩愕然道：「又有什麼喜訊？」

龐文彬道：「適才接獲傳報，來人已越過碧鷄關，循官道直奔大理來了，教主命座下九侍和小弟前往中途迎接，小弟就將康兄意欲同行的意思轉告了教主，沒想到竟蒙允准，教主現在大殿立等康兄見面呢。」

康浩聽了這話，高興得從床上跳了起來。

宗海東急道：「馬上要動身嗎？」

龐文彬道：「各事都已齊備，只等教主召見之後，立卽動身。」

宗海東又問道：「大約多久時間才能回來？」

龐文彬道：「按行程估計，明夜午後，咱們就可以在英武關和他們會合，最遲後天晚上，便能返回大理了。」

駱伯倫喜不自勝，一把拉住康浩，顫聲說道：「孩子，見到你黃四叔，就說咱們在這裏都很好，如果你韓二叔和孟三姑也來了，替我多道辛苦，問問他們可有在石泉養傷的李七叔的消息。」

康浩一面點頭答應，一面匆匆着衣梳洗，整頓妥當，立卽隨龐文彬趕到萬壽宮正殿。

鬼叟朱逸早已在殿上端坐而待，左右分立着九名鮮衣老者，正是黃衣神教中的「九侍」。

那九人都是當年跟隨鬼叟朱逸來苗疆開創基業的親信，年紀皆已超過六旬，康浩只認識其中一個「飛天豹子」李崑，其餘全叫不出名號。

鬼叟臉色雖然仍是一片冷漠，但呼吸促迫，分明內心也很激動，淡淡掃了康浩一眼，說道：「你可知道老夫准你同去的原因嗎？」

康浩躬身道：「教主鈞意，是要晚輩面見盟叔，先告知教主善待之情，以免再生枝節……」

誰知話猶未畢，鬼叟却冷哼了一聲道：「錯了！」

康浩一怔，道：「那麼，教主的意思是……」

鬼叟朱逸站起身來，負手在殿上來回走了兩圈，然後冷漠的道：「關於當年老夫絕情逐女的事，你可知道？」

康浩道：「晚輩略知一二。」

鬼叟朱逸冷然一笑，道：「那就好，當年她們負氣離開苗疆的時候，曾經發過重誓，自願永絕父女之情，終生不再回來，如違重誓，甘願挖去雙目，以示自己無識人之明。這句話，想必你也知道……」

康浩惶然說道：「這……晚輩却不知道。」

鬼叟朱逸道：「現在老夫告訴你，就是要你替老夫傳達這句話，咱們黃衣神教，最重血誓，一言出口，終生不渝，她們要回來，更須履踐誓言，否則，就不必回來。」

康浩聽得駭然一驚，忙道：「教主這話錯了……」

鬼叟沉聲道：「大胆，你怎敢當面指責老夫！」

康浩挺了挺胸膛，侃侃說道：「晚輩並非指責教主，但常言說：虎毒不食子。當年兩位公主被游西園甘言所惑，負氣下嫁，那是她們年輕識淺，缺少知人之明，二十年來，業已飽嘗辛酸，悔恨莫及，如今游某已遭報應，兩位公主孤苦無依，企求重返家園，再叙天倫之樂，正是倦鳥知返，浪子回頭，教主應當念在骨肉情份，屈予撫慰才是，怎麼竟舊話重提，逼令親生骨肉，去應那慘酷的血誓呢……」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內心也的確十分激動，分明看見龐文彬在一旁頻施眼色，仍僞作沒有看見，抗聲又道：「晚輩言出由衷，聽與不聽，全在教主，但教主如果一定要這樣做，儘可命令座下九侍傳話，或者等兩位公主抵達以後，親自動手挖了她們的眼睛，晚輩寧可返回鐵屋接受禁錮，也不願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說完，又向龐文彬拱拱手，道：「龐兄請吧，小弟不去了。」轉身便走。

鬼叟朱逸叱道：「站住！」

康浩昂然應道：「教主儘可殺了晚輩，此事恕難從命。」

鬼叟朱逸忽然發出一陣吃吃低笑，說道：「好一個倔強的小子，你既然自有主意，老夫倒不便勉強你，好，你去吧！」說完，拂袖轉入殿上垂幔之內消失不見。

龐文彬長吁一口氣，向康浩露齒而笑道：「康兄，時候不早，咱們該動身。」

康浩氣猶未消，正色道：「若要小弟代傳那不近人情的話小弟寧可不去……」

龐文彬含笑低聲道：「康兄何其太迂？難道教主的意思，你眞的不懂麼？」

康浩愕然道：「他不是要我轉告兩位公主，要她們履踐誓言，自挖雙目嗎？」

龐文彬道：「恰好相反。教主的意思，正是怕她們想起當年的誓言，做出傻事，所以才特地要你跟咱們同去。」

康浩迷惘的道：「爲什麼要小弟同去呢？」

龐文彬笑道：「這道理很簡單，若是兩位公主自己返回苗疆，少不得要履踐當年血誓，若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被人强返送回來，自然就不用履行誓言了，現在你懂了麼？」

康浩這才恍然大悟，失笑道：「原來如此。那是要小弟去做惡人，以免教主爲難了！」

龐文彬低聲說道：「知道就好，快走吧！」

於是兩人偕同九侍和一隊精選的慓悍苗人武士，分乘兩艘大船渡過洱海，換了馬匹，向東而行。

當晚在祥雲縣附近的雲南驛歇宿，又接到飛鴿傳報，知道來人已過楚雄，卽將抵達鎮南縣境。

龐文彬笑道：「他們倒是來得極快，看來咱們明天也得起個早，先到英武關等候。」

這一夜，康浩心情亢奮，根本無法入睡，回想兩月餘來的禁錮生涯，以及黃石生單人獨騎的萬里奔波，總算都沒有白費工夫，只等明天會面之後，送回朱雀姊妹，換到解藥，便可重返中原，跟復仇會決一勝負，若能揭復仇會主是誰？師父所蒙受的寃屈，也可迎刃而解了。

他越想越興奮，眼睜睜盼到東方泛白，把龐文彬等人也叫了起來。

黎明時分，一行人馬便啓程上路，及至越過普棚，前面一座關隘，就是英武關了。

康浩當先催馬直上關口，凝目眺望，沙橋鎮方向還是靜悄悄的，顯然黃石生他們還沒有到。

龐文彬道：「咱們來得太早了些，且在關上按下營帳，畧作休息，準備些茶水，等會見面時才好叙話。」武士們答應一聲，紛紛下馬分頭準備。

康浩恨不得背插雙翅，早些飛去和黃石生見面，便道：「龐兄在此等候，待小弟向前去探望一下如何？」

龐文彬笑道：「最多再有個把時辰就見面了，何必急在一時呢？」

康浩道：「我黃四叔遠道攢趕而來，心裏必然焦急，兩位公主近鄉情怯，一定也很不安，如果遠見關上許多人馬等候，只怕反會受驚，不如小弟先去知會一聲，也讓她們體會教主關切之意。」

龐文彬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康兄快去快回。」

康浩點頭答應，一抖絲韁，催馬下了關隘。

由英武關東往沙橋鎮和鎮南縣境，一路地勢傾斜，目力可以及遠，康浩策馬而下，快疾如飛，才到沙橋鎮口，遠遠已望見塵頭大起，一隊車馬正風捲浪湧般向鎮中駛來。

康浩催馬迎上前去，剛欲舉手招呼，突然臉色一變，目中暴射出兩道驚詫駭異的光芒……

原來那一隊飛馳的車馬前面，正有兩騎領先開路，馬上人一着紫衣，一着白衣，赫然竟是「日月雙劍」應家兄弟倆。

日月雙劍怎麼會跟黃石生同行呢？

康浩心念疾轉，頓生不祥之感，急忙一勒坐馬，閃避在鎮口一排茅屋後面。

大隊車馬進入沙橋鎮，速度突然減緩，在一家「打尖」的飯舖門前停了下來，「日月雙劍」一齊圈馬飛身落地，大聲道：「就在這裏吃些東西再走吧！」

同行共有四輛篷車和二十餘騎駿馬，魚貫排列，迤邐長達半里之遙，篷車帘幔低垂，密不透光，馬上騎士衣分紫白二色，神情慓悍，全是二十來歲的健壯少年。最後一輛篷車後面，正繫着那匹罕見異獸「通天雪犀」。

這時候，四輛篷車已入鎮街，後面的馬匹，却還有大半留在鎮外，但車馬停列，井然有序，絲毫不亂。

康浩看得暗暗納罕，他雖然猜不出那篷車中坐的什麼人，但已經可以斷定，這些人決不會是黃石生從保定府長樂巷帶來的弟兄。

可是，這批人如果不是黃石生帶來的，那「雪犀」又怎會雜在行列之中呢？

正在驚疑不解，第一輛篷車的窗帘已緩緩捲了起來。

康浩入目車中，幾乎駭然失聲，原來那車中坐着一個頭束金冠，身穿蟒袍的絕色美婦人，竟是妖女冉肖蓮。

剎時間，他恍然大悟，也驚出了一身冷汗——來的既是復仇會的人，雪犀又落在人家手中，黃石生的遭遇已不難想像。

只見冉肖蓮探首車外，向英武關方向望了一眼，隨即問道：「前面是什麼所在？距離大理城還有多遠？」

月劍應虎朗聲答道：「前面那座關隘，就是英武關，過關以後，再有十幾個時辰就可趕到大理城了。」

冉肖蓮點了點頭，道：「這麼說，咱們也就快到了。」

日劍應龍忙道：「是的，最遲明天午前，就可以抵達洱海。」

冉肖蓮道：「可是我覺得奇怪，咱們進入苗疆已經好幾天了，為什麼一直不見鬼叟的人出現呢？」

月劍應虎道：「他們本來就是鬼鬼祟祟見不得人的東西，等到了洱海，少不得將他們一個個從窩裏挖出來。」

冉肖蓮語聲一沉，道：「我要先警告你，咱們此來，必須先禮後兵，若能逼迫鬼叟歸降本會，你們就不准動武，否則，別怪我翻臉不留情面。」

月劍應虎雖被叱責，却不生氣，反而吃吃笑道：「放心！放心！你不叫動手，咱們不會弄斷他一根毛，只要你一聲令下，咱們決不留他一塊好肉。」

日劍應龍接道：「說的是，除了你一個人的話，咱們誰也不聽，嘻嘻！」兄弟倆神態看來並無異狀，說出話來，却仍然有些痴呆。

冉肖蓮冷漠的吩咐道：「時間寶貴，不必在這裏下車了，買些乾糧帶在路上吃吧，明天一早，要趕到洱海。」

日月雙劍同聲答應，帶着三四名壯漢進入店中。

康浩看到這裏，心驚不已，他雖然沒有見到黃石生和朱雀姊妹，但不難猜出他們多半已落入冉肖蓮掌握，正被囚禁在那幾輛篷車之中，聽冉肖蓮的口氣，竟是想利用朱雀姊妹為人質，脅迫鬼叟朱逸加入復仇會。

果真如此，那後果真是太可怕了。

康浩心念疾轉，忙趁日月雙劍入店購買乾糧，冉肖蓮放落車簾的剎那，飛身躍上馬背，一帶絲韁，勒馬回頭，匆匆向英武關上奔去。

關隘上，帳篷已經架好，面對來路設着一頂巨大涼篷，篷下繡氈舖地，擺着十幾個錦墊，逍遙公子龐文彬和九侍正在涼篷內飲茶談笑。

龐文彬見康浩飛馬而回，連忙含笑迎出問道：「康兄可曾探聽到什麼消息？」

康浩滾鞍下馬，一面舉袖擦汗，一面答道：「他們已經抵達沙橋鎮，立刻就要到了……」

龐文彬輕哦一聲，忙道：「大家快準備列隊迎接，休怠慢了黃老前輩和兩位公主。」九侍和隨行武士，都紛紛站起來。

康浩急道：「且慢列隊迎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來的人並不是黃四叔和兩位公主……」

龐文彬驚問道：「那麼是誰？」

康浩道：「據小弟所見，來的是復仇會副會主冉肖蓮，隨行有日月雙劍和數十名武士，看情形，黃四叔和兩位公主已經被他們控制了。」

龐文彬駭然變色，又問道：「康兄可曾見到兩位公主的面？」

康浩搖頭道：「雖未見到，但決不會猜錯，那妖女冉肖蓮顯然是打算用兩位公主的性命要脅黃衣神教聽命於復仇會。」

龐文彬和九侍都倒吸一口涼氣，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康浩緊接着又道：「為今之計，必須設法，將冉肖蓮擒下，先救出兩位公主再說……」

龐文彬却遲疑着說道：「康兄的意見，固然很對，但事涉兩位公主性命安全和黃衣神教全教進退，干係太大，小弟却不便作主，萬一，救援不成，反害了兩位公主！……」

康浩道：「那麼龐兄準備怎麼辦？」

龐文彬道：「自然是儘快飛報教主，請命定奪。」

康浩道：「但如今時機促迫，等到信鴿往返，復仇會的人馬恐怕已抵達洱海海濱了，那時，黃衣神教除了俯首聽命，便只有犧牲兩位公主，再也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了。」

龐文彬道：「洱海遼濶，不易飛渡，他們縱然到了海濱，也無法直趨金梭島，教主仍然可以從容應付。」

康浩哂道：「眞到了那時候，龐兄就等於親手害死兩位公主了。」

龐文彬一怔，道：「怎麼會？」

康浩道：「教主是個心軟嘴硬的人，咱們臨行的時候，他是怎樣囑咐小弟的？龐兄請想想，如果復仇會以兩位公主的性命威脅他歸順，他會怎麼辦？」

龐文彬沉吟道：「他老人家當然不會低頭。」

康浩道：「正是如此，他心裏雖然巴不得女兒平安無恙的回來，口裏却決不肯承認，事情鬧僵，犧牲的必然是兩位公主。龐兄明知會有那種後果，為什麼不能替教主分憂呢？」

龐文彬默然良久，嘆道：「依康兄的意思便該如何？」

康浩道：「小弟愚見，不妨一面飛鴿呈報教主，一面設法阻擋復仇會人馬，用計救出兩位公主。成功了固然好，即或失敗，仍可由教主出面收拾殘局。何樂而不為？」

龐文彬道：「計將安出？」

康浩道：「小弟已有成算。」便附耳低聲，對龐文彬密語了一番。

龐文彬變色道：「康兄可有把握？萬一鬧出變故，小弟可承担不起。」

康浩道：「放心吧，決不會連累龐兄受責。」

龐文彬略一沉吟，道：「此事關係太大，最好能和九侍共同計議一下。」

說完，向九侍招招手，大夥兒魚貫進入正中一座帳篷內。

不多一會，關下塵頭冲天，一隊車馬已循着官道疾駛而來。

守望的苗人武士大步奔近帳篷，高聲道：「來人車馬已經上關了。」

帳篷內傳出一聲輕咳，應道：「知道了，傳令列隊準備。」隨着話聲，一個身穿黃袍的老人，緩步走了出來。

那老人頭束黃巾，濃眉大眼，獅鼻虎口，皮膚黑黝黝的，手裏拿着一根枯樹拐杖，生得十分威猛猙獰，身後緊隨着逍遙公子龐文彬和黃衣九侍。

武士們盡皆一怔，竟無人見過這位面貌陌生的老頭子，大家張口瞪目，全都儍了。

龐文彬低聲說道：「這位就是康少俠，現在假扮苗疆十三峒總峒主哈里米拉，也就是黃衣神教的副教主，你們要聽他的命令行事，不許露出驚訝的樣子！」

那些苗人武士，何曾見過這種怪事，一個個直瞪着眼睛向康浩打量，心裏莫不驚疑參半，有的覺得奇怪，有的便想過來再瞧得仔細些。

飛天豹子李崑急忙用苗語叱道：「不許胡鬧，康少俠為了救援兩位公主，才這樣打扮，誰要是洩漏了秘密，定按教規嚴懲。」

這一聲叱喝，才算將那些好奇的苗人武士鎮懾住，大家急急退開，各按級職，列成隊伍。

片刻間，蹄聲盈耳，大批車馬已到近前。

龐文彬跨前一步，大聲道：「來人止步，黃衣神教副教主聖駕在此。」

日月雙劍也望見關上的帳幕和涼棚，舉手約住車馬，將情形報告了篷車中的冉肖蓮。

冉肖蓮挑起車帘一角，向對面偷望了一眼，低問道：「那人不是鬼叟朱逸？」

日劍應龍答道：「他自稱是副教主，看模樣，是個苗子。」

冉肖蓮微微笑道：「既然是黃衣神教的副教主，身份也算不低，你去傳話，就說我請他相見面談。」

日劍應龍領命，縱馬來到涼棚前面，把手一拱道：「復仇會會主親蒞苗疆，請貴教副教主見面相叙。」

康浩聽得一驚，暗道：這妖女什麼時候已經篡位當上了會主？於是，也把手一拱，道：「正要拜識名滿中原的復仇會主，已備水酒，即請下車一叙。」

冉肖蓮聽見，不等應龍傳報，便嬌聲吩咐道：「捲起車簾來。」

月劍應虎立即上前捲起簾幔，啓開車門。

冉肖蓮雙手輕提裙脚，笑盈盈步下篷車，這邊逍遙公子龐文彬和黃衣九侍都覺得眼中一亮，不由自主從內心發出一聲驚叫：好一個絕色美婦人！

日月雙劍一齊飛身落馬，向後面揮了揮手，雙雙伴着冉肖蓮向涼棚走過來，後面兩隊劍手立刻分列而上，按劍守護住其餘三輛篷車。

康浩見那些年輕劍手進退有序，竟似曾經過極嚴格的訓練，不禁暗暗皺了皺眉頭。

轉瞬間，冉肖蓮已娉婷走到面前。

康浩抱拳拱手，恭謹的說道：「老朽哈里米拉，掌管苗疆一十三峒，現為黃衣神教副教主，敢問這位姑娘，就是名滿天下的復仇會主麼？」

冉肖蓮也襝衽為禮道：「不敢當，本座正是。」

康浩故作詫異道：「據聞復仇會主乃是男子，不料竟會是一位姑娘？」

冉肖蓮含笑道：「副教主不知道，本會會主楊大俠自從創會以來，夙夜辛勞，事必親躬，如今會務大體已經就緒，楊大俠功成身退，不願再為瑣事煩心，承他看得起，才把會主之位讓給了小妹。」

康浩最關心那假復仇會主的生死下落，忙又問道：「那位楊大俠如今仍在復仇會中麼？」

冉肖蓮道：「楊大俠現任本會元老院首席院主。」

康浩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如此，老朽遠居苗疆，不諳中原情形，但却久仰復仇會主的盛名，只恨無緣一會，今日能見到姑娘，足慰平生素願，姑娘請入棚奉茶。」

冉肖蓮也不推辭，點點頭，輕移蓮步，走進涼棚。日月雙劍緊隨在左右，寸步不離。

龐文彬和黃衣九侍，整整十道目光，都集中在冉肖蓮身上，一個個失魂落魄似的，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生像是吐氣畧重些，就會把眼前這位美人兒吹跑了。

涼棚下早設好錦凳，康浩擺手肅客，和冉肖蓮分賓坐定，隨侍苗人獻上香茗。

康浩問道：「苗疆閉塞，與中原鮮少交往，教主駕蒞，必有原因？」

冉肖蓮道：「正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小妹此來，乃是特地替貴教主送一份薄禮來的。」

康浩道：「但不知是何緣故，得蒙厚賜？」

冉肖蓮道：「那倒並不一定有什麼特殊緣故，貴教雄霸苗疆，敝會虎視中原，貴我兩方，情同唇齒，但却一向未曾交往，小妹心儀朱老前輩已久，這次可說專程為睦隣敦誼而來，恰巧又碰上一個意外機會，所以，就順便帶來，權充見面的禮物了。」

話落，回頭向日劍應龍道：「把人帶過來。」

應龍大步走出涼棚，一招手，道：「帶姓黃的。」

兩名劍手應聲打開第三輛篷車車門，從裏面提出一個長方形的革囊，飛馬馳近，「蓬」的一聲摔在涼棚前。

應龍沒等那革囊停穩，反手一按劍柄，「倉！」一聲響，寒光乍現立斂，革囊已被割開一道裂口。

他上前抓住囊底，只一抖，革囊中滾出一個人來，正是黃石生。

在座之人，齊皆動容——那倒不是為黃石生突然從革囊中滾跌出來，而是震驚於白劍應龍出手的迅快絕倫，座中諸人幾乎大半未看清楚他是怎樣出的手，却已經囊破劍收了，這種精湛的劍術，九侍中至少有一大半自忖還辦不到。

康浩只用眼角很快掃了一瞥，見黃石生雙目緊閉，僅被人制住穴道，並無其他

外傷，心中畧定，便故作淡漠的樣子，用拐杖指着日劍應龍問道：「這位壯士怎樣稱呼？」

冉肖蓮代爲引介道：「他們是同胞兄弟二人，號稱日月雙劍，現爲本會『龍虎禁衞隊』的領隊。」

又對應龍兄弟道：「你們過來，見過副教主。」

應龍和應虎一齊向康浩躬身施禮道：「參見副教主。」

康浩微頷首，道：「二位領隊身手不凡，想必是名家弟子了？」

冉肖蓮又代答道：「他們出身抱陽山莊，父親就是中原武林中頂頂有名的霹靂劍客應伯倫應大俠。」

康浩假意吃驚道：「果然是名門世家子弟，難怪劍術如此精湛，來人呀！斟酒上來，老夫要親自奉敬三杯。」

一名苗人應聲捧來一副托盤，上面放着一壺熱酒和三隻酒杯。

康浩站起身來，親自斟了三杯酒，轉奉日劍應龍，含笑道：「水酒清淡，不成敬意，老弟請滿飲三杯。」

應龍毫不遲疑，一連吃了三杯。

康浩心中暗暗高興，皆因酒內早已混合了黃衣神教特製的散功藥物，這一來，日劍應龍算是墜入計中了。

於是，又斟了三杯轉敬月劍應虎，道：「賢昆仲少年英雄，令人欽仰，老夫也敬你三杯。」

應虎連謝也沒謝，舉起酒杯，一一飲盡。

康浩初未料到事情竟會這樣順利，眼看日月雙劍都已喝了藥酒，只剩下冉肖蓮和兩隊劍手，這就不難應付了。

他心情一鬆，含笑歸座，這才吩咐將黃石生的穴道解開，押了過來，揚拐指着問道：「你詐死脫身，偷了本教雪犀逃走，可曾想到還有今天嗎？」

黃石生甦醒過來，瞧瞧康浩，却不認識，心裏正感詫異，康浩又厲聲喝道：「你以爲裝聾扮啞就能脫罪了麼？教主嚴令緝拿，曾懸下重賞，老夫只把你解返總宮，那時看你還開口不開口！來人呀！拖下去仔細看管，別被他逃了。」

兩名苗人武士挾起黃石生，不由分說，拉去帳後。

黃石生懷着滿腹疑雲，到了帳篷後面，忍不住低聲問那兩名苗人武士道：「前面那，拐杖的老人究竟是誰？怎的在金梭島萬壽宮中從未見過，也沒聽人提起？」

一名武士掩口笑道：「你不認識他呀？他就是康浩康少俠假扮的副教主……」

黃石生吃了一驚，急問內情，那苗人武士就將康浩設計欲救兩位公主的經過，大畧說了一遍。

黃石生聽了，不覺駭然變色，跌足道：「糟糕，這孩子太大胆，一定會鬧出亂子來……」

那武士詫道：「他不是已經把你救回來了麼？」

黃石生搖頭道：「告訴你，你也不懂，快把你們的衣服給我一件，我得去阻止他。」

兩名苗人武士不解內中緣故，又不敢違拗，連忙依言脫上身上外衣！

片刻之後，黃石生已改扮成一名苗人武士，從帳篷後面繞了出來。

這時，康浩正在涼棚中和冉肖蓮寒喧談笑，只見他大刺刺的坐在上首，不住頷首說道：「……這件事包在老夫身上，待回宮見了敝教教主，老夫一定把姑娘的美意轉達上去，現在先請兩位公主見見面，咱們就可以動身了。」

冉肖蓮笑容可掬的道：「兩位公主都在車上，不過，她們在被那姓黃的挾持南下的時候，身上受了一點傷，以致行動不很方便。」

康浩忙道：「不要緊，老夫可以帶領屬下去車前問候，只要見到兩位公主的面，便可飛報教主，讓教主安心了。」

冉肖蓮畧一沉吟，也就點點頭道：「好吧！小妹陪各位一同去。」

康浩和龐文彬以及黃衣九侍等剛站起身子，忽聽棚外有人大聲叫道：「教主有急令送到！」

棚中衆人方自一怔，只見一名苗人武士，低頭走了進來，雙手遞給康浩一幅布巾。

康浩接到手裏，眉頭不禁微皺，敢情那布巾竟是新由衫上撕下來的，既不方正，週圍猶有斷絲殘綫，若說它就是鬼叟朱逸交來的緊急命令，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那苗人武士故意用身子擋住冉肖蓮的視綫，同時低聲說道：「請副教主依令行事。」

康浩聽他聲音十分熟悉，只苦於瞧不見他的面貌，依言展開了布巾，但見巾上潦草的寫着兩行字：

「篷車中，藏有絕世高手，萬勿魯莽，免遭反噬。」下首落欵，是一個「黃」字。

康浩恍然而悟，點點頭道：「知道了，你且在一旁候着，不可遠離。」黃石生低應了一聲，退到棚外。

康浩一面拐向篷車走去，一面肚裏尋思，却猜不透車中隱藏着的「絕世高手」，究竟是何許人物？據他所知，復仇會裏除了那位假扮的會主，只有獸神倪森和毒神苗廷秀兩人武功最高，但冉肖蓮遠來苗疆，老巢中必須留人坐鎭，而且多半會留下獸神倪森，這樣看來，那隱藏在篷車中的，那便是毒神苗廷秀了？

如果這項推測正確，憑自己和逍遙公子龐文彬，再加上黃衣九侍，一旦動起手來，制服苗廷秀並無太大困難，只要當心他的「落魂噴筒」，未必不能得手，然則，黃石生又何須如此迫不及待送來這道「急令」呢？

思忖未已，冉肖蓮已在第二輛篷車前面停下脚步。

康浩目光疾掃，迅速在心中作了一個決定，暗道：篷車共有四輛，第一輛是冉肖蓮的座車，黃石生被囚在第三輛，剩下第二，第四兩車尚未啓開過，如果朱雀姊妹分置於二輛車內，旁邊有陌生人陪伴，投鼠忌器，暫時不可輕舉妄動，如果兩人都在第二輛車上，旁邊又不見陪伴的人，那就趁機下手，先刦持了這輛篷車，縱然另有「絕世高手」，料必亦在最後一輛車中，遠水難救近火，那就用不着太畏懼。

主意打定，連忙搶近一步，凝目問道

：「敝教兩位公主，都在這輛車上麼？」

冉肖蓮道：「不錯，但小妹適才已經說過，兩位公主受了點小傷，行動不便，不能下車相見。」

康浩道：「老夫也不敢勞動兩位公主下車，只須捲起車帘，讓老夫和屬下們見見公主的面，也就行了。」

冉肖蓮微笑道：「兩位公主離家多年，副教主還認得她們的相貌麼？」

康浩道：「老夫從小看着她們長大，自然認得。」

冉肖蓮道：「好！小妹這就叫他們捲起帘子，讓諸位見面。」

康浩欠身道：「多謝姑娘。」假作舉手整冠，一面急以「傳音」之法，對龐文彬說道：「等一會小弟如將拐杖連頓兩次，大家就動手搶車，這丫頭和車旁兩名劍手，由小弟負責解決，請龐兄和八侍負責阻擋敵方援兵，李老前輩負責駕車，得手後立刻驅車向關後撤退。」

龐文彬也用「蟻語術」回答道：「康兄手下留情，這丫頭最好別傷她，要捉活的。」

康浩又傳音說道：「一旦動手，務必要注意那最後一輛篷車，車中可能藏有高人。」

龐文彬傲然道：「管它高人矮人，都交給小弟了。」

兩人互以「蟻語傳音」匆匆交談，那篷車車帘也緩緩捲起，只見車廂內併肩坐着兩個黑衣女子，臉上垂着黑紗，既不動，也不說話。

康浩凝目觀看，却有些拿不定主意，皆因他本未見過朱雀姊妹，只知道她們一個臉有痲坑，一個鷄胸兎唇，都生得極醜，而且都是啞巴，此時車中兩個女子，全以黑紗垂面，令人瞧不見五官相貌，却怎樣分辨是不是她們姊妹倆呢？

心念疾轉，便大聲說道：「老夫奉教主令諭，特來迎接兩位公主返宮，請揭起面紗，以憑辨識。」

車內兩個女子木然而坐，生像是沒有聽見。

冉肖蓮接口道：「副教主莫非疑心她們是假冒的？」

康浩道：「姑娘多請鑒諒，方今武林中化裝術十分盛行，老夫職責在身，不能不仔細。」

冉肖蓮冷冷一笑，回頭對車門前一名劍手吩咐道：「你去替她們將面紗揭開，讓這位前輩看個淸楚。」

那劍手應了一聲，轉身打開車門，伸手進去替靠窗的一個黑衣女子掀開面紗。

果然，那女子滿臉痲坑，正是「搜魂女」朱雀。

康浩雙目精光暴射，飛快的向車廂中掃過，只見朱雀姊妹直挺挺靠在篷車中，不言不動，宛如兩具死屍，那搜魂女朱雀的面紗雖然揭開了，兩眼却仍緊緊閉着，就像木雕泥塑的假人一般。

這情景，不僅使康浩疑心頓起，甚至跟在他身後的黃衣九侍，也看得個個驚詫莫名。

那劍手只將朱雀的面紗掀起片刻，立即退了出來，重又關上車門。冉肖蓮便擺了擺手，含笑說道：「好啦！副教主已經看淸楚了，咱們也好動身了。」

康浩倒退一大步沉聲道：「且慢！」

冉肖蓮道：「怎麼？副教主還有什麼賜教？」

康浩道：「老夫想請教一件事，敝教兩位公主，怎會落得如此模樣？」

冉肖蓮一揚黛眉，微笑道：「她們不是好端端坐在車裏嗎？有什麼不對呢？」

康浩道：「但她們雙目緊閉，耳不能聽，手不能舉，對一切語言擧動，沒有絲毫反應，這却是什麼緣故？」

冉肖蓮輕哦了一聲，笑道：「原來副教主是問這個。」

康浩道：「正是。老夫對此情形，不能無疑。」

冉肖蓮道：「看來副教主的疑心太重了。她們耳不能聽，手不能擧，那是因爲她們睡着了。」

康浩失驚道：「什麼？睡着了？」

冉肖蓮笑盈盈的道：「本來就是睡着了嘛，一個人既然在睡夢中，你叫她怎麼能聽能動呢？」

康浩道：「可是一個人竟能在語聲嘈雜中睡得這樣熟，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冉肖蓮道：「原來副教主不知內情，那是因爲小妹給她們服了安神藥。」

康浩道：「你給她們吃了什麼藥？」

冉肖蓮吃吃笑道：「副教主請放心，反正不會是毒藥嘛……」眼波轉了轉，才繼續說道：「她們當年離家的時候，曾經發過重誓，這件事，副教主大約也知道的了？」

康浩道：「不錯。」

冉肖蓮道：「所以，這一路上，她們的情緒很不安穩，時常痛哭流涕，顯得很激動，爲了怕發生意外，小妹只得給她們服下少量安神藥，希望讓她們一夢醒來，已是故鄉了。」

康浩輕哦了一聲，心念飛轉，暗忖道，冉肖蓮所使的迷藥，不是得自毒神苗廷秀，便是獲自朱雀姊妹身上。這兩種，都不難解，只要人還是活着的，且先將她們救到手再說。

主意一定，目光復又迅速的掃了四週一遍，只見那第四輛篷車停在丈餘外，車中靜靜的毫無異樣，附近除了冉肖蓮和日月雙劍，只有一名年輕劍手，而日月雙劍業已吃過散功藥酒，一旦動起手來，相信必可手到成擒，以情勢而論，實在是發動突擊的好機會。

這念頭在腦中一閃而過，連忙向逍遙公子龐文彬遞了個眼色，臉上微微一笑，拱手道：「多虧姑娘想的週到，既如此，咱們就動身吧！姑娘請。」

話落，假作側身讓路，微抬左手，作肅客之狀。

冉肖蓮笑盈盈道：「副教主先請吧！」口裏雖然在謙虛，却大刺刺向前面第一輛篷車走去。

康浩早已蓄勢而待，當冉肖蓮從面前娉婷而過的刹那，突然左臂疾探，一把扣住了她的右手腕脈穴。

冉肖蓮大吃了一驚，失聲驚叫道：「你，……」

康浩沒等她說話，右手拐杖連頓兩下，沉喝道：「孩子們動手！」（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文·單于紅　圖·盧令

魅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和夏秋心要和天九幫在牌桌上一決雌雄，各以三百萬両爲賭本，雙方訂明不准施詐，各以兩人出場，這方面當然是由君之風、夏秋心落場，天九幫方面，則由天九幫主和偷辣郎中彭寅男應戰，雙方由午夜一直賭至翌日下午，這期間，各有輸贏，那一方也沒能耐把對方的三百萬両通通贏了過來，這時輪及夏秋心推莊，拿了三關通關牌後，天九幫主譏她第四關必然不超過三點，夏秋心似爲所激，誓言如不超三點，當一賠二，天九幫主以有這便宜，竟將桌面籌碼全數下注——

决鬥萬人塚　双殺九指魔

三比一，這種機會，對天九帮主來說簡直是太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只見他那圓都都臉孔已浮起一絲難以抑制的得意笑容，他索性誇下海口道：「要是那麼巧，偏偏碰上那張僅有的武十的話，老子從今以後再也不摸牌九啦！」

話聲剛一完，夏秋心忽地哼了聲，揭開一張牌來，抿嘴道：「高興啥？老娘這已經一張無名八啦！」

話尾剛一落，那邊的偷辣郎中忽然也大聲叫道：「哇啊！帮主，武十在我這兒啦！您不用担心啦，不是地槓就是地九了哪！」

果然不錯，偷辣郎中攤開的第二張牌正是「武十」；「武十」搭上「文六」，正好是六點，已經是很不錯的了……

這一看，天九帮主簡直要樂昏了，只見他得意忘形的拊掌道：「妙啊！不用看了，我是昇點定啦！」

夏秋心正想抓起第二張牌來摸，忽又放下來，皮笑肉不笑的望着天九帮主道：「我說哪，你閣下還是別高興太早，咱倆現在的機會各佔五成，閣下還不到穩贏的地步哩！」

一楞，天九帮主道：「怎麼？難道妳那張無名八還有啥好牌配？天地都出光了啦……」

話沒完，偷辣郎中忽插口道：「帮主，別忘了還有一張無名八哪，假若莊家再拿一張無名八，就是『八仔寶』（無名八一對——担子）呀！」

猛一驚，天九帮主睜眼道：「是啊！還有一張無名八，萬一落在莊家手裏，豈不又是担子了？我的地九有啥用啊？不全完了？」

冷冷一笑，夏秋心道：「所以我說閣下別高興太早，咱的機會平等，誰要了那無名八，誰便贏！」

不錯，現在的牌局已是很明顯的了，夏秋心的第二張牌若是「無名八」的話，那麼兩張「無名八」便是担子啦，當然通吃。但是那張「無名八」若落到天九帮主手中，那麼便是「地槓」了；而夏秋心拿到的「武七」配上「無名八」，只有五點，便是通賠了！」

是以，輸贏完全看在那張「無名八」了！」

夏秋心說完，正想摸起第二張牌來，天九帮主忽然道：「以我賭牌九賭了四五十年，這種牌關看來，我敢說莊家一定通賠！」

放下牌來，夏秋心睨着他道：「閣下是說我一定抓到七點牌八點牌抓不到？」

天九帮主自信滿口道：「是的，我一定地槓，妳只有五點！」

抓起牌來，忽又放下，夏秋心心有不甘似的，她哼聲問道：「閣下憑那一點認爲？」

楞了一下，天九帮主隨卽得意的笑了一下，道：「不憑那一點，我早說過，這種順關牌，妳這一檔牌一定通賠，上次妳抓了担子，今回，那有這麼多的担子妳抓啊？」

一揚首，夏秋心嗤道：「老娘偏不信這個邪！那來他娘的順關花關牌，又啥活見鬼的『担下鬼』？老娘偏認爲我能抓到無名八，來個『担上仙』！」

說着，便要抓起牌來，天九帮主忽道：「等等。」

微一怔，夏秋心眨眼道：「怎麼？」

天九帮主含笑道：「這樣好了，咱現在都還沒看第二張牌，再來個『賭外之賭』如何？」

把牌放回桌上，夏秋心雖感有點意外，但她却很高興的笑了，她道：「閣下是說再下注？」

點了下頭，天九帮主道：「不錯！」

用力一點頭，夏秋心毫不考慮便道：「好！君子一言爲定！老娘最喜歡賭上加賭了，這才刺激！這才過癮！」一頓，睨眼道：「閣下還要下多少？」

轉臉向臉部已緊張得發青的句冰招了下手，天九帮主問道：「句樓主，咱在洛陽錢莊還有多少錢？」

吞了下口水，句冰道：「回稟帮主，本來是三百二十萬兩的，現在還有廿萬而已。」

天九帮主轉頭向夏秋心道：「好！廿萬，如何？」

夏秋心笑了一聲，道：「一句話！若我輸了，仍然加倍賠你！」

說着，正想抓牌，忽又停下道：「且慢！」

一怔，天九帮主詫道：「怎麼？反悔啦？」

哼了聲，夏秋心道：「反悔？笑話，我『魔吒女』向來說一不二，從來不知道反悔這兩個字……」

稍一停，接口又道：「你們現在已是沒錢了請再開一張廿萬兩銀子的飛錢。」

天九帮主心中不悅，但臉上不敢表示出來，只是微蹙了下眉頭，道：「夏姑娘是怕本帮賴賬？」

淡淡一笑，夏秋心道：「我當然不怕你閣下不認賬，但常言道：不賭沒錢，沒錢不賭。咱還是照規矩來吧！」

沒法，天九帮主只好叫句冰當場又寫了二十萬銀子的飛錢……

夏秋心這才滿意的笑着道：「這才是，有錢在，興頭才夠哪！」

天九帮主道：「夏姑娘，請看牌吧，我的牌不用看了，反正妳若是『八仔寶』的話，就贏啦；反之，嘿嘿……」

一聲嘿嘿，寫足了九天帮主自信了！但他身旁的句冰，可就緊張的透不出氣來了！」

偷辣郎中雖也摒息凝氣，但他面上的表情，不難看出是相當樂觀，顯然他是和天九帮主有相同的看法的——一定贏！

君之楓依然靠着椅背，臉上的表情既不輕鬆，也不緊張瞪着牌桌……

九指魔仍然閉着眼，像是沉思，也像養神；儘管牌局已達到最高潮，他却睜眼看一下也不……

「斷……！……斷……斷……斷就是無名八啦……斷……斷！」

抿着嘴，夏秋心左手抓牌，右手摸牌，口中不停模糊不淸的說「斷」……

猛地！她把牌用力的攤在桌上！

「叭！」

句冰已緊張得站起來看牌了！

當他看淸那張牌時……

「啊！完了！」

句冰一看，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球一樣，軟兮兮的坐回椅子上……

偷辣郎中那雙如豆的鼠眼，睜得老大，嗯，那表情兒，就像是見到了自己的老婆偸人養漢一樣——吃驚和不相信，不過一般人見着自己的老婆和別人有一手的話，吃驚和不相信之後，必然是憤怒，但偸辣郎中却憤不起怒來，他呆了半晌，便像隻三天沒吃的拖死狗般的靠在椅背……

最絕的是天九帮主了，他的表情一時很不好形容——

他兩眼直瞪，嘴巴大張，而且胖滾滾的身子猛地站了起來，但却沒全站起來，只站到一半便停住了，就這樣，既不站也不坐，眼嘴依然大張，他這般站立着，就像是人硬了過去，也像是中魔——哦，中魔？對了就活像是看見了吊死鬼一樣哪！

「噢！老天爺！」

終於，他叫了聲老天爺，那停在「半空」的身子，陡然跌坐椅上，差點沒仰倒地下！

當然，不用說夏秋心是贏啦，只見她最後攤開的那張牌正是「無名八」，好一對可愛的「八仔寶」啊！但對天九帮來說，這是多麼的可憎啊！

只見夏秋心唇角含着一縷勝利的微笑，起身走向那面如死灰，渾身軟綿綿的句冰面前，傲然一伸手……

哭喪着臉，句冰萬分不情願似的把六百二十萬的飛錢放到夏秋心的手掌上。

把飛錢拿入懷裏，夏秋心怪異的望着天九帮主，笑聲道：「奉勸閣下今後別太相信担下鬼啊，有時候也會冒上個『担上仙』哪！」

天九帮主這時已昏昏忽忽的了，七竅已六竅沒氣啦，那還應得上話來？

偷辣郎中那張猴崽臉，一陣青，一陣白，嘴裏仍喃喃自語着說道：「這等順關牌，居然冒出花關來，我賭了一輩子了，還是第一次碰見呢……不可能的，太不可能了……」

瞪着他，夏秋心嗤道：「放屁，事實擺在眼前，你還在不可能，假如一切照你

想的，天底下便沒人賭錢了，哼，簡直是笑話，天大的笑話！」

　這時候君之楓也站起身來，理理衣襟，拂拂袍帶，面帶微笑，向句冰道：「句樓主，我想咱之間的恩怨，至此算是一筆勾銷啦，事實證明，我倆在貴帮賭牌九，一向是光明正大的，閣下想是沒話可說了吧？」

　那還哼得出聲來？句冰一臉愁容，有氣沒氣的點了下頭……

　這當中，一直閉眼打瞌的九指魔，忽也睜眼向句冰道：「句樓主，既然你們之間沒事了，我的差事也算完啦，那麼本人就此告別了。」

　說罷，朝衆人畧一拱手，轉身便走，但只不過走了一步，忽又轉過身來，朝着君之楓說道：「不眨眼，老夫好似曾經見過你？」

　怪異一笑，君之楓沉聲道：「在下也覺得閣下很眼熟，半年多以前，在下曾至西疆的烏摩山……」

　不等他說完，九指魔陰鷙的神情，泛起一絲恍然之色，他脫口道：「不錯，老夫曾在烏摩山見過你！」一頓，沉聲道：「你姓君，是吧？」

　冷漠的點了一下頭，君之楓道：「是的，一點也沒錯！」

　冷沉的注視着君之楓，九指魔道：「老夫發現你很像一個人，不知那人你認不認得？」

　皮笑肉不笑，君之楓道：「老前輩，你說是誰？」

　九指魔瞬也不瞬的凝着眼，道：「叫『劈天神龍』君子豪，你認識這人麼？」一頓，接着又啓口道：「你和劈天神龍都姓君，而且長像酷似，老夫想你和他一定有密切的關係，對不？」

　咬咬牙，君之楓漠楞楞道：「閣下說對了，我們確實有密切的關係——父子關係！」

　臉色不禁大變，九指魔輕啊了一聲，當場楞住！

　良久，才眨了下眼，低聲自道：「果然是，果然是……」

　忽又抬眼道：「令尊既已退隱，那麼他爲他的拜弟『神州飛虎』賴子傑報仇的事，想是由你來承担了？」

　面無表情的，君之楓冷聲哼道：「當然！」

　忽地桀桀低笑起來，九指魔道：「好！要來的終要來！小子，你這副傲態，這等名聲，遠比你老子當年要威風多了，只是當年老夫爲了要避你老子的尋仇，不惜孤身在蠻荒呆了十七年之久，由此可見你老子的武功是多麼的頂尖兒，不知你這做兒子的是否只襲得君子豪的傲態和名聲而已，抑或連功夫也頂尖兒？」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虎父無犬子，這還用說麼？」

　這時，天九帮主和句冰已發現有點不大對了，偷辣郎中更是臉嚇得發青，句冰急惶道：「兩位是怎麼了？」

　一旁的夏秋心冷聲道：「放心，不關你們天九帮的事，站開點吧！」

　猛地窒了一窒，句冰吶吶道：「這是甚麼話啊，這，這是本帮的地方哪……」

　君之楓朝他咬牙笑道：「句樓主，你說的也是，咱之間的恩怨，已在你們輸了三百二十萬両銀子時化解了，是不該在你們的地方，殺人流血，免得壞了你們的生意……」

　一頓，轉向九指魔皮笑肉不笑道：「九指魔，咱到外頭找個清靜沒人吵雜的地方，痛痛快快的幹他一場如何？」

　用力一點頭，九指魔哼道：「老夫怕你老子是沒話可說，丟臉也丟不到那兒去，若連你這後生小輩，老夫仍縮頭不出的話，那才丟人臉哪！」

　哼哼一笑，君之楓道：「可不是，再縮頭縮腦的話，可眞是個龜老孫子，不是娘生的了。」

　九指魔厲聲道：「臭小子！少逞口舌之利說個地方，刀山火海老夫跟你走。」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南門郊外有個『萬人塚』，閣下以爲如何？」

　一挫牙，九指魔怒道：「好地方，正好是你這孤魂野鬼的好去處！」

　瀟洒的一擺手，君之楓含笑道：「老前輩，請！」

　一拂袖，九指魔怒瞪了君之楓一眼，雙肩微幌，已閃出門去……

　君之楓正想跟去，夏秋心忽上前來附着他的耳畔，低語道：「楓，你先去，我和彭大哥談幾句話……」

　一怔，君之楓壓低聲門道：「秋，別當眞幹了他啊！」

　夏秋心低聲道：「當然不會了，要幹他，老娘早就動手了。」

　點點頭，君之楓一提氣，人已飄了出去……

　他倆的耳語，雖是輕聲小語，但一旁的偷辣郎中隱約的也聽到了些，直以爲夏秋心又翻起生毛臉來，方才輸錢，也够沮喪的了，再加上這劈頭一嚇，原本是尖尖瘦瘦的孩兒臉，不用說啦，嚇得只剩兩指大……

　愕然一驚，句冰詫異道：「夏姑娘，妳不是說不爲難偷辣郎中了麼？」

　嫣嫣一笑，夏秋心道：「別多心，我魔吒女向來是鐵嘴硬話，說不與各位記仇，就決不記仇，但我和彭大哥昔前也算是一番朋友，現在他雖然是你們天九帮的人，也還算是我的朋友，難道不是麼？」

　心中放下一塊鉛石，偷辣郎中連忙起身堆笑道：「當然，小秋，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

　斜睨着他，夏秋心徐徐道：「彭大哥，我好久沒見大嫂了，她好麼？」

　促然一驚，偷辣郎中一連哦了幾聲，結巴道：「哦，哦哦……她，她呀，好，好，還好……」

　一頓，努力微笑，竭力掩飾倉惶的神情，接着道：「小秋，她好想妳哪，她常問起我來說怎不見妳到寒舍去看她呢？」

　一臉驚喜，夏秋心道：「彭大哥，你這話兒可是眞的？」

　點頭帶微笑，偷辣郎中道：「當然是眞的了，我怎會騙妳呢？」

　夏秋心裝出無限歡欣道：「我也好想念大嫂啊，幾個孩子也很久沒見到了…」

　一頓，轉嘴問：「彭大哥，你現在沒事了吧？」

　偷辣郎中不自覺的溜嘴道：「沒事，沒事了……」

　夏秋心連忙道：「那太好了，彭大哥，咱現在就一塊到府上去，上次大嫂教我的那手刺繡女紅，我還沒完全學會呢，今兒個一定學會來！」

　心中猛地吃了一驚，偷辣郎中做夢也想不到夏秋心要到他家裏去，這一去，豈不馬脚都露出來了嗎？他已三四個月沒回過家啦，老婆孩子是活的還是死的，還是一個問題呢……

　變眉微凝，故作驚訝態，夏秋心道：「怎麼？彭大哥，莫非你不歡迎我了？我早說過，也一再强調過，咱之間不痛快的事情，早在牌桌上化解得一乾二淨了，難道彭大哥還這麼小家子氣的……」

　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偷辣郎中急急道：「不，不，我決不是這個意思……」

　美眸一轉，夏秋心忽地笑了一聲，道：「哦——我知道了，你現在是天九帮的人了，可不能和以前一樣，說走就走，沒關係，我帮你告假好了。」

　說着，轉向天九帮主道：「哦……」

　不過剛一開口，天九帮主已先她張口道：「沒問題，寅男，你就去吧。」

　天九帮主和句冰爲輸錢之事，已一個頭兩個頭大，巴不得夏秋心立刻走，免得見了傷心，所以句冰也催偷辣郎中……

　沒法，偷辣郎中只好硬着頭皮陪着夏秋心離開天九帮……

　一路上，偷辣郎中暗自思量，如何使夏秋心打消念頭，但苦於無計可施，暗暗叫苦……

　夏秋心看在眼裏，心中直冷笑……

　繞過一條街，穿入一條小巷子裏，此時雖離傍晚還早得很，但由於天氣的惡劣，冷風滿天迷地，是以巷子裏的住戶，皆門房深鎖，不見一人。夏秋心四下望了望心中直道是個好機會，便停下來，睨着偷辣郎中道：「老友，咱在這兒聊聊吧！」

　一見她粉臉含霜，偷辣郎中已知不對勁了矣，心中暗暗吃驚，訝道：「小秋，妳……？」

　兩手環胸，夏秋心道：「在此我仍願叫你一聲彭大哥，彭大哥，咱現在也不用轉彎抹角說假話啦，你是否打算不要你的妻子和兒子了？」

　惶然大驚，偷辣郎中吶吶道：「沒！沒……沒有啊！」

　卑鄙一笑，夏秋心道：「事到於此，彭大哥你也別托辭巧辯了，我已見過大嫂啦！」

　啊了一聲，偷辣郎中支吾着，再也說不上話來……

　憤怒的瞪着他，夏秋心道：「虧你這麼個大男人，喜新厭舊也吧了，竟連你的親生骨肉也置之不顧！虎毒不食子，請問，你的心是甚麼造成的啊？砒霜？鶴頂紅？狼心？狗肺？不！都不是，你的心比這都還毒，還狠哪！」

　顫着喉結，偷辣郎中艱辛的呑了口口水，道：「小，小秋，我知錯了，妳妳，妳原諒我這次吧。」

　緊着臉，夏秋心道：「當然，我連你出賣陷害我的卑鄙行爲，都能原諒你，何況這認眞深論起來是不關我的事。」

　心頭大喜，偷辣郎中連忙說道：「小秋，我向妳保證，今後我一定善待我的妻兒……」

　不待他說完，夏秋心冷哼道：「你用不着向我保證，老婆兒子是你的，就算你殺了他們，也不關我一點屁事！」一頓，緩下語音接道：「不過，大嫂昔時對我不薄，而她雖算不上是如何個賢淑的女人，但至少她決不是個壞女人，如今她却遭到你毫無理由的遺棄，在某一個角度來說，我是不能坐視不理的……」

　心中又是一緊，偷辣郎中張張口，正想說話，夏秋心已又接着道：「就算我多管閒事吧，彭大哥，我以蠻横而强硬的態度要你回大嫂身邊，你不反對吧？」

　尷尬的笑着，偷辣郎中訕訕道：「其實我也不是狠心的抛棄我的妻兒，我只是最近忙了點，所以才好久沒回家去……」

　心頭陡地湧上一股怒意，夏秋心叱道：「啥鬼話？將近半年不踏家門，這不是明顯的抛棄是啥？沒工夫回家看妻兒，却又有工夫去找老姘頭，你眞是鬼迷心了，沒藥可救了！」

　說着，一咬銀牙，怒聲道：「彭大哥，我可以饒你出賣我，但決不讓你抛棄大嫂！」

　嚇得面無人色，偷辣郎中連忙道：「我，我……」

　「別再說了！」冷冷的打斷他的話頭，魔吒女夏秋心寒聲道：「彭大哥，我老實對你說吧，我要你一輩子無法離開大嫂另築香窠！」

　話聲中，嗆一聲，長劍出鞘，一道銀光劃起，陡聞偷辣郎中慘叫一聲，仰跌於地！

　掙扎着爬起來，偷辣郎中低頭一看，哇的一聲，差點沒昏了過去，只見他雙手十指，已被夏秋心削去了。

　望着血淋淋的兩掌，偷辣郎中肝胆欲裂，嚇得魂不附體，那還知道十指連心的噬痛？馬上叭的一聲，雙膝一軟，已跪着於地，號哭道：「饒！饒……饒命啊！」

　長劍歸鞘，夏秋心上前攙起他來，道：「放心，我不會要你的命的，否則大嫂豈不要守活寡了麼？」

　抖顫着，偷辣郎中只覺十指在掌心連接處被斬斷了，一時血肉糢糊，痛入心髓，他痛苦的呻吟着，低號着，憤怒道：「好狠的心呵，妳斬了我十指，不等於要我的命一樣嗎？賤人！我，我與妳拚了！」

　罵聲中，人已瘋狂的衝向夏秋心。

　微一撩眼皮兒，夏秋心一探手，已牢牢扣住他的衣襟，稍用力一抵，偷辣郎中已結結實實的被頂在土牆上。

　偷辣郎中猛力掙扎，但夏秋心那隻纖纖玉掌就像隻鐵腕似的，偷辣郎中再怎麼掙扎，却也掙不脫一分一毫……

　憤怒的青筋直暴，偷辣郎中哭號着，怒罵着：「婊子！賤人！妳把我也殺了吧！妳斬去我的十隻指頭，叫我以後怎能再摸牌九？我如何維生？天啊！未免太絕了哪……」

　面無表情的，夏秋心一隻手仍頂住他不放，另一手於懷裏掏出一隻乳白色的小瓷瓶，用嘴拔開塞子，然後傾倒瓶口，一道白色的汁流，洒在偷辣郎中血淋淋的傷

口……

依然怒罵號叫着，偷辣郎中已趨於了瘋狂！

但夏秋心始終不理不睬，當她費力的爲偷辣郎中的十道傷口敷上藥水之後，偷辣郎中似乎是罵累了，他靜靜的仰靠在土牆上……

他閉着眼，但那痛苦的，悲傷的淚水却順着眼角激湧而出，他抽噎着，他曲扭着臉孔，那副表情，寫足他痛不欲生啊！

放開手，夏秋心取出絲絹，撕成兩半，小心翼翼的，把他的雙掌包紮好……。

面如死灰，偷辣郎中睜開眼，淚是不再流了，但流出來的却是絕望和無助，他悲啞道：「小秋，妳這樣做，不是太絕情了嗎？雖然我曾卑鄙的出賣過妳，但好歹我也算是妳的『賭師父』啊，而且我也向妳認錯了，再說妳不是不記仇了嗎？怎這般出爾反爾，諾言不眞，虧妳魔咤女在江湖上是錚錚有名，也不怕人恥笑麼？」

平靜的凝望着他，夏秋心徐徐道：「彭大哥，我和小楓要不看在昔日我們的一場情誼的份上，你該很淸楚的知道，你絕活不到現在的。我並沒有食言，我從來不食言，我一向尊重我自己的諾言，我斬去你的十指，並不是向你報復……」

狂吼着打斷她的話，偷辣郎中厲聲道：「狗屁！妳狠毒的斬去我寶貴的十指，這不是報復是啥？呵！虧妳說得出口，啊天爺，你看到了沒有？這種人你一定要好好懲罰她呵！」

不慍不怒，夏秋心淡淡道：「我說過我只是要你從今以後無法離開大嫂……」

一楞，偷辣郎中睜眼看她，憤怒道：「這用得着斬去我的十指麼？妳該知道，妳斬了我的十指，就等於殺了我的性命，沒有十指，我如何再賭牌九？不能賭牌九，我就無法賺錢，我不活活餓死了嗎？啊！狠毒的賤人，妳居然美其名要我不再離開我的老婆，妳的意思明明要我連老婆孩子一起餓死，噢！天爺，你怎不睜睜眼來看看這女人的心是怎麼做的啊？」

夏秋心冷沉的道：「是的，我就是要你從今以後不能再賭牌九。賭，害了很多人，也害了你。你不知道麼？由於賭，你出賣了朋友，由於賭，你騙來的錢使你生異心，拋棄老婆孩子，喪盡良心……」一頓，軟下語音接道：「彭大哥，我仍願意這樣親切的稱呼你，人，無論再怎樣，總是要保住良心的，也就是人性，也就是所謂盜亦有道，你出賣同路人，也是逾份的了，何況拋棄你最親近的老婆，和自己的親生骨肉？彭大哥，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你這樣做是不是太過份了？」

緩緩垂下臉，偷辣郎中哽咽着，默默不言……

柔和一笑，夏秋心從懷裏掏出一張飛錢來，輕輕塞進他的懷裏，說道：「這是八萬兩銀子，先前我已給了大嫂兩萬，這十萬，加上你原先可能還有的一點積蓄，我想這筆錢雖然算不上很多很多啦，但你只要把它放在錢莊生利，再加上大嫂能做一手好女紅，我想今後你一家大小的生活，是不難維持的，當然是不能過得大富大裕，但最起碼的中等生活你是可以過得很安逸的……」

鷩異的抬起臉來，偷辣郎中怔怔的望着夏秋心……

俏臉上不再是那冰冷之色，一抹笑容自夏秋心的嘴角漾起，偷辣郎中可以很淸楚的讀出她那絲微笑裏有着什麼，温情，鼓勵，誨勉和寬大……這些，以前他都是感到十分陌生的，但現在他忽然感到萬分親切，他只覺得整個人突然的温暖起來。

按捺不住的，偷辣郎中濡濕的兩眼，忽又湧出一泡淚來，但這却是熱淚，感激的熱淚，偷辣郎中抑住心中的激動，他哽聲道：「小，小秋，謝謝妳使我醒悟，妳不僅救了我，也救了我全家人……」

不知怎麼的，夏秋心忽也兩眼紅紅，沙聲道：「彭大哥，原諒我這麼做，但我除了斬去你的十隻手指之外，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使你能夠回頭是岸，重新做人……」

尖尖瘦瘦的猴兒臉，忽地散發着一股帶着芬芳的人性光輝，偷辣郎中含笑搖頭道：「不，小秋，妳是對的，我的十指是萬惡之淵，妳斬去了它，雖然使我失去十隻手指，但帮我找回了我自己，會的！我會好好的重新做人，今後的下半輩子，我將好好的去愛我的妻子，愛我的孩子，我已虧欠他們太多了，我必需盡力去補償他們，盡到我爲人夫之責，做到我爲人父之職，和盡到我做人應盡的本份！」

欣喜的淚珠，已滴了下來，夏秋心激動道：「彭大哥，大嫂和孩子們一定比小秋更高興你回到他們身邊的，快回去吧，小秋和小楓會永遠祝福你的……」

含着淚，偷辣郎中努力的抑制自己的激動，他太興奮了，他神采飛揚的道：「哦，是的，我是該回去了，我回去之後，我妻子一定會抱着我喜極而泣，孩子們會又响又亮的叫我：爹！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就是家啊！這等親情，這等天倫之樂，我怎麼一直忽視了它呢？」

說着，他拔腿飛奔而去……

淚眼婆娑的望着他遠去的身影，夏秋心說不出此刻心中是何種感受，她只覺得快慰……

正想轉身離去，夏秋心忽又見偷辣郎中折了回來，不禁詫異萬分……

氣呼呼的跑前來，偷辣郎中說道：「小秋，我忘了請妳和小楓有空時常來看我們……」

覺得他很可愛，夏秋心道：「會的，當然會的！」

喘了喘氣，偷辣郎中又道：「小秋，我從今以後再也不賭牌九了，但是我想妳不會怪我問妳一件事吧？」

夏秋心微笑道：「當然不會，彭大哥，你說是什麼事來了？」

偷辣郎中想了一下，道：「就是方才我們那場牌九，我出門之後，曾苦思一陣，我發現妳似乎做了手脚……」

嫣然一笑，夏秋心道：「不錯，彭大哥，我們確實暗中做了手脚，要不然我們怎敢上門找你和天九帮主兩位出了名的大賭客決勝負呢？所謂是：上得來梁山，必有三两三，你說是麼？」

偷辣郎中鷩異道：「噢，小秋，在這一方面，妳和小楓是我一手教出來的，你們什麼時候做手脚居然連我也不曉得？」

夏秋心笑着道：「說出來，你會不相信，彭大哥，我們用出來的『絕招』，不是你平時所教的，而是我和小楓悟創出來的……」

眨眨眼，偷辣郎中詫訝道：「你們自己悟創出來的？」

點點頭，夏秋心道：「江湖一點訣，其實說穿了，一點也不值錢。那兩張『無名八』我們做了記號……」

偷辣郎中失驚道：「做記號？我一直在注意牌子哪，怎都看不出來？」

夏秋心含笑道：「我們做的記號，不是用你教我們把藥水塗上去的記號，當然彭大哥你瞧不出來，我們是用上乘內功在那兩張牌上印出指紋的，那當然是很精細的，但彭大哥你若是注意着的話，也許不難看出。可是通常道上的人大都在『天牌』或『地牌』做手脚，彭大哥，你普通也在那些牌上着手，對不？所以我們一反『常態』，却在不受人注意的『無名八』牌上搞鬼，而且我們做記號的方法，相當特殊，幾乎是令人不相信的，因爲牌九的硬度非常高，就算一般有深沉內功的人想在牌上做記號，但能談笑自若，不露痕跡的搞出來，那是不容易的。就拿你彭大哥來說吧，你若想用內功在牌上印出指紋，可能你咬着牙，用了三天三夜的力氣，大概也弄不出一點名堂來，你說是不？」

鷩異的睜着眼，偷辣郎中低低道：「可不是，別說是我，就是一般高手，也無法在那比鋼片還硬的牌上用內功做記號，這等功夫，天，我再怎麼想也想不出來啊！更絕的是，我一直注意天地大牌，那會去注意無名八呢？就算我注意了，那精細的指紋，我這老花眼，又怎能一眼看出來呢？」

淡淡一笑，夏秋心道：「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你的心理因素在搞鬼，否則還是騙不過你的。因爲我和小楓一開頭便輸得慘兮兮，使你鬆下了注意力，而且你一直認爲我們是你教出來的，所變的花樣，决逃不過你的眼睛，你心中一定認爲我們不敢大胆搞鬼的，所以你的注意力無形中又鬆了下來，對不？」

點點頭，偷辣郎中道：「是啊，我一直認爲你倆縱算有齊天大聖的七十二變，也跳不出我這如來佛的掌心哪！」

一頓，眨了眨眼皮兒，又道：「小秋，妳雖然在牌上做了記號，但還得換骰子，否則，妳無法打出妳先摸牌的點數，對不？難道說，妳連掉換了假骰子我也不知道麼？」

微一搖頭，夏秋心道：「彭大哥，你又錯了，在你和天九帮主的面前，我和小楓再大的本領，也不敢貿然的去換假骰子啊！」

偷辣郎中詫異道：「妳不換骰子，妳如何打出妳自己所有的點數呢？」

夏秋心道：「其實也是一句話：說穿了不值錢。我只不過在三顆骰子上暗暗揑去了一小角，我已經練了相當久，這種缺角骰子，十次準有九次以上，打出來的點數是由莊家先摸牌……」

偷辣郎中吃驚道：「我沒發現骰子缺角啊……噢，我明白了，小秋，妳是在我們把賭注全下的時候，也就是妳做莊的最後一檔牌，才把骰子揑去一角，對不？」

夏秋心笑道：「彭大哥，妳說對了，就是那最後一次，我那對無名八早就弄好，一直等待機會使你們全下，然後我再推出那兩張無名八在最上面，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才搞出缺角骰子來，一把吃下你們所有的賭注！」

恍然大悟，偷辣郎中跌足道：「怪不得妳敢誇下海口，以一賠二，原來埋伏着那兩張王牌哪！當我和天九帮主輸光了之後，牌局也就完啦，誰也不會去注意那骰子……」

抿嘴輕笑，夏秋心說道：「那時你們已輸得昏昏忽忽的啦，當然不會去注意它了。」

微微一嘆，偷辣郎中瞇了下眼，無限感慨的道：「我輸得心服口服，枉我賭了半輩子，以爲唯我獨尊，到現在才知道：一山比一山高，一海比一海深呀！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我老了，不中用啦，現在的天下是屬於你們年輕人的，誰說不是？」

搖搖頭，一陣苦笑，偷辣郎中不自覺的又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夏秋心微笑着，輕盈的截斷他的話，說道：「彭大哥，你不認爲是名師出高徒麼？」

一楞，偷辣郎中翻了下眼，喃喃道：「名師出高徒？」

忽哦了聲，大笑道：「是啊，這不就是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嗎？」

說畢，一陣宏聲朗笑……

夏秋心也破唇輕笑……

夏秋心與偷辣郎中分手之後，便朝「萬人塚」奔去。快到南門的時候，迎面却見「十二金釵」簇擁着「白玫瑰」左菁前來……

左菁似乎老遠便見到夏秋心，只見她人未到，便在馬上朝夏秋心揮手招呼：「夏姐姐！」

夏秋心大喜過望，連忙奔身前去，嬌呼道：「左妹妹，妳怎也來洛陽了？」

左菁當先躍下馬鞍，握住夏秋心的手，好不高興的道：「夏姐姐，我們剛進城來，正想到天九帮去找妳呢。」

夏秋心道：「妳不是去『落雁江』抓『黑蛟龍』的麼……」

話落一半，夏秋心忽地噫了一聲，眼角瞥見十二金釵裏却有個大男人，正是「黑蛟龍」！

只見黑蛟龍騎在馬上，低着頭，而且「夾」在十二金釵那「粉堆」裏，是以夏秋心並不能一眼就看出來。

左菁噘了下小嘴兒，睨着黑蛟龍道：「喏，黑蛟龍那厮抓來啦，他的老巢落雁江和他一伙狐羣狗黨，都叫我夷平了。」

這時候，由於她們十幾個帶刀揹劍的嬌嬌女兒家，擠在街心招搖過市，很是耀人眼，引起路人好奇的注視，夏秋心遂道：「咱在這兒，太顯人耳目了，找個地方講話吧。」

左菁道：「夏姐姐，妳現在沒事吧？我們到『大威鏢局』靑鋒劍林老前輩家中如何？」

夏秋心忙道：「不，君公子現正在『萬人塚』與仇人決鬥，我必須去看看！」

左菁詫道：「君公子與人決鬥？那我也趕去看看，一定很精彩。」說着，轉身跨上馬鞍，夏秋心也跟着躍上去，於是她們一夥人，浩浩蕩蕩的又出城去……

走了三四里路，很快的便到了「萬人塚」。

萬人塚是個墳場，放眼望去，墳堆林立，既荒涼又陰森。

這堆墳丘好高好大，夏秋心等人只得把馬放在山脚下，當把馬拴好，正想邁步之時，忽見君之楓正朝這兒走來！

「楓！」喜出望外，夏秋心揚手叫了一聲，柳腰兒一旋，人已急撲出去……

可是當她到了君之楓跟前之時，她猛然呆住了！

只見君之楓渾身浴血，面色死白，手中拎着一顆血淋淋的頭顱；他顯得疲乏至極，以致於他的氣息濁重而促急，胸前如波般的一起一伏，連他的步履也跟蹌搖幌的，身形搖搖欲墜……

花容失色，夏秋心駭叫了聲：「楓！你沒怎樣吧？」

叫聲中，已趕緊攙扶住他，君之楓忽像虛脫般的癱瘓在她的懷裏，他掙扎着起來，但夏秋心緊緊摟住他，芳心欲碎道：「楓，你躺着別動……」

抱着他在一座墳堆上坐下，夏秋心探手入懷想找絹帕，但已爲偷辣郎中紮傷了，乾脆解下頭上的絲巾，爲君之楓拭去臉上的血污；並迅快的查視了他週身，發現並無傷口，這才稍定下了心。

這當中，左菁和十二金釵已奔上來，左菁一見，大吃一驚，低呼道：「君公子受傷啦？」

睜開眼，君之楓似乎覺得好受了些，他喘喘氣，疲倦道：「受傷倒沒有，只是挨了那傢伙一掌。」

夏秋心急急問道：「在那兒？感覺怎樣？」

摸摸左胸口，君之楓道：「在這。痛說不上怎麼痛，只覺得怪不舒服的就是；放心，沒啥的，吃幾帖內創藥，睡他一兩天，準沒事的。」

透了一口氣，夏秋心放心道：「眞嚇壞我了！我只不過就擱一下而已，你怎這麼快便解決了那傢伙呢？我還以爲你倆至少要過兩三百招才能分出勝負呢。」

君之楓躺了一下，似乎覺得好多了，便坐起來，他摸着左胸口，輕輕揉着，笑道：「笑話，他算老幾？竟想在我手裏過百招啊？告訴妳丫頭，也不過僅僅的卅招吧，少爺便叫他一命歸天了也！」

夏秋心嬌笑道：「不害臊，挨了人一拳，還神氣呢。」

滋滋牙，君之楓哼道：「別給我漏氣，偶而滑交，總是難免的啊。」

左菁望着他嬌笑道：「好可惜啊，來遲了一步，否則我可以看到頂頂大名的不眨眼挨揍哪。」

佯瞪了她一眼，君之楓道：「像妳這種沒安好心眼的人，眞該遭天譴雷劈。」

這時候，夏秋心已拿出兩粒藥丸，君之楓接過來望了望，苦笑着自我揶揄道：「眞糟糕，想不到我竟一天一夜裏，連吃了兩次傷藥，窩囊啊！」

夏秋心催道：「快吃吧，小命保得住算是不錯了。」

君之楓哼道：「瞧妳，不僅是烏鴉嘴，簡直是烏鴉頭了。」

說着，一仰脖子，把藥丸吞了進去，翻翻眼，君之楓這才想起，連忙道：「呀呀對了，左大姑娘啊，您怎麼也來了？」

話落，眼前一瞟，忽見黑蛟龍也在這，詫異道：「哎喲，原來朋友您也在這兒，失敬了哪。」

低着頭，黑蛟龍哼也不哼……

君之楓轉向左菁道：「左姑娘，妳手脚還蠻管用，如何？是不是他刼鏢車？」

左菁乾脆也在墳堆上坐下來，當然，身後的十二金釵也跟着坐下來；左菁道：「他否認，不過我還沒到大威鏢局去見林鏢頭，待他鑑定那塊翡翠，便知道是不是了。」

君之楓詫道：「妳沒去大威鏢局？」

夏秋心接口道：「她們剛一進城，便碰到了我，急急趕來看你的龍虎門，連大威鏢局的門牌都還沒看到呢。」

左菁眨眸道：「可不是，我聽大金釵說，六鬼神叫你整得像隻兔子似的，所以我也想來看看你的威風。」

聳了下肩，君之楓笑道：「想不到却叫妳見了我這狼狽樣，倒霉啊。」

抿嘴忍笑，左菁轉眸向地下那顆血淋淋，兩眼兀睜的腦袋望了一下，起了一陣疙瘩，趕忙掉頭道：「這可憐的傢伙是誰啊？」

夏秋心將絲巾把他包起來，口中說道：「九指魔。」

吃了一驚，左菁脫口說道：「是九指魔？」

用力扯緊結口，夏秋心道：「是呀，有什麼不對？」

左菁眨着眼道：「我聽『四海老人』說過，九指魔在廿年以前是江湖上的風雲人物，武功厲害非常，不過此人嗜錢如命，專門充當『殺手』，這等老輩高手，君公子竟然有這個能耐殺了他了不起呵！」

拱拱手，君之楓笑道：「左姑娘誇獎，不敢不當，不敢不當。」

一臉正經，左菁道：「君公子，我是眞心話，人說不眨眼有三頭六臂於今我完全相信了！」

滋滋牙，君之楓道：「三頭六臂？那豈不把我說成了妖怪嗎？」

話落，衆人一陣嬌笑……

凝視着他，夏秋心關注道：「楓，現在感覺怎樣？」

提了一口眞氣，緩緩吐出，君之楓微笑道：「好多了。」

歡欣的笑了笑，夏秋心柔聲道：「那咱走吧，還有很多的事情趕着要辦哩。」

於是他們離開萬人塚，君之楓和黑蛟龍同乘一騎，夏秋心和左菁共坐一馬，浩浩蕩蕩的進城去……

入了城，君之楓和夏秋心雙雙下馬，夏秋心朝左菁道：「左妹妹，待我事情處理完畢之後，我會到大威鏢局去看妳。」

左菁點頭道：「好的，夏姐姐，君公子，咱回頭見。」

說畢，振韁而去……

目送她們遠去之後，夏秋心道：「楓，咱是先回酒樓去看死要錢，還是先把錢

送還園園姑娘？」

微一沉吟，君之楓道：「我看這樣好了，咱分頭辦事比較快，妳先回酒樓去看望一下小施，然後僱兩輛馬車，到『洛陽錢莊』，把銀子裝載好，準備運送到武安去。我即刻送錢給園園，妳說好不？」

甜甜一笑，夏秋心道：「好的，快去快回。」

於是，君之楓和夏秋心分頭各辦各的事去……

到了「舒心樓」，君之楓朝一名伙計道：「我要找園園姑娘。」

那名伙計堆笑道：「公子爺，很是對不起，園園姑娘今天身體不太舒服，請公子爺改天再來捧場好麼？」

君之楓微一怔，正想說話，忽見昨天接待他的伙計迎上來，含笑道：「公子，您就是昨兒來的那位君公子是麼？」

君之楓點頭道：「是的，我就是。」

伙計連忙道：「請您跟我來。」

點點頭，君之楓跟着他上了樓梯，繞到後院，伙計在迴廊停下，伸手指道：「君公子，左邊第三間，便是園園姑娘的閨房。」

從袍袖中抓了一把散銀給他，伙計堆笑稱謝而去。君之楓緩緩走到園園房門口，舉起手來正想敲門，忽聽房裏隱隱傳來琴聲和歌聲……

心中楞了楞，君之楓放下手，把耳朵湊近門板，只覺得，那歌聲和琴聲好生熟悉——

……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

當君之楓聽到這兩段歌詞之時，他立刻知道那就是他平素最喜歡聽的「孔雀東南飛」。

凝神，屏氣，君之楓竟也着了魔似的附在門扉上傾聽，那哀怨，幽鬱，悲愁，聽來使人迴腸盪氣，愁腸百結的婉轉感凄歌聲，君之楓入神得痴迷……

忽然，那珍貴的男人眼淚，竟然濡濕了他的眼眸！

噢！君之楓哭了？是的！他哭了！他制止不住的哭了！

他轉過身子，掩首伏在欄杆上，他只覺得他此刻忽地變得非常軟弱，軟弱的可憐！

北風吹乾了他的淚水，他仰首吸口氣，想提提神，定定心，但寒風灌進他的脖子裏時，他却打了個冷顫！

他的心依然抖顫着，激滾着……

孔雀東南飛，是一首民間很流行的通俗詩歌的歌名，它的原本眞正意思，雖是說一對孔雀不能相携行，但後來却被引用成「焦仲卿夫婦」雙雙殉情自殺故事的開頭。君之楓所以喜愛這首詩歌，當然是因爲被那故事所感動，可是最主要的還是因爲他也有相同的處境——他愛夏秋心，但由於他母親緣故，他却不敢大胆的去愛！

所以，他不知不覺的愛上這首歌，每每苦悶之時，常常獨自吟唱，尤其每到園園姑娘這兒來，他更是要她彈唱這首歌，藉以抒情懷傷……

現在，他聽到園園獨自唱這首歌，他却有了不同的感受——不是拿自己對夏秋心的感受，而是自己對園園的感受……

他發現自己很殘酷，把園園造成了另一隻「孔雀」！她不僅得不到自己的愛，反而爲了自己，而犧牲青春，即將下嫁給行將就木的老頭子爲妾！

那是殘酷的，非常殘酷的！

他彷彿看到了園園幽怨哀傷的仰望着蒼天，但她那麼溫馴的人，是不會向蒼天抗議的，她只是無語問蒼天……

不！那是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的！

咬咬牙，君之楓平靜自己的情緒之後，擦擦眼角，理理衣襟，轉身輕叩門扉。

琴聲倏然停止，隔了一會，朱紅色的門扉才緩緩開啓……

當園園看清君之楓之時，顯然她又驚又喜，一面閃身讓君之楓進來，一面道：「小君，你這麼快就來了？是否事情都辦完了？」

君之楓含笑道：「事得辦得差不多了，園園，累妳久等了吧？」

用袖子撣撣梳粧旁的圓椅，園園道：「不，我以爲你最快要到晚上才來呢，你通常是晚上來的，不是麼？」一頓，園園把圓椅搬前來，接道：「小君，你坐會，我沏壺茶——你最喜歡的『紅蜜茶』，我可沒記錯吧？」

一股温暖立刻包圍住他，君之楓這時候才發現，每次自己來的時候，園園都細膩温情的迎逢自己的喜好，他也這時候才發現，園園將來必定是個温柔而又體貼的好妻子……

似乎是過度興奮，使園園看起來有點手忙脚亂的樣子，她剝了兩個「雪橘」，另外在茶几上還擺了一碟花生，然後蹲在火盆邊煑茶……

一邊倒去茶粳，園園一邊道：「小君，房裏又小又亂，你別見怪。」

溜目瀏覽了一下房間，君之楓認識園園已有三年之久了，還是第一次到她的閨房來。他發現房子確實是稍嫌小了點，但可决不亂。只見房裏的佈置極端美雅，收拾得有條不紊，七弦琴，綫裝書，梳粧台，桌椅，茶几……等等，都擺放的井井有序，恰到好處，卽連床上的被褥也折叠得端端整整！這使人感到清新而有美感，彌補了房間窄小的缺憾！這也使人懷疑住在這兒的女主人，竟會是在風塵中打滾的女人，不是麼？這房裏，根本聞不出一絲兒的「風塵味道」，簡直就像大家閨秀，或小家碧玉的香閨哩！

君之楓看得出神，連園園的問話也忘記回了，園園奇怪的回過頭來，訝道：「小君，你怎不說話呀？」

哦了一聲，君之楓這才醒過來似的道：「噢，園園，妳說什麼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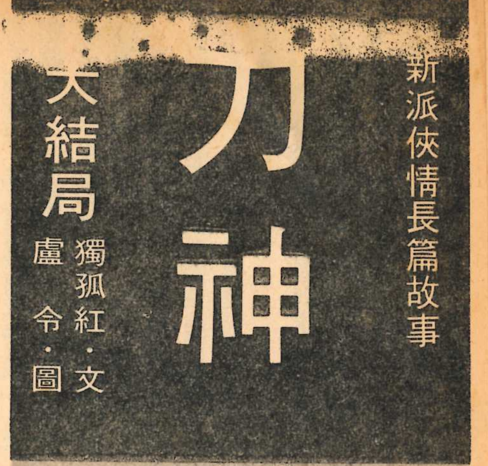
掩唇輕笑，園園道：「瞧你發呆，我說你別笑我房裏又小又亂，我不知道你會到這兒來否則我會把房子收拾得好些。」

君之楓連忙道：「够好了，够好了，園園，就算是我拍妳馬屁吧，太棒了！」

既羞又喜，園園輕撥炭火，道：「小施怎沒來？」

哦了一下，君之楓道：「他，他呀，他有事不能來。」

君之楓從來不曾把自己在江湖上的事情說給她聽，他認爲，如果把江湖上的險惡告訴她，那純粹是種罪過。（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梅恨天欲認父親之際，突遭人用調虎離山計，把梅凌烟炸死，梅恨天往追兇徒不獲，却意外救了被南宮海天下毒迷昏的楚雲秋，梅恨天迫楚雲秋放手一搏，以了上代恩怨，楚雲秋僞作與鬥，挺胸受死，危急間，幸黃婉君趕到，制止了這場悲劇，隨後逍遙宮主和雙鳳門主趕到，各自說出身份，母子相認，楚雲秋和梅恨天才洞悉兩人原是同父異母的同胞兄弟，黃婉君詫異以楚雲秋竟會爲梅恨天擊傷，遂向梅詢問當時楚雲秋是否一直沒有還手——



醋海成血海　抱恨終飲恨

梅恨天當卽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

黃婉君道：「我說麼，要不然，憑你一下子能傷得了大哥。」

楚雲秋道：「不錯，總算有人知道我，這頓打沒白挨。」

大夥兒又都笑了。

笑聲中，蕭棲梧悄悄地走到楚雲秋的身邊，低低說道：「楚相公，我帶的有傷藥……」

莫言輕咳一聲道：「姑娘，可以把那個『楚』字省去了。」

一句話紅了兩張臉，楚雲秋心神震動，蕭棲梧羞得螓首低垂。

時逸撫掌笑道：「老莫什麼時候學的這麼會說話了，看來到時候這兩位非好好跟你喝兩杯不可。」

莫言嘿嘿笑道：「我姓莫的別的不會，這一樣最拿手，看來還是我來做個現成的媒人吧，宮主……」

楚雲秋忙道：「莫老……」

莫言道：「老弟台，你別急了，宮主跟蕭姑娘都說好了，要不是人家蕭姑娘幹嗎這麼關心你，要不是我這個莫媒婆也不敢輕易抓起這把冰斧了！」

楚雲秋忙轉望逍遙宮主。

只聽逍遙宮主道：「雲秋，莫老說的不錯，我已經代你做主求得蕭姑娘首肯了，你不會怪娘多事吧。」

楚雲秋心裏爲之震顫，他紅着臉笑道：「怪您？您讓我省了事兒了，我感激都怕來不及。」

逍遙宮主爲之一怔！

蕭棲梧猛抬螓首望向楚雲秋，嬌靨上帶着驚羞喜，也帶着激動，一雙美目裏所包含尤多，尤多，多得令人難以言喻。

莫言一揚拇指道：「老弟眞行，對，這才是鬚眉男兒本色，男子漢，大丈夫，用不着忸忸怩怩的！」

逍遙宮主道：「以我看這叫皮厚不害臊。」

大夥兒哄然一聲又都笑了。

忽聽「逍遙宮」的一名姑娘道：「宮主，有人來了。」

大夥兒忙住笑望去，只見遠處馳來十幾條人影，疾快若飛，身法俱皆一流。

雙鳳門主詫聲道：「這是誰？」

楚雲秋目力超人，他已看出來人的幾個是誰了，當卽道：「『金陵』傅家的傅天翔跟他的愛女傅飄紅，『襄陽』冷家的冷鐵生，『長安』柳家的柳不凡，『洛陽』白璞，『衡陽』桂天平，『杭州』郭紹青。」

莫言點頭說道：「沒錯，全是六大家的人，老的帶着小的，還有六大世家的高手。」

時逸道：「他們這是幹什麼？」

說話間六大世家的人已然來近，楚雲秋很自然的目光只落在姑娘傅飄紅的臉上，不知道爲什麼，三幾天不見，姑娘傅飄紅消瘦了不少，也憔悴了不少，而且滿面都是悲怨神色，他心裏不由泛起了一種異樣感受，這感受很清晰，但他却說不出什麼！

六大世家的人停在了一丈外，身着青衫，臉色稍嫌凝重的傅天翔跟愛女傅飄紅站在一起。

其他，冷鐵生，柳不凡，白璞，桂天平，郭紹青面前各站着一名老者，分着黑，黃，白，紫，藍色衣袍，身後也都站着一兩個中年人或者是老者。

楚雲秋迎前兩步，抱拳一拱，道：「傅前輩……」

只聽冷鐵生面前那白面長髯黑衣老者冷然道：「年輕人，我六大世家要找『神手書生』楚凌霄的後人，那位是。」

傅天翔道：「這位就是楚少俠！」

楚雲秋微微一怔，說道：「傅前輩怎知……」

傅天翔截口道：「是小女回家告訴我的。」

楚雲秋猛然想起那天梅恨天解毒時的情景，當時傅飄紅也在塲，他「哦」了一聲道：「那麼諸位找我有什麼事？」

傅天翔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却冷然道：「事到如今六大世家也不願再瞞誰了，當年蒙面喬裝圍攻楚凌霄的就是我六大世家，我們不願讓你逐一找上門去，所以主動聯袂前來找你，就是爲這件事，你明白了麼？」

一聽這話，雙鳳門主，莫言等都要上前。但他們脚下剛動逍遙宮主就聽見了，她抬雙手攔住了衆人。

楚雲秋那裏呆了一呆道：「原來當日圍攻先父的是諸位，冷前輩要不說我是不知道呢！」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道：「現在你知道了。」

楚雲秋道：「不錯，現在知道了。」

傅天翔突然說道：「楚少俠，容我打句岔先表明自己的立場，當年事不管我做的對不對，如今楚少俠你對我傅家有大恩，我此來不是爲找楚少俠你搏殺的，我是來還債的，我願意聽憑楚少俠你處置。」

傅飄紅一來就低垂着螓首，此刻猛然抬頭望向乃父，叫道：「爹您……」

其他五個世家的主人臉上變了色，那白面長髯黑衣老者詫聲叫道：「天翔兄，你這是……」

傅天翔正色道：「大丈夫恩怨分明，你們現在應該明白我爲什麼只帶我女兒一個人來了，我不是來搏殺的，我帶她來只是爲讓她給我收屍。」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臉更白了，點頭道：「好吧，既然這樣我五個不便勉強，你『金陵』傅家除外就是。」

傅天翔目光一凝，望着楚雲秋道：「我的立塲及來意已經表明——」

楚雲秋道：「傅前輩是否也能容我打句岔。」

傅天翔道：「少俠請說，傅天翔洗耳恭聽。」

楚雲秋目光一掠傅飄紅道：「好說，我先請教，傅姑娘當日突然要回『金陵』去，是不是就是爲這件事。」

傅飄紅嬌靨上幽怨之色頓濃，美目中淚光閃動又低下了頭。

傅天翔點頭道：「不瞞少俠，就是爲這件事。」

楚雲秋吁了一口氣，道：「我直到今天才明白，我在這兒說句話不知道諸位信不信，別說我不知道當年圍攻先父的是六大世家，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會逐一找上門去，因爲我根本沒打算報這個仇，當年事過在先父，諸位爲的是天下武林，爲的是世間蒼生。千對，萬對，我唯一要找的是當初誘使先父捨棄正宗，改習『殘缺門』『左手刀法』的人，我認爲他才是罪魁禍首，他才是殺害先父的眞兇，我這話諸位信不信？」

逍遙宮主與雙鳳門主連連點頭。

六大世家的人却聽直了眼。

只聽傅天翔激動地說道：「少俠，眞的。」

莫言突然道：「我可以作證，楚老弟對我這麼說過。」

黃婉君道：「這是實情，我楚大哥一直是這種態度。」

梅恨天道：「我也可以作證。」

傅天翔鬢髮皆動，道：「少俠令人敬佩，打古至今，天地間也只有少俠這麼一個，我不說別的了，但是我欠少俠的不能不還！」

他探懷掣出一把匕首，飛快往左腕砍去！

楚雲秋電撲而至，探掌抓住了傅天翔的右腕，正色道：「前輩做的千對萬對，憑什麼要廢一隻手？再說前輩要毀自己一隻手作爲報償，他們五位又該怎麼辦？」

傅天翔鬢髮暴張，身軀暴顫，苦笑聲中鬆手丟了匕首，道：「不管怎麼說我不能不有所表示，這樣吧，少俠現不把我們這六家的人當仇人，我們這六家跟少俠之間便沒有絲毫仇怨可言，我把小女送給少俠作爲報償。」

楚雲秋爲之一怔！

莫言撫掌大叫：「傅老兒，有你的，這筆債連本帶利還得不輕！」

逍遙宮主笑道：「傅老好意我母子感激，只是這件事得先問問這位蕭姑娘。」

蕭棲梧一怔，羞紅着嬌靨投過感激一瞥道：「您老人家代雲秋作主就是——」

逍遙宮主搖頭道：「不，姑娘，剛才我能爲他作主，現在，却一定要妳先點頭。」

蕭棲梧遲疑了一下，飛快掃了傅飄紅一眼整臉大方地道：「有這麼一位可人的妹妹，我求之不得。」

莫言大叫一聲，一蹦老高。

時逸罵道：「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年歲了，留神摔折了你的老骨頭。」

莫言一瞪眼道：「怎了，碰着樂事兒你不許我樂，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兒，能活到八百歲還是改不了。」

大夥兒笑了。

逍遙宮主帶笑說道：「行了，雲秋，把傅姑娘請過來吧！」

楚雲秋還沒說話，傅天翔一推愛女道：「丫頭，還不快過去見禮道謝去！」

傅飄紅低着頭嬝嬝行了過去。

左北斗聳聳肩道：「害我空歡喜一場，原以爲有熱鬧可瞧了，誰知道雷聲大，連一滴雨都沒有，讓楚老弟一句話全掃沒了，稀鬆！」

時逸一巴掌揮了過來。「你老小子幸災樂禍，安的是什麼心。」

左北斗是挖苦那五家。

時逸是怕那五家掛不住。

其實，都是成名當年的老江湖了，誰又會聽不出來。

站在白璞面前那名清癯白衣老者赧然抱拳，道：「楚少俠寬懷大度，使得我五家感到萬分羞慚……。」

楚雲秋料想此老必是白璞的尊人，忙抱拳道：「白前輩千萬別這麼說——」

白衣老者一整臉色，正色說道：「少俠，老朽要直言一句，當年事我們幾家做的是不錯，但是事隔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這幾家絕沒有主動聯袂跑來找少俠，意欲聯手搏殺少俠的道理，這裏頭有少俠還不知道的內情。」

楚雲秋「哦」地一聲道：「白前輩是指……」

白衣老者目光一掠站在柳不凡身前的那名瘦削黃衣老者，道：「這件事柳『長老』較爲清楚，還是由他來奉告吧。」

那名黃衫老者頗爲窘迫地乾咳一聲，抱拳道：「少俠，是這樣，不瞞少俠說，這一趟是我發柬邀他們來的，只因爲『殘缺門主』傳話要挾，說少俠正在找尋當年涉及令尊的人，我六家若不先聯手對付少俠，他就要把我六世家當年蒙面參與涉及令尊的事密告少俠，並且派高手進犯我六世家，要使我六世家兩面受敵，我六世家只求自保不得已，只有……」

楚雲秋聽得心頭震動截口道：「我明白，『殘缺門』派人找上了柳前輩……」

黃衫老者道：「不，他們的人找上了犬子。」

楚雲秋「哦」地一聲轉望柳不凡，他還沒說話，柳不凡已臉色一變跨步越前，忽然抱拳道：「楚兄的胸襟令小弟愧然，殘缺門的人找上小弟是實情，但小弟把這件事禀報家父的時候，却瞞下了不少，如今，小弟甘領家父重罰，也要把實情奉知楚兄……」

他把「殘缺門」人利用他的弱點脅迫他的經過，一絲兒不再隱瞞地說了一遍。

他這裏把話說完，黃衫老者那裏勃然變色，陡揚厲喝：「畜牲大胆，還不給我跪下。」

柳不凡一聲沒哼跪了下去。

只聽黃衫老者厲聲又道：「我的臉都讓你丟光了，柳家怎麼會出你這種不肖子孫，要你何用。」

揚掌劈下。

楚雲秋帶着一陣風撲到，把掌托住了黃衫老者右腕，道：「前輩，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當衆認錯更是勇氣可嘉，我佩服不凡兄，更感激他告訴我實情，請前輩看我的面，不凡兄只是一時糊塗，前輩該給他一個機會。」

黃衫老者一頓脚道：「少俠，你讓我父子羞煞愧煞！」

一頓喝道：「畜生，今天要不是看在少俠份上，我非活劈了你不可，還不謝過少俠。」

柳不凡仰臉抱拳，剛要說話。

楚雲秋伸手拉起了他道：「不凡兄，從現在起我交你這個朋友，朋友之間用不着這個。」

只聽身後有人叫道：「楚兄，還有冷鐵生！」

楚雲秋回身望去，冷鐵生對他抱起雙拳，一臉羞愧之色，他知道冷鐵生要說什麼，他沒讓冷鐵生開口，當即道：「鐵生兄，你也用不着這樣，過去的已成過去，從現在起大家都是朋友，這就够了。」

冷鐵生神情一變，道：「恭敬不如從命，那麼我什麼都不說了。」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冷然道：「鐵生，難道你也有對不起楚少俠，辱損家聲的地方。」

冷鐵生只連點頭。

楚雲秋忙道：「冷前輩，我和鐵生兄有過一次小誤會，打過一次架，就這麼回事，你看該怎麼辦？」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聽若無聞，寒着臉望着冷鐵生道：「鐵生，是這樣麼？」

冷鐵生却沒有隱瞞，當即從他追趕莫言爲楚雲秋所攔說起，一直說到他幾次下手刼奪那一頁三式刀法，冷鐵生把錯全攬在自己身上，被南宮海天誘騙，利用的事他隻字沒提。

他那裏說完話，白面長髯黑衣老者臉上變了色，楚雲秋却一步跨前說了話：「前輩，年輕人血氣方剛，都有個糊塗衝動時候，柳前輩賞我個臉。」

只聽蕭棲梧道：「冷前輩，這件事我清楚，冷公子是受了家兄南宮海天的騙，不能全怪冷公子。」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一笑說道：「事到如今還有什麼話好說，要不是楚少俠寬懷大度，我這個兒子早沒了，我居然跑到這兒來要跟楚少俠拚命，眞是羞煞愧死！」

抬眼望向冷鐵生，目中兩道寒芒直逼過去，冰冷道：「畜生，你給我聽清楚了，也給我牢記住，這回全看楚少俠的面子，再有下次我會當沒你這個兒子。」

冷鐵生低頭恭謹答應。

楚雲秋呼了一口氣道：「行了，一場要起的干戈化爲玉帛，從現在起大家都是朋友，而且是好朋友，爲免『殘缺門』乘虛侵襲，諸位要沒什麼事就此請回吧，容我日後一一登門拜望……」

白面長髯黑衣老者道：「少俠放心，我們幾個臨出門的時候都把家裏作了萬全的準備，最妥善的安排，雖不敢說是銅牆鐵壁，固若金湯，却敢說『殘缺門』難越雷池半步，現在我們還不回去，我們要追隨少俠左右，剿滅了『殘缺門』這場餘孽之後才返家門。」

另五家主人異口同聲，都是這麼說。

楚雲秋一抱拳道：「我不敢當諸位這追隨二字，諸位急公好義，爲天下武林而置府上的安危於腦後，也令我敬佩，不過我仍請諸位就此回府。『殘缺門』的鬼域伎倆防不勝防，他們在短期內若不擴充實力，拿幾處有利的據點，勢難再在武林中生存，而有利的據點又有懈可擊的只有當世的六大世家，我敢說他們對六大世家必不輕易放手，千方百計，不惜犧牲也非要達到他們的陰謀不可，所以我認爲只要諸位能各守門戶，不讓他們奪得這幾處有利的據點，諸位要盡的心，出的力，較諸在江湖上追逐他們有過之無不及，諸位都是明智高人，成名當年的武林前輩——」

只聽傅天翔道：「多謝少俠指點，少俠不用再說了，我這就頭一個回去，我仍是那句話，讓飄紅跟着諸位在外頭歷練歷練，到時候我再來接她回去，告辭。」

他一抱拳要走。

楚雲秋忙道：「傅前輩請慢走一步，這兒有前輩一個親戚要跟前輩談談。」

傅天翔訝然道：「少俠是指……」

楚雲秋一招手道：「空羣兄過來。」

薛空羣縱掠而至，他自報姓名，表明身份之後馬上跟傅天翔談上了。

傅天翔這裏暫時留了步，另五個世家的主人紛紛告辭，接連率衆離去。

其他五個世家的人剛走完，傅天翔也跟薛空羣談完了話，轉過身來跟衆人打了個招呼也走了。

目送傅天翔離去之後，楚雲秋回過了身，只聽逍遙宮主說道：「雲秋，咱們現在……」

楚雲秋臉上浮現起一片凝重神色，道：「娘，有件事我一直沒機會說，恨天想必也跟我一樣……」

逍遙宮主雖看不見，但她聽得出愛子的語氣不對，忙道：「什麼事？」

楚雲秋口齒啓動，要說，但他旋即又改口說道：「還是讓恨天說吧，他比較清楚。」

大夥兒的目光一起轉向梅恨天。

梅恨天自然知道他這位同父異母的兄長說的是什麼事，他當即忍着悲痛把乃父梅凌煙遇害的經過說了一遍。

靜靜聽畢，大夥兒臉上都變了色，莫言頭一個叫道：「梅『揚州』已落得那麼悲慘，『殘缺門主』那匹夫居然還不放過他，簡直不是人。」

時逸咬牙道：「這匹夫，就別讓咱們找到他。」

雙鳳門主臉色煞白，鳳目湧淚，悲聲說道：「姐姐，你說這叫什麼，這叫什麼啊。」

逍遙宮主却是相當平靜，道：「妹妹，我說句不該說的話，盡管好死不如賴活，但凌煙現在的情形却是生不如死，如果我沒有料錯，他所以拖着那麼一個身子直到如今，用心恐怕跟楚凌霄一樣，一旦到了時候，他仍是要去的，如今只不過是早走幾天罷了。」

此言一出，衆人無不黯然低頭。

雙鳳門主道：「姐姐說的不錯，只是，我不甘心讓他就這麼毀在那陰狠匹夫手裏。」

逍遙宮主道：「那是當然，咱們這不就要去找那匹夫麼？」

楚雲秋道：「哼，那匹夫咱們是一定要找到，只是有件事二位留意到沒有。」

逍遙宮主道：「什麼事。」

楚雲秋道：「爹既是那麼個人，多少年來對你一直念念不忘，甚至不惜冷落秦姨，他老人家怎麼會再作他想，所以我對『殘缺門主』指他老人家奪妻毀家——」

雙鳳門主道：「不可能，這是那匹夫無中生有。」

逍遙宮主點了點頭，說道：「我也這麼想。」

楚雲秋道：「還有，根據適才柳不凡所說，以及恨天所說，我也見個的那個楚字，『殘缺門主』似乎處心積慮想挑起我跟恨天之間拚鬥，這是爲什麼？」

雙鳳門主道：「顯而易見的，這是他想假你之手爲他除去梅家這父子的。」

楚雲秋道：「既然他老人家跟他無怨無仇，他爲什麼害得老人家終生殘廢於先，又想假我手除去老人家梅恨天於後？」

雙鳳門主道：「這！這恐怕就要問那匹夫自己了。」

楚雲秋道：「他知道不知道我跟恨天都是老人家的親骨肉呢。」

逍遙宮主身軀震動，衆人無不色變，雙鳳門主驚駭搖頭，道：「不，他不可能知道。」

楚雲秋道：「你別忘了，我養父曾經在他『殘缺門』學過『左手刀法』也就是說我養父在『殘缺門』待過一個時期。」

逍遙宮主急道：「你是說你養父告訴過他？」

楚雲秋道：「並不一定是有意的，不能說沒有這個可能！」

莫言叫道：「眞要是這樣的話，這匹夫未免太狠毒了。」

時逸冷冷說道：「你把他當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

「還有，」楚雲秋道：「要眞是這樣的話，恨天進『殘缺門』學習『左手刀法』就十九是經過安排的！『殘缺門』的『左手刀法』最終是讓人自己親手毀滅自己，照這一點看，『殘缺門主』的陰謀應該是先假我之手除去老人家，然後再讓恨天爲父復仇殺了我，最後再使恨天毀滅了自己！」

逍遙宮主、雙鳳門主雙雙機伶暴顫，雙鳳門主道：「一句話，他是有着讓梅家骨肉相殘，好狠毒心腸，錯非雲秋機警冷靜，錯非我們姐妹還在人世，這……」

機伶又一顫，住口不言。

用不着她說下去，誰都知道這後果，的確，錯非楚雲秋當初機警冷靜，沒殺那殘廢老人，錯非逍遙宮主，雙鳳門主還在人世，她們知道內情，及時阻攔，這骨肉相殘的人間大悲劇非發生不可。

只聽梅恨天道：「我看那匹夫一定知道我跟大哥的關係。」

雙鳳門主道：「何以見得。」

梅恨天把殘廢老人遇害時的情形說了一遍，最後道：「爹當時正在石几上以斷腕寫字，寫的是『楚雲秋不是楚凌霄……』很顯然的，爹是要告訴我大哥不是楚老人家的親骨肉，而是我同父異母的大哥，但是『殘缺門』的人沒容爹寫下去，分明是怕我知道眞象之後，他陰謀難以得逞，他們害了爹之後又圖嫁禍楚老人家，這不正是讓我搏殺大哥麼？」

雙鳳門主顫聲說道：「恐怕就是這樣了！」

逍遙宮主道：「梅家究竟跟他有什麼深仇大恨，他竟這麼狠讓人骨肉相殘，一個也不留！」

楚雲秋高揚眉梢，兩眼之中殺機奪人，道：「秦姨剛才說過，這就要問他自己了。」

梅恨天冰冷道：「大哥，咱們走！」

楚雲秋接口說道：「走自然是要走，只是——」

突然兩眼暴閃寒芒，向梅恨天一打手勢，兄弟兩一左一右，向着近十丈遠近處一座後臨密林的土丘撲了過去。

眼下都是老江湖，一見這情形就全明白了，莫言忍不住要跟過去，雙鳳門主抬手攔住了他。

楚雲秋跟梅恨天身法極其快速，轉眼工夫便一左一右地繞過了土丘，一繞過土

丘兩個人便都看見了，土丘後草叢裏爬伏着一個黑衣蒙面人，楚雲秋跟梅恨天繞過了土丘，已經到了他身側三丈內，他居然了無所覺，還爬伏在草叢裏不動。

梅恨天忍不住一聲冷笑撲了過去。

楚雲秋急道：「恨天，留他活口。」

那黑衣蒙面人這才倏然驚覺，一驚抬頭，心胆欲裂，翻身便往樹林逃。

他身法居然相當滑溜，相當快，梅恨天一把沒抓着他，只把他衣衫扯下來一塊，眼看他就要跑進樹林裏。

楚雲秋早防着他這一手了，一個起落撲到，揚手一掌把那黑衣蒙面人打了個跟頭。

梅恨天緊跟着撲到，一脚飛出踢斷了那黑衣蒙面人一條腿，黑衣蒙面人大叫一聲昏了過去，楚雲秋俯身一把抓起，騰身而起。

弟兄兩個回到了衆人面前，楚雲秋把黑衣蒙面人扔在了地上，衆人都認得出這是「殘缺門」人，臉上都變了色！

那黑衣蒙面人居然一動沒動一下。

梅恨天冷笑一聲道：「想裝死你可是找錯了人。」

抬脚踩在了黑衣蒙面人那條斷腿骨折之處。

黑衣蒙面人大叫坐起，伸兩手抓住了斷腿。

梅恨天冰冷道：「說，你鬼鬼祟祟躲在土丘後幹什麼？」

黑衣蒙面人沒說話。

梅恨天脚下加了一分力。

痛上加痛，痛澈心肺，黑衣蒙面人不是鐵打的金剛，銅澆的羅漢，他那受得了這個，忙叫道：「我說，我說，我是奉命來窺探動靜的。」

楚雲秋道：「奉你們門主之命？」

黑衣蒙面人點頭道：「是的是的。」

楚雲秋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黑衣蒙面人搖頭道：「我不知道。」

梅恨天雙眉一揚，脚下又要用力。

「快劍」鄭華一個箭步掠了過來，伸手抓起了黑衣蒙面人頭上的黑布罩，一張馬臉，不知是天生的，還是怎的，面部不帶一絲兒血色，兩道殘眉，一雙凸睛，唇上還留着兩撇小鬍子，如今滿頭都是汗，汗珠子一顆顆賽豆大。

只聽鄭華道：「鄲太原果然是你。」

白臉小鬍子頭一低，沒說話。

鄭華冷笑一聲道：「鄲太原，你是個聰明人，諒必用不着我多說什麼，『殘缺門主』對咱們怎麼樣，他是怎麼個用心，你我都明白，你既然在附近躲着，剛才六大世家的情形你也該都看見了。『殘缺門』的覆亡毀滅已是頃刻間事，識時務者爲俊傑，知進退都是高人，你還爲他顧什麼義，盡得什麼責，只要你把他的藏身處告訴楚少俠，姓鄭的拍胸脯担保大夥兒拿你當朋友，絕不再難爲你，我話就說到這兒了，福禍吉凶擺在你自己手裏，你自己斟酌吧。」

白臉小鬍子一聽這話抬起了頭，道：「姓鄭的，丈夫一言。」

鄭華道：「快馬加鞭。」

白臉小鬍子轉望楚雲秋，道：「姓鄭的說話可算數！」

楚雲秋道：「說一句是一句。」

白臉小鬍子一點頭道：「你們到『逍遙宮』去找他吧。」

大夥兒聽得都一怔。

逍遙宮主道：「怎麼說，他現在在逍遙宮。」

白臉小鬍子道：「你們走了後他就去了，他認爲你們絕想不到他會在那兒。」

逍遙宮主道：「這倒是實情。」

雙鳳門主道：「好狡滑的東西。」

楚雲秋冲梅恨天一招手，梅恨天抬起了踩在白臉小鬍子骨折處的脚，然後楚雲秋望着白臉小鬍子道：「我們說一句算一句，不過爲防你通風報信，以及證實你說的話的眞假，我們要帶你一起到『逍遙宮』去，只要『殘缺門主』他確在那兒，『殘缺門』敗亡毀滅的時候就是我們放你的時候。」

一指落下點了白臉小鬍子的穴道。

薛空羣過來提起白臉小鬍子，轉身走向馬車。

楚雲秋抬眼望向逍遙宮主，說道：「娘……」

逍遙宮主道：「逍遙宮那麼個靈秀幽雅所在，豈容這幫邪魔盤據，咱們這就趕回去。」

邁步往馬車行去。

蕭棲梧忙跟過去攙扶。

楚雲秋道：「娘，這件事有我跟恨天去就行了，用不着勞師動衆。」

莫言叫道：「這叫甚麼話，除魔衞道，人人有責，老弟，你這是心痛我們，還是瞧不起我們。」

楚雲秋轉過臉去道：「莫老……」

逍遙宮主道：「雲秋，不要再說了，莫老說得是，除魔衞道，人人有責，要去就大家一起去。」

她在蕭棲梧的攙扶下上了馬車。

楚雲秋沒再說。

× ×

仍然是黃婉君坐着那頂軟轎當先開道，一支隊伍浩浩蕩蕩，直奔「逍遙宮」！

離「逍遙宮」還有一里之遙，楚雲秋就命車轎停下，步行向「逍遙宮」接近，「逍遙宮主」兩眼不便，堅持讓她坐上了那頂軟轎。薛空羣跟仙兒帶着「逍遙八釵」，在前開路。

經過一個山口，隊伍在山間上下，彎拐，除了「逍遙宮」的人，還有蕭棲梧，莫言之外，誰都等於是頭一回踏上往「逍遙宮」的路，沿途只見怪石林立，古木參天，山泉清澈冷冽，飛瀑處處噴珠，奇花異卉，鳥語陣陣，對這幽雅美景無不嘆爲觀止，讚不絕口。

約莫頓飯工夫之後，薛空羣跟仙兒等突然停住，而且打手勢命後頭人停下來。

逍遙宮主說道：「可是到了山上。」

薛空羣道：「正是。」

逍遙宮主道：「我跟你秦姨還有蕭姑娘偕同雲秋跟恨天進去，你跟仙兒帶他們諸位以及『雙鳳門』，『逍遙宮』的人四下佈上樁卡，只見『殘缺門』的人外闖，一律擒下，不許走脫一個，等到搏殺那惡魔之後，看着那些是他的死黨，那些是被他施藥控制，然後再決定留放。」

逍遙宮主說的話，大家自無異議，在薛空羣恭應聲中立即四向掠去。

逍遙宮主在蕭棲梧攙扶着下了軟轎，道：「雲秋，恨天，從這兒往前走約莫二十丈，有一塊挿天山壁攔路，山壁下有一個人高洞穴，從這個洞進去就是『逍遙宮』，你們兄弟倆前頭走吧，記住，除了『殘缺門主』，一律暫留活口。」

楚雲秋，梅恨天恭應一聲，併肩往前行去。

走了約莫二十丈，果然一塊挿天峭壁攔路，峭壁下果然有個人高的洞穴，寬窄可容兩人併肩，只見寂靜空蕩，沒有一個人影，也聽不見一點聲息。

雙鳳門主道：「莫非那人騙咱們。」

逍遙宮主道：「他沒有那麼大胆，不會把自己的命賠進去，或許那邪魔以爲咱們想不到他在這兒，所以沒在外頭佈上樁卡。」

雙鳳門主道：「但願是這樣。」

說話間已到洞口前，楚雲秋，梅恨天雙雙運功護身行了進去。

這個洞不怎麼深，只不過兩丈餘，快要出洞的時候，忽聽一陣步履聲從裏頭傳了過來。

楚雲秋忙打手勢示意梅恨天跟身後的人貼向洞壁。

洞勢是直的，沒有一個凸凹處，難以掩護身形，但是貼在洞壁上總沒有站在洞中央那麼顯眼。

步履聲由遠而近，一個黑衣蒙面人從洞外丈餘處轉了過來，他眼够尖，轉過來就看見了洞裏的人，一怔停步，旋即轉身就跑。

楚雲秋那容他跑，飛身疾掠出洞，比脫弩之矢還快，一轉眼間便到了那黑衣蒙面人身後。

那黑衣蒙面人却也機警，聞得腦後風生，知道跑不掉了，霍地轉過身來，當胸一掌直劈楚雲秋要害。

但是他沒有楚雲秋快，當他一掌劈出之際，楚雲秋的右掌跟右膝已同時到達他的喉管跟小腹部位，小腹上挨了一下金頂，張嘴却叫不出聲來，不但叫不出聲來，而且氣一鬆，胸口一悶，凝聚右臂的眞力也跟着消失於無形，右掌軟綿綿的垂了下來。

楚雲秋冷然道：「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殘缺門主』現在甚麼地方，要不然我揑斷你的脖子。」

那黑衣蒙面人說不出話來，抬手往裏指了指，手剛這麼一指，腰腿上挨了一下，眼前一黑，甚麼也不知道了。

楚雲秋把他放在地上，回過身道：「看來那人沒騙咱們。」

梅恨天騰身就要往裏撲。

楚雲秋伸手抓住了他，道：「冷靜點兒，他既然在這兒，你還怕他挿翅飛了不成？」

梅恨天滿臉凜人殺氣，道：「大哥，我求你，待會兒把他留給我。」

楚雲秋道：「你別忘了，他也是我的仇人，而且是武林公敵，不管怎麼說，不許躁進，困獸之鬥最要小心。」

雙鳳門主道：「慕民，你大哥是對的，多跟你大哥學學！」

梅恨天臉上殺氣微斂，道：「我會聽大哥的話的。」

楚雲秋拍了拍他，道：「走吧。」

兄弟倆併肩大步到了谷裏，谷裏寂靜空蕩，谷壁上那巨大的洞口裏也寂靜洞蕩，好像偌大一處所在只有剛才那黑衣蒙面人一個人似的。

逍遙宮主道：「恐怕他在宮裏，『逍遙宮』雖沒有甚麼機關消息，但門戶衆多，甬道縱橫，而且都互通相連，你們兄弟倆進去的時候小心點兒。」

楚雲秋道：「娘，山腹裏可有別的通路通外頭。」

逍遙宮主道：「那倒沒有。」

楚雲秋道：「那咱們不一定非進去不可。」

一頓揚聲說道：「殘缺門主，我們找到你了，你可以出來了。」

這句話楚雲秋是灌注了內功眞力，震得洞裏嗡嗡作响，不愁洞裏的人聽不見。

這句話話聲方落，洞裏有了動靜，巨大的洞口裏，一連撲出了七八個黑衣蒙面人。

楚雲秋，梅恨天閃身迎了上去，他兩個如虎入羊羣，只見在七八個黑衣蒙面人之中閃了幾閃，那七八個黑衣蒙面人便全躺下了，一個也沒有走脫。

七八個黑衣蒙面人躺下了，沒見再有黑衣蒙面人出洞，洞裏面，又歸於寂靜空蕩。

雙鳳門主道：「雲秋，這些人當中只有你見過殘缺門主，看着這幾個人當中可有他。」

楚雲秋心裏白明，這七八個黑衣蒙面人當中，絕不可能有那「殘缺門主」在，因爲他跟「殘缺門主」動過手，他知道「殘缺門主」功力深淺，他微一搖頭，剛要說話。

只聽一聲輕笑從洞深處傳了出來：「妳也太小看『殘缺門主』了……」

楚雲秋臉色一變，說道：「『殘缺門主』。」

「不錯，」洞中人笑道：「還是楚凌霄這個兒子行，他一聽就知道是我。」

楚雲秋冷冷一笑道：「恐怕你知道我不是『神手書生』的親骨肉吧。」

洞中人驚聲道：「你怎麼知道……」

話聲忽轉詫異，道：「你不是楚凌霄的親骨肉，誰說的？」

楚雲秋冷然一聲剛待再說。

只聽逍遙宮主道：「我說的，我告訴他的。」

「妳？」洞中人道：「妳是……」

逍遙宮主道：「此地的主人，楚雲秋的生母，曾經是楚凌霄的妻子，你認識我麼。」

洞中人失聲叫道：「楚雲秋的生母，曾經是……妳，妳沒死。」

逍遙宮主道：「原來你對楚梅兩家的當年知道得很清楚！」

洞中人道：「我何止清楚，我……當年是誰救了妳。」

逍遙宮主道：「上蒼。」

洞中人道：「而後，妳就成了逍遙宮主。」

逍遙宮主道：「不錯。」

洞中人忽然間變得很激動，一連叫了



三聲「好」，然後道：「原來妳……怎麼不讓我早知道，怪不得我花了多少年心血安排的會功虧一簣，毀於一旦，原來妳這賤人還活在人世……」

楚雲秋震聲喝道：「匹夫，住口。」

只聽洞中人冰冷說道：「楚雲秋，你不要在這兒跟我大呼小叫的，我罵她罵得有道理，她懷着梅凌烟的孽種却跑來嫁給了我……」

楚雲秋入耳一聲「孽種」激忿難過，沒聽清楚後一句就要往裏撲。

逍遙宮主大喝一聲，道：「小秋，站住。」

一頓，問洞中人道：「你剛才，怎麼說。」

洞中人嗓音忽變道：「多年心血已付東流，現在讓你們知道也不要緊了，賤人，妳以為我是誰？」

楚雲秋，雙鳳門主，俱不禁為之猛然一怔。

逍遙宮主身軀猛震，失聲叫道：「你，你是凌霄。」

洞中人哈哈狂笑，從山腹內透傳而出，笑聲顯得震耳：「賤人，這麼多年了，難得妳還能聽出是我……」

楚雲秋尖聲叫道：「爹，是……」

「住口，」洞中人笑聲忽斂，冰冷說道：「我不是你爹，你是梅凌烟的孽種，也不配叫我爹。」

楚雲秋道：「可是你……」

「你不要再說了，」洞中人道：「別以為我對你有養育之恩，你要是這麼想的話你就錯了，我當初所以留下你並不是以為你無辜，那是我的巧妙安排，我要留下你，讓你們骨肉相殘，當初我殺害梅凌烟一家的時候，所以留下他那個兒子，為的也是這個，我要讓你們骨肉相殘，讓你親手殺了梅凌烟，然後，讓你那同父異母的兄弟，殺了你，最後，再讓他走上毀滅自己的路……」

楚雲秋臉色煞白，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雙鳳門主冰冷道：「楚凌霄，梅凌烟跟你有甚麼仇……」

洞中人道：「他跟我有甚麼仇，他等於奪了我的妻子……」

雙鳳門主道：「可是你也奪了他的妻子了，不是麼。」

洞中人道：「不錯，可是我認為還不夠……」

話鋒忽地一頓，接問道：「妳怎麼知道我奪了他的妻子，妳又是誰。」

雙鳳雙主道：「秦含烟，認識麼。」

洞中人再度狂笑：「想不到啊，想不到，妳居然也還在人世，楚某人我英雄一生，打從一個跟頭栽在女人手裏，我就倒了霉，想不到到頭來，我仍然栽在女人手裏，……」

逍遙宮主顫聲道：「楚凌霄，你能殺梅凌烟而沒殺梅凌烟，以狠毒手法毀他的容，剜他的眼，廢了他一雙手，讓人認不出他是誰，讓他有口不能言，也是為想今日讓他骨肉相殘。」

「不錯，」洞中人道：「我索性全告訴妳吧，當年我整了你之後就動上梅凌烟的腦筋了，我先乘他夫妻不睦之際下手奪了秦含烟，然後在齊九皐替我赴『赤壁』之約的前一天，我趕到『揚州』去殺了梅凌烟滿門，我故意留下梅凌烟的兒子，不料却漏了梅凌烟本人，這樣誰也想不到是我下的毒手，縱然知道，可是我第二天却死在了『赤壁』之下，誰又會再追查這件事，梅凌烟他知道是我下的毒手，也知我沒有死，他更知道我殺了『殘缺門主』接掌了『殘缺門』，遷到『百花城』去暫避，打算重起爐灶另開張，所以他喬裝改扮混進『百花城』去企圖殺我，但他後來跑到『赤壁』上見他的親骨肉，也就是楚雲秋，約楚雲秋若干年後長大成人，學好武功再到『百花城』去找他，他準備告以詳情的事被我知曉，這我才知道他就是梅凌烟。」

楚雲秋震聲道：「怎麼說，那位老人就是我父親。」

洞中人道：「不錯，可惜你不認得他，可惜當時他沒敢告訴你，其實他是一番好意，他是怕你知道內情眞象後跑去找我，為我所害，你明白了麼，你是現在才明白，我是早在當年就知道了，所以他一回到『百花城』我就用計制住了他，我毀了他的容，剜了他的眼，割了他的舌，廢了他的手之後又把他放出了百花城……」

逍遙宮主咬牙道：「你好狠好毒，當初騙了你的是我，梅凌烟何辜……」

洞中人大聲道：「賤人，妳知道甚麼，當初我整了你的事被他知道了，他不敢光明正大的找我拚鬥，却用陰毒手法把我誘進了『殘缺門』，雖然沒能害死我却害得我自殘雙手落得個終生殘廢，妳能說他無辜。」

逍遙宮主道：「怎麼說，誘你入『殘缺門』的是梅凌烟。」

洞中人道：「不是他是誰，他想為妳這賤人報仇，他想讓我毀了自己，我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能算過份，雖然我沒能如願以償，可是多年後的今天他仍然死在了我手裏……」

梅恨天大叫了一聲，閃身就要往洞裏撲。

楚雲秋陡然一驚伸手抓住了他。

梅恨天回身厲喝：「大哥，放開我，當初他所以養育你只是……」

只聽洞中人冰冷道：「住嘴，楚某人生為英雄，死也要成為鬼雄，我自知不是你們的對手，也無路可退，但用不着你們動手，我早在剛才就準備好了，就是炸死你們爹那東西，我用這東西騙過楚雲秋兩次，一次在百花城，一次在我的家，但這一次却是眞的，事到如今我也沒甚麼話好說了，恨只恨當初我能殺你們父子三個，却沒殺你們父子三個，到如今不但多年心血付諸東流，反讓你們逼得我無路可走，好恨，好恨，我好恨。」

最後一聲變成了嘶叫，叫聲還沒有落，山腹內傳出轟然一聲巨響，谷壁跟地皮為之一顫，緊接着山腹內又響起一陣悶雷般響動，谷壁，地皮再顫，洞內冒出了烟，不，不，那不是烟，是石層，灰塵，還有風，良久，良久才歸於沉寂。

楚雲秋，梅恨天，逍遙宮主，雙鳳門主，還有蕭棲梧，站在那兒都沒動，誰也沒說一句話！

（全篇完）